武俠世界

火併毒强人（獵刀奇俠故事）　龍乘風・著

一艘詭秘巨船，隱藏着無窮殺機，黑白道上正邪大鬥法，羣雄互顯神通，正是棋逢敵手，各有千秋，司馬縱橫與鐵鳳師又有不可思議的奇遇。本文佈局精妙，場面熱鬧，愛好刺激動作，驚險情節的讀者，萬勿錯過。



$4.00

第24年

29

革新號

編者話 獵刀奇俠這個故事集，不但佈局奇妙，場面熱鬧，而且在每一個情節上，都充滿刺激動作，爆炸氣氛。今期刋出的「火併毒强人」並不例外，是雪刀浪子故事作者龍乘風另一巨構，本故事題材與構思都很新穎精湛，刻劃黑白道上正邪大鬥法，羣雄互顯神通之手法，精采非常，淋漓盡致。閱讀之下，保証令你愛不釋卷。誠屬一部不可多睹的金牌作品，敬請先睹爲快。

** ** **

中篇故事「磨劍江湖」已經刋出三期了，故事裡的發展有很大的轉變，時乖命蹇的楚家二少楚峻自從家遭慘變後之際遇實在令人一掬熱淚，他滿以爲在諸葛莊屈身爲奴，暫作書僮，從此可作棲身之所，但是……今期該故事的發展，千萬不要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馬行空執筆，他所撰寫的是一部俠情故事「月明星黯」，描述一名覇道的梟雄，使出軟硬兼施手法，妄圖將天下武林各門各派，各幫各會，歸化於他的一幫一派之內，實現他狂妄的理想，能否如他所願，屆時一看便知。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24年

第29期

（總號121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71.12.3.

· 每册港幣四元 ·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女强人與毒强人

火併毒强人

獵刀奇俠故事

龍乘風・文
可　飛・圖

（一）

暮春三月，雨綿綿。

錦衣侯譚逢春，決戰無名刀蕭天絕。

這本該是轟動武林的一戰。

錦衣侯稱雄於江北，十八歲即戰勝江北雙奇皇甫兄弟，二十歲創立鎭武堂，三十年來從來未嘗一敗。

在江北武林人心目中，他簡直是個不敗之神。

而無名刀蕭天絕，他出道江湖，却只有短短一年光景。可是，這一年之內，死在他刀下的武林高手，却是數之不盡。

在二月二十六日黃昏，蕭天絕又殺一人。

這人是邱如海，善使一雙七首，九九八十一式「閃電追魂殺」，曾挫敗強敵無數。可是，他却死在蕭天絕的刀下。

譚逢春大爲震怒。

因爲邱如海是他門下二十九名弟子中，最討他歡喜的一個。

他立刻派人去找蕭天絕，要與他决一死戰。

蕭天絕沒有逃避，依約而來。

他們約戰於雲南石林密佈斷腸坡下。

此地有怪石嶙峋，形勢險惡而充滿肅殺之氣。

今天有雨。

在石林中雨戰，更是絕不尋常。

地勢、環境、光綫強弱，往往都可以影响一塲決戰的勝負。

甚至是一陣風，一顆迎面吹來的小砂粒，也會使大局驟然改觀。

譚逢春爲甚麽要選擇此地？

× × ×

譚逢春手持雨傘，面無表情，一雙眼睛彷彿巳變成了石珠子。

他並沒有看蕭天絕，只是看着遠方。

烟雨中，看不見遠景。

在這張臉龐上，也很難看得出，他心裏想着的是甚麽事。

蕭天絕巳來。

他年約三十四五，身長七尺，唇厚鼻直，臉色蒼白，彷彿終年不見天日，很少與陽光接觸。

他左手握刀。

刀在鞘中，刀本無名，但現在却巳因主人殺人無數而有名。

其名却曰：「無名刀」！

× × ×

無名刀未出鞘，蕭天絕的目光巳彷如刀鋒逼人。

「閣下就是譚逢春？」

譚逢春不開口，只是輕輕點頭。

蕭天絕又道：「你可知道，我爲甚麽要殺邱如海？」

譚逢春仍閉着嘴，但這次却搖搖頭。

蕭天絕冷冷一笑：「我殺他，是因爲他要殺我！」

譚逢春嘆了口氣，却還是一言不發。

蕭天絕道：「邱如海與我無怨無仇，他說要殺我，是爲了要證明自己是一個高手。」

譚逢春的眼睛，忽然暴射出兩道寒芒，直視着蕭天絕：「你說够了沒有？」

蕭天絕道：「够了。」

譚逢春目光收縮：「旣巳說够，那麽，你可以死了。」

「死了」兩字才出口，他手裏的雨傘巳摺起，同時突然當作長矛般直刺出去。

蕭天絕「嗨」地一聲，身形旋舞，接着刀光暴現。

刀鋒、雨傘交擊，鏗鏘有聲。

那雨傘骨架，顯然是用百煉精鋼打造而成。

這種雨傘，本來就是極厲害的武器。

譚逢春身法奇特，鐵傘招式更是有如雨點般急潑而下。

每一招的手法都是兇險殺着，每一式的戰略都是以攻爲守，以快打慢。

但蕭天絕也不甘心只是死守，而他手裏的無名刀也絕不稍慢。

兩人的招式都是快得無以復加，轉瞬間巳是百招過外。

雨點漸急，兩人衣衫俱巳濕透。

就在這時候，東方石林間，出現了八個灰衣人。

這八人的行動，極爲迅速，一幌眼間，巳圍了上來。

蕭天絕冷笑道：「要倚多爲勝麽？」

譚逢春鐵傘一張，十二支金針自傘中急射而出，把蕭天絕逼開了兩步。

「蕭天絕，譚某不要虛名，也不要充甚麽好漢，今天只要你死！」譚逢春的聲音，充滿了怨毒之意。

八個灰衣人都有雨傘。

那是和譚逢春手裏一模一樣的鐵傘。

九把鐵傘，組成一個奇特的鐵傘陣。

有些鐵傘摺起，如長矛般急刺而來。

有些鐵傘張開，傘沿利刄急劇旋轉，而且，這些鐵傘，俱暗藏歹毒暗器，給它揩上一下，那可不是開玩笑的事。

蕭天絕似乎沒有料到，對方會用這種手段來對付自己。

本是以一對一的公平決戰，但現在却變得不公平極了。

譚逢春奸獪的笑聲，忽然响起來，道：「蕭天絕，你現在只不過是一隻鴨子，再也飛不起來，而且很快就會給煮熟。」

他是在擾亂蕭天絕的心神。

蕭天絕若在這時候稍有出錯，必敗無疑，也必死無疑。

名滿天下的錦衣侯，居然會用這種卑劣的手段來對付無名刀蕭天絕，這消息若

傳出去，恐怕還沒有多少人願意相信。

即使是蕭天絕自己，也不相信。然而，事實擺在眼前，譚逢春現在已是用這種方法來對付他。

鐵傘陣的範圍不斷地縮窄。

蕭天絕把心一横，突施險着。

他不顧一切，先要除去對方一人。

他知道，這鐵傘陣是配合着「九子連環步」而施展的。

「九子連環步」乃譚逢春成名絕技。

它若由一人施展，那麽這步法就是武功招數。

倘若九人同時使用，則效力陡增，可以演變成爲一種變化多端的陣法。

所以，要破鐵傘陣，必須先破「九子連環步」。

蕭天絕一刀疾刺出去擊向其中一人。

他已看出，這人武功最弱。

在這種形勢下，他只求先殺一人，當然應該揀最弱一環來下手。

一刀刺出，快如閃電。

他是向那人胸間刺去的。

那人已是空門大開，以蕭天絕這一刀的威力，他是絕對無法招架的。

可是，就在這刹那間，這人的面上居然泛起了一種惡毒的微笑。

蕭天絕也非初出茅廬之輩，一看之下，已知道自己上了別人的當。

能在這生死關頭中如此淡定的人，又豈會是庸手？

在那電光石火之間，蕭天絕已迅速作出決定，自己絕不能硬撼過去。

但這時候，他要完全收住勢子，却也是絕不可能的事。

他只能刀鋒一偏，卸開了大半力度，把自己的去勢改變過來。

那人却同時怪笑道：「遲了——」

一劍如虹，自鐵傘柄中抽出。

傘飛！

一飛冲天，一去幾乎有四五十丈。

他不要鐵傘，他用的武器本來就不是這種鐵傘，而是劍。

這一劍才抽出，已插入蕭天絕的胸膛，蕭天絕悶哼一聲，身子向後倒退盈丈。

他臉色變得更蒼白，顫聲道：「是……是金虹神劍？」

那人面無表情，手中劍已悄悄回鞘。

蕭天絕以手捫胸。

血流的不快，他倒下去的時候，血還未滴落在地上。

× × ×

雨點冲走了蕭天絕身上的血。

錦衣侯走了，那八個灰衣人也走了。

直到半個時辰後，才有兩個人來到這裏。

這兩個人，一個方臉，瀟洒豪邁，唇上留着兩撇鬍子。

另一個身穿一襲杏色長袍，年青英俊，氣度不凡。

他們正是辣手大俠鐵鳳師和獵刀奇俠司馬縱横。

雙俠同時出現於雲南石林自不尋常。

（二）

雨漸停。

而蕭天絕的心臟却已停止跳動很久。

鐵鳳師皺着眉，嘆道：「我們還是來遲了。」

司馬縱横在蕭天絕的手裏，拿起了無名刀，喟然道：「老蕭一直不相信譚逢春是毒強人的羽翼，唉……」

鐵鳳師目注着他：「你現在有甚麽計劃？」

司馬縱横道：「先把老蕭安葬，其他的事情，慢慢再談。」

× × ×

鐵鳳師和司馬縱横，扛着蕭天絕的屍體，來到了一座市鎭裏。

途人莫不投以驚詫的目光。

他們並不理會，終於來到了一間長生店。

長生店的老闆匆匆出迎。

他經營這個行業，歡迎死人駕臨，那是天公地道的事情。

鐵鳳師把一張銀票塞進老闆的手裏：「這個够不够？」

老闆一瞧，是三千兩。

他忙道：「這個太多了……」

鐵鳳師正想說話，長生店裏忽然有人冷笑道：「用來埋葬一個人，不錯是多了一點，但是他們却有三個人，那就差不多了。」

鐵鳳師、司馬縱横互望一眼，兩人都沉默下來。

只見長生店内一副棺木，忽然棺蓋移動，伸出了一雙枯瘦的手。

老闆大吃一驚，想道：「是誰躲在棺材裏？」

他的話還未說完，棺中已冒出了一個人。

這人身材瘦削，可說是面無四両肉，但一雙眼睛却比常人大兩倍，鼻子也像鷹嘴一樣，令人一望之下，覺得極不舒服。

鐵鳳師目光烱烱，瞪了他一眼，忽然皺眉向司馬縱横道：「你認不認得這個混蛋？」

司馬縱横搖搖頭：「這人看來看去，都只像個鬼，却不怎麽像是混蛋。」

鐵鳳師冷冷一笑：「就算他是個鬼，也一定是個混蛋鬼。」

司馬縱横道：「他到底是誰？」

鐵鳳師道：「常夜來。」

司馬縱横愕然道：「鬼殺手常三？」

鐵鳳師道：「除了這種混蛋鬼，誰會好端端的躺在棺材裏？」

棺中人冷冷一笑：「敢在我面前胡說八道的人，這幾年來你是第一個！」

鐵鳳師道：「也一定是最後一個！」

常夜來道：「爲甚麽？」

鐵鳳師道：「因爲你很快就會用得着這副棺材，所以再也不會有人在你面前胡說八道。」

常夜來盯着他，半晌才說道：「久聞鳳凰七十二劍威力驚人，常某倒要見識見識！」

鐵鳳師微微一笑：「這裏是人家做生意的地方，倘若在此動手，未免是太過份了！」

常夜來道：「就算把這裏所有的棺材毁掉，鐵大俠也賠得起！」

鐵鳳師道：「但我若死在你手裏，那豈不是要閣下破費了？」

常夜來道：「你若死在我手下，那麽

我就會有三萬兩銀子同樣賠得起有餘。」

鐵鳳師道：「你定要在這裏動手？」

常夜來道：「我是鬼殺手，在長生店裏殺人，倍感精神爽利。」

鐵鳳師哈哈一笑：「說得好，這道理就和豬喜歡睡在豬棚裏一模一樣。」

常夜來道：「那麽，請動手。」

鐵鳳師却搖搖頭：「我不會先動手，因爲是你想殺我，所以應該由閣下先衝過來。」

常夜來冷笑道：「想不到你這個人竟然胆小如鼠！」

鐵鳳師淡淡一笑。

「常三，你不必激我，我是絕不會走過來的。」

司馬縱横忽然嘆了口氣，對常夜來說道：「旣然鐵鳳師已看穿棺中還另外有人，你們也就不必鬼鬼祟祟，乾脆一起殺出來好了！」

此言一出，常夜來臉色不由變了變。

（三）

「果然不愧是鐵鳳師，果然不愧是司馬縱横！」棺中忽然傳出了另一個人的聲音。

這人的聲音，宛若銀鈴，居然是個女子。

鐵鳳師忍不住走上去了。

他對常夜來没有甚麽興趣，但對於這個躺在棺材底的女人，却是興趣極濃。

但他才走前兩步，常夜來已疾撲出來。而他的人還未撲出，雙手早已打出二十一件暗器。

鬼殺手的暗器功夫，歹毒陰險，見血封喉，這是武林中人所共知的。

但鐵鳳師却不閃不避，隨手拿起一塊棺蓋，就把所有的暗器，全都封住。

常夜來怪嘯一聲，右手五指箕伸，直抓出去！

一陣震天巨响，他這一爪居然穿過棺蓋，直逼鐵鳳師咽喉。

鐵鳳師的視綫，已給棺蓋擋住，根本就看不見常夜來這一爪。

而且，這一爪居然能穿過沉重而堅厚的棺蓋，也是絕不尋常的。

眼看鐵鳳師立刻就要給這一爪鎖住咽喉，突然劍光一閃，常夜來同時發出一聲慘厲的嚎叫。

他那穿過棺蓋的右手，竟然已給鐵鳳師一劍砍掉下來。

常夜來疼得滿頭冷汗，戰意全消，突然怪吼一聲，身如怪鳥從窗戶飛掠出去。

他再也不想賺那三萬兩銀子。

這一票買賣，他是必定虧本的了。

可是，他的身子穿過窗戶，三道碧芒已緊隨而至，終於射入他後頸之上。

鬼殺手陡地發出一聲絕望而憤怒的嘶叫。

他勉強支撑着身子，站了起來，伸手指向那棺材：「妳……妳爲甚麽要向我下毒手？」

棺材裏，剛才又伸出了一隻手。

那是一隻軟若無骨，肌膚賽雪美麗已極的玉手。但這一隻玉手只是隨便一揚，就已射出了三支毒針，輕描淡寫地就把常夜來留下。

× × ×

棺中人語聲柔婉動人，有如出谷黃鶯般，但一出手却已殺了黑白兩道人人聞名變色的鬼殺手常三。

鐵鳳師對她的興趣是越來越濃厚了。

這時候，常夜來已倒了下去，一張臉龐已變成紫黑之色。

鐵鳳師忍不住吁了口氣：「好厲害的暗器。」

棺中人淡淡一笑：「鐵大俠謬奬了，比起蜀中唐門，這種暗器功夫，恐怕連其門下的三尺小童也比不上。」

鐵鳳師默然半晌，緩緩道：「芳駕何以一直躲在棺内？難道裏面很舒服麽？」

棺中人嘆了口氣：「除了這裏，恐怕天下雖大，也没有我藏身之所了！」

鐵鳳師道：「這是甚麽說話了？而且，芳駕若眞的走投無路，也不會有這種閒心，找常夜來刺殺在下。」

棺中人忽然笑了一聲道：「常三能殺掉得了你嗎？」

「最少，他有這份勇氣，正是重賞之下，必是勇夫！」

「他近來輸了好幾萬两，的確是有點發窮病，但若没有我暗中支撑，他還不敢碰你一根汗毛。」

司馬縱横悠然插口道：「如此說來，是妳給他這份胆量了？」

棺中人答道：「不錯！」

司馬縱横道：「但在最後關頭，妳却不但没有帮他一把，而且還把他送上西方極樂世界。」

棺中人冷冷一笑，道：「難道兩位認爲，常三這種人不該殺？」

司馬縱横趨近一步，道：「常夜來是否該殺，那是另一回事，我們想知道的，是妳眞正的目的。」

棺中人忽然輕輕嘆了口氣：「我要找人帮忙，去對付一個人！」

司馬縱横道：「妳豈非已經找到了常三？」

棺中人說道：「常三？他是這種材料嗎？」

司馬縱横目光閃動：「他本來已可算是一個很不錯的殺手。」

棺中人道：「但那却要看他對付的是甚麽人，才能說他是否可以勝任愉快！」

司馬縱横道：「妳不是要對付鐵鳳師罷？」

棺中人道：「我爲甚麽要對付鐵大俠？我與他根本素未謀面，何來仇怨？」

司馬縱横道：「江湖中不少命案，兇手和遇害者都是素未謀面的，但在種種奇異的因素下，雙方一見面就會拚個你死我活。」

棺中人道：「那是别人的事，而我與鐵鳳師之間，是絕不會存有這種因素！」

鐵鳳師忽然沉聲道：「妳能否說得直接一點？」

棺中人默然半晌，才道：「你們可曾聽過『痴情公子』方恨秋這個人？」

鐵鳳師臉色沉重道：「是和方恨秋有關？」

棺中人道：「不錯，因爲我要你去對付的人，就是他。」

鐵鳳師道：「妳爲甚麽要對付他？要怎樣對付他？」

棺中人道：「我要你挖掉他的一雙眼睛，砍掉他一雙手，這就已經夠了。」

鐵鳳師不由面上變色：「何不乾脆殺了他？」

棺中人道：「殺了他，那是太便宜了，我要他一輩子受盡折磨，再也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鐵鳳師道：「但妳還沒有回答我，妳為甚麼要這樣對付他？」

棺中人沒有說話。

但她却忽然緩緩地從棺材裏走出來。

×　×　×

從棺材裏走出來的，是個儀態高貴，艷光四射的麗人。

她的手很美。

她的聲音很清婉動人。

她簡直是天姿國色人間罕見的尤物。

她穿着一條質料很薄的長裙。

裙很漂亮。

在裙脚裏包裹着的，該是一雙修長美麗的腿。

一陣風吹來。

裙脚飄動，吹起了一截。

鐵鳳師和司馬縱橫的臉色忽地變了。

因為他們看見的不是一雙美腿，而是兩根鋼拐。

鋼拐光亮，刺目。

它本來很好看，最少，鑄工並不拙劣。但用它來替代麗人的一雙腿，那就變得極醜惡，也極殘酷。

就算美人再漂亮，但少了一雙腿，她身上剩下來的就只有一份令人心酸的蒼涼意味。

無腿麗人淒然一笑：「你們都已看見了？」

司馬縱橫面色凝重，沉默了許久，才道：「是方恨秋下的毒手？」

無腿麗人咬着牙：「倘若是他親自下手，我也只有認命了，最可恨的是，他使我喪失了一雙腿，還要否認這件事和他有關係。」

司馬縱橫道：「方恨秋怎樣使妳斷掉兩條腿？」

無腿麗人冷冷道：「他叫『痴情公子』，但你們可知道，他是痴情於誰？」

司馬縱橫道：「方恨秋並非痴情於人，而是痴情於劍。」

「不錯，」無腿麗人點點頭：「他痴情於一把劍，痴情劍。」

司馬縱橫道：「這把劍是他第一天開始練武時，就已緊握不捨的劍，也是其師父劍痴先生公孫白月成名江湖的利器。」

無腿麗人冷冷一笑：「公孫白月雖然痴於劍，但他還算是個仁義君子。」

司馬縱橫道：「方恨秋又怎樣？」

無腿麗人深深的吸了口氣，身子有點發抖。

她顫聲說：「他是個畜牲，他為了要向一個人乞憐求取劍譜，竟然不惜做那人的奴隸。」

司馬縱橫道：「那人是誰？」

無腿麗人道：「唐浣！」

司馬縱橫道：「妳呢？」

無腿麗人道：「唐洛！」

司馬縱橫沉吟道：「妳和唐浣是甚麼關係？」

唐洛道：「是我同父異母的姐姐！」

司馬縱橫道：「她有一本足以令方恨秋為之折腰的劍譜？」

唐洛道：「不錯，那是武林中傳說已久的『天池密勒劍譜』。」

「天池密勒劍譜？」鐵鳳師不禁吐出口涼氣：「唐浣怎會擁有這本劍譜？」

唐洛道：「這本劍譜，在十年前已落入中原飛鷹幫幫主趙展翅之手，但趙展翅却不是個練武之材，尤其是對於劍法，更是悟性極差，可說是得物無所用。」

鐵鳳師是劍法上的大行家，聞言不禁連連點頭，道：「這是事實，不少人以為得到武功秘笈，就一定可以練成上乘武功，那是把練武之事看得太簡單了。」

唐洛道：「唐浣知道這件事，就藉故與趙展翅親近。」

鐵鳳師道：「她很美？」

唐洛道：「你看我怎樣？」

鐵鳳師道：「無一不美，無處不美，就只是……」

「就只是我的腿已不見了！是不是？」唐洛的眼睛已有點濕潤。

「妳會錯意了，我說的不是腿，而是心。」

「我的心？」

「不錯，」鐵鳳師喟然道：「妳心裏有太多仇恨，出手也狠毒一些。」

唐洛冷冷一笑：「鐵大俠言下之意，是說我剛才不該殺了常夜來？」

鐵鳳師道：「常夜來死不足惜，但妳要他死，也不妨讓他死得明白一些。」

唐洛道：「想不到辣手大俠也忽然會迂腐起來。」

鐵鳳師道：「這一點別提了，方恨秋乞求劍譜，又和妳斷去兩腿之事，有何關連？」

唐洛道：「昔才你說我無處不美，但與唐浣相比，人家都說我只及她七分。」

鐵鳳師一怔，隨即淡然道：「人之美醜，既不可用斗量，復不可用尺度，甚麼只及七分，絕不可信。」

唐洛道：「不管怎樣，她比我還好看，那就是了。」

司馬縱橫道：「唐浣既具天姿國色，而且又是存心挑逗趙展翅，那麼這位趙幫主，恐怕是英雄難過美人關了。」

唐洛道：「他可不是甚麼英雄，在唐浣面前，他只不過像是一條狗。」

鐵鳳師道：「那劍譜終於落在妳姐姐手上？」

唐洛道：「趙展翅遇上了唐浣，休說是劍譜，就算是性命也願意丟掉。」

鐵鳳師淡淡道：「正是牡丹花下死，作鬼也風流，只恨鐵某還未遇上那種可以讓自己甘心情願去死的女人。」

唐洛道：「你若遇上唐浣，說不定真的會願意為她而死。」

鐵鳳師道：「那倒要看看，妳的姐姐是否有這種驚人的魅力。」

唐洛道：「唐浣得到劍譜後，就用毒藥毒死了趙展翅。」

「毒死趙展翅？」

「不錯，她說，無毒不丈夫！」

「她可是個女人。」

「雖是女人，却以女中丈夫自居。」

「那麼，她倒算是個女強人。」

唐洛道：「她的確是個女強人，但最可怕的却是，她還與毒強人有所勾搭。」

鐵鳳師動容道：「女強人再加上毒強人，這倒是非同小可。」

「當然非同小可，」唐洛沉聲說道：「近數年來，毒強人不斷擴展勢力，已達到令八大門派寢食不安的地步。」

鐵鳳師道：「妳可知道，那毒強人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

唐洛道：「他姓朱，叫朱萬王。」

鐵鳳師道：「妳見過他？」

唐洛道：「沒有。」

鐵鳳師道：「唐浣與朱萬王暗中勾結，他們有甚麼計劃？」

唐洛道：「消滅太原甘家，奪其產業，掠其金銀庫與千萬珠寶！」

鐵鳳師臉色不由一變。

「太原甘家，富甲一方，據說若以財力而論，甚至連南宮、慕容兩大家也比不上。」

唐洛道：「南宮世家與慕容世家雖然也是兩塊肥肉，但要搶去他們一文錢，却絕不容易。」

鐵鳳師點點頭，道：「太原甘家却比較脆弱得多，甘家一門，雖然不乏練武之士，但武功却都是稀鬆平常得很，那就像是一頭沒有用的肥羊，難免引起毒強人垂涎三尺。」

司馬縱橫却道：「雖然甘家中沒有甚麼出類拔萃的傑出高手，但太原千刀會龍頭老大『金刀令主』薛棠，却與甘家極有淵源。」

鐵鳳師道：「這倒不錯，昔年薛棠若非得甘老太爺相助，早已傾家蕩產，沉了下去。」

司馬縱橫道：「那時候，薛棠還經營着薛家鏢局，不知如何，失了一趟鏢，薛棠賠不起，幾乎鬧得要上吊。」

鐵鳳師道：「幸得甘老太爺及時趕到，慨贈黃金萬兩，才使薛棠渡過危機。」

司馬縱橫道：「是以，欲吞甘家，最少要先闖過千刀會這一關，才有成功的希望。」

唐洛嘆了口氣，道：「你們說得一點也不錯，而毒強人朱萬王也正有毀掉千刀會之意。」

司馬縱橫道：「要毀千刀會，必先殺薛棠。」

唐洛道：「要殺薛棠，必須要找一個能够殺得了他的人。」

司馬縱橫道：「在朱萬王心目中，誰是最理想的人選？」

唐洛道：「方恨秋！」

司馬縱橫吸一口氣：「不錯，方恨秋的劍法，極可能足以剋制薛棠的『千變無影刀』。」

唐洛道：「於是，唐浣就以劍譜為餌，逼使方恨秋對付薛棠。」

司馬縱橫道：「這又和妳斷去雙腿有甚麼關係？」

唐洛道：「我阻止方恨秋，他若去殺薛棠，我就不肯嫁給他。」

司馬縱橫道：「方恨秋曾向妳提出親事？」

唐洛淒然一笑：「我們本來就是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我與他成親，本來只是遲早間的事。」

司馬縱橫道：「在方恨秋來說，你是在要脅他。」

唐洛道：「我是為他好。」

司馬縱橫道：「只怕他沒體會到這一點。」

唐洛道：「倘若只是他自己一個人，他還不敢和我賭氣，可是，在他的背後，還有唐浣。」

司馬縱橫道：「他們怎樣對付妳？」

唐洛道：「他們用迷藥迷倒了我，當我醒過來的時候，已不見了一雙腿！」

說到最後一句說話的時候，她的眼睛充滿了仇恨，彷彿要親手馬上揑死方恨秋和唐浣。

司馬縱橫吸一口氣，道：「唐浣是妳的姐姐，她怎會下得了這種毒手？」

唐洛咬着嘴唇：「她一直都不把我當作妹妹。」

司馬縱橫道：「把妳看作甚麼人？」

「仇人！」

「仇人？」司馬縱橫道：「雖然同父異母，但終究也是姐妹，她怎會把妳視為仇人？」

唐洛道：「她說自從我出生後，爹就只寵愛我們母女，冷落了她們。」

司馬縱橫苦笑一下：「家事最難明，姐妹反目成仇，那却是極大的不幸。」

鐵鳳師盯着唐洛：「所以，妳要我對付方恨秋？」

唐洛點點頭。

「你一定要幫我這個忙，否則，方恨秋一定會殺了薛棠，而太原甘家，也將會危如纍卵。」

鐵鳳師淡淡一笑：「妳認為我一定會答應嗎？」

唐洛一楞。

過了半晌，她才嘆了口氣，道：「不知道，我只是希望如此而已。」

鐵鳳師也嘆了口氣：「也罷，反正我這個人是空閒不得的，而且，我有個老朋友，剛剛死在毒強人的爪牙手下，我也很想跟他們算一算帳。」

唐洛大喜：「鐵大俠，你答應了？」

鐵鳳師瞧着司馬縱橫，道：「你看我還能脫得了身嗎？」

司馬縱橫悠然一笑：「我知道你在想着些甚麼。」

鐵鳳師一怔：「我在想甚麼？」

司馬縱橫道：「唐洛的姐姐。」

「唐浣？」鐵鳳師更加呆住，「我為甚麼會想着這個從來沒見過的人？」

「正因為沒見過，所以更想見一見，」司馬縱橫直勾勾地盯着他，「也許，她就是世間上唯一能够迷住你的女人。」

鐵鳳師連忙搖頭不迭：「絕不會，絕不會！她是個蛇蝎心腸的女人，我絕不會不知死活，掉進她的陷阱裏。」

唐洛嘆了口氣，道：「可是，眞正能迷死男人的，運往往也就是這種蛇蝎心腸的女人。」

鐵鳳師瞪了她一眼：「既然妳對我沒信心，為甚麼却又選擇我去對付他們？」

唐洛道：「就算我對你沒信心，也該信任司馬縱橫。」

司馬縱橫奇道：「我甚麽時候答應過妳，也去攪這一趟渾水？」

唐洛凝視着他：「連鐵鳳師都答應了的事，你會袖手旁觀，那才是怪事。」

鐵鳳師恍然大悟：「我明白了，妳根本就不是志在找我，而是要利用司馬縱橫去對付方恨秋。」

唐洛皺了皺眉：「『利用』這兩個字，不嫌太醜惡嗎？何況，你們現在還可以決定，完全不理會這一件事！」

「這倒難了，」鐵鳳師長長嘆息一聲：「現在，就算我反悔，小司馬也會拉着我走。」

司馬縱橫道：「走往哪裏？」

鐵鳳師說道：「當然是去見一見方恨秋。」

司馬縱橫道：「他有甚麽好看？」

鐵鳳師道：「這個無情無義的負心漢當然不好看，但迷住他的蛇蝎美人，却不妨去找找她，一開眼界，然後……」

「然後每人給她咬一口，讓她咬死我們？」

「不！」鐵鳳師的臉色忽然沉下來：「只要證明她是個壞女人，那麽我就會用我的看家本領，讓她知道厲害！」

× × ×

雨又重來。

蕭天絕在雨中下葬。

唐洛走了。

雖然她斷了兩條腿，但嵌在她身上的兩根鋼拐，却仍然可以帮助她行走如飛。

她已經是個美人。

唐浣若眞的比她還艷麗，那實在是太可怕了。

一個心腸惡毒的女人，倘若容顏醜陋，還不算太可怕。

倘若心如蛇蝎，却又貌若天仙，那才眞的要命。

尤其是要男人的性命！

（四）

人到太原，已是四月。

四月初一，晴。

司馬縱橫泛舟湖上，悠然自得。

鐵鳳師却在湖畔的百花樓上，吃鮮魚、喝黃酒。

這是一個好天氣，百花樓內外，都很熱鬧。

一個賣花的女孩，她大概十三四歲年紀，笑吟吟的走到鐵鳳師身旁。

「買朵蘭花插襟頭，多福多壽，大爺要不要？」

多福多壽，誰不想要？

她這一樁交易看來是跑不掉的了。

鐵鳳師摸出了一錠銀子，道：「給我兩朵。」

賣花女孩接過銀子，「唷」的一聲：「好重！」

鐵鳳師說道：「小心，莫給小偷扒掉了。」

賣花女孩吃了一驚，道：「你把它給了我？」

鐵鳳師道：「不是給，而是買賣，我給妳銀子，妳給我蘭花。」

賣花女孩搖搖頭。

「不，這個不行。」

「太少嗎？」

「不，是太多了，我不能接受，否則爺爺會罵我的。」賣花女孩把銀子放在桌上。

「但我想買花嘛，」鐵鳳師看見她那純眞的模樣，不覺心情舒暢，笑了起來。

賣花女孩也笑了笑：「這花不怎麽値錢，你若眞的喜歡，我送你兩朵。」

說着，又把兩朵蘭花放在桌上。

鐵鳳師皺了皺眉：「無功不受祿，我怎可以白要了你的花？」

賣花女孩嫣然一笑：「不要緊，反正我們並不太窮，就算把所有的花都送給別人，也不會挨肚餓。」

鐵鳳師一怔。

「那麽妳爲甚麽在這裏賣花？」

賣花女孩左顧右盼，忽然「噗哧」一笑，道：「你爲甚麽老是不肯剃掉這兩撇鬍子？」

× × ×

鐵鳳師摸了摸鬍子，不由又是一怔。

他盯着這個很有趣的賣花女孩：「你已經知道我是誰？」

賣花女孩道：「本來不知道，但現在我已相信，你一定就是鐵鳳師。」

鐵鳳師皺了皺眉：「就是憑着這兩撇鬍子？」

賣花女孩點點頭：「是的。」

鐵鳳師彷彿連鬍子都彎了起來，道：「天下間有這種鬍子的人，不知凡幾，妳怎能憑這一點就斷定我就是鐵鳳師？」

賣花女孩道：「有這種鬍子的人雖然很多，但修剪得這樣整齊，而又長得那麽好看的鬍子，却是少之又少，所以，你一定就是那個鐵鳳師。」

鐵鳳師微微一笑：「是誰教妳這樣認識我的？」

賣花女孩眨了眨眼睛，笑道：「當然是我的爺爺。」

鐵鳳師道：「你叫甚麽名字？」

賣花女孩道：「蘭花。」

鐵鳳師道：「姓氏呢？」

賣花女孩道：「姓蕭。」

鐵鳳師的眼色忽然一變：「那麽妳爺爺也姓蕭了。」

賣花女孩又「嗤」的一聲笑了起來：「我姓蕭，我爺爺難道會跟你姓鐵？」

鐵鳳師吸口氣：「是不是蕭三公？」

賣花女孩一怔：「你怎會知道我爺爺就是蕭三公？」

鐵鳳師乾咳一聲：「我……我只是隨便猜猜的。」

蘭花哈哈一笑：「你一定是神仙！」

「神仙？」鐵鳳師微微一笑，道：「有人叫我大俠、大哥、壯士、鬍鬚佬、恩公、大劍俠，也有人叫我混蛋、龜蛋、冷血兇手，甚至有個廣東狗肉和尚罵我是：：但從來都沒有人叫我神仙。」

蘭花笑道：「別人不叫你神仙，我叫行不行？」

鐵鳳師淡淡一笑：「隨便你叫甚麽都行，我絕不會生氣。」

蘭花眨了眨眼睛，道：「你若不是神仙，怎會隨便猜猜，就知道我的爺爺就是蕭三公？」

鐵鳳師又咳了一聲：「妳就當我是神仙好了，妳爺爺在那裏？」

蘭花道：「你要找他？」

鐵鳳師忙道：「不，我現在很忙，改天再去拜候他老人家。」

他又再掏出銀子，準備結帳離去。

蘭花怔怔地瞧着他：「你趕着去幹甚麽？」

鐵鳳師呆了半晌，才道：「有隻旱鴨子在湖裏，我去救他。」

蘭花吃了一驚：「旱鴨子在湖裏，那可危險得很，我們快去救他回來。」

鐵鳳師放下了銀子，道：「妳不必去了，這旱鴨子很害臊，怕見女人。」

蘭花一笑：「怕甚麽？我才十三歲，只不過是個小女孩，他不會害臊的。」

鐵鳳師暗叫「苦也」。

當然，他可以施展輕功，用掉這個天眞爛漫的小女孩。

但正因爲這小女孩太天眞爛漫，太可愛了，我們這位鐵大俠又怎忍心這樣絕情呢？

所以，他只好讓蘭花跟着自己走。

他們僱了一艘小船。

船雖小，但艙內却佈置得很精緻。

船娘問鐵鳳師是不是要到處遊覽。

鐵鳳師笑了笑，道：「我們不是遊覽風景，是要找一個人。」

船娘有點奇怪：「找甚麽人？」

「找旱鴨子！」蘭花不等鐵鳳師回答，就已搶着說道：「快去找他，否則危險極了。」

× × ×

司馬縱橫在湖上泛舟，正是寫意萬分的時候，怎會有甚麽危險？

他是旱鴨子嗎？

當然不是！他若連水性都不懂，早已死在敵人的手下了。

就像那一次名聞江湖的「十七隻手之戰」，倘若他不是借水遁，他早就死在陸浮萍和方板的手裏。（詳情請閱獵刀奇俠故事第一集。）

但他也不是爲了瀏覽風景，才在湖上泛舟而行。

因爲他知道，近來湖上，出現了一艘魔船。

魔船一現，立刻就會發生血光之災。

在這兩個月以來，已有十六人，因爲遇上了魔船而死在湖上。

司馬縱橫查過了，那十六人，全是和千刀會有密切關係的武林高手。那艘魔船，顯然是針對千刀會而來的。

司馬縱橫很想看看，魔船裏究竟有甚麽人，居然如此兇殘。

司馬縱橫沒有遇上甚麽魔船。

他輕舒猿臂，小舟繞了一個大圈，回到湖邊。

他看見了一艘小船，正迎面向自己划了過來。

× × ×

鐵鳳師站在船首，微笑道：「旱鴨子吉人天相，沒有給波臣召去。」

蘭花道：「水平如鏡，無風無浪，波臣大概睡覺去也。」

這時候，兩船已緊靠在一起。

司馬縱橫盯着蘭花，接着問鐵鳳師：「她是誰？」

鐵鳳師道：「蕭蘭花。」

「蕭蘭花？」

「不錯，她姓蕭，她的父親姓蕭，祖父也姓蕭。」

「蕭三公？」

蕭蘭花奇道：「你也是個神仙了，怎會又猜中我爺爺就是蕭三公？」

司馬縱橫一笑。

但這一笑，並不自然。

他忽然對鐵鳳師道：「我們約了少林幾個高僧聽他們講佛經，這件事你莫非已忘記了？」

鐵鳳師眼睛一轉忙道：「糟糕，你不提起，眞的忘記了，船家，快回岸去。」

船娘一笑，划船。却忽然聽得船艙下有人怪叫道：「統統別走，老夫又不是個鬼怪，你們爲甚麽要避開我？」

一聽見這個人的聲音，鐵鳳師和司馬縱橫都不禁呆住。

蘭花却拍掌大笑起來：「好哇！原來爺爺躲在船艙裏，這眞是能屈能伸了。」

「啪」的一聲，船艙的一塊甲板打開，裏面鑽出了一個滿頭黃髮的老人。

鳳凰點頭魚吃蝦

（一）

黃髮老人一直躲在船艙裏，但鐵鳳師居然會完全不知道。

蘭花笑道：「爺爺，你剛才是不是在船艙裏睡着了？」

這黃髮老人原來正是蕭三公。

他哈哈一笑，道：「妳爺爺若是睡着覺，鼻鼾聲有如行雷一樣，鐵鳳師又怎會聽不見？」

鐵鳳師嘆了口氣：「三公的龜息大法，果然功力不凡，倘若你剛才出手暗算，恐怕在下已變成湖上冤魂了。」

蕭三公笑道：「別抬捧老夫了。」

蘭花瞧着祖父，笑道：「你們原來眞的早已認識。」

蕭三公瞧着蘭花，道：「你大哥常對你說，鐵鳳師是個面冷心熱的好人，妳忘記了嗎？」

蘭花說道：「大哥的說話，我怎會忘記。」

蕭三公笑道：「妳懂不懂划船？」

蘭花道：「怎會不懂？」

蕭三公道：「那麽，妳和旱鴨子換個位置，他到這裏，妳去划他的船。」

蘭花道：「是不是和我比一比，看誰划得快？」

蕭三公呵呵一笑：「妳眞聰明。」

蘭花笑道：「我樂意奉陪，嗯，旱鴨子，你過來。」

司馬縱橫一怔。

「誰是旱鴨子？」

「當然是你嘛！」鐵鳳師搶先說道：「你千萬要小心點，別掉落湖裏。」

× × ×

蘭花與緻勃勃地划船。

她只有一個人在船上。

但另一艘船，却有四個人。

現在，這艘船划船的不是船娘，而是蕭三公。

初時，兩艘船是並排前進的。

但蕭三公忽然發力，小船有如箭矢一

般向前標了出去。

蘭花用盡了牛九二虎之力，也趕不上，反而雙方的距離是越拉越遠了。

「爺爺，等我，我不來了！」

但蕭三公好像沒有聽見。

× × ×

船在湖心。

蕭三公仍然用力划，但臉上已再無半點笑意。

船上靜得出奇。

鐵鳳師和司馬縱橫初時還在笑。

但漸漸地，他們笑不出來了。

因爲他們已經知道，蕭三公爲甚麼要拋掉蘭花。

（二）

兩艘船的距離很遠很遠了。

他們甚至聽不見蘭花的呼叫聲。

蕭三公這才開口，沉聲道：「你們現在可以說老實話了。」

鐵鳳師苦笑道：「我們哪有一點不老實。」

蕭三公問道：「你們爲甚麼要避開老夫？」

鐵鳳師道：「三公，你是誤會了，我們根本沒有這個意思……」

「小司馬，你比較老實，」蕭三公凝視着司馬縱橫，道：「但剛才連你也在撒謊，甚麼高僧講佛經，這種謊話只能騙一騙蘭花。」

「三公……」司馬縱橫嘆了口氣。

「你當然不知道我這副老骨頭匿藏在船艙裏，告訴我，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蕭三公的臉上甚至已微現怒意：「你們可以一個字也不說，但若再說半個字假話，老夫立刻就殺人。」

他突然一掌罩在那船娘的天靈蓋上，冷道：「我知道你們都不怕死，但老夫第一個要殺的却不是你們，而是這個無辜的船家女！」

那船娘連臉都青了。

鐵鳳師吸了口氣：「三公，你先放了她，我們絕不再說半句假話便是。」

蕭三公冷冷一笑，終於放開了手。

「天絕怎樣了？」

鐵鳳師面色變了變。

蕭三公怒道：「你們太小覷老夫了，老夫縱橫江湖數十年，甚麼打擊都受得起，天絕是不是已經死了？」

鐵鳳師嘆了口氣，終於黯然道：「是的。」

蕭三公的身子一陣劇烈的顫抖，臉色也變得極其難看。

他頽然地坐在甲板上，良久才說：「他太高傲了，以爲自己可以力挽狂瀾，爲友報仇！」

鐵鳳師道：「天絕生平只有三個朋友，除了我和小司馬之外，就只有襕桐霖而已。」

蕭三公冷冷道：「襕桐霖自藝成下山，一直都把自己當作濟公活佛，却不知世途險惡，他碰上了毒強人那樣的對手，就算有一百個小襕，也都完了！」

鐵鳳師道：「天絕遠較小襕持重，可是，他顯然沒想到，譚逢春也是毒強人的爪牙！」

司馬縱橫道：「天絕知道譚逢春的弟子受毒強人利用，却不知道，譚逢春更是個僞君子，眞小人！」

蕭三公臉色鐵青。

「現在無論說甚麼，都是多餘的了，這件事，千萬不能讓蘭花知道……」

說到這裏，忽然臉色大變：「魔船！是魔船！」

鐵鳳師和司馬縱橫同頭望去，只見遠處果然出現了一艘巨大的帆船。

帆船上有旗幟。

雖然相隔很遠，但他們還是可以看見，這船上的旗幟是黑色的。

鐵鳳師道：「這就是魔船？」

蕭三公已用力地划槳。

船急同航。

但那艘魔船，已接近了蘭花的小船。

他們聽見了蘭花在呼叫，但相隔得太遠了，根本就聽不見她在叫甚麼。

鐵鳳師也幫手划船。

但船的速度再快，也有個限度。

他們趕不上了。

魔船已遠颺而去，蘭花再也不在那艘小船上。

（三）

夜幕已垂，風漸急勁。

白天還是平靜如鏡的湖水，現在已捲起滔天巨浪。

蕭三公、鐵鳳師和司馬縱橫找了大半天，既找不着魔船，也沒有蘭花的下落。

蕭三公還不肯上岸。

但鐵鳳師却硬把他拖上岸去。

蕭三公怒道：「你爲甚麼不讓我繼續找？」

鐵鳳師也生氣起來。

「現在是甚麼時候了？天黑啦，白天都找不着，這時候往哪裏去找？你瞧，風浪又大，一個不好，連命都保不住！」

蕭三公道：「你怕死可以不去，老夫還要……」

「要喝杯酒才是眞的！」鐵鳳師冷冷一笑：「虧你還說自己縱橫江湖數十年，連這一點氣都沉不住，將來怎樣向蘭花解釋？」

蕭三公一怔，過了很久，終於長長嘆息一聲：「老夫雖然老了，但却比你還不懂事，你說得對，我們現在甚麼也別想，去喝杯酒才是眞的。」

× × ×

百花樓有好酒。

蕭三公喝了一杯又一杯，覺得杯子太細小，改用大碗喝。

他喝了一碗又一碗，漸漸覺得碗也是太細小了，索性整罎捧起，鯨飲下去。

鐵鳳師沒有阻止他。

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

這時候，他就算醉了，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但鐵鳳師却沒有如此奉陪。

蕭三公可以醉，但他和司馬縱橫却萬萬不能醉。

——三人行，必有我師。

——三人遇敵，最少要有兩個保持清醒。

但蕭三公的酒量也確是厲害，他喝了十六杯，十二大碗，再加兩罎酒喝得點滴不剩，居然還是雙目如炬，坐得比神枱上

的神仙還穩。

就在他準備揭開第三罎酒泥封的時候，忽然有人賣花。

「賣花！賣花！買朶蘭花插襟頭，多福多壽！」

× × ×

這句說話，鐵鳳師今天已經是第二次聽見。

但不必看，他已知道這人絕不會是蘭花。

因爲此刻在百花樓上賣花的人，並不是個天眞爛漫的小女孩，而是一個拄着枴杖的老太婆。

老太婆賣花，當然比不上小女孩賣花討人歡喜。

但老態龍鍾的老太婆，却會使不少好心人，慷慨解囊，幫襯她買花。

這本非奇事。

但在這時候出現這麼個老太婆，再加上「買朶蘭花插襟頭，多福多壽！」這兩句說話，就不由使蕭三公等人神色驟變。

蕭三公果然還未醉得昏昏盹盹。

他立刻衝前，一手按着老太婆的枴杖：「妳在幹甚麼？」

老太婆瞇着眼睛，沙啞着聲音道：「賣花，蘭花。」

蕭三公沉聲道：「要賣多少錢？」

老太婆道：「不貴，不貴，只要一顆人頭便夠了。」

蕭三公眼色一變。

他咬了咬牙，道：「行！反正老夫這顆腦袋，也獃不了多久，妳要，現在就拿去！但得先給我蘭花！」

老太婆搖搖頭：「你把自己的腦袋看得太值錢了，在我的眼中看來，它用來買一塊葉還不够。」

蕭三公瞪目道：「妳要誰的人頭？」

老太婆淡淡一笑：「鳳凰頭。」

蕭三公吁了口氣：「鐵鳳師？」

老太婆點點頭：「不錯，他的人頭總值好幾文錢，而你這副老骨頭，却連一文也不值。」

蕭三公擦了擦額上的汗：「妳說的是不是眞話？」

老太婆笑道：「半點不假。」

蕭三公道：「好！我就去砍掉他的腦袋！」

老太婆笑道：「你一定有這本領。」

蕭三公道：「老夫沒有刀。」

老太婆道：「我有。」

蕭三公道：「拿來！」

老太婆的身上，果然有一口刀。刀長二尺，但才出鞘就已寒光逼人。

蕭三公接過刀，大喝一聲，叫道：「砍！」

「砍」字出口，刀已揮出。

鐵鳳師沒有動，只是目光縮成一綫。

他不必閃避，因爲這一刀根本就不是砍他，而是砍向那個老太婆。

百花樓上，已有人失聲驚呼。

老太婆「喲」的叫起來：「你怎麼欺負一個老人家？」

她一面說，一面身形飛舞。

蕭三公連砍九刀，居然連老太婆的衣角都沾不上。

老太婆嘆了口氣：「你不要蘭花也還罷了，却還要殺人，眞有點瘋了。」

蕭三公九刀落空，心神大震。

「妳……妳是誰？」

「你認爲我會是誰？」

「曲大娘！妳一定就是竹林仙子曲大娘！」

「你怎會認爲我就是曲大娘？」

「剛才妳施展的，是竹影婆娑身法，否則，老夫九刀之中，最少有三刀可以把妳的腦袋砍掉下來！」

老太婆桀桀一笑：「果然有眼光，只是，老身已老，『仙子』二字，再也休要提起。」

蕭三公凝視着她滿面皺紋的臉：「四十年前，妳我曾有一面之緣，那時候，妳是武林中顚倒衆生的大美人，而老夫也是少年得志，意氣風發！」

曲大娘目中閃過一絲異樣的光芒。

她點頭道：「不錯，那時候，你是個風流人物，我也絕不寂寞，所以，誰也不肯賣對方的帳，就只差在沒打了起來。」

蕭三公道：「曲大娘，妳現在和老夫一樣，已是風燭殘年，又何苦難爲蘭花這個小丫頭？」

曲大娘冷冷一笑：「這是逼不得已之舉！」

蕭三公一楞。

「她年幼無知，就算有甚麼地方開罪了妳老人家，也該看在老夫面上，饒了她一趟！」

曲大娘道：「她怎會開罪我？而且就算她眞的開罪我這個老太婆，我也不會跟她計較。」

蕭三公怒道：「既然這樣，爲甚麼要去欺負一個弱小的丫頭？」

曲大娘冷笑道：「這全是鐵鳳師弄出來的。」

蕭三公道：「鐵鳳師與妳有仇？」

曲大娘道：「你不必假惺惺裝蒜了，鐵鳳師對本門不利，你是心知肚明的。」

蕭三公道：「妳說的『本門』，是甚麼江湖組織？」

曲大娘道：「難道你沒聽見，天毒門已在上月正式成立了？」

「天毒門？」蕭三公面色一沉，「門主想必是毒強人朱萬王了？」

曲大娘道：「除了朱萬王，誰能當此重任？」

蕭三公道：「甚麼重任？」

曲大娘道：「統一中原武林，共禦外侮。」

蕭三公冷冷一笑：「哼！簡直是一派胡言！」

曲大娘道：「不管怎樣，你們已犯了彌天大罪，再不悔改，那是萬刧不復，永不超生！」

蕭三公忽然仰面長嘆：「歲月無情，它不但改變了人的容貌，也能改變了人的本性，四十年前，江湖上又有誰能控制得了竹林仙子？」

曲大娘怪笑一聲：「蕭振揚，你以前也不是這樣婆婆媽媽的男人！」

蕭三公冷冷道：「好！老夫不再婆婆媽媽，一句說話，妳放不放人？」

曲大娘道：「就算我肯放人，也是白說，你的孫女兒又不是在我手上！」

蕭三公嘿嘿一笑：「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旣然妳無權釋放蘭花，那麽就算老夫殺了鐵鳳師，蘭花還是不會被放還回來！」

曲大娘冷冷一笑：「蕭振揚，你敢與本門對抗，將來一定會後悔的。」

「將來是將來，現在是現在！」蕭三公厲聲道：「無論妳能否放我蘭花回來，現在妳走不得！」

「就憑你的道行，能留住我嗎？」

「殺鷄焉用牛刀？」突聽一人大聲叫道：「要殺妳這個老太婆，嚴某已綽綽有餘！」

這人身高七尺五寸，強壯魁偉，聲如洪鐘，他目光銳利而兇殘，就像雪地上的一匹餓狼。

曲大娘默然半晌，忽然道：「你就是千刀會第二把交椅的『將軍』嚴戰？」

這人冷冷一笑：「正是嚴戰！」

曲大娘道：「千刀會能有今日的成就，閣下居功不淺。」

嚴戰說道：「這是本會的事，與妳無關！」

曲大娘把拐杖輕輕頓地：「你眞是想殺了我這個老太婆？」

嚴戰喝道：「邪魔妖孽，人人得而誅之。」

曲大娘嘆了口氣：「那麽，你現在馬上動手好了。」

嚴戰目光如刀：「妳想怎樣死法？」

曲大娘道：「你喜歡我怎樣死，我這個老太婆都無所謂。」

嚴戰道：「那麽，就讓妳試一試嚴某的伏魔刀法！」

「刀法」二字出口，刀巳脫鞘飛出。颯！一刀擊下，金石爲開！

曲大娘一笑，同時左手一揚。

、她居然出手揑住了嚴戰的刀鋒。

× × ×

嚴戰是千刀會的「刀將軍」，也叫「將軍刀」。他刀法厲害，內力深厚，那是衆所皆知的。

可是，在曲大娘的手下，他居然一招就巳敗了。

曲大娘揑住了嚴戰的刀，借勢一拉，嚴戰的身子登時仆了過去。

拐杖同時飛起，重重擊在嚴戰胸膛。

嚴戰目光散渙，慘呼一聲倒地不起。

曲大娘冷冷瞧着他：「甚麽殺鷄焉用牛刀，想不到來的只是一個膿包貨色。」

蕭三公面色鐵青，上前扶起了嚴戰：「你怎麽啦？」

嚴戰氣若浮然，面如紙金，斷斷續續的說道：「我不濟事……這……這婆娘留不得！此人不除……江湖禍患無窮……」

他說到這裏，兩眼一翻，人巳嚥氣。

蕭三公目光收縮，冷冷的盯着曲大娘：「難怪妳如此兇蠻，原來眞的有兩下子功夫！」

曲大娘道：「這種說話，不嫌多餘了嗎？」

蕭三公沉聲道：「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這兩句說話，還是永遠不會有錯的！」

曲大娘道：「你可以出手殺了我！」

蕭三公道：「老夫不是妳的敵手，而且投鼠忌器，畢竟蘭花仍在妳手上。」

曲大娘道：「但你不肯把鐵鳳師的腦袋砍下來，那分明是不想蘭花活下去。」

蕭三公說道：「蘭花是死是活，現在老夫巳無法理會，現在，老夫只有一個要求。」

曲大娘道：「甚麽要求？」

「老夫要見朱萬王。」

曲大娘哈哈一笑：「朱門主是不會隨便接見你的，你別做夢了。」

蕭三公怒道：「他爲甚麽不敢出來見老夫？」

曲大娘道：「不是不敢，而是沒有這個必要！」

蕭三公道：「妳又不是朱萬王，怎能說這句話？」

曲大娘道：「就算你見到了朱門主，也沒有用，不殺鐵鳳師，你永遠都不可能看見蘭花。」

蕭三公勃然變色，「妳欺人太甚！」

曲大娘昂着面孔，冷笑道：「老娘就是欺負你，你又能把我怎樣？」

鐵鳳師忽然嗆咳兩聲，走了出來：「曲大娘，在下這條命，本來就隨時都準備仇家拿去，妳旣然對我這顆腦袋有這樣濃厚的興趣，何不親自動手？」

曲大娘目光一閃，冷冷道：「這樣太費氣力了，我不幹。」

鐵鳳師道：「妳殺嚴戰，只是擧手之勞，相信要殺我，也同樣不費吹灰之力而巳。」

曲大娘瞪着他：「你眞的要逼老娘動手？」

鐵鳳師道：「從開始的時候，就一直是妳咄咄逼人。」

曲大娘道：「你有種！」

鐵鳳師皺了皺眉：「有種又怎樣？」

曲大娘道：「我從來不會殺有種的人，要救蘭花，你們明天到千刀會總壇等候消息好了！」

語聲未落，人巳翻身飛射出去。

蕭三公要追，司馬縱橫却把他攔住。

「不必追了，就算殺了她也沒用。」

蕭三公嘆了口氣：「想不到竹林仙子現在巳變成毒強人的爪牙，眞令人痛心疾首。」

司馬縱橫道：「嚴戰忽然到此，顯見千刀會對於天毒門的行動也極爲關注。」

蕭三公「哼」的一聲：「千刀會又有甚麽用？第二把交椅人物，看來威武十足，原來却是不堪一擊！」

鐵鳳師搖搖頭：「三公，你老人家對於千刀會的認識，實在不够！」

蕭三公一呆。

「這是甚麽意思？」

「我這是在說，千刀會一直把實力隱藏得很好，嚴戰雖然號稱會中第二把交椅人物，但實際上，他在帮會之中，可能只是一個無關重要的小脚色。」

這一來，連司馬縱橫也是大感意外。

只聽得鐵鳳師慢慢地接道：「嚴戰武功本來不弱，而我也想不到他連一招都接不下，但人巳死了，再無補救辦法，唯有亡羊補牢而巳。」

蕭三公道：「你有甚麽高見？」

鐵鳳師道：「朱萬王念念不忘要併吞甘家，但要吞掉甘家，必先毀掉千刀會，

所以，他會對千刀會發動大規模的攻擊行動，那是絕對可以肯定的。」

蕭三公道：「聽曲大娘說，似乎天毒門明日會大擧進襲千刀會。」

鐵鳳師搖搖頭，道：「這一點絕不可以相信，毒強人手段毒辣，每喜出奇制勝，倘若眞的進襲千刀會，絕不會在這時候把消息洩露。」

「那倒未必，」司馬縱橫却不同意，「正是虛者實之，實者虛之，曲大娘這樣說，說不定是故意讓我們有這種想法！」

蕭三公點頭道：「不錯，正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鐵鳳師想了想，才道：「這也不無道理，我們的確不該鬆懈。」

司馬縱橫道：「蘭花目前處境如何，我們也不能忽略。」

蕭三公嘆了口氣，道：「我們現在還能有甚麽辦法？」

司馬縱橫沉吟半晌，忽然對鐵鳳師道：「在這一帶，除了魔船之外，好像還有一艘金神帆船。」

鐵鳳師眼睛裏發出了光：「不錯，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我們該去找金甲天神孟志，他也許可以帮助我們去找到那艘魔船！」

司馬縱橫道：「只是，要找孟志那艘金神帆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鐵鳳師搖搖頭。「這可難不倒我，我有辦法。」

司馬縱橫微笑，道：「你果然很有辦法，我幹不來的事，都由你一手包辦。」

鐵鳳師笑道：「別耍這一套，咱們分道揚鑣，你到千刀會，我去找金甲天神，怎樣？」

蕭三公却說：「老夫呢？」

司馬縱橫道：「你要到千刀會，別讓天毒門的人疑心。」

鐵鳳師淡淡一笑，對蕭三公道：「你儘管放心，我一定會把蘭花找回來。」

(四)

東方甫現出魚肚白色，鐵鳳師巳在湖邊一間破舊的屋子裏，找到了魚吃蝦。

魚吃蝦是個漁夫。

他父親魚游海也是個漁夫，但他的祖父魚中龍却是一代武林大豪。

魚中龍在五十年前，是河南鉅富，也是威震武林的魚龍派掌門人。

但到了魚游海那一代，魚家巳衰落。沒有財富，沒有權勢，甚至連魚家的武功也竟似巳全部失傳。

魚吃蝦更是個連提都沒有人提起的無名小子。他今年二十六歲，個了不算高大，但却倔強，冷漠，對任何事情都漠不關心的樣子。

他是個漁夫，一個年輕而孤獨的漁夫，除了捕魚之外，他彷彿巳經沒有任何事可做。

絕少人會登門拜訪他。

鐵鳳師是這三年來的第一個。

× × ×

三年前曾經到這裏找魚吃蝦的人，也是鐵鳳師。對於這間破舊得快要坍塌下來的屋子，鐵鳳師是相當熟悉的。

屋子裏的佈置很簡陋，只有一張很窄的木床，一張發霉的八仙桌，和一個歪歪斜斜的木箱子。

當鐵鳳師走進屋子裏的時候，魚吃蝦正在織補魚網。

桌上有燈，油燈。

屋內一燈如豆，景況蕭條。

鐵鳳師站在八仙桌旁。

魚吃蝦連看都沒看他一眼，仍然全神貫注地在織補着魚網。

鐵鳳師皺了皺眉，有點生氣的樣子。

他並不是因爲魚吃蝦不理會自己而生氣，而是認爲他不該獃在這裏織補魚網。

「蝦仔！」他叫了一聲。

魚吃蝦總算抬了抬頭，道：「你來了？早！」

鐵鳳師搖搖頭。

「不早了。」

魚吃蝦淡淡道：「天還沒亮，怎不算早？」

鐵鳳師道：「我不是說天亮不亮，而是說你在這時候出道江湖，巳不算是太早了，今年你巳二十六歲，對不？」

魚吃蝦臉上沒有半點表情。

他低着頭，織網如故。

突聽「嗆啷」一聲，一口長劍出鞘。

是鳳凰神劍怒斬魚網！

× × ×

劍氣森森，休說是魚網，就算是銅網鐵網，也會片片飛落。

但鐵鳳師的劍才出鞘，魚網就巳飛起。魚吃蝦的身子也巳飛起。

屋子並不大。

但窗子却眞還不小，魚吃蝦在瞬眼間，巳從這窗口飛了出去。

人不見，網也不見。

鐵鳳師大笑，依然不斷揮劍。

魚吃蝦捧着魚網，楞住。

不久，鐵鳳師出現了。

他並不是從窗口裏飛出來，也不是從門口走出來。

他仍然站在那張八仙桌旁。

燈巳熄滅。屋子却巳坍塌下來，連床都巳給拆掉。

吃蝦鳳凰最兇狠

(一)

魚吃蝦怔怔的望着鐵鳳師，臉上的表情就像是垂釣的漁翁，忽然在海邊發現水裏冒出了一頭水怪。

鐵鳳師也瞧着他。

魚吃蝦看了他很久，才冷冷一笑：「你是不是輸瘋了？」

鐵鳳師悠然一笑：「你幾時見我在賭桌上會輸得一窮二白？」

魚吃蝦道：「那麽你一定喝了太多馬尿。」

鐵鳳師道：「你甚麽都不學，就是喜歡學你老子的口吻，把美酒佳釀，說成甚麽馬尿！」

魚吃蝦道：「你承認自己醉了？」

鐵鳳師道：「我沒有醉。」

魚吃蝦道：「每一個酗酒的人，都總會說這句話，就像是神經病的人，一定會說：『我沒瘋！』。」

鐵鳳師嘆了口氣：「這也是你老子的口吻。」

魚吃蝦道：「這也許是遺傳。」

鐵鳳師道：「難道你眞的打算在這破爛的屋子裏渡過一生？」

魚吃蝦苦笑了一下。

「我現在還有屋子嗎？」

鐵鳳師眨了眨眼睛，道：「你若一定要我賠償的話，十幢也賠！」

魚吃蝦嘆了口氣：「算了，反正像我這種人，就算再獃下去，也不會有甚麼好處的。」

「你說得對！」鐵鳳師連忙接道：「你正是年青有爲的時候，不該像個老伯父般暮氣沉沉，再獃下去，一定會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呆子。」

魚吃蝦盯着他道：「你的口吻也很古怪。」

鐵鳳師一楞。

「古怪在那裏？」

魚吃蝦說道：「你說我會變成呆子，也還罷了，爲甚麼老是要加上『不折不扣』這四個字？是不是說我這個人必然呆定了？」

鐵鳳師哈哈一笑：「罷了！罷了！是我的不對，該罰三杯！」

魚吃蝦道：「別的不提，光是拆掉了我這幢房子，就該罰喝三杯！」

鐵鳳師笑道：「我喝！我喝！不喝的就是灰孫子！」

魚吃蝦道：「那麼，請移玉步。」

鐵鳳師眉頭一皺，問道：「爲甚麼要我走開？」

魚吃蝦道：「因爲你踩着了杯子。」

鐵鳳師一怔，向脚下望去，哪裏有甚麼杯子？

但魚吃蝦這麼說，他只好走開幾步。

魚吃蝦走到他剛才站着的地方，忽然動手挖了起來。

他的手看來並不怎樣粗壯，但却指頭有力，不多久就已在地上挖了一個洞。

鐵鳳師忽然笑。

魚吃蝦瞪了他一眼：「你笑甚麼？」

鐵鳳師笑道：「因爲忍不住，所以只好笑了出來。」

魚吃蝦冷冷道：「你在想些甚麼？」

鐵鳳師道：「看見你的動作，我不禁想起了貓。」

「貓？」

「不錯，貓要拉矢的時候，往往也像你這樣，要在地上挖個洞。」

魚吃蝦的臉居然微微一紅。

他仍然在挖，而且挖得很快。

鐵鳳師目不轉睛地瞧着他，臉上的表情有點奇怪！

他在挖什麼？挖一隻杯子嗎？

× × ×

洞已挖得很深。

下面果然有樣東西。

魚吃蝦好像費了很大的勁，才把一個鐵箱子揪起來。

這鐵箱子也着實不細小，簡直可以把魚吃蝦整個人放在裏面。

這箱子是鎖着的。

一柄銅鎖，已變成了青青綠綠之色。

魚吃蝦掏出了一根鑰匙，小心翼翼的把箱子打開。

鐵鳳師探頭一望，看見了三樣東西。

那是一罈酒，一隻比碗還大的瓷杯，還有一口劍。

鐵鳳師的鼻子動了一動，就像嗅到了魚腥氣味的貓。

魚吃蝦捧起酒罈，揭開泥封，居然整罈仰首便喝。

鐵鳳師一呆。

「這是甚麼作風？」他說。

魚吃蝦停了一停，說：「魚游海就是這樣喝酒的。」

鐵鳳師道：「他豈不是你的老子？」

魚吃蝦道：「他當然是我的老子。」

鐵鳳師道：「他在哪裏？」

魚吃蝦道：「遨遊四海生死未卜。」

鐵鳳師皺了皺眉：「你說他遨遊四海，那也算了，怎麼咒他生死未卜？」

魚吃蝦道：「他一去就是八年，而且分別從西域、東海、嶺南、中原甚至苗疆傳來死訊，那還不算是生死未卜嗎？」

鐵鳳師笑了笑，道：「他在遊戲人間，是個玩世不恭的江湖奇俠。」

魚吃蝦道：「但別人却以爲他甚麼都不懂，甚至連武功也沒學會。」

鐵鳳師道：「他是眞人不露相，而且易容術又極之高明，他在江湖上東來西去，別人還不知道他就是魚游海。」

魚吃蝦冷笑。

「他眞本事，只是我這個兒子却是個飯桶，他媽的沒出息！」

鐵鳳師道：「甚麼事，忽然這樣不愉快？」

魚吃蝦却不睬他，一罈陳年佳釀終於給他喝得乾乾淨淨。

鐵鳳師再看看箱子。

酒已沒有了，只有杯。

他忍不住說道：「你似乎忘記了一件事。」

魚吃蝦道：「是不是罰喝三杯？」

鐵鳳師道：「不錯，酒已給你喝光了，你還罰我喝甚麼？」

魚吃蝦道：「總之，你不喝就是灰孫子。」

鐵鳳師道：「我喝！我喝！別說是三杯，就算是三罈也喝！」

魚吃蝦搖搖頭，道：「三杯已很够了，喝三罈，只怕你會發瘋。」

鐵鳳師哈哈一笑：「你太小覷我的酒量了。」

魚吃蝦道：「你是誤會了，我從來都沒有說過，要罰你喝酒。」

鐵鳳師的笑容立刻僵硬：「不喝酒喝甚麼？難道是喝湖水？」

魚吃蝦連眼睛也沒有眨動一下，一臉正經的說：「你說錯了，不是湖水，而是海水。」

鐵鳳師怔住。

但他隨即又笑了起來。

「你可知道，這裏的是湖水，而不是海水？」

魚吃蝦道：「我知道。」

鐵鳳師道：「你又可知道，這裏距離大海有多遠？」

魚吃蝦搖搖頭：「不知道。」

鐵鳳師道：「那麼，我告訴你，就算你騎着最快的馬，也要二三十天，才能見到海。」

魚吃蝦說道：「但是我並不需要見到海。」

鐵鳳師道：「除了在大海，你休想在這裏找到海水。」

魚吃蝦沒有回答，忽然又蹲下身子，再向那洞再挖。

鐵鳳師一怔。

「你又在挖些甚麼？」

魚吃蝦挖了好一會，才抬起頭對他說出了兩個字：「海水。」

鐵鳳師呆住。

在這地底下居然會有海水？自己可不是聽錯了罷？

（二）

鐵鳳師沒有聽錯，魚吃蝦也不是在胡說八道。

再挖下去，居然還有一個瓶子。

瓶子不算細小。

魚吃蝦打開瓶塞，倒出了一杯水。

鐵鳳師的臉青了。

「這就是海水？」

魚吃蝦點點頭：「不錯，我現在就罰你喝三杯，不喝的就是灰孫子！」

× × ×

眞的是海水。

好鹹！好苦！

鐵鳳師栽了。

魚吃蝦的確沒有說過罰他喝三杯酒，所以，三杯海水，鐵鳳師還是不能不喝。

——不喝就是灰孫子。

鐵鳳師不是灰孫子，也不想爲了三杯海水而變成灰孫子。

所以，他只好喝了。

就算是狗血、貓尿，也只好喝下去！

魚吃蝦盯着他，臉上的表情很愉快。

鐵鳳師喝完三杯海水，總算勉強忍住，沒有吐出來。

魚吃蝦拿着那柄劍，笑道：「這就是閣下無緣無故拆掉別人房子的代價。」

鐵鳳師笑了笑，但却笑得有點酸：「這瓶海水，是怎樣得來的？」

魚吃蝦道：「這是我花了一百両，叫人到東海取回來的。」

鐵鳳師一怔。

「這有甚麼用？」

魚吃蝦道：「因爲我想試一試海水的滋味。」

鐵鳳師道：「海水有甚麼好喝？」

魚吃蝦道：「因爲我從來都沒有見過海，也沒有嚐試過，海水是怎樣的。」

鐵鳳師道：「現在你試過了？」

魚吃蝦道：「當然試過。」

「滋味如何？」

「欠佳。」

「海水不是女兒紅，當然欠佳。」

「所以我沒有把它整瓶喝掉。」

「爲甚麼不扔掉？」

「這海水可不便宜，花了整整一百両，我不捨得把它倒進湖裏。」

鐵鳳師苦笑道：「倒進湖裏和灌進我的腸胃裏，又有甚麼分別？」

魚吃蝦悠然一笑：「當然有，最少，這樣不會把湖水弄鹹。」

鐵鳳師嘆了口氣：「但我的嘴却鹹出一頭大象來了。」

魚吃蝦輕撫長劍，忽然也嘆了口氣，道：「大家的戲法都已變完了，我現在已經是個無家可歸的人，身邊甚麼也沒有，就只有這一柄劍。」

他盯着鐵鳳師：「你要怎樣？」

鐵鳳師道：「找一個人。」

魚吃蝦道：「找誰？」

鐵鳳師道：「蕭蘭花。」

魚吃蝦眉頭一皺：「她是誰？」

鐵鳳師道：「一個小女孩。」

魚吃蝦一怔：「她是你的甚麼人？」

鐵鳳師道：「她是我的後輩。」

魚吃蝦道：「她父親是誰？」

鐵鳳師道：「她的爺爺是蕭三公。」

「蕭三公？」魚吃蝦神色一變。

鐵鳳師道：「這老頭兒可不尋常。」

魚吃蝦道：「他的孫女兒在那裏？」

鐵鳳師苦笑道：「我若知道她在那裏，也不必找你了。」

魚吃蝦道：「找到我又怎樣？我可不懂得怎樣去找人。」

鐵鳳師道：「但金甲天神孟志，一定有辦法。」

「金神帆船主人？」魚吃蝦吸口氣。

鐵鳳師道：「不錯，你一定可以找到孟志，而現在我正需要孟志的帮忙。」

魚吃蝦奇道：「找蕭蘭花，怎會扯到孟志的身上？」

鐵鳳師說道：「蕭蘭花是給魔船擄走的。」

「魔船！」魚吃蝦長長的吐了口氣：「那可麻煩了。」

鐵鳳師道：「若不麻煩，我也不會找你。」

魚吃蝦說道：「就算是金甲天神孟志，也未必可以在魔船上救回蕭三公的孫女兒。」

鐵鳳師道：「但總比我們有把握。」

魚吃蝦道：「但孟志會接下這一個燙山芋嗎？」

鐵鳳師道：「只要找到孟志，我就有辦法可以使他跳入這趟渾水裏。」

魚吃蝦瞪了他一眼，忽然嘆道：「看來，無論是誰交着你這種朋友，都註定和『麻煩』這兩個字結下不解之緣。」

鐵鳳師也瞪着他：「你這個名字也該改一改了，不該叫吃蝦，而該叫吃鳳！」

魚吃蝦一笑：「我沒把你吃掉啊！」

鐵鳳師冷冷一笑道：「天下間能讓我喝海水的人，你還是第一個。」

魚吃蝦眨了眨眼睛，悠然道：「這樣說來，倒是值得自豪一番了。」

鐵鳳師一拍大腿：「別臭美了，快帶我去見孟志。」

魚吃蝦目光閃動：「你眞要找他？」

鐵鳳師冷冷道：「你以爲我是在開玩笑？」

魚吃蝦忙道：「我知道你不是開玩笑，你要找孟志，總算沒找錯人。」

鐵鳳師道：「快點好不好？」

魚吃蝦道：「快不來，最少也要等到明天。」

鐵鳳師道：「爲甚麼要等到明天？」

魚吃蝦道：「因爲明天黎明，黑金船才會停泊在大沙口。」

鐵鳳師道：「黑金船是甚麼船？大沙口又在那裏？」

魚吃蝦道：「黑金船是唯一知道金神帆船在那裏的船，船主孟勇，就是孟志的堂弟。」

他又說：「大沙口就在這裏東南半里外，那裏風景不錯。」

鐵鳳師嘆了口氣：「你給我喝的海水也不錯。」

(三)

又是黎明。

大沙口的確環境幽雅，景色怡人。

但鐵鳳師無心欣賞。

湖面平如鏡。

一艘黑色的漁船，泊近了岸。

鐵鳳師對魚吃蝦問道：「這就是黑金船？」

魚吃蝦點點頭：「對了。」

船一靠岸，魚吃蝦就和鐵鳳師登船。

一個青袍老者，攔住了他們。

「止步！」

魚吃蝦忙道：「是我。」

老者定睛一看，看了半天才說：「是你？」

魚吃蝦一笑：「不就是我蝦仔嘛。」

老者哈哈一笑：「小子你長大了。」

魚吃蝦深深鞠躬，行個大禮：「全憑長老托福，小子才能長到現在這麼大。」

老者揮了揮手，笑道：「你這張嘴巴，眞會說話。」

說到這裏，目光一轉，盯着鐵鳳師，皺眉道：「這個小鬍子是誰？」

魚吃蝦忙道：「辣手大俠鐵鳳師。」

「鐵鳳師？」老者臉色忽然一變：「你就是那個嫉惡如仇的辣手大俠？」

鐵鳳師微微一笑，抱拳道：「晚輩只是一介武夫，大俠二字，愧不敢當。」

老者面露不悅之色：「是大俠就是大俠，何必自謙？就像老夫，江湖上人人都叫我『鐵骨老怪』，是老怪物就是老怪物，老夫也從來不會不承認。」

鐵鳳師目光一亮，想不到這青袍老者，就是來無影，去無踪，行事荒誕不經的「鐵骨老怪」夏侯不斷。

夏侯不斷似乎興緻大發，忽然大聲道：「有朋友來自遠方，不亦悅乎，來來來，咱們大喝三杯如何？」

鐵鳳師瞧着魚吃蝦，微笑道：「只要不是海水，自當奉陪。」

夏侯不斷一怔道：「甚麼海水？你喝過海水嗎？」

鐵鳳師忙道：「非也非也。」

魚吃蝦却道：「口是心非也！」

夏侯不斷搓了搓花白的鬍子，皺眉道：「你們在攪甚麼鬼？」

鐵鳳師、魚吃蝦互望一眼，俱是笑而不答。

天色漸亮，黑金船已離岸，向湖心而去。

夏侯不斷也是個酒徒。他豈只喝了三杯，而是喝了三十大碗。

鐵鳳師也奉陪，夏侯不斷喝一碗，他也喝一碗。

直到大家都喝完第三十碗的時候，鐵鳳師忽然問：「我們甚麼時候才可以見得着孟船主？」

夏侯不斷搖搖頭：「你不會看得見孟志，也不會再回到陸地上去了。」

鐵鳳師哈哈一笑，對魚吃蝦說：「他醉了。」

魚吃蝦喝得比較少，但他却似乎醉得更快。

他也哈哈一笑：「老怪醉了，鐵大俠也醉了，我才最清醒！」

喝醉的人，總是這樣說的。

但鐵鳳師却再也笑不出來。

因爲魚吃蝦的目光，忽然變得有如寒夜中的星辰，清徹、冷酷，寒光迫人。

鐵鳳師心中一冷，道：「你爲甚麼這樣盯着我？」

魚吃蝦仍然盯着他。

這張年青的臉孔再也不純樸、有趣。

他竟似已變成了另外一人。

雖然他喝了十七八碗酒，但一雙手還是像磐石般穩定。

這時候，他的右手還捧着一碗酒。

酒很滿，幾乎已到了碗的邊緣。

但魚吃蝦的手很穩。

碗不動，酒也不動，彷彿已在碗中凝固起來。

而他的左手，却已握着了一柄劍。

劍鋒森冷，而劍尖更已指着鐵鳳師的咽喉。

× × ×

鐵鳳師的手裏也捧着一碗酒。

酒只有一大半。

但他的手却忽然一陣顫動。

魚吃蝦冷冷的盯着他，忽然道：「該已到時候了。」

鐵鳳師默然半晌，緩緩道：「你果然吃蝦吃膩了，想轉一轉口味，要吃掉一隻鳳凰。」

魚吃蝦道：「你現在有權選擇。」

「選擇甚麼？」

「如何死法。」

「我眞的非死不可？」鐵鳳師說。

「當然，」魚吃蝦目中寒芒閃動：「昨天你喝的，不是海水。」

鐵鳳師臉上露出了怪異的表情，道：「那不是海水，又是甚麼？」

魚吃蝦瞧着他，淡淡道：「你聽過『海妖』公孫一郎這個人的名字沒有？」

「公孫一郎？」鐵鳳師臉色一變：「那麼，我喝掉的就是『海妖化魂露』？」

魚吃蝦點點頭，微笑道：「對了，是『海妖化魂露』，它的滋味，就像是海水，喝掉它，功力會逐漸消失，你若不相信，不妨試一試。」

鐵鳳師暗自提聚功力。

忽然間，他的臉色變得很難看：「魚老弟，我看錯了你。」

魚吃蝦哈哈一笑：「你一直以爲我只是個不懂事的小子，却沒想到，你找我其實是送羊入虎口，也只有我這種無名小卒，才能讓你上當，把海水喝進肚子裏。」

鐵鳳師瞧着夏侯不斷，問道：「你是誰？」

夏侯不斷淡淡說道：「你認爲我會是誰？」

鐵鳳師道：「我不知你是誰，但却可以肯定，你絕不會是夏侯不斷。」

夏侯不斷說道：「爲甚麼我絕不會是他？」

鐵鳳師道：「夏侯不斷雖然行事荒誕

不經，但却絕不會成爲一個海盜。」

這個老者笑了，笑聲中充滿詭秘之意：「不錯，我並不是夏侯不斷，而是他的死對頭莫逆來。」

「玉狼山『狼侯』莫逆來？」鐵鳳師冷冷道：「我會記住你這位老前輩的。」

魚吃蝦道：「你當然要記住他，還有我，也不妨死也記着。」

鐵鳳師道：「每個人都難免會給路上的狗咬一口，今天就只好算我倒楣。」

魚吃蝦悠然道：「我知道你是很勇敢的人，眞正勇敢的人，當然不怕死。」

鐵鳳師道：「你要殺我，動手好了，又何必這許多廢話。」

魚吃蝦微微一笑：「這倒要看看，莫侯爺怎樣發落了。也許，他還不捨得殺了你。」

莫逆來桀桀一笑：「像他這樣聰明的人，殺了的確可惜，只是，他現在沒有了武功，又和一個死人有甚麼分別？」

鐵鳳師不說話了，就像是猛虎已經掉進獵人的陷阱裏。

莫逆來緩緩地走到他面前，摸着下巴道：「殺你不難，但先砍掉你的兩條肩膀，那也不錯。」

他抓着一把精鋼打造的刀，不斷地在鐵鳳師的眼前幌來幌去。

鐵鳳師沒有動，甚至連眼睛也沒有眨動一下。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雖然眼巴巴看着自己給瘋狗咬一口，是一件痛苦可怕的事，但既然命運如此安排，又還有甚麼話好說。

鐵鳳師並不太相信「命運」這一回事，他常常認爲命運是可以改變，可以憑自己的力量創造出來的。

但現在，他只好看着莫逆來把自己兩條肩膀子砍掉下來。

刀光終於急閃，向鐵鳳師的右臂砍過去。

莫逆來就像是一條兇殘的豺狼。

嗜殺，喜歡看見流血。

但也就在這刹那間，一把鋒利的劍突然悄悄地貫穿過這位狼侯的咽喉。

× × ×

兇暴的豺狼已倒了下去，他至死也不肯相信，自己竟然會在這個時候，死在別人的劍下。

對他來說，這是很意外的。

但鐵鳳師却連一點意外的樣子也沒有，好像早已知道會有這種結果。

他只是淡淡的看着魚吃蝦，又看了看他手裏的劍。

「你的劍法沒有令我失望，不愧是名家之後。」鐵鳳師盯着魚吃蝦：「但剛才那一劍，却是太危險了。」

魚吃蝦緩緩道：「我倒不覺得有甚麼危險，我知道，這一劍刺出去，死的一定是他，而不會是我。」

鐵鳳師微微一笑，道：「我並不是說你危險，危險的是我。」

魚吃蝦不由笑了：「爲甚麼？」

鐵鳳師道：「因爲這一劍他若閃開了，我的一條膀子就已掉落在甲板上。」

魚吃蝦悠然一笑：「這是要賭一賭你的運氣，但對我來說，在莫老魔動手對付你的時候才突擊他，是最適合的時機。」

鐵鳳師嘆了口氣：「我知道你絕不會眞的和魔船的人同流合汚，你却眞的把我愚弄了。」

魚吃蝦微微一笑：「不錯，你喝下的，確是海妖化魂露，而且功效卓著，剛才你本來只有等死的份兒。」

鐵鳳師冷冷一笑：「然後，你又在我最危險的時候，給我解圍。」

魚吃蝦望着他，笑得很愉快：「因爲我想證明兩件事。」

「你不必說，我已知道。」鐵鳳師緩緩道：「第一：你要證明，自己是個很有辦法的狐狸，既可以把鳳凰騙得團團亂轉，更可以在舉手之間，殺了狼侯莫逆來。第二：你要我感激你，因爲無論怎樣，你總算是我的救命恩人。」

魚吃蝦笑得愉快：「你果然不笨。」

鐵鳳師忽然嘆了口氣，道：「可是，你却笨得要命！」

魚吃蝦還沒有弄清楚這句說話的意思，鐵鳳師已閃電般出手，一掌壓在魚吃蝦的胸膛上。

魚吃蝦的劍仍然在手，但鐵鳳師這一掌實在太快，他的劍還沒有動，鐵鳳師的手掌已壓了下來。

「你現在該明白，莫逆來那一刀，根本就殺不了我！」鐵鳳師盯着魚吃蝦，悠然地微笑着。

魚吃蝦皺着眉，苦笑道：「但你這一掌，却已足够殺我有餘。」

鐵鳳師的手很快就鬆開，緩緩道：「我的手雖然殺人無算，但却只殺敵人，絕不會殺朋友。」

魚吃蝦道：「我算不算是你敵人？」

鐵鳳師道：「你若是我的敵人，此刻已沒有機會說話。」

魚吃蝦長長的抽了口冷氣：「你根本就沒有喪失武功。」

鐵鳳師淡淡道：「在如此重要的時刻，倘若變成一個完全沒有武功的人，那眞是可怕極了。」

魚吃蝦苦笑一下，道：「我本來打算給你解藥，但現在已經沒有這個必要。」

鐵鳳師摸着兩撇鬍子，道：「我知道你一定會給我解藥，因爲你本來就不是眞的要害我，只是想表現一下自己的能力而已。」

魚吃蝦聳聳肩，道：「可是，你沒有上當。」

「不，我已上了你的當，」鐵鳳師道：「我喝下海妖化魂露的時候，的確還以爲那是海水。」

魚吃蝦道：「但你現在武功仍在，一點也沒有受到影响。」

鐵鳳師道：「那是因爲我及早發覺，暗中把毒力逼了出來。」

魚吃蝦道：「這個絕不容易！」

鐵鳳師道：「倘若只憑本身內力，恐怕一輩子也無法把毒力逼出。」

魚吃蝦道：「那麼，你憑甚麼助力，使武功恢復過來？」

「一顆很奇妙的藥丸，它能解百毒，功效絕對可以信賴。」鐵鳳師忽然嘆了口氣，才接道：「可惜，這種藥丸，我身上就只有這麼一顆而已。」

魚吃蝦也嘆了口氣：「都是我不好，讓你把這顆藥丸浪費了。」

鐵鳳師微微一笑：「別放在心上，雖然我沒有事，但終究曾經上你的大當，對我來說，也未嘗不是一個很好的教訓。」

他們在甲板上談了許久，船上還是沒有人來加以對付，彷彿根本不知道狼侯莫逆來已經被殺。

鐵鳳師忽然道：「你好像一點也不担心這艘船上的人會找咱們算帳。」

魚吃蝦道：「他們不會找我算帳，也不會對你怎樣，因為在這船上的，本來都是我的人。」

鐵鳳師道：「莫逆來呢？」

「就只有他是例外，」魚吃蝦緩緩地說道：「殺了他，這艘船就是屬於咱們的，現在咱們大可以去找魔船！」

「不先找金甲天神孟志？」

「不必了。」

「為甚麼？」鐵鳳師的眼色忽然一變：「是不是他出了甚麼事？」

魚吃蝦目中忽然露出了沉重的神色，道：「在五天前，金神帆船已在這湖裏沉沒。」

鐵鳳師聳然道：「是魔船幹的？」

「不是魔船還有誰？」魚吃蝦道：「魔船主人，一直以為我已誠心加盟，所以不少重大的事情，我很快就會知道。」

鐵鳳師道：「但你為甚麼不早一點向我說？」

魚吃蝦嘆道：「向你說了又怎樣，金甲天神已死，金神帆船也已沉了，又有誰能改變這種殘酷的事實？」

鐵鳳師道：「我知道你有自己的一套辦法，但恐怕無論怎樣，也很難在船上把蕭蘭花救出來。」

魚吃蝦道：「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好不好？」

「當然好，」鐵鳳師忽然在他的鼻子上用力捏了一下：「但從此後，你休再出餿主意來對付我！」

魚吃蝦忙道：「下次眞的不敢了！」

× × ×

船仍在行駛。

魚吃蝦眞的已成為這艘船的主人，他甚至命令兩個大漢，把莫逆來的屍體丟進湖中。

下午，他們終於找到了魔船！

渾人自有渾人福

（一）

跟魔船相比，魚吃蝦的船就像是竹籃下的一隻鷄蛋。

魔船的甲板上，有兩排頭戴黑色盔甲的武士，總共三十六人，他們每一張臉都是冷冰冰的，完全沒有半點表情。

鐵鳳師不喜歡看見這種臉孔，但這時候却是毫不猶豫，縱身跳上了魔船的甲板上。三十六個黑衣武士也沒有看着他，只是目不轉睛的向前直望。

魚吃蝦沒有登上魔船。

他並不是因為害怕，只是認為，自己上不上魔船，也沒有太重大的關係。

鐵鳳師在甲板上，左顧右盼，目光忽然落在一個人的臉龐上。

× × ×

一襲鮮紅的長袍，一張蒼白毫無血色的臉，再加上一桿漆黑的鐵槍，這人可說是相當詭異、可怖。

但鐵鳳師却含笑向他迎了上去：「閣下想必是這艘巨船上的主人了？」

「你沒猜錯，」這人冷冷一笑：「我就是魔船主人。」

鐵鳳師道：「朱萬王能重用閣下，閣下自然不會是不學無術之輩。」

魔船主人冷冷的看着他：「你就是鐵鳳師？」

鐵鳳師微微一笑：「你也沒猜錯。」

魔船主人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你還是像從前一樣，喜歡冒險，喜歡多管閒事。」

鐵鳳師道：「閣下想必已很清楚在下的來意？」

魔船主人道：「是為了蕭三公的孫女兒？」

鐵鳳師點點頭：「她只是一個小女孩，希望你可以馬上釋放她。」

魔船主人道：「這不難，只要你能擊敗我。」

鐵鳳師瞳孔收縮：「是朱萬王要你殺了我？」

魔船主人道：「這一點已和你沒有甚麼關係，我現在只想看看，名震天下的辣手大俠，究竟有多大的能耐！」

鐵槍一伸，筆直地指向鐵鳳師，還只差一寸，就已刺在他的眉心上。

但鐵鳳師却連動也不動，像個鋼人。

魔船主人冷冷一笑：「好鎮定的功夫，就只可惜不識時務，竟然不自量力跟咱們作對！」

鐵鳳師道：「你好像很有把握，可以擊敗在下。」

魔船主人道：「強賓不壓主，鳳凰七十二劍雖然天下無雙，但到了這裏，恐怕就不能隻手遮天了。」

「隻手遮天的並不是我，而是你們！」鐵鳳師道：「蕭蘭花只是一個不懂事的小姑娘，但却給你們無緣無故的擄走。」

魔船主人冷冷一笑，鐵槍突然向前刺了出去。鐵鳳師輕輕側身，鐵槍在他的臉龐面前擦過。

魔船主人哇的一聲怪叫，鐵槍一式橫掃千軍，氣勢相當驚人。鐵鳳師身形陡地飛起，翻身回劍一擋。

槍乃兵中之霸，以劍擋槍，本非明智之舉。但鐵鳳師却使出黏字訣，劍鋒一纏，把魔船主人這一槍逼退三尺。

魔船主人若不後退，鳳凰神劍就會把他的手削斷。

這一招看來沒有甚麼特別，但却奧妙非常，分寸尤其要拿得準確，否則極可能弄巧反拙，給鐵槍擊中。

魔船主人沉着臉，槍勢一變，只見劍影如山，千變萬化，那裏像是槍，簡直就像是無數箭弩，同時向鐵鳳師飛射過來。

換上別人，看見這種槍法，恐怕已嚇得魂不附體，不知如何對抗。

但鐵鳳師却身形穩如泰山，鳳凰神劍左飛右舞，轉瞬間最少已接下了三十槍。

魔船主人久攻不下，形勢顯然不妙，但他還是咬緊牙關，不斷狂攻，一點也沒

有退縮之意。

却聽一人突然冷冷道：「鐵大俠若非手下留情，你早已掉進湖水裏！」

魔船主人眼色一變，倏地收回鐵槍，退開一旁。

鐵鳳師也沒有追擊，只是淡然一笑，盯着一個錦衣高冠，面如白玉的中年人。

（二）

這中年人的年紀，看來並不算大。

但若看清楚一點，就會發覺他眞實的年紀，恐怕已接近六旬！

一個已年近六旬的人，已不能算是「中年」。

但他皮膚皙白，神態高貴，看來又怎樣也不算是個老人。

鐵鳳師瞧着他，過了半晌才說：「尊駕可是姓朱？」

「不錯。」錦衣人點點頭：「我姓朱，江湖上的朋友，都叫我朱萬王。」

「朱萬王！」鐵鳳師道：「想不到你已在這條船上。」

朱萬王微微一笑：「我是一個很喜歡享受的人，而在這裏，無論天晴或是大風雨，我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享受。」

鐵鳳師環顧四週一眼，緩緩說：「可是，我却看不出，這裏有甚麼值得男人留戀的。」

朱萬王道：「只要你願意，只要你有勇氣跟我來，你就可以知道答案。」

鐵鳳師道：「能夠看看可以享受人生的地方，就算要騎八十天馬，再走八十天路，也是值得的。」

「不必這麼麻煩，只要你跟我到船艙走走，保證能令你大開眼界。」

「那位小姑娘……」

「你放心好了，她現在很好，只要你答應我一個條件，你們很快就可以一併離去。」

「是甚麼條件？」

「等你到了船艙裏再說。」朱萬王緩緩地笑着說。

× × ×

船艙很寬敞，而且很光亮。

在甲板上，鐵鳳師可以看見的，全是雄糾糾，殺氣騰騰的武夫。

但到了船艙裏，却迴然有如另外一個世界。

只見艙內佈置華麗，地上鋪滿圖案精緻的地毯，在四張手工上乘的楠木大案上，擺滿了象牙雕刻，黃金佛像，白玉觀音，還有一盆一盆的珍珠、瑪瑙，和光澤奪人眼目的寶石。

但最令男人目眩的，却還不是這些東西。

鐵鳳師才走進艙裏，就已經有三四個穿得極少，甚至幾乎可說是沒有穿衣服的女郎，笑吟吟的走了過來。

其中一個還上前摟抱鐵鳳師，在他的鬍子上用力的親吻。

她身上陣陣香氣飄來，肌膚雪白而充滿彈力，頭髮柔滑，笑聲甜美，實在很有足夠的份量可以把絕大多數的男人迷住。

鐵鳳師呆住了。

他是呆住，而不是給迷住。

忽見美女投懷，他心裏該有甚麼感受呢？是興奮？是意外？害羞？還是不知所措？

× × ×

鐵鳳師的臉紅了。

但那並不是害羞，就算有八百個赤裸裸的女孩子同時向他撲了過來，他的臉也不會紅。

他並不能算是一個很風流的男人，但對付女人，他最少有七八十種法子。

但他現在臉紅，却是因為憤怒。

他突然閃電般出手，點了這女孩子身上的三個穴道。

她的動作停頓了，臉上的笑意也變成了僵硬。

她不再騷首弄姿，也不再向鐵鳳師賣弄風情，投懷送抱。

朱萬王乾笑着：「你這樣，豈不嫌大煞風景一點嗎？」

鐵鳳師沉着臉：「你把她怎樣了？」

朱萬王悠然笑道：「她又不是蕭蘭花，你何必這樣緊張？」

鐵鳳師用刀鋒般鋒利的目光盯着朱萬王：「我認識她，也認識她的兄長。」

朱萬王好像吃了一驚：「是眞的？」

鐵鳳師冷冷一笑：「休在我的面前裝模作樣，她是舒美盈！」

「舒美盈！」朱萬王「哦」的一聲，緩緩道：「原來是舒小姐，鼎鼎大名的辣椒仙子！」

鐵鳳師冷笑道：「你給她服下了甚麼藥物？」

朱萬王哈哈一笑：「是『忘形忘我散』，功效卓著，一服見效。」

鐵鳳師皺着眉：「看你的長相，本來並不像是如此卑汚的人。」

朱萬王忽然嘆了口氣：「人生在世匆匆數十寒暑，不好好享受一下，實在太委屈自己了，我老啦，若不用點手段，這些心高氣傲的女娃兒，又怎會心甘情願陪着我這個老頭兒？」

鐵鳳師吸了口氣，道：「你對她怎樣了？」

朱萬王哈哈一笑：「你是在吃醋了？放心，直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碰過她一根汗毛，只是，她也着實很迷人，假若來遲一點，說不定……哈哈……哈哈……」

他笑聲中充滿淫穢之意，鐵鳳師眞想一劍從他的口腔裏刺進去。

但這時候他投鼠忌器，只好忍耐着。

朱萬王笑聲一頓，又道：「要放了蕭蘭花和這位辣椒仙子，那很容易，但你必須答應我一個條件。」

鐵鳳師道：「你要怎樣？」

朱萬王道：「殺一個人。」

鐵鳳師道：「殺誰？」

「仇金虹！」朱萬王臉上突然升起一層陰冷的霧：「只要你答應殺了這個人，蕭蘭花和舒美盈都可以馬上釋放。」

鐵鳳師凝注着他：「仇金虹，豈非是你的手下大將？」

朱萬王聲音冰冷，道：「本來是的，但現在，我一定要殺了他。」

鐵鳳師道：「他背叛了天毒門？」

朱萬王冷冷一笑，道：「這一點，你已不必多問，你若不答應，可以馬上一個人走！」

鐵鳳師道：「你認爲我可以殺得了仇金虹？」

朱萬王道：「你若殺不了仇金虹，仇金虹就會殺了你，而你們之間，無論是誰死了，我也絕不會覺得心疼。」

鐵鳳師道：「你說得很坦率。」

朱萬王道：「你是一個怎樣的人，我很清楚，與其在你面前撒謊，倒不如說實話好了。」

鐵鳳師道：「但我若帶着這兩位姑娘去如黃鶴，並不履行諾言，那又如何？」

朱萬王道：「我相信你不會這樣，因爲你並不是個言而無信的小人。」

鐵鳳師道：「人心隔肚皮，你太看得起我了。」

朱萬王道：「就算這是一場賭博，却又何妨？」

鐵鳳師彷彿有點呆住了。

「好！你看得起鐵某，鐵某也絕不會食言，給我解藥，放走咱們三人，我自會去找仇金虹，取掉他的性命。」

「解藥？要甚麽解藥？」朱萬王說。

鐵鳳師道：「舒小姐服下了『忘形忘我散』，沒有解藥，怎能離開這裏？」

朱萬王哈哈一笑：「不必解藥，只要過了十二個時辰，藥力消散自然無事。」

鐵鳳師怔了怔，半晌才道：「好，我相信你，殺仇金虹的事，包在我身上！」

朱萬王道：「仇金虹在太原慕容亭的府宅中，要殺仇金虹，必須從把他慕容府中引出來。」

鐵鳳師道：「他爲甚麽會和慕容世家的人在一起？」

朱萬王說道：「這一點，你也不必多問！」

鐵鳳師沉吟一會，道：「我不問，我現在只想登岸。」

朱萬王道：「你是一個聰明人，而且也可以算是一個殺人的專家，我相信，仇金虹一定會死在鳳凰神劍之下。」

鐵鳳師默然，這時候，已有兩個艷婢、送來了一襲長裙，爲舒美盈穿上。

穿上長裙的舒美盈，看來更美麗了。

接着，又有兩個艷婢，帶來了一個女孩，那正是鐵鳳師急於要找尋的蕭蘭花。

× × ×

當魚吃蝦看見鐵鳳師回到小船的時候，臉上表情大是興奮。

他瞧着那兩個女孩子：「誰是蕭三公的孫女兒？」

蕭蘭花說：「我！」

魚吃蝦點點頭，又瞧着舒美盈：「那麽，這位姑娘又是誰？她爲何不說話？」

鐵鳳師道：「難道你沒看見，她是由蕭蘭花揹着，才能離開魔船的？」

魚吃蝦道：「我的眼睛又沒有瞎掉，當然看見了。」

鐵鳳師道：「她很不妥！她既不會動，也不會說話。」

魚吃蝦道：「她癱瘓了？」

鐵鳳師道：「她現在就和一個已經完全癱瘓的人沒有甚麽分別，她十二個時辰後，就會完全同復正常。」

魚吃蝦沒有再問下，因爲沒有這個必要。

船已駛離魔船，魚吃蝦總算鬆了一口氣。

他忽然對鐵鳳師說：「別人都說你的本領很大，現在不由我不相信了。」

鐵鳳師道：「你是在拍我的馬屁！」

「不，我說的是由衷之言，」魚吃蝦道：「你能够從魔船裏救出兩個女孩子，用的是甚麽方法？」

鐵鳳師悠然一笑，緩緩道：「我用的不是甚麽方法，而是運氣。」

「運氣？」魚吃蝦怔了怔：「難道你在魔船上遇見了神仙？」

鐵鳳師道：「我在魔船上遇見的不是神仙，而是魔鬼，一個很難纒很難纒的魔鬼。」

魚吃蝦眸子裏閃着光：「他是誰？」

鐵鳳師道：「朱萬王。」

「朱萬王？」魚吃蝦大吃一驚：「你是說，毒強人朱萬王也在這艘魔船上？」

鐵鳳師道：「這有甚麽稀奇？」

魚吃蝦皺着眉，道：「他也在魔船上，你要救人豈不是更加困難？」

「剛好相反，」鐵鳳師道：「他比魔船主人還容易說話，我只是答應了他一個條件，他就讓我帶走這兩個女孩子。」

魚吃蝦道：「你答應了甚麽條件？」

鐵鳳師却忽然摸了摸唇上的鬍子：「它好不好看？」

魚吃蝦嘆了口氣：「你不肯說也算了，別在我面前說鬍子，我對它一點興趣也沒有。」

鐵鳳師笑了笑：「別担心，我一定會好好保重自己的。」

（三）

又是黃昏，一輛馬車駛到了太原雙魚城的一間客棧門外停下。

小二阿順急忙迎了出來。

趕車的是一個和他同樣年青而健康的人，正是魚吃蝦。

阿順彎腰微笑：「無論住店用飯喝酒，一律請進。」

魚吃蝦說：「給我們預備兩間空氣清新的房子，酒菜也要豐富一些！」

阿順迭聲說：「一定！一定！」

車廂門打開，鐵鳳師、蕭蘭花和舒美盈相繼進入客棧內。

魚吃蝦把馬車停放好，也進入客棧。

酒菜很快就弄好了，酒很香，炒的幾碟小菜也熱騰騰的，十分可口。

魚吃蝦大概很餓了，扒了四碗飯，仍然再要來一斤熟牛肉。

鐵鳳師却吃得不多，只是不斷的瞧着客棧門外。

舒美盈盯着他，終於忍不住說：「外面有甚麽好看？」

鐵鳳師道：「我在看着一個叫化。」

舒美盈也向門外一瞧，果然看見一個衣衫破爛的叫化，蹲在路旁。

「是不是這叫化有點古怪？」

「這個叫化並不古怪，古怪的是妳自己。」

舒美盈一怔：「這是甚麽道理？」

鐵鳳師還沒有說話，那叫化忽然笑咪咪的走了過來：「我餓了，能不能賞我一口冷飯？」

舒美盈一聽見這人的聲音，不由爲之瞠目結舌！

她上上下下的瞧着這叫化看了半天，才道：「怎麽？是你？」

叫化忽然嘆了口氣，道：「我只不過小試牛刀，妳居然連自己的親哥哥也不認得了！」

舒美盈板着臉：「誰會想得到，九絕飛狐居然會變成了一個窮叫化？」

叫化皺着眉，道：「我的好妹子，求求妳別大呼小叫好不好？」

這叫化原來正是舒美盈的兄長，也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九絕飛狐」舒鐵戈！

鐵鳳師把魚吃蝦的熟牛肉，送到舒鐵戈的嘴唇邊：「你若是眞的餓了，就吃掉它。」

舒鐵戈老實不客氣，很快就把碟子裏的牛肉吃得乾乾淨淨。

魚吃蝦痴痴的看着他，喃喃道：「他看來比我還餓得多。」

等到牛肉吃光了，鐵鳳師才微笑着說：「是甚麽事情，居然可以叫你變成現在這副樣子？」

舒鐵戈嘆口氣：「還不是爲了錢！」

鐵鳳師道：「你是天下聞名的第一流殺手，你想賺錢，就得殺人。」

舒鐵戈道：「殺手不易爲，這也是血汗錢。」

鐵鳳師道：「這次倒楣的人是誰？」

舒鐵戈道：「是我。」

鐵鳳師一怔：「怎會是你？難道有人花錢，要你自己殺了自己？」

舒鐵戈嘆了口氣：「我倒寧願眞的自己殺了自己。」

鐵鳳師大感奇怪：「你到底要去殺誰呢？」

舒鐵戈沉默了很久，才緩緩地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是朱萬王！」

「朱萬王？」鐵鳳師不由苦笑一下：「這一樁買賣，的確不易完成任務。」

舒鐵戈也苦笑着，道：「但我已答應了，倘若不能完成任務，恐怕就會身敗名裂，再也無法在江湖上立足！」

舒美盈冷冷一笑。

舒鐵戈瞪了她一眼：「妳爲甚麽向我冷笑？」

舒美盈哼了一聲：「你還記得上次說要對付衛天禪嗎？」（詳情請閱「鐵劍紅顏」一文。）

舒鐵戈冷冷一笑：「『血公爵』衛天禪已經死了，還提這人作甚？」

舒美盈道：「可惜他不是你殺掉的呢，你光是會說，中甚麽用？」

舒鐵戈氣得連臉都白了，但却又無言可以反駁！

鐵鳳師連忙笑道：「已經過去的事，誰也別提了，只是這一次，朱萬王恐怕比衛天禪還更難對付。」

舒鐵戈道：「我已用盡腦筋，但別說殺朱萬王，就連想知道這老混蛋的下落，也大是困難。」

鐵鳳師淡淡一笑，道：「要找一個正人君子，那很容易，因爲這種人來也光明，去也磊落，但要找一個老混蛋、老狐狸，那就的確大不容易了。」

舒鐵戈看了他一眼：「聽你的口氣，似乎連你也沒有辦法。」

鐵鳳師道：「昨天，我遇上了你要找的人。」

舒鐵戈目光一亮：「在甚麽地方？」

鐵鳳師道：「一艘巨船上！」

舒鐵戈道：「船在何處？」

鐵鳳師道：「湖上！」

舒鐵戈幾乎馬上就要衝出客棧外，但鐵鳳師却伸手抓住了他：「別忙，這已是昨天的事，現在，誰都不知道他已去了甚麽地方。」

舒鐵戈一怔，繼而嘆道：「無論怎樣，我一定要殺了他，否則，我的招牌就會給砸破了！」

舒美盈冷冷一笑：「你答應了甚麽人，非殺朱萬王不可？」

舒鐵戈說道：「這一點，請恕不能透露。」

舒美盈道：「你不肯說，我也知道，準是仇金虹！」

舒鐵戈呆了一呆：「妳怎會認爲是仇金虹要我去殺朱萬王？」

舒美盈道：「朱萬王要鐵鳳師去殺仇金虹，仇金虹也要你去殺朱萬王，他們都在借刀殺人，而不肯自己親自去拚命。」

舒鐵戈道：「誰說朱萬王要鐵鳳師去殺仇金虹？」

鐵鳳師苦笑一聲，道：「是我說出來的。」

舒鐵戈道：「你眞的要殺仇金虹？」

鐵鳳師沒有回答，却反問道：「你是不是答應仇金虹去殺朱萬王？」

舒鐵戈嘆了口氣，道：「既然已給你們猜中，我也不必隱瞞了！」

鐵鳳師皺了皺眉，道：「仇金虹本是天毒門中人，但此刻却似與朱萬王勢成水火，那是甚麽緣故？」

魚吃蝦道：「這是窩裏反！」

鐵鳳師道：「窩裏反也該有個理由，總不成無緣無故反目成仇。」

舒鐵戈道：「是甚麽緣故，恐怕不是局外人所能瞭解的。」

鐵鳳師道：「但有一個人，他可能會比我們清楚得多。」

舒鐵戈道：「他是誰？」

鐵鳳師道：「慕容亭。」

魚吃蝦立刻點頭道：「不錯，我們該去問一問慕容亭，可能會得到水落石出的答案。」

鐵鳳師說道：「但是慕容亭心高氣傲，想從他的口中問出端倪，恐怕也不大容易！」

舒美盈嫣然一笑：「你們不敢問，讓我來試試！」

魚吃蝦笑道：「以美人計對付慕容亭，那眞是一個好辦法！」

舒鐵戈臉色一寒，瞧着舒美盈：「妳又在攪甚麽花樣？別以爲天下間的男人都是笨虫！」

鐵鳳師微微一笑，道：「這件事，還是由我去幹好了。」

舒鐵戈道：「慕容亭是慕容世家中劍術超羣的高手，你去找他，只怕免不了一場兇險的比鬥！」

鐵鳳師嘆道：「他若眞的要跟我比劍，也只好奉陪了。」

魚吃蝦道：「既然這樣，我們馬上到慕容府去！」

（四）

夜色已臨，慕容府大門外，一片深沉的景象！

鐵鳳師具備拜帖，求見慕容亭。

慕容亭很快就接見他，兩人在一座寬宏的大廳裏會面。

鐵鳳師顧盼四週良久，才緩緩地說道：「未知仇金虹可在府上？」

慕容亭臉色一寒：「你是來找我，還是找仇金虹？」

鐵鳳師道：「實不相瞞，我是來殺仇金虹的。」

慕容亭嘿嘿一笑：「這是甚麼意思？當眞視我如無物？」

鐵鳳師道：「這也不是，只是我答應了一個人，非殺仇金虹不可！」

慕容亭道：「仇金虹的確在這裏，但你要殺他，却還得要問一問我的劍。」

鐵鳳師道：「尊駕何以維護此人？」

慕容亭冷冷然道：「在下並非維護仇金虹，而是在維護自己的面子，姓鐵的，你是欺人太甚了！」

鐵鳳師道：「鐵某並非眞的很想殺仇金虹，但答應了別人，不能反悔而巳。」

慕容亭問道：「你答應了誰要殺仇金虹？」

鐵鳳師道：「朱萬王！」

慕容亭冷冷一笑：「朱萬王是個無恥匹夫，天下英雄人人得而誅之，你却去爲他殺人，豈非成爲天毒門爪牙？」

鐵鳳師苦笑着說：「但在下巳答應了朱萬王，那又有甚麼辦法？」

慕容亭道：「辦法當然是有的，只要你自己動一動腦筋，那就行了！」

鐵鳳師道：「我很愚蠢，實在想不出有甚麼法子。」

慕容亭道：「你自己慢慢在這裏想，仔細仔細的想，在下失陪！」

說完，離開了大廳，連僕人也都跟着他退了出去，廳中就只剩下了鐵鳳師。

鐵鳳師雙眉緊皺，想了又想，忽然看見廳中出現了一個僧人。

僧人並不算老，人正壯年，他僧袍白如雪，臉色也是一片青白。

「大師……」鐵鳳師望着這僧人，面露訝異之色。

「貧僧恥惡，施主有禮。」僧人合什，恭恭敬敬的向鐵鳳師行了一個禮。

「恥惡？」鐵鳳師又是一陣意外，「你不就是仇金虹嗎？」

恥惡大師搖着頭，緩緩地說道：「仇金虹這個人，早就巳經死了，貧僧現在巳是空門中人，江湖塵世上的事，管不着，也管不了。」

鐵鳳師忽然面露喜悅之色：「對，仇金虹巳經死了，世間上再也沒有這個人，我也不必理會那城下之盟。」

恥惡大師雙眉一揚，緩緩道：「施主答應了甚麼人，要殺仇金虹？」

鐵鳳師道：「大師應該知道的。」

恥惡大師道：「是朱萬王？」

鐵鳳師道：「不是朱萬王還有誰？但我却想不出他爲甚麼要仇金虹死？」

恥惡大師道：「因爲仇金虹知道他的事太多，而且再也不肯爲他殺人…」

鐵鳳師道：「大師之意，是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恥惡大師道：「仙佛出塵，雖於界外而心存五行中，萬念源出一心，千變亦如不變，是故握屠刀於手未必不是佛，兩手空空也可胸懷殺機萬縷。」

鐵鳳師聽到這裏，不禁大是嘆服：「大師言之有理，頓使俗子凡夫心性豁然而開，既然仇金虹巳死，在下告辭了！」

「施主慢走！」恥惡大師道：「貧僧有一物相贈。」

鐵鳳師停下來，恥惡大師隨即把一隻錦匣奉上。

鐵鳳師打開錦匣，只見匣內放着一枚銀鑰匙，不由眉頭一皺，道：「大師，這是……」

恥惡大師道：「銀墓鑰匙。」

「銀墓？武林銀墓？」鐵鳳師的眼色變了！

恥惡大師微微點頭，道：「要把一個人葬在銀墓，最少要花十萬両！」

鐵鳳師道：「這是誰的鑰匙？」

「唐洛。」

「唐家姐妹的唐洛？」

「是的。」恥惡大師緩緩道：「她巳死。」

「她機智聰敏，身手卓絕，怎麼會死的？」

「因爲仇金虹要她死，所以她只好躺在銀墓裏。」

鐵鳳師長長的吁一口氣，他巳明白了仇金虹爲甚麼變成了恥惡大師。

因爲鐵鳳師知道一個故事，那是眞實的故事。

——一個視錢財如糞土的刺客，愛上了一個美艷而惡毒的女郎，她利用他去殺人，初時他甘心忍受，但到最後，他還是忍受不了，他不能忍受她的惡毒心腸，也不能忍受着血腥罪惡無窮無盡地在自己生命中延續下去。

最後，他結束了她的生命，也許那巳是他畢生所刺出最後的一劍。

恥惡大師走了。

鐵鳳師沒有挽留他，只是怔怔地望着他的背影在出神。

江湖上有太多的仇恨，也有太多的血腥罪惡。

雖然鐵鳳師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出家，但他這時候却感覺到，皈依我佛未嘗不是解脫俗世枷鎖的好方法。

慕容亭也沒有再出現。

鐵鳳師忽然覺得，這一次自己來到這裏，看似白走一趟，其實却是有很大的收穫。最少，他巳不必再爲殺仇金虹的事而煩惱。

他帶着那枚銀匙，離開了慕容府。

慕容府外，古木參天，一條長路，筆直向前，幾乎看不見盡頭。

但鐵鳳師却看見，直路遠處，正有個人，拉着一匹白馬，緩緩地走了過來。

鐵鳳師不認得這匹馬，但却認得這個人。

來的居然是司馬縱橫。

× × ×

「太原甘家情況怎樣？」鐵鳳師第一句說話就這樣問。

司馬縱橫道：「薛棠巳死。」

鐵鳳師神色一變：「這可不妙！」

司馬縱橫道：「朱萬王處心積慮，早就想獨霸太原，甘老太爺是天毒門必須毀滅的！」

鐵鳳師道：「薛棠武功卓絕，怎會死掉的？」

司馬縱橫道：「一個人武功再高，也敵不過桃花瘴毒！」

「桃花瘴？難道是苗疆『粉臉魔王』魯伐耳下的毒手？」

「魯伐耳還沒有親自動手，是他的弟子高吉的傑作。」

鐵鳳師道：「魯伐耳稱霸於苗疆十五座大山之中，自稱爲『十五山之王』，他怎會和朱萬王聯手對付薛棠的？」

司馬縱橫道：「也許是爲了天池密勒劍譜。」

鐵鳳師道：「這劍譜在誰人手上？」

司馬縱橫道：「方恨秋！」

鐵鳳師目光一閃：「他是一個傑出的劍客，就算沒有天池密勒劍譜，本身巳是一代劍術大宗師。」

司馬縱橫道：「雖然他巳擁有天池密勒劍譜，但他也未必巳經學了這劍譜上的劍法。」

鐵鳳師眉頭一皺，道：「他爲甚麼不學？」

司馬縱橫道：「方恨秋是個正人君子，而且又是『君子劍』史伯鷹門下大弟子，沒有經過師父同意，他又怎會去學別派的劍法？」

鐵鳳師道：「既不願學，那麼他擁有天池密勒劍譜又有甚麼用？」

司馬縱橫道：「也許，這劍譜就是魚餌。」

「釣大魚？」

「不錯，這是一條大毒魚，非要把這條大毒魚除掉不可。」

鐵鳳師巳明白過來，他沉吟了好一會，才接着道：「朱萬王連魯伐耳也招攬在旗下，顯然是心存大慾，方恨秋縱使智勇雙全，恐怕也不容易戰勝這條可惡的大毒魚。」

司馬縱橫道：「方恨秋若是孤軍作戰，自然必敗無疑，但他並不孤獨。」

鐵鳳師道：「誰會和他在一起？」

司馬縱橫道：「太原羣雄，還有來自四方八面的江湖好漢。」

鐵鳳師道：「還有你和我。」

司馬縱橫道：「還有九玄洞及丐帮高手。」

鐵鳳師帶着蕭蘭花及舒美盈向魔船主人及毒强人告辭而去。

鐵鳳師神色一凜，道：「九玄洞的人都來了？」

司馬縱橫道：「最少來了一半。」

鐵鳳師道：「焦四四，高六六現在怎樣了？」

司馬縱橫道：「這對寶貝師兄弟很興奮，就像是第一次出門似的。」

鐵鳳師道：「只是這對師兄弟也未免是太糊塗了，每每弄出岔子。」

司馬縱橫淡淡一笑，道：「所以，他們實在很需要你這位鐵大俠從旁指點，好讓他們漸漸變得聰明起來。」

鐵鳳師道：「雖然他們糊塗一點，但心腸却是挺不錯的。」

司馬縱橫道：「他們是一對很奇妙的活寶貝，希望這一次太原之行，會使他們得到寶貴的江湖經驗。」

鐵鳳師悠悠一笑，緩緩道：「但願如此。」

× × ×

在太原甘家，正籠罩着一股不尋常的氣氛。

天毒門巳發動龐大攻擊行動，千刀會首當其衝，連薛棠也死在天毒門手下。

甘老太爺憂形於色，終日鬱鬱不樂。

這一天晚上，他連飯也吃不下，只是捧着一杯茶，呆呆地坐在園子裏出神。

就在他好像快要睡着覺的時候，忽然看見一張黑漆如墨的臉龐出現在眼前。

甘老太爺揉了揉眼睛，「啊」的一聲：「你不是郝神翁的兒子嗎？」

眼前的黑臉大漢裂嘴一笑，道：「掩以爲只有師兄才是渾人，想不到你這個老

頭兒也是渾得可以！」

甘老太爺陡地一呆，道：「你是在罵老夫是個渾人？」

黑臉大漢道：「俺沒有罵你，只是說你是個老渾人而已，俺很少罵人的，通常每天最多只罵人七八次就夠了。」

甘老太爺忽然笑了，他漸漸覺得這黑臉大漢很有趣：「老夫爲何是個渾人？」

黑臉大漢道：「俺叫高六六，俺姓高，並不姓郝，又怎會是郝神翁的兒子？」

甘老太爺拍了拍額角，笑道：「對！罵得對，說得對！老夫眞是渾得可以，現在老夫記起來啦，你是郝神翁的弟子！」

高六六哈哈一笑：「這次你說對了，聽說你們甘家惹上了很大的麻煩，這是不是眞的？」

甘老太爺嘆了口氣，道：「當然是眞的。」

高六六道：「是誰要欺負你這個老渾人？」

甘老太爺聽得眉頭一皺，高六六又已磨拳擦掌，道：「不管來的是甚麽人，只要有俺在這裏，就算是十萬天兵天將，俺也給你擋殺回去。」

甘老太爺不由一笑，道：「你是不是有很大的本領？」

高六六眉飛色舞地說道：「俺是九玄洞的第一流高手，拳頭厲害，刀法驚人，你不相信，俺要給你瞧瞧！」

說着，拔出大鋼刀，狂舞起來。

甘老太爺看了一會，笑道：「高兄弟果然刀法厲害，老夫佩服！佩服！」

高六六還是沒有停下來，刀法越使越快，大有潑水不進之概。

甘老太爺高興極了，他鼓掌笑着道：「有高兄弟這等絕世高手押陣，老夫很放心！」

高六六又使了一趟刀法，才停下來，笑道：「聽說你很有點錢，是個富豪人物，俺想……俺想……」

甘老太爺微微一怔，半晌才道：「高兄弟是不是想要點銀子？」

高六六點點頭，笑道：「你還不算太渾，一猜就猜對了。」

甘老太爺聽見高六六開口向自己要錢，心中頗爲不悅，他並不是個吝嗇鬼，但却因此而對高六六存有戒心。

「高兄弟想要多少？」甘老太爺沉聲說。

高六六伸出了左手，五指盡伸。

甘老太爺面色一寒：「五百兩？」

高六六搖頭。

「五千兩？」甘老太爺的神色更不好看。

高六六仍然搖頭。

甘老太爺不由深深的吸了口氣：「你是想要五萬兩？」

高六六瞪着他，半晌才說道：「俺要五萬兩有甚麽用？」

甘老太爺簡直是面如土色了，連五萬兩也說沒有用，那豈非是要五十萬兩，甚至是五百萬兩？

他正想罵高六六是個強盜，但高六六接着却說：「俺只要五兩銀子就够了。」

甘老太爺呆住，罵人的說話立刻全部吞進肚子裏。

「甚麽？你只要五兩？」甘老太爺大感意外，還以爲自己聽錯了。

高六六道：「不錯，俺是想向你借五兩銀子，因爲俺看見有個叫化子，他又老又瘦，快要餓死了，所以……」

不等他說完，甘老太爺已把一錠銀子塞在他的手中。「原來高兄弟是一片菩薩心腸，這裏有十兩銀子，你就拿去給那叫化子好了。」

高六六很高興，忙道：「善有善報，你將來一定會生個白白淨淨的胖寶貝！」

甘老太爺不禁失笑起來，剛才，他還以爲高六六向自己強索金錢，現在才知道這黑臉大漢絕無強盜所爲，而且心腸相當不錯。

等高六六離開園子後，甘老太爺忽然喃喃道：「那叫化子莫非是丐帮中人？」

鐵鳳凰激死銅旗堡主

（一）

高六六喜孜孜地帶着十兩銀子，離開了甘家，左穿右插，來到了一條偏僻的長巷。

長巷冷清清的，只有一個叫化蜷伏在地上，渾身不斷的在顫抖。

高六六忙上前，叫了一聲：「喂，朋友！」

叫化子抬起頭，瞧了他一眼，道：「我不是你的朋友！」

高六六笑了笑，道：「對，不是朋友，是兄弟，常言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俺知道你餓了，所以給你弄來十兩銀子，務請如數收下，以濟燃眉之急，不勝感激之至。」

叫化子搖搖頭：「我不要銀子，也不要你來可憐，快滾開去，別惹我生氣！」

高六六一呆，心想自己全是一番好意，這叫化子居然不接受，那是甚麽道理。

他想了想，忽然嘆了口氣，道：「俺知道，英雄莫問出處，落魄莫問因由，你現在又窮又餓又有病，是難免脾氣惡劣的，俺不怪你，但你再不吃點東西，恐怕一定會餓死了……」

高六六只是說到這裏，忽然就停了下來，再也說不下去，臉上同時露出了訝異的神情。因爲他看見這叫化子的手裏，忽然抓出了一撮金光燦爛的金葉子。

高六六呆住了，過了許久才訕訕一笑，道：「想不到你比俺還有錢得多，俺是弄錯了，俺有眼無珠，俺……」

叫化子忽然苦笑起來，道：「有金子又有甚麽用？」

高六六一怔，繼而笑道：「怎會沒用，最少，你可以用它來塡飽肚子。」

叫化子盯着高六六，道：「我幾時說過肚子餓了？」

高六六道：「你若不餓，怎麽不斷的在發抖？」

叫化子嘆息一聲，道：「你不會明白的，你還是自己走自己的路，別再理會我啦。」

高六六道：「不行，俺除非不管，既已管上了，就非得管到底不可。」

叫化子瞪着他：「我有甚麽事値得你非管不可？」

高六六道：「我知道你不斷發抖，必定是有緣故的，既然不是肚子餓，那麽一定是因爲有病。」

叫化子冷冷道：「我也沒有病。」

高六六道：「你若不是有病，那麽一定是受了傷，或者是中了甚麽邪毒。」

叫化子楞住了。

高六六瞧着他，道：「俺看嘛，你還是別嘴硬了，有了傷毒，必須及早治療，否則將來必然噬臍莫及。」

叫化子嘆了口氣，忽然又苦笑了一下，道：「六六，你是越來越進步了。」

「六六？你知道我就是高六六？」高六六不由大感意外，「怎麽你認識俺，俺却不認識你？」

叫化子嘆道：「你以前是見過我的，但那時候，我衣冠楚楚，神采飛揚，和現在這副形貌相比，不啻是有天淵之別。」

高六六目不轉睛地看着他，看了半天才失聲叫道：「你……你是舒鐵戈！」

叫化子苦笑一聲，忽然又劇烈地顫抖起來。

高六六看見別人顫抖，自己也彷彿要顫抖了，他深深吸一口氣，道：「你別慌亂，俺把你揹回去，師父一定有辦法可以救活你。」

舒鐵戈搖搖頭，道：「不必了，我中的是世間第一奇毒，根本無藥可治，你也別碰我。」

「少放屁！若有甚麽天下間第一奇毒，你早就歸登極樂世界啦，怎會還在這裏亂吵亂叫？」

「你知道個屁！」舒鐵戈怒道：「你若碰我，你也會染上奇毒！」

高六六「哼」一聲，「俺不相信！」他不管舒鐵戈說甚麽，強行把他揹走，然後就向甘家飛奔回去。

× × ×

舒鐵戈不斷的發抖，高六六笑道：「別故意發抖好不好？這樣不大好玩！」

舒鐵戈也許是發抖得太厲害了，連話也說不出來。

高六六揹着他行走如飛，初時一點也不覺吃力，但漸漸地却有點痕癢的感覺。

最初感到痕癢的地方，是在頸際，但漸漸地，痕癢的範圍擴散到肩背上。

「哈哈，他媽的好癢！」高六六怪笑着說。

等到他回到甘家的時候，那痕癢的感覺已變成了奇寒澈骨。

「啊，怎麽冷……冷得這樣厲害？」舒鐵戈也已沒有再開口，高六六把他放下來，兩人都在顫抖。

「六六！」突聽一人沉聲喝道：「你怎麽了？」

高六六回頭一瞧，看見了師父怪刀神翁郝世傑。

「師父，弟子……弟子好冷……」

郝世傑仔細看了一會，甘老太爺也走了過來，神情緊張地問：「甚麽事？」

郝世傑吸了口氣，沉聲道：「他們都中了『冰骨瘴毒』，尤其是舒鐵戈的情況更爲嚴重。」

「舒鐵戈？」甘老太爺吃了一驚：「他就是江湖上著名的殺手舒鐵戈？」

郝世傑點點頭，道：「這人雖然是個職業殺手，但却很有點江湖義氣。」

甘老太爺道：「他怎會中了『冰骨瘴毒』？」

郝世傑道：「他現在已暈迷不醒，眞相如何，還是問他才知道。」

甘老太爺一跺脚，道：「既然這樣，先把他救醒過來再說！」

郝世傑搖搖頭，道：「這瘴毒不易除，甚至可說是無藥可治。」

甘老太爺面色一變：「那豈不是比桃花瘴還更厲害？」

郝世傑道：「準是魯伐耳的傑作。」

「魯伐耳！」甘老太爺「哼」一聲，「連苗人也來到這裏興波作浪，那眞是太不像話了。」

郝世傑說道：「魯伐耳本已稱雄苗疆，却和朱萬王聯手作惡，其中恐怕大有蹊蹺。」

甘老太爺道：「其中有甚麽蹊蹺，那是他們的事，但舒鐵戈和高六六，絕不能就這樣白白丟掉性命。」

郝世傑雙眉緊皺，道：「老夫也知道形勢危急，但要救回他們的性命，必須從長計議，想出一個妥善的辦法才可行，要急也是急不來的。」

就在這時候，甘家大門外，又來了幾個人。

那是舒美盈、鐵鳳師、司馬縱橫和魚吃蝦。

× × ×

舒美盈急得快要哭了。

他們本來是和舒鐵戈一起到太原的，但他們却只有一匹决馬，結果舒鐵戈騎了這匹馬，先走一步，却沒料到，當大家來到甘家的時候，舒鐵戈和高六六已中了「冰骨瘴毒」。

鐵鳳師觀察了好一會，才道：「千萬別碰他們，天下間能解此毒者，只有『火雲神珠』而已。」

甘老太爺忙道：「在哪裏可以找到『火雲神珠』？」

鐵鳳師道：「魯伐耳就有一顆。」

甘老太爺道：「除了魯伐耳之外，還有誰有『火雲神珠』？」

鐵鳳師道：「司徒藏。」

甘老太爺道：「司徒藏是甚麽人？他在哪裏？」

鐵鳳師道：「司徒藏是朝廷重臣，但已在半年前病逝，而那顆『火雲神珠』，也已成爲陪葬之物。」

甘老太爺道：「咱們可以盜墓。」

鐵鳳師搖搖頭，道：「盜墓是趕不及了，而且，誰也不知道司徒藏埋葬在甚麽地方。」

甘老太爺急起來，道：「那怎辦？」

司馬縱橫緩緩道：「現在唯一可以解除瘴毒的途徑，就是去找魯伐耳。」

郝世傑點點頭，道：「老夫也是這樣想，就讓老夫去找那苗人好了。」

司馬縱橫道：「不，舒鐵戈和六六都很需要你來照顧，這件事就讓我去幹。」

（二）

夜已深，寶宏寺一片寧靜。

寶宏寺距離甘家並不遠，只有一里左右。

這一座寺院，說大不大，說小不小，

但香火却是相當旺盛。

寺院主持，是個已七十五歲的老和尚，他叫靜德禪師。

靜德禪師自幼出家爲僧，五十八歲那年，就已經是寶宏寺的主持，據說，他內功修爲極深，是個深藏不露的佛門高手。

但這却只是傳說而已，沒有人能證實，靜德禪師是懂武功的。

在這夜深時候，寺院大門早已緊緊關閉着，但寺院內仍然傳出明亮的燈光。

驀地，一個夜行人，施展輕功，翻越過寺院牆頭，脚步無聲，很輕易地就來到了主持大師禪房外。

房內有燈光，一個白眉老僧，正在盤膝而坐。

夜行人輕敲房門，道：「是主持禪師嗎？」

白眉老僧沉聲道：「老衲正是靜德，檀樾是何人，何事夜深造訪？」

夜行人道：「在下司馬縱橫，欲見寺中一人。」

靜德禪師說道：「老衲已經在檀樾面前。」

司馬縱橫推開了門，道：「但在下要見的並非主持，而是苗族來客魯伐耳。」

靜德禪師道：「這裏沒有苗人。」

司馬縱橫道：「主持不必隱瞞，在下知道，魯伐耳就在寶宏寺中。」

靜德禪師道：「檀樾找尋魯伐耳，是爲何事？」

司馬縱橫說道：「請恕在下不能說出來。」

靜德禪師嘆聲道：「是否爲了火雲神珠？」

司馬縱橫不由大感意外，道：「主持怎會知道。」

靜德禪師道：「一個姓舒的殺手，也曾潛入本寺，結果遇上了魯伐耳。」

「主持剛才不是說過，此地並無苗人嗎？」

「出家人不打誑語，魯伐耳走了。」

「可知魯伐耳往何處去？」

「已回苗疆。」

司馬縱橫凝注着靜德禪師，道：「是眞的？」

靜德禪師道：「還是那一句說話——出家人不打誑語。」

司馬縱橫道：「可是，你的說話請恕在下無法相信。」

靜德禪師道：「檀樾何出此言？」

司馬縱橫道：「因爲你根本就不是個出家人。」

他這句說話還未說完，一道白芒從靜德禪師袖中暴射而出。

那是一柄形狀奇特的彎刀。

司馬縱橫身子向後一翻，彎刀却如影隨形般，緊纏而來，絕不放鬆。

司馬縱橫一閃再閃，等到第三次閃避的時候，彎刀突然停了下來。

「好身手！」靜德禪師怪笑一聲：「果然不愧是中原武林一流高手！」

司馬縱橫望着他，道：「在下只是避開兩刀而已。」

靜德禪師道：「能避開這兩刀的人，在苗疆只有一個。」

司馬縱橫道：「那是誰？」

靜德禪師道：「本王師伯古烈。」

司馬縱橫道：「你果然就是『粉臉魔王』魯伐耳。」

「你說對了！」魯伐耳格格一笑：「本王喜歡這裏，喜歡幹幾天和尚，吃吃齋菜，唸唸佛經，不可以嗎？」

司馬縱橫道：「你要幹甚麼事，本來都沒有問題，但你若傷害了別人，那就很不對了。」

魯伐耳道：「本王傷害了誰？」

司馬縱橫道：「眞正的靜德禪師在哪裏？」

魯伐耳道：「就在本寺中。」

司馬縱橫道：「本寺何處？」

魯伐耳道：「井中。」

司馬縱橫冷冷道：「靜德禪師本該在這禪房裏，但現在却在井中，這是甚麼道理？」

魯伐耳道：「因爲他武功不如我。」

司馬縱橫道：「你已殺了他？」

魯伐耳道：「不錯，但對於這個老和尚來說，是一件好事。」

司馬縱橫道：「給你殺了，爲甚麼還會是一件好事？」

魯伐耳道：「他老了，又有病，活着不如死掉的好。」

「這算是甚麼道理？簡直是一派胡言，」司馬縱橫冷笑道：「誰不會老？誰不會病？你這樣說，天下間的人恐怕最少有一半是該死該殺的！」

魯伐耳道：「你也說對了，就像你和我，都很該死，很該殺。」

司馬縱橫道：「爲甚麼？」

魯伐耳道：「因爲你現在一定認爲我這個人很該殺，所以我們都是該殺該死的人。」

司馬縱橫道：「你說錯了，我現在並不打算殺你。」

魯伐耳呵呵一笑，道：「怎會有這種事？你不是一直認爲，本王是個手段兇殘的魔王嗎？」

司馬縱橫道：「你雖然是手段兇殘的魔王，但你一向只在苗疆稱霸，又怎會來到中原的？」

魯伐耳道：「這是本王的事，你管不着。」

司馬縱橫道：「中原武林，波濤險惡，你又何必在此時此地插上一脚？」

魯伐耳道：「難道你認爲，本王無法在中原武林立足嗎？」

司馬縱橫道：「這一次你來到中原，恐怕並非心甘情願罷？」

魯伐耳臉色一寒：「你太放肆了！」

司馬縱橫道：「在下並非放肆，只想跟你講幾句老實說話！」

魯伐耳冷冷一笑，道：「本王不喜歡聽任何廢話！」

司馬縱橫道：「在下說的是老實說話，而不是廢話！」

魯伐耳冷哼一聲，道：「本王的事，你知道多少？」

司馬縱橫道：「在下知道，你有一個很漂亮的獨生女兒，她叫珠珠。」

魯伐耳道：「本王的女兒叫珠珠，在苗疆那是人盡皆知之事。」

司馬縱橫道：「在下也知道，珠珠很喜歡陪伴在你左右。」

魯伐耳道：「在苗疆，那也是人盡皆知之事。」

司馬縱橫故意向四週環視一眼，道：「但現在，在下却看不見珠珠的影子，她在哪裏？」

魯伐耳面色一沉，道：「這裏不是苗疆，而是中原！」

司馬縱橫道：「所以她沒有跟着？」

魯伐耳道：「不錯！問完了沒有？」

司馬縱橫道：「珠珠不在苗疆！」

魯伐耳怒道：「胡說！誰說珠珠不在苗疆？本王是他的父親，難道連父親也不知道女兒在哪裏嗎？」

司馬縱橫道：「你不是不知道，而是在隱瞞事實的眞相！」

「甚麼事實的眞相？」魯伐耳的臉色很不好看。

司馬縱橫道：「珠珠是不會離開你的，你也不會捨得讓珠珠一個人在家鄉裏留下來，但她現在却不在你的身邊，這只有一個理由，是朱萬王刼走了珠珠！」

魯伐耳陡地跳了起來，道：「荒謬！本王的女兒，誰敢動她一根毫髮？你是在胡言亂語！你是個狗屁不通的瘋子！」

司馬縱橫道：「我也許是個狗屁不通的瘋子，但最少比朱萬王友善得多！而且，我們已掌握了充份的證據，可以證明你的女兒珠珠確已落在朱萬王的手上，否則你又怎肯爲姓朱的賣命？」

魯伐耳吸了口涼氣，半晌才道：「你們？你們是誰？你們掌握到甚麼證據？」

外面忽然傳來了一個人的笑聲：「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好漢，這樣說，似乎在爲自己吹牛，但想來想去却又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魯伐耳的眼睛立刻瞇成一綫。

他看見了一張英俊而成熟的臉孔，這張臉孔上有兩撇很好看的髯子。

「鐵鳳師？」魯伐耳沉聲說。

「區區正是鐵鳳師，除了區區之外，還有一個人陪着我們一起來到這裏。」

「是誰？」

「高吉。」鐵鳳師悠然地笑着說。

「高吉？」魯伐耳的臉色又變了：「他在哪裏？」

鐵鳳師淡淡一笑，忽然大聲道：「高吉，你爲甚麼還不出來？」

一個黃袍漢子沒精打采地走了過來。

魯伐耳的瞳孔又開始收縮，他冷冷的盯着這黃袍漢子，道：「高吉，你的刀在哪裏？」

高吉神色木然，半晌才道：「弟子的刀已經斷了。」

魯伐耳怒道：「你的刀是五行山赤鍊鐵砂鑄成，怎會斷掉？」

高吉道：「是鳳凰神劍擊斷它的。」

「鳳凰神劍！」魯伐耳目光一寒，冷冷的盯着鐵鳳師：「你敢毀我弟子的刀，未免是太目中無人了。」

鐵鳳師道：「我已很客氣，最少還沒有毀掉你的弟子。」

魯伐耳道：「這是甚麼意思，是要向本王挑戰嗎？」

鐵鳳師搖搖頭，道：「我們並不打算跟你動手，因爲實在沒有這個必要。」

魯伐耳目注着高吉，忽然沉聲道：「你向他們說了些甚麼？」

高吉囁嚅着，半晌才道：「弟子沒說甚麼，只是……只是……」

「只是甚麼？何以吞吞吐吐？」魯伐耳怒喝。

高吉連臉都青了，給魯伐耳這麽一喝，更加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鐵鳳師嘆了口氣，緩緩地說道：「其實他也沒有說甚麽，只是把珠珠的處境老老實實的向我們說了出來。」

魯伐耳大怒，忽然衝到高吉的面前，重重的打了兩記耳光。

「畜牲！誰叫你把這種事說出去的？」魯伐耳的手又已揚起，這一下並不是打耳光，而是一掌向高吉的天靈蓋拍下去。

魯伐耳很認眞，可不像是在唬嚇弟子而已。

但他這一掌還沒有拍下去，鐵鳳師已迅速把高吉拉開，攔在魯伐耳的面前。

魯伐耳「哼」一聲：「姓鐵的，這是本王的事，你可不要狗拿耗子！」

鐵鳳師神色不變，淡淡道：「這的確是你的事，但却也同樣是我們的事。」

魯伐耳一怔：「爲甚麼又會是你們的事？」

鐵鳳師道：「你要教訓門下弟子，我們本來是管不着的，所以剛才你給高吉兩記耳光，我們只是袖手旁觀，並未加以理會。」

魯伐耳道：「但現在你又怎樣？」

鐵鳳師道：「並不是我要怎樣，而是你這一下出手太重了，很可能會殺掉我們的一個朋友。」

「朋友，誰是你們的朋友？」魯伐耳雙眉同時揚起。

鐵鳳師向高吉一指，緩緩道：「他就是我們的朋友，雖然他曾經殺了薛棠！」

魯伐耳呆住。

司馬縱橫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道：「薛棠之死，我們都感到悲憤莫名，但我們並沒有怪責高吉甚至沒有怪責於你。」

他牢牢地望着魯伐耳，面上的神態充滿着誠懇之意。

魯伐耳沉默了許久，才道：「我是你們的敵人，你們是白費心機了。」

司馬縱橫道：「我們並不怕白費心機，只怕你一意孤行，一錯再錯，被朱萬王一直利用下去。」

魯伐耳看着自己的手。

他的手背上，每一條青筋都已高高凸起。

司馬縱橫又道：「我們願意把珠珠救出險境，只要你不再站在朱萬王那邊。」

魯伐耳立刻用力地搖搖頭，道：「不行！不行！你們的好意，本王很感激，但魯莽行事，到頭來只會害了珠珠。」

司馬縱橫說道：「朱萬王是個怎樣的人，我們比你更加瞭解，你若以爲爲他賣命，就可以救回珠珠，那可是極錯誤的想法。」

鐵鳳師點點頭，接道：「朱萬王最擅長的一套把戲，就是借刀殺人，然後隔江觀火，就算你把太原羣雄全都殺掉，珠珠還是不會回到你的身邊。」

魯伐耳雙目一瞪，怒叱道：「朱萬王

敢?」

司馬縱橫道：「別人也許不敢，但朱萬王却不同，你現在爲他賣命，全然是爲了珠珠，朱萬王會把珠珠放回到你的身邊，那才是奇事。」

魯伐耳冷冷一笑，道：「他敢食言，本王就跟他拚了！」

司馬縱橫道：「太原今日羣雄畢集，高手如雲，這一役打下去，你就算還能活着，恐怕也巳元氣大傷，而朱萬王却在養精蓄銳，那時候才跟他拚命，猶如白白送命而巳！」

「兩位俠士說得對！」高吉忽然鼓起勇氣，大聲說：「我們不能相信朱萬王這老賊！」

魯伐耳叱道：「你住口！」

高吉沒有住口，仍然說道：「珠珠巳落在老賊手上兩個月了，她是死是活我們都不知道，但我們却不斷的爲朱萬王殺人，這實在是太愚蠢了！」

魯伐耳的臉色巳變得很難看，但他却無法不同意高吉的說話。

鐵鳳師鑑貌辨色，知道魯伐耳巳有心動之意，立刻接着說：「朱萬王心狠手辣，無論是誰跟着他，都一定不得好死，要救珠珠，咱們必須羣策羣力，若互相爭鬥下去，得益者還不是只有朱萬王嗎?」

魯伐耳長嘆一聲，終於道：「你們說得對，本王再不省悟，後果更加不堪設想了。」

「好極了，」鐵鳳師微笑着說：「有苗王助陣，咱們這一仗就大有把握啦！」

魯伐耳眉頭一皺，沉吟道：「可是珠珠……」

鐵鳳師一拍胸膛，道：「苗王儘管放心，這件事情就包在咱們身上！」

魯伐耳道：「朱萬王狡智百出，要救珠珠，並不容易。」

鐵鳳師道：「再困難也要試一試！」

司馬縱橫點點頭，道：「咱們願意冒險把令嬡救出來，但本寺僧侶，還望苗王高抬貴手，別趕盡殺絕。」

魯伐耳道：「本王殺戮頗多，夜夢每見冤魂纏身，只要渡過此一難關，本王決不再妄開殺戒便是。」

鐵鳳師微微一笑，道：「善哉！善哉！倘眞如此，功德無量之至！」

× × ×

鐵鳳師和司馬縱橫終於證實了這件很重要的事。

——魯伐耳並非自願與朱萬王同流合汚。

這是很重要的關鍵，魯伐耳武功極高，而且用毒本領尤爲厲害，他若給朱萬王來一個倒戈相向，那將會是朱萬王的致命打擊。

鐵鳳師終於取得了火雲神珠，高六六和舒鐵戈有救了。

但珠珠身陷囹圄，必須把她救出來。

這無疑是極艱鉅的任務，但鐵鳳師和司馬縱橫毫不猶疑地就接受了這次挑戰。

（三）

月色皎潔，湖水平靜，這是一個令人難忘的晚上。

尤其是對鄔雙刀，這一晚更是難忘。

鄔雙刀是個屠夫，也是個殺手，他以殺爲業，兩柄斬骨刀幾乎沒有一天不染上鮮血。

當然，染上畜牲的血，是遠比染上人血爲多的。

但近兩三個月以來，他的刀只染人血，不再染畜牲的血。

他是個屠夫，也是個殺手，更是個賭徒。

他從前賭得很大，在趙老三的賭坊裏，他是個著名的亡命之徒。

他賭的時候賭得狠，打架的時候却不要命。

現在，他賭得更大，連趙老三也爲之側目，但賭坊的老闆，當然不會嫌賭客賭得大，更尤其是經常輸得一敗塗地的大輸家。

今天晚上，鄔雙刀又輸了，他輸了差不多整整一萬兩。

他本來還想再賭下去，但就在這時候，有人悄悄告訴他，鐵鳳師在湖畔喝酒賞月。

「是鐵鳳師?眞的是鐵鳳師?」鄔雙刀再三問個清清楚楚。

那人回答說：「的確是鐵鳳師，他値五萬兩，只要你幹掉他，你不但發財，而且還馬上可以成爲第一流的殺手！」

聽到這裏，鄔雙刀興奮起來，他點點頭，喃喃道：「你說得不錯，這是一個大好的機會，我絕對不能輕輕放過。」

× × ×

鐵鳳師獨自坐在湖畔，不斷的喝酒，不斷的賞月。

但他其實並不是在賞月而是在釣魚。

他要釣的魚兒，就是鄔雙刀。

他巳花了五百兩銀子派人到賭坊裏找鄔雙刀，他知道這個亡命之徒聽見了自己獨自在湖畔的消息，一定會巴巴的趕來。

鄔雙刀並不是個愚蠢的人，但却有一個缺點。

這缺點就是他成功得太多了。

他一直認爲自己早就是一個很成功的殺手，無論多麽難對付的人，只要他接收了殺人的酬金，這人就巳經是個如假包換的死人。

殺人是需要有足够的信心來支持的，但過份的自信，却無疑也是個很可怕的缺點。

但這可怕的缺點，只有鐵鳳師知道，而鄔雙刀自己是不知道的。

他若知道，也就不會太自負，太相信自己的一雙手和兩柄屠刀了。

鐵鳳師終於等到了他。

鄔雙刀雖然是個屠夫，但看來並不怎樣粗鹵。

這一天晚上，他穿着一襲淡青長衫，看來斯斯文文的，只是手裏的兩柄屠刀殺氣迫人，不然，他倒有點像個讀書人。

鐵鳳師坐在一塊大石上，喝了一口酒，吟了兩句詩。

鄔雙刀立時搖搖頭，道：「此時此地，吟詩是沒用的。」

鐵鳳師「哦」的一聲，放下了酒壺，笑道：「我吟我的詩，你走你的路，跟你又有甚麽關係?」

鄔雙刀冷冷一笑，道：「你姓鐵?」

鐵鳳師面露詫異之色：「你怎麽知道

我姓鐵?」

鄔雙刀道：「俺不但知道你叫鐵鳳師，而且還要宰了你！」

鐵鳳師皺着眉，道：「如此清風朗月，如此詩情畫意的時候，尊駕要剮要殺，不嫌煮鶴焚琴，大煞風景麽?」

鄔雙刀嘿嘿一笑：「天下間最大煞風景的事，莫過於一個『窮』字。」

鐵鳳師一怔：「尊駕看來不像個窮人啊。」

鄔雙刀道：「你看來也不像是甚麽江湖俠士，只像個窮酸。」

鐵鳳師嚥了口氣，道：「對，我是個窮酸，又窮又酸，你就算宰了我，在我身上也不會找到多少兩銀子。」

鄔雙刀道：「俺並不在乎你身上有多少錢，俺可不是個強盜。」

鐵鳳師道：「你若不是個強盜，爲甚麽一見我就弄刀舞劍?」

鄔雙刀說道：「因爲，你的腦袋很値錢。」

鐵鳳師道：「値多少?」

鄔雙刀道：「五萬兩。」

鐵鳳師摸了摸脖子，有點失望的樣子，喃喃說道：「我以爲它最少値一百萬兩哩。」

「少廢話，看刀！」鄔雙刀的雙刀立刻揮了出去。

他自八歲開始練刀，而且不斷苦練，可說是從來沒有一天停止過。

刀勢一展，雙刀使得有如風車一般，狂風暴雨地向鐵鳳師進攻。

鐵鳳師捧着酒壺，腰肢如蛇兒般扭動，鄔雙刀左右進襲居然沒有傷着他分毫。

鄔雙刀心有不甘，刀勢一變，攻向鐵鳳師的下盤進攻。

這是河北武林名宿「地煞星」崔過山的「崔氏地堂刀法」，鄔雙刀偶得機緣，曾得崔過山指點了幾招，這時候使用出來，倒也頭頭是道，威力不可小覷。

但鐵鳳師嘻嘻一笑，隨手在地上抓起了一根樹枝，輕輕一點，身子就借着這一點力度向上挪升起來，鄔雙刀連砍八九刀，仍然連衣角也沾不上。

鄔雙刀這時候才知道遇上了眞正的強手，心頭一凜，把心一橫，使出一套「大瘋魔十八刀」來。

這巳是他的壓箱底本領。

原來他的師父，就是少林瘋僧不屢和尚，這出家人在少林寺裏頻頻闖禍，在外面更加任性，憑自己喜惡而行事，不知如何，在長安城內遇上了鄔雙刀，那時候鄔雙刀巳在江湖上薄有名氣，但刀法終究不行，不屢和尚把他收爲俗家弟子，敎了他半年刀法，然後又到處流浪，過着無拘無束的狗肉和尚生活。

這一套「大瘋魔十八刀」，本乃少林絕藝，鄔雙刀雖然並未完全學會，他也最少學了七成以上，是以一使出來，威勢較諸剛才又不知增强了多少倍。

鐵鳳師閃開三刀，忽然一聲喝采：「這才是好刀法！」

鄔雙刀冷笑一聲：「你現在才後悔，未免是太遲了！」

「後悔?我爲甚麽要後悔?」鐵鳳師哈哈一笑，突聽「鏗」一聲响，鳳凰神劍巳然出鞘。

神劍一出，形勢迥然不同。

鄔雙刀雖然使出了「大瘋魔十八刀」，但終究不是鐵鳳師的敵手，這並不是說「大瘋魔十八刀」不如「鳳凰七十二劍」，而是兩人的武學修爲實在相距太遠了，即使是倒轉來，鐵鳳師用「大瘋魔十八刀」，而鄔雙刀則用「鳳凰七十二劍」，戰果必然還是鐵鳳師可以輕易的取得勝利。

初時，鄔雙刀還勉强可以支持得住，但鐵鳳師再加兩分勁力，他巳連招架之功也沒有了。

「撤刀！」鐵鳳師冷冷一叱，鄔雙刀也眞聽話，「叮叮噹噹」的，兩柄屠刀都跌落在地上。

鐵鳳師用劍抵着他的咽喉，冷冷道：「你想不想活?」

這時候，鄔雙刀的臉上早巳全無血色，只有牙關打顫的份兒，鐵鳳師這樣問他，他只能不住的點頭，但却又不敢太用力，恐怕點頭太用力了，那鋒利的劍鋒就會刺穿了自己的脖子。

這情形也眞够狼狽了。

鐵鳳師冷冷的盯着他，說道：「我知道，你是和天毒門的人有來往的。」

「不！寃枉！寃枉！」

「一點也不寃枉，天毒門有的是寃孽錢，他們最喜歡花銀子來買兇殺人，你爲他們殺了多少英雄好漢，你自己該心中有數罷?」

鄔雙刀抽了口冷氣，正想分辯幾句，鐵鳳師又巳冷冷的說道：「你不必爲自己開脫，我現在問你一句說話，你若不老實一點，休怪劍下無情。」

鄔雙刀忙道：「你別殺我，我一定會說老實話。」

鐵鳳師冷冷的道：「是誰指使你殺人的?」

鄔雙刀臉色又變了。

「你不說，我就一劍在你脖子上刺個透明的窟窿。」鐵鳳師的聲音冷酷無情。

「是鄒天維。」

「那一個鄒天維?」

「終南山銅旗堡主的鄒天維堡主！」

「他不是在終南山嗎?」

「以前是的，但這個把月以來，他一直都在這一帶活動。」鄔雙刀誠惶誠恐地說。

鐵鳳師「嘿嘿」一笑：「這姓鄒的果然不是個善男信女，但想不到居然和天毒門勾搭上了。」

鄔雙刀苦着臉：「鐵大俠，俺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脚色，而且巳說了老實話，你就行行好，放了俺罷。」

鐵鳳師瞪着他，冷冷道：「瞧你相貌堂堂，誰知武功平凡得緊，這還罷了，怎麽全無半點男子氣概，初時趾高氣揚，以爲一定可以殺得了我，但等到戰敗之後，却像條可憐虫，只知求饒活命。」

鄔雙刀給他這一頓搶白，面上不由一陣發熱。

「鐵大俠，俺知道自己的確不是一號人物……」

「不用再說下去啦，我不殺你，但却要廢掉你一條左臂，好讓你以後別再欺善怕惡！」

鄔雙刀正要開口求饒，但見寒光一閃，右臂已給鐵鳳師神劍卸掉下來。

鄔雙刀殺人無數，也砍掉過不少人的手脚，這時候親自領會到這種可怕的滋味，不由痛得差點昏倒過去。

×　×　×

鄒天維也在太原府。

司馬縱橫和鐵鳳師沒有着急，反而認爲對敵人有了一個目標。

鄒天維在太原府的甚麽地方？他在天毒門裏的地位怎麽樣？會不會是個微不足道的小脚色？

「不！肯定不會！」司馬縱橫說：「鄒天維是個極有才幹的人，朱萬王雖然生性多疑，但和鄒天維却交情頗深，他們兩人是青梅竹馬自幼一起長大的老朋友。」

鐵鳳師奇道：「你怎會知道得這麽清楚？」

司馬縱橫道：「這是郝洞主說的。」

鐵鳳師道：「郝神翁又怎會知道？」

「老夫不知道，誰知道？」忽然聽得郝世傑冷笑一聲，走了過來，道：「三十年前，老夫就是爲了不滿意朱萬王這個老渾球，才跟鄒天維斷絕交情的。」

鐵鳳師微微一怔，道：「你也認識鄒天維？」

郝世傑冷冷道：「怎會不認識，算起來，老夫和這姓鄒的還有點親戚關係。」

鐵鳳師道：「是甚麽親戚關係？」

郝世傑道：「他是老夫表妹夫的大舅子。」

鐵鳳師道：「這種親戚關係，倒要用算盤來算一算才行。」

郝世傑道：「你們認爲鄒天維在太原府裏曾經幹了甚麽勾當？」

鐵鳳師道：「在下懷疑，珠珠就是給他們關起來的。」

「珠珠是誰？」郝世傑一怔。

「魯伐耳的女兒。」司馬縱橫沉吟半晌，道：「聽說，鄒天維年輕時，曾在苗疆居住過一段時期，而且和當地的苗人相處得很好。」

鐵鳳師皺了皺眉，忽然說：「這就是了，只有鄒天維這種人，才可以深入苗疆，把珠珠擄走，從而脅制着魯伐耳。」

司馬縱橫道：「但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萬一失敗，鄒天維這條老命還保得住嗎？」

鐵鳳師道：「但朱萬王若有魯伐耳這等高手相助，那是如虎添翼，幾乎可說是穩操勝券。」

司馬縱橫點點頭，道：「不錯，朱萬王城府深沉，自然不會貿然行事，我們决不能讓他奸計得逞！」

郝世傑看了他們一眼，道：「你們想怎樣？是不是先去對付鄒天維？」

司馬縱橫道：「鄒天維武功厲害，那是不必說的，但我們必須把珠珠救出來，這將會是一個對朱萬王沉重的打擊。」

郝世傑捋着鬍子，淡淡道：「只怕珠珠救了出來，魯伐耳又再翻臉不認人，那豈不是白費心機了？」

司馬縱橫搖搖頭道：「照我看來，魯伐耳雖然是一代魔王，但却不是那種出爾反爾的卑鄙小人，而且，擄走珠珠的是天毒門，他對天毒門其實是極其痛恨的。」

「這可說對啦！」鐵鳳師立時接道：「就只怕珠珠根本就不在太原府！」

司馬縱橫說道：「那倒未必，朱萬王憑着珠珠來脅制着魯伐耳，珠珠若不在太原府，恐怕難以令魯伐耳甘心爲天毒門賣命。」

郝世傑點點頭，也同意司馬縱橫的見解。

鐵鳳師道：「既然大家都認爲珠珠極有可能就在鄒天維手上，那麽我們現在就要開始對付這位鄒堡主了。」

（四）

天甫亮，盧義就開始他每天的第一件工作，把盧家大院門庭打掃得乾乾淨淨。

在太原府，盧家可說是極有體面的名門望族，提起了盧員外，又有誰人沒聽過他的大名？

盧員外是坤富銀莊的大老闆，又是府台大人孫鄂爲的岳丈大人，他的兩個兒子，一個是朝廷重臣，另一個則是廣武鏢局總鏢頭，是名重一時的武林豪傑，等閒之輩，就算吃了豹胆熊心，也絕不敢在這地方上生事。

這天早上，盧義在打掃門庭的時候，忽然看見了一個白髮老者，很不禮貌地向他招了招手：「喂，你過來！」

盧義是盧家的男僕，正值壯年，雖然只是傭僕身份，但平時仗着主人的威風，對一般人根本就沒有放在眼內。

他是門房，平時有人在門外多看幾眼，也會給他趕走。

主人威風，他也是挺威風的。

這時候，他給這白髮老者大呼小喝，自然是一百個不高興。

他寒着臉，冷笑着走過去：「老人家，你有甚麽事？」

白髮老者微微一笑，道：「老夫沒事，連一「點兒事也沒有，有事的是你這個奴才。」

盧義聽到最後一句說話，一張臉已變成紫色。

「他媽的，你是不想活了！」他也不管對方是老是嫩，是草包還是神仙，迎面就是一拳轟了過去。

這白髮老者當然不會放在眼內，因爲他就是怪刀神翁郝世傑！

×　×　×

要解决盧義這樣的小脚色，實在是太容易了。

但當盧義給打得七葷八素後，亘宅裏又走出了四個灰衣漢子。

郝世傑向這四個灰衣漢子盯了一眼，哈哈笑道：「四位想必是來自鄒家堡的『四虎將』了！」

左首一人瞳孔收縮，冷冷的瞧着郝世傑：「老兒，你是從哪裏來的？」

郝世傑道：「九玄洞，請問尊駕是……是……」

「鄒勇襄！」左首一人冷冷一笑，接着向其餘三人一指，道：「他們是鄒智陽、鄒仁勝、鄒武泰。」

郝世傑道：「果然是鼎鼎大名的『四虎將』。」

鄒勇襄道：「愧不敢當。」

郝世傑皺了皺眉道：「鄒家堡的人，怎會在盧家大院裏出現？」

鄒勇襄冷笑道：「你管不着！」

郝世傑道：「你說我管不着，我偏要管，叫鄒天維出來見老夫，我有很重要的說話要跟他說！」

鄒勇襄喝道：「這老糊塗口沒遮攔，咱們把他的舌頭勾了出來再說！」

郝世傑嘿嘿一笑，道：「老夫的舌頭若給你們勾出來，那就只有你們說的份兒了！」

鄒仁勝陡地發出一聲暴喝，一劍便向郝世傑刺去。

他這一招去勢奇快，招數又是十分特異，不少武林人物，都曾敗在他這一劍之下。

誰知此際鄒仁勝這一劍才刺出去，郝世傑的三根手指已搭在他右手脈門上。

鄒仁勝大吃一驚，在「四虎將」中，他向來被人認爲是劍術最超羣的一個，倘若一出手就給這老頭兒奪去兵刄，這個臉也未免是丢得太大了。

他决心要顧存面子，心想就算傷不了郝世傑，也萬萬不能連兵刄也丢了。

心念一轉，劍招陡地急變，反手欺身向郝世傑的脇下刺去。

然而，他脈門已被扣住，劍勢雖然看似急勁，但却已無準頭可言，他這一劍，刺中的地方不是郝世傑，而是直刺入地底裏去。

郝世傑冷冷一笑：「這種劍法，也不怕貽笑大方！」

鄒勇襄怒喝一聲，腰間軟刀同時揮舞攻來，只見這柄軟刀長僅兩尺，但却鋒利異常，乃鄒天維贈賜給他的寶刄。

只聽得刀聲呼嘯作响，鄒勇襄似是要把郝世傑的腦袋砍了下來。

但刀聲才呼嘯了幾下，鄒勇襄的右腕也是突覺一麻，軟刀立時跌落在地上。

郝世傑哈哈一笑，原來剛才他是用石塊當作暗器，擊中了鄒勇襄的手腕。

「甚麽四虎將，原來不外是如此而已。」郝世傑把四人奚落得一文不值，又道：「還是快把鄒天維抬出來，也省得老夫多費脚力，直闖進去。」

「四虎將」面如土色，正在不知所措的時候，忽然有人從莊院內走了出來。

這人大搖大擺，神態似乎甚是倨傲。

「堡主，這老頭兒……」鄒武泰上前，但才說出了這幾個字，臉上就挨了一記清脆玲瓏的耳括子。

「堡主……」鄒武泰吃了一驚，苦着臉才說出了兩個字，這人已怒喝道：「在九玄洞洞主面前，你們竟敢如此無禮？」

只見這人五十歲左右年紀，穿一襲繡金綫黃袍，手裏搖動着一把大紙扇，正是鄒家堡堡主鄒天維。

郝世傑目注着鄒天維，忽然冷冷笑道：「你在這裏幹嗎？」

鄒天維道：「此家主人，與鄒某是世交，據聞近日此地不甚寧靜，鷄鳴狗盜之輩不時前來滋擾，致令吾友不勝其煩，小弟有見及此，是故前來一看究竟而已。」

郝世傑哈哈一笑：「鄒堡主果然够朋友，只可惜，此地雖然有不少鷄鳴狗盜之輩，但却非堡主所能制服者！」

鄒天維神色不變，只是淡然道：「郝洞主未免是把小弟看得太不中用了。」

郝世傑道：「鄒堡主，此地之鷄鳴狗盜，其實就是貴堡中人，你這一招，只是『賊喊捉賊』而已。」

鄒天維皺了皺眉，道：「聽郝洞主語氣，似是對鄒某存着頗大成見，常言道：『謠言止於智者』，郝洞主是明白事理之江湖前輩，可莫誤信宵小之言，以致鑄成大錯。」

郝世傑一聲冷笑，道：「鄒堡主，老夫也不想多費唇舌，只想問你一句老實話，珠珠姑娘可在此地？」

鄒天維滿面茫然之色，訝然道：「珠珠姑娘？誰是珠珠姑娘？」

郝世傑道：「老夫早就知道你不會承認，看來，你也是不見棺材不流淚之輩，有甚麽本領，儘管施展出來好了！」

鄒天維道：「郝洞主，你我昔日無怨，近日無仇，何以一碰面就要以性命相搏呢？」

郝世傑冷冷道：「休來跟老夫說這一套，你到底放不放人？」

鄒天維道：「鄒某連珠珠姑娘的名字也從未聽過，更不知道她在何處，放不放人之說，却是從何而來？」

郝世傑正要破口大罵，忽然有人淡淡一笑，道：「不必難爲鄒堡主了，鐵鳳師已把珠珠姑娘救出，咱們走罷！」

郝世傑面露悅容，怪笑道：「還是鐵大俠有辦法，老夫告辭啦！」

鄒天維面如土色，只見遠處正有一男一女，迅速登上一輛馬車，馬車隨即向北電馳而去。

郝世傑又是一陣狂笑：「老夫不再理這件事了，老夫回九玄洞去也，鄒堡主若有空閒，不妨到寒舍喝杯水酒！」

說着，却往南而行。

鄒勇襄面青唇白，目注鄒天維道：「堡主，這便如何是好？」

鄒天維怒道：「蠢材，這還用問嗎？當然要把那苗女追回來，否則咱們都腦袋不保！」

五人都是又急又怒，匆匆騎上快馬，循着馬車行駛向方追上去。

五人騎着的都是神駿異常的良駒，但那輛馬車已駛去多時，等到他們終於趕上之際，最少已奔出了十來里路。

在即將趕上馬車之前，鄒天維提點「四虎將」道：「那姓鐵的劍術不錯，你們別輕舉妄動。」

那輛馬車終於給截停了。

車把式是個渾人，附近百姓，都知道他是個孤兒，沒唸過書，也沒學過武功。

他現在已卅多歲，人們都叫他虎哥。

只聽得虎哥嘻嘻一笑，道：「難怪那公子對我說，只要我把車子一直向前駛，就準會有五個寃大頭追上來，現在嘛，一、二、三、四、五！哈哈，眞的是五個寃大頭，一個不多，一個不少！」

鄒天維臉色鐵青，他已看出，這車把式只是個普通人，而且是個渾人，但在馬車內，却有鐵鳳師和珠珠。

他不再理會虎哥，只是沉聲向車廂裏的鐵鳳師說道：「鐵大俠，鄒某也是身不由主，有甚麽說話，站出來說好了！」

虎哥笑道：「你在跟我說話嗎？」

鄒天維怒道：「你少開口！」

虎哥道：「這可奇怪了，車廂裏又沒有人，你在這裏說個不停是否神經病？」

「甚麼？車子裏沒有人？」鄒天維面色一變，突然一掌推劈出去。

只聽得「啪」的一聲，車廂給打穿了一個大洞。

車廂裏空空如也，哪裏有鐵鳳師和珠珠的影子。

鄒天維面色灰白，道：「不好，中了他們的調虎離山計！」

虎哥發出了一聲傻笑，道：「甚麼調虎離山？我不就是老虎嗎？」

鄒天維給這渾人氣得連肺也炸破了，但這時候，他也無暇跟虎哥計較，五人立刻全力策騎趕回去。

但這已太遲了，看守珠珠的守衛已昏迷不醒，珠珠也已給人救走。

鄒天維氣得連連踩脚，鄒勇襄道：「堡主，咱們怎辦？」

鄒天維瞪着他，怒道：「還有甚麼『怎辦』？咱們這次給人救走了珠珠，那是死罪，而且將會受盡痛苦才慢慢死去！」

鄒勇襄道：「咱們把那苗女搶回！」

鄒天維道：「她在咱們手裏，尚且給人救了回去，現在咱們還能搶她回來，那才是他媽的天下奇聞。」

鄒勇襄也着慌：「這便如何是好？」

鄒天維忽然仰天長嘆，道：「罷了，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到了這種地步，還是各走各路，希望你們千萬不要給朱萬王抓着，而且，從此之後，你們再也別向人說自己是懂武功的！」

「堡主！」鄒勇襄吃了一驚。

但鄒天維却再也沒有回答，只見他的臉色忽然變得說不出的可怕，嘴角鼻孔同時有血漿流了出來。

「四虎將」相顧駭然，想不到堡主竟然會畏罪自斷心脈而亡。

鄒勇襄抽了口冷氣道：「堡主說得對，咱們現在必須遠離此地。」

就是這樣，「四虎將」走得一個不剩，只留下了鄒天維的屍首。

× × ×

魯伐耳興奮極了。

他與珠珠重逢，可說是恍如隔世。他很感謝鐵鳳師，也很感激司馬縱橫。

「本王一直以爲漢人沒有一個是好東西，現在才知道，這是錯了。」魯伐耳對鐵鳳師和司馬縱橫衷心地說。

郝世傑捧着一罎酒，大笑着說：「漢人其實多半都是好東西，只有少數害羣之馬而已。」

魯伐耳哼一聲，道：「朱萬王就是害羣之馬，本王決不能放過他！」

珠珠却說：「我不要你再跟別人動刀子。」

魯伐耳道：「我是要爲妳報仇？」

珠珠搖搖頭，道：「我不要任何人爲我報仇，而且我也沒有受到甚麼傷害？」

魯伐耳道：「他們把妳囚起來，這不但傷害了妳也傷害了我們每一個苗人。」

珠珠道：「但事情已過去了，我也不想再留在中原，我們現在就要回去。」

「不，」魯伐耳用力搖頭道：「我們若在這時候離去，那是對不起朋友的！」

珠珠道：「誰是你的朋友？」

魯伐耳道：「這屋子裏每一個人。」

珠珠的眼睛忽然有點濕潤，她幽幽的嘆了口氣，道：「不錯，他們都對我們很好，我們不能在脫險後就離開他們。」

魯伐耳興奮起來，他望着司馬縱橫，道：「本王已決定倒戈相向，把朱萬王那可惡的魔鬼殲滅，你們喜歡我加入嗎？」

司馬縱橫微微一笑，道：「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誰都不會反對。」

魯伐耳道：「要殺朱萬王，有一個人是絕對不能放過的。」

鐵鳳師目光一亮，道：「這人是誰？」

魯伐耳道：「談到這人的年紀，連本王也說不出來了，早在六十年前，這人就已名震江湖，直到卅年前忽然在江湖銷聲匿跡之際，他已是武林十大高手之一。」

郝世傑面色忽然驟變，道：「大王所說的，莫非竟是金面祖師軒轅震？」

魯伐耳點點頭，道：「正是。」

郝世傑說道：「他跟朱萬王有甚麼淵源？」

魯伐耳道：「大概在十年前，軒轅震染上了一場大病，差不多躺在床上半年之久，但在他剛剛開始痊癒之際，却有兩個厲害的仇家找到了他，要向他挑戰，軒轅震雖然勉強應付，但在久病初癒情況下，終於不敵仇家，形勢危殆之極，但在最危急關頭，却有一人宛如飛將軍從天而降，把那兩個仇家殺了，這才保住了軒轅震這條老命。」

鐵鳳師道：「如此說來，朱萬王對軒轅震倒是有活命之恩了。」

魯伐耳道：「不錯，近兩三年來，朱萬王勢力日漸坐大，與軒轅震暗中帮助，有着莫大關係。」

郝世傑白眉一皺，道：「軒轅震在數十年前，已是極厲害的人物，如今豈非已成精成妖了。」

鐵鳳師微微一笑，道：「若說人老了就會成精成妖，郝洞主豈非也快要變成妖怪？」

郝世傑一瞪眼睛，道：「老夫怎算老？還沒七十歲？」

魯伐耳道：「軒轅震雖有不可輕侮之力，但只要咱們齊心合力，這老妖精也不一定可以佔着便宜。」

郝世傑道：「這可說得對極了，管他甚麼金面祖師，老夫第一個就不怕他。」

鐵鳳師微笑道：「郝洞主幾時怕過甚麼人？」

郝世傑道：「那可不然。」

鐵鳳師奇道：「你怕了甚麼人？」

郝世傑道：「老夫就是怕了你？」

衆皆大笑，只有鐵鳳師似乎也很想笑，但却是笑不出來。

苗王毒軒轅悟天毒滅

（一）

黃昏，盧家大院門外，來了一羣神秘的黑衣人。他們行動迅速，轉瞬已分別潛入院內。

盧家主人是已知道他們是誰？也知道他們會鳩佔鵲巢，把盧家大院當作「分舵」使用。

盧家上下，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因爲他們都知道，這一羣惡客是絕不好惹的。

他們也知道，在不久之前，這夥人曾帶來了一個苗女，把她囚禁起來，但後來却又給人救回出去。

結果，有五個姓鄒的惡人，一個不知何故七竅流血死了，另外四人却是不知所踪。

盧家上下，有人竊喜，但也有人很担心，恐怕這是禍事的開始。

平時，盧員外是威風十足的，但自從有幾個姓鄒的惡人來到這裏後，這老主人的威風就似乎只能用來掃地了。

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一天黃昏，又有一羣神秘的黑衣人來了。

他們大概有三十餘人，每個人都很沉默，絕少講話。

進入盧家的，還有一頂轎子。

這一頂轎子四週都遮掩得密不通風，誰也不知道轎子裏載着的是甚麼人。

連盧員外也不敢問。

他只知道，盧家必須好好招待這一羣人，否則不出十天之內，就會惹來滅門大禍。

這是朱萬王的命令。

盧員外知道朱萬王是甚麼人，也曾親眼見過，朱萬王怎樣懲罰那些不遵守命令的人。

所以，他只好完全服從，不敢有半點怠慢。

晚上，盧員外親自督促下人，以精美酒菜招待那些貴賓。

其實這羣人並不是甚麼貴賓，而是惡客。

但惡客却是更加不能開罪的，盧員外只担心他們會有甚麼不滿意。

幸好他們都沒有挑剔甚麼，這一天晚上，總算是平靜地渡過了。

第二天清晨，盧員外剛起床，忽然就聽見了外面响起了一陣兵刃交擊聲响。

盧員外忖道：「還這麼早，他們就在練武了。」

誰知道他走出外面一瞧，竟然是數十人在流血拚命，絕不是在練習武功。

盧員外這才面色大變，匆匆躲避。

那一頂轎子仍然停放在西廂一間房子之內，但門外却有五個黑衣人在把守着。

攻進盧家的，正是鐵鳳師，司馬縱橫，魯伐耳，郝世傑等高手。

他們都知道，這一戰關係重大，萬萬不能有失。

看守着那頂轎子的五個黑衣人，武功特別厲害，九玄洞和丐帮最少有十幾個高手攻過去，結果都是無功而退，而且還有一大半傷在這五人兵刃之下。

郝世傑見形勢不對，立刻趕上支援，與那五個黑衣人動上了手。

平情而論，這五人的武功，還沒有一個比得上郝世傑，但却勝在招式詭奇，而且互相之間配合得恰到好處，就算其中一人有錯失漏着，另一人立刻就會接着補上，是以郝世傑雖然刀法怪異，別創一格，但對着這五人密不透風的聯防，却也無隙可尋，並未佔到半點優勢。

突聽一人破鑼般的聲音驟响起來，大聲說道：「鼠輩休得不倫不類，俺來給你們一個難忘的教訓。」

郝世傑一聽見這人的聲音，便已眉頭大皺，同時喝道：「這裏沒有你的事，滾開去！」

那人却嘿嘿一笑，道：「有事弟子服其勞，師父休客氣了。」

只見一個紅臉大漢，揮刀加利戰團，正是郝世傑的大弟子焦四四。

郝世傑號稱「怪刀神翁」，刀法招式古怪無比，焦四四是他門下弟子，但所練刀法，却是迥然有別，絕無「古怪」二字可言，乃是至剛至陽，威猛無比的「天罡刀法」。

只見焦四四勇猛不凡，那五個黑衣人一時間也摸不清這紅臉大漢是甚麼路數，招式立刻嚴密謹慎起來，唯恐有失。

焦四四當然攻不進去。

但郝世傑却反而有了可乘之機，他武功本來就在這五人之上，這時候五人最少有三個正在忙於對付焦四四，「怪刀神翁」的看家本領，立刻就趁勢施展，只見刀光如雪，刹那間，已從這五人中間穿過，把他們分隔開來。

他這一陣急攻，氣勢着實驚人，只見刀鋒捲，沉、劈、削，不但力道非同小可，招式更是神妙無比，五個黑衣大漢聯防合守之勢，已然崩潰下來。

焦四四哈哈一笑，大叫道：「師父神威大發，弟子叨光不淺也。」

郝世傑怒道：「少吹捧，當心那矮子的劍。」

焦四四笑道：「憑這幾塊材料，弟子還沒有放在心上，且看弟子……唷。」

話猶未了，五個黑衣人中最矮小的一個劍手，已一劍刺在他的胸膛上。

焦四四苦着臉，怪叫了一聲：「十八年後，俺又是一條好漢。」

郝世傑大驚失色，他早就看出，這五人之中，以矮子的一手劍法最爲毒辣，焦四四給他刺了一劍，而且中劍之處又在心臟要害，實在是凶多吉少了。

郝世傑既驚且怒，倏地大喝一聲，反手一刀，刀鋒向那矮子橫砍過去。

只聽得「刷」的一聲，那矮子肩頭中了一刀，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後倒退開去，但郝世傑痛恨這人傷了自己的弟子，雖然已給了他一刀，仍然窮追猛打，左掌急撞出去，「蓬」的一聲，打在矮子的左邊面頰上。

那矮子先中一刀，再吃一掌，再也支持不住，仰天便倒了下去。

郝世傑再向焦四四望去，以爲他必已受了重傷，誰知他還是直挺挺地站了那裏，一點受傷的樣子也沒有。

「四四！」郝世傑一面對付其餘幾個黑衣人，一面看着這魯莽的弟子。

焦四四忽然哈哈一笑，道：「原來那斷一劍刺在弟子的護心鏡上。」

「護心鏡？你從那裏弄來護心鏡？」

「是鐵大俠送給弟子的。」

郝世傑這才鬆了口氣，那四個黑衣人也漸漸落在下風。

但就在這時候，那轎子突然射出了一條灰色的人影，只見一個灰袍老人，面罩殺氣，雙掌齊飛直襲郝世傑。

這老人出手如電，「砰」的一聲，郝

世傑只覺得對方掌力有如洪濤突發，竟然是生平所遇最厲害的掌力。

他以左掌相迎，最少貫注了九成以上的內家眞力，但也禁受不起灰袍老人這一擊，連隨踉踉蹌蹌倒退幾步，身形搖幌個不停，但總算還沒有倒了下去。

「金面祖師？」郝世傑不禁叫道。

灰袍老人冷冷道：「老朽正是軒轅震，你當我已老得連走也走不動了？」

焦四四「呸」一聲，喝道：「管你是金面還是銀面，吃俺一刀再說！」

他是個勇猛無匹的渾人，而且也不知道金面祖師軒轅震是何方神聖，只見他猛地大喝一聲，使盡吃奶之力，一刀自下反削而上，刀尖戳向軒轅震胸口期門穴上。

軒轅震一聲冷笑，兩指輕輕一挾，就把焦四四的刀鋒牢牢挾住。

焦四四正自一呆間，那沉重堅厚的鋼刀，跟着竟然應聲斷折。

若是換上別人，恐怕已給嚇得魂飛魄散，但焦四四却居然裂嘴一笑，道：「這是甚麽武功？你以爲俺的刀斷了一半就不能殺人嗎？」

說着，挺起半截斷刀，又再向軒轅震胸口上猛力戳過去。

這一刀威猛無倫，有如奔雷驟至，但軒轅震是何等樣人，豈會給他這一刀所傷，只見他左掌倏伸，已拍向焦四四左脇之下。

焦四四雖然刀勢沉猛，但在軒轅震這等絕世高手眼中看來，簡直形同兒戲而已，可以說，焦四四那半截斷刀，根本全然無法威脅得了他。

但軒轅震要傷他却是易如反掌之事。眼看這一掌立時就可以要了焦四四的性命，忽然焦四四的身子急向右轉，軒轅震這極兇猛的一掌，居然只是拍在焦四四胸前的護心鏡上。

這護心鏡也可說是一種稀世難求的寶物，正是刀槍不入，昔才焦四四中劍沒有死掉，也全是全憑着它。

但軒轅震的掌力，竟似比刀劍還更厲害，只聽得一聲異响，那面護心鏡已被震碎。

焦四四大怒，喝道：「老東西，你弄壞了俺的寶物，快賠！」

軒轅震却連看也不看他一眼，只是冷冷的瞧着鐵鳳師。

鐵鳳師來了。

剛才焦四四能夠身子急轉，及時以護心鏡擋住軒轅震的一掌，其實並非他自己應變得快，而是鐵鳳師突如其來，在他的後面輕輕拉了一把。

他這一拉，並沒有用怎麽大的力量，只是借力使力，把焦四四的身子向右推過去而已，但這一推却極有分寸，絕對不能有錯，否則軒轅震那一掌無論擊在焦四四身上任何地方，也是後果堪虞的。

焦四四死裏逃生，還懵然不覺，他只知道護心鏡已給震碎了，胸口也隱隱作痛起來。

其實他現在還有痛的感覺，已是上上大吉，若非鐵鳳師及時拉了他一把，現在他已中掌氣絕身亡，自然不會感到甚麽痛楚了。

焦四四不知死活，還要撲上前跟軒轅震拚命，但他才撲出半步，已給一隻手揪了回來。

焦四四回頭一瞧，這才看見了鐵鳳師原來已在自己身旁。

「鐵大俠，你來得正合時，這老妖怪把你送給俺的護心鏡毀了！」

「我已看見。」

「那好極了，你在這裏瞧着，俺把這老妖怪宰了，爲護心鏡報仇！」焦四四氣呼呼的說。

鐵鳳師却搖搖頭，道：「你不行！」

焦四四指着自己的鼻子，瞪着眼睛道：「你是說，俺打不過這老妖怪？」

鐵鳳師道：「是的。」

焦四四呆了一呆，道：「俺若不行，你呢？」

鐵鳳師道：「我也不行。」

焦四四道：「連你也打不過他嗎？」

鐵鳳師道：「在這裏，沒有任何一個可以贏得了這位老前輩。」

焦四四吃了一驚，瞧着郝世傑道：「師父，這是不是眞的？」

郝世傑點了點頭，沉聲道：「這是眞的。」

軒轅震冷冷一笑，顧盼自豪地說道：「你們總算自量，老朽稱霸武林之時，你們全都還未出世！」

他所說的「你們」，是連郝世傑也一併包括在內的。

郝世傑沒有反駁，因爲軒轅震最少比他年長二三十歲，這番說話也並非不對。

鐵鳳師微微一笑，抱拳道：「前輩是極具身份的武學宗師，未知何以竟會和朱萬王在一起？」

軒轅震冷冷一笑，道：「朱總舵主乃天下英雄之首，老朽助他一臂之力，誅滅江湖上的魑魅魍魎，又有甚麽不對了？」

鐵鳳師眉頭一皺，道：「前輩所說的魑魅魍魎，未知是何所指？」

軒轅震沉着臉道：「凡是與朱總舵主爲敵者，都該殺！該死！」

鐵鳳師睨目道：「朱萬王爲飽一己私心，不惜荼毒江湖，殘殺無數英雄豪傑，他比任何人都更該殺！該死！」

軒轅震喝道：「放肆！」

鐵鳳師冷冷道：「前輩本乃江湖上頂天立地之輩，何苦爲了朱萬王一人而自毁聲名，晚節不保？」

軒轅震鬚眉皆豎，道：「你是何人？竟敢在老朽面前大放厥詞？」

鐵鳳師道：「晚輩乃江南鐵鳳師。」

軒轅震道：「你可知道，憑你的武功，也許接不下老朽十招？」

鐵鳳師哂然一笑，道：「這只是『也許』而已，再說，就算晚輩死在前輩掌下，那也不妨，須知『公道』二字，往往是要流血流汗，才能討回得來的。」

軒轅震驀地大喝一聲：「小子，你也敢說向老朽討個公道，倒要看看你有多少斤兩！」

喝聲中身形急轉，一式「臥虎遊龍」，拳掌兼施，向鐵鳳師欺身襲至。

這一招武功原本平淡無奇，談不上有甚麽精巧奧妙之處，但在軒轅震手下施展起來，却是拳風貫耳，掌風霍霍，竟有奪魄驚魂，殺機從四方八面一齊湧來之勢。

鐵鳳師一聲不响，突然身形一幌，鳳凰神劍已奪鞘而出。

江湖中人，都知道鐵鳳師劍法辛辣，凌厲威猛無比，是以一般人都認爲，他的劍法可算是屬於「剛陽派」的。

但他現在使出的劍法，却是一反常態，招式絕不急猛，只是輕靈翔動，勁力陰柔而綿綿不絕。

軒轅震冷冷一笑，一式「盤龍繞步」閃開鐵鳳師十一劍，道：「瞧你神氣十足，怎麽練的劍法却是像姐兒舞劍一樣？」

鐵鳳師挽了一個劍花，道：「晚輩劍法平庸，此刻只是但求無過，能多守一刻便多守一刻，總比死在前輩掌下的好。」

軒轅震冷冷道：「你以爲用這種纏頭纏脚的招數就可以保住性命嗎？那眞是妙想天開！」

他一面說，掌下壓力又陡增了幾分。

霎時間，四方八面都是軒轅震的影子，只見掌風颯颯，忽虛忽實，變幻無窮，若是換上別人，恐怕早已把持不住，中招倒下。

但鐵鳳師這一手劍法也怪異之極，任憑軒轅震怎樣攻過來，他總有辦法把對方的殺着及時封住，或是輕巧地化解開去。

軒轅震乃武林中的泰山北斗，想不到打了一百招，還是未能把鐵鳳師擒下，不禁連臉都黑了。

其實，鐵鳳師的確打不過軒轅震，但他一上來便抱着「以守爲攻」、「邊戰邊走」的宗旨，一味只是堅守城池，儘量不讓對方有可乘之隙，果然使軒轅震屢攻不克，一張老臉漸漸有掛不住的感覺。

但鐵鳳師也已苦透了，他給這位金面祖師的掌風壓得透氣不過，論內力，軒轅震確是勝上一籌的。

只要再打下去，不出一百招，鐵鳳師還是會敗落下來。即使換上當今八大門派掌門的任何一人，情況也絕不會比鐵鳳師勝多少，甚至只會更加惡劣。

因爲他們未必能使出鐵鳳師那種「纏頭纏脚」的防守式劍法。

而郝世傑也看出鐵鳳師形勢漸漸惡劣，正要加入戰圈，却聽得一人沉聲道：「讓我來！」

那是司馬縱橫的聲音。

（二）

司馬縱橫的聲音冰冷如雪，掌中獵刀却是寒光四射。

獵刀一現，軒轅震的面色忽然變了。

他虛使兩招，退開三尺，鐵鳳師也沒有挺劍追上來。

軒轅震兩眼筆直地瞧着司馬縱橫，良久才說：「這就是獵刀？游疾舞親自鑄鍊的獵刀？」

司馬縱橫點點頭，道：「是的。」

軒轅震瞧着獵刀，眼睛裏閃爍着野獸般兇悍的光芒。

「這眞是一柄好刀，年青人，你一定就是司馬縱橫了？」

「正是。」

「小司馬，你聽着，無論是誰擁有這刀，都是一件極危險的事。」

「爲甚麽？」

「因爲它太令人着迷了，只要是學刀的人，都會很渴望能够擁有它。」

「前輩也用刀？」

「不錯，但那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軒轅震沉聲道：「在那時候，我並不叫金面祖師，而是給武林上的朋友，把我說成是一個『刀痴』。」

司馬縱橫道：「既痴情於刀，前輩的刀法想必是練得爐火純青了？」

軒轅震搖搖頭，道：「那時候我還年輕，雖然終日迷頭迷腦苦練刀法，但却沒有太大的成就，直到後來，我拜了一個江湖異人爲師，刀法才大有進步，可是，想找一柄稱心如意的刀，却比找個好老婆還難。」

司馬縱橫皺了皺眉，道：「高手以無形勝有形，一柄刀是否稱心如意，眞是那麽重要嗎？」

軒轅震面露奇怪之色，道：「你也是學刀的人，怎會認爲一柄好刀並不重要？難道你並不重視獵刀嗎？」

司馬縱橫道：「晚輩當然重視獵刀，但晚輩更重視獵刀前主人的情義。」

軒轅震沉吟了一會，才道：「直到游疾舞鑄成獵刀後，就是第一個想佔有此刀的人。」

司馬縱橫一楞，欲言又止。

軒轅震接道：「但老朽用盡方法，游疾舞總是不肯把刀給我，終於，我想殺了他奪刀。」說到這裏，他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良久才接着說道：「那時候，以我的武功，要殺游疾舞並不是難事，但當我找到游疾舞的時候，他却已受了重傷。」

這段武林秘史，衆人都從沒聽說過，不禁都聚精會神，側耳傾聽下去。

軒轅震又是嘆息一聲，道：「原來在老朽決定要殺人奪刀之前，已有兩個嗜刀如命的綠林強盜，登門向游疾舞索取獵刀，游疾舞自然不肯，三個人就動手打了起來，他們整整苦戰了五六個時辰，游疾舞才總算把這兩個厲害的強盜解決了，可是，他也已受了重傷，性命危在旦夕。

「那時候，老朽若要殺人奪刀，那眞是易如反掌之事，但老朽看見游疾舞渾身血汚，早已把獵刀之事忘得乾乾淨淨，幸而老朽身上總算有種救命靈丹，餵他吃了七八顆『續命固本丸』和『七星大還丹』後，他這條命總算是保住了。

「你們也許在懷疑，我這個老頭兒是不是在胡謅一番，幸好游疾舞長命百歲，到現在還精神健康得很，大家不妨去問他，就知是老朽沒有說謊。

「游族舞大難不死，對老朽的印象完全改觀，他要把獵刀送了給我，作爲報答，但老朽却又拒絕了，只是對他說：『我這次來到這裏，本來是要殺你奪取獵刀，但現在却又不同了，就算你跪在地上求我，我也不會把獵刀帶走，老游，你自己小心保重罷。』說完，老朽就走了，自此之後，我再也沒有用刀，江湖中人甚至已漸漸忘了我原來是個嗜刀如命的人。」

衆人聽到這裏，都覺得軒轅震的行爲有點古怪，但古怪之中却又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甚至再想深一層，還覺得他很有道理，很有大丈夫的氣概。

軒轅震瞧着那柄獵刀，又再瞧着司馬縱橫的臉龐，半晌又說：「年青人，這柄刀雖然很好，但你擁有它，對你自己來說

，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

司馬縱橫說：「晚輩知道。」

軒轅震道：「既知危險，就不該再保留着它。」

司馬縱橫道：「把它送給別人？讓別人有危險？」

軒轅震道：「你不想別人有危險，那很易辦，把刀毀掉，一了百了。」

司馬縱橫沉默半晌，忽然道：「晚輩已娶妻。」

軒轅震一呆，道：「你是怕把刀毀了，尊夫人把你怪責？」

司馬縱橫却道：「內子賦性賢淑，兼且姿色可人。」

軒轅震越聽越奇，道：「這和毀刀之事，又有甚麽關係？」

司馬縱橫微微一笑，才緩緩地說道：「獵刀是好刀，所以會爲主人帶來危險，內子是個美人兒，也可能會惹來狂蜂浪蝶，是否也該毀了，才是明哲保身之道？」

軒轅震這才明白司馬縱橫眞正意思。

鐵鳳師却巳大笑起來，鼓掌道：「說得精采，說得好極了，漂亮的妻子固然不能殺，獵刀也絕不可以毀，就算再危險的咱們也不會感到害怕，」

軒轅震吸了口氣，嘆道：「也罷，人各有志，老朽勉強不了你，年青人，這裏沒有你的事，快帶着獵刀，遠遠離開此地吧！」

鐵鳳師正待開口，司馬縱橫巳正氣凜然地說：「前輩，晚輩正是爲你老人家而來。」

軒轅震白眉一揚，勃然道：「你是要殺老朽？」

司馬縱橫道：「晚輩今天要毀滅的絕不會是獵刀，也並不是前輩的性命，而是要毀滅天毒門這股邪惡的勢力。」

軒轅震目光一閃，道：「天毒門是以毒攻毒，以惡制惡之師，你豈可把它說成是邪惡勢力？」

司馬縱橫搖搖頭，大不以爲然地說道：「朱萬王野心勃勃，在江湖上處處興風作浪，巳殘害不知幾許無辜性命，再繼續下去，只怕不出兩年，中原武林，最少有一半英雄豪傑，會被他害得珠沉玉碎，家破人亡！」

「胡說！」軒轅震用力地搖頭，道：「朱總舵主並不是那種大奸大惡之人，你休得含血噴人！」

鐵鳳師喟然嘆道：「前輩莫誤信朱萬王花言巧語，他是靠不住的！」

軒轅震怒道：「甚麽花言巧語靠不住，你當老朽是無知少女，會給別人哄騙得團團亂轉麽？」

鐵鳳師道：「前輩近年來，似乎甚少在江湖上走動。」

軒轅震冷冷道：「老朽在江湖上行動如何，爾等小輩又如何得知？」

鐵鳳師道：「但晚輩也知道，前輩雖然甚少在江湖上走動，却拉攏了不少高手，加盟在天毒門麾下。」

軒轅震道：「老朽只是略盡棉力，又有甚麽不對了？」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道：「前輩太不瞭解朱萬王了，他創立天毒門，絕非以毒攻毒，以惡制惡，而是要隻手遮天，把一切不服從他的武林人完全消滅。」

軒轅震道：「老朽不相信！」

焦四四忽然怪笑一聲，道：「你不相信咱們的說話，那可眞是糊塗頂透！」

軒轅震面色立卽一變，喝道：「小子找死！」

說着，左手「霍」聲伸出，閃電般就向焦四四的琵琶骨抓去。

驀地寒光一閃，司馬縱橫的獵刀巳把焦四四半邊身子遮住，軒轅震狂笑道：「小子，你若以爲有這柄獵刀就可以欺負我這個老人，那是妙想天開！」

司馬縱橫攔在焦四四面前，道：「晚輩從未恃刀凌人，更不敢在前輩跟前班門弄斧，但前輩旣然一意孤行，晚輩唯有得罪了，」

軒轅震嘿嘿一笑，道：「看在游疾舞面上，老朽不與你計較，但你再糾纏不清，老朽可不再客氣！」

司馬縱橫道：「前輩手下留情，晚輩本是感激不盡，只是朱萬王實乃中原武林一大禍胎，晚輩等無法不與之週旋到底，倘若前輩能置於事外，不再爲虎作倀…」

「住口！」軒轅震氣得渾身顫抖怒道：「說來說去你還是把老朽說成是個黑白不分，是非不辨的老糊塗，太可惡了！」

「你本來就是個老糊塗！」突聽一人怪笑着說。

軒轅震又是眼色一變，轉睛一看，這人原來是魯伐耳。

只見魯伐耳手執雙刀，瞪着軒轅震怪笑道：「老糊塗，本王知道你刀法了得，正要領敎領敎！」

軒轅震冷笑道：「枉你自稱爲王，原來却是個卑鄙小人！」

魯伐耳道：「甚麽卑鄙小人？本王可不懂。」

軒轅震道：「你既答允加盟天毒門，何故出爾反爾，如今更竟然倒戈相向？」

魯伐耳又是一聲怪笑，道：「說你越老越糊塗，那眞是一點也沒有錯，本王遠在苗疆，本來過着神仙般快活的日子，怎會巴巴的趕到這裏，跟朱萬王玩這種天下大亂的把戲？」

軒轅震冷笑道：「難道是有人把你從老窩裏拉出來？」

魯伐耳道：「這可說對了，朱萬王才是天下間最卑鄙無恥的小人，他擄去了本王心愛的女兒，藉此作爲要脅，要本王爲他賣命，嘿嘿，這種人，也只有你這等老糊塗，才會處處維護着他！」

軒轅震怒道：「胡說！朱萬王不是這種人！朱萬王絕不會是這種人！」

魯伐耳冷笑道：「此事人人皆知，就只有你這個老糊塗，竟然把朱萬王當作是正人君子！」

軒轅震嘿嘿一笑，道：「老朽知道你是苗疆第一高手，用毒本領尤爲一絕！」

魯伐耳冷冷道：「本王巳要與你一決雌雄，這裏有兩柄刀，你若不怕刀上有毒，就隨便挑一柄跟本王決戰好了。」

他顯然是用說話來擠兌軒轅震，說不定刀柄上眞的巳塗上了極厲害的毒藥。

但軒轅震却毫不猶疑，立刻就說：「老朽本巳不再用刀，但今天就權且破戒一次，你把左手那柄刀拋過來罷！」

魯伐耳也是毫不猶疑，馬上就把左手那柄刀拋了過去。

軒轅震接過了刀，看了一會，道：「這刀雖然比不上獵刀，但也可算是難得的傑作。」

魯伐耳冷冷一笑道：「這也是好刀，最好都把它毀了，免生危險。」

軒轅震面色一沉，驀地長嘯一聲，刀尖幌動，巳然疾攻出去。

他這一刀攻出，勢捷力沉，只見刀光如環，勁風激盪，有如匹練般橫捲過去。

魯伐耳呵呵一笑，怪聲說道：「來得好！」

只見他身如旋螺一般，脚步一個滑轉，錯開軒轅震的刀尖，貼着刀鋒，斜斜倒迎逆上，接着居然後發先至，反而以「黏」字訣的刀勢，纏住了軒轅震。

這一下子身法極神奇，招式也清脆俐落，衆人不禁瞧的怔住了。

若是一般武林高手，給魯伐耳這種奇招反擊，必然巳手忙脚亂，甚至立刻喪生在其刀下，也是絕不爲奇。

但軒轅震乃當世數一數二的高手，應變極快，魯伐耳這一招固然神妙無比，但他却身形急變，一連打了十幾個盤旋，簡直連旁人都看得頭昏眼花。

十幾個盤旋轉過後，形勢巳變。

只見軒轅震的刀招越迫越緊，剛才魯伐耳那後發先至搶得的優勢，巳消失得無影無踪。

再過十幾招，只聽得「刷」一聲响，魯伐耳左腿上巳中了一刀。

魯伐耳倏地發出了一聲慘笑，道：「好刀法！本王果然要死在自己的刀下，我先走啦，十二個時辰後，咱們在黃泉下見面！」

軒轅震面色鐵青，忽然倒退丈二，嗆咳了兩聲才說：「原來刀上眞的有毒！」

魯伐耳更是面如死灰之色，但臉上的神態却居然還很愉快，道：「本王是苗疆第一毒，倘若刀上會無毒，那可是天下奇聞了。」

軒轅震也慘笑一聲，道：「好厲害的毒藥，連老朽也抗拒不住！」

魯伐耳道：「天下間可以毒得死你這個老妖怪，老糊塗的毒物，大概還沒有十種，但我在刀柄上的毒藥，却一定是其中一種。」

軒轅震又重重的咳嗽幾聲，才道：「刀柄有毒，刀鋒也有毒，你眞是好毒！」

魯伐耳道：「我手裏的兩柄刀，左手一柄有毒，右手一柄也有毒，隨便你挑那一柄，後果都是一樣！」

軒轅震忽然長嘆一聲，擲刀在地。

「你够毒，老朽死得心服口服！」

「本王比你年輕三四十歲，但也甘心陪你一起共赴黃泉，老糊塗，你是死而無憾了！」

「十二個時辰，哈哈，老朽只能活十二個時辰啦！」軒轅震忽然大笑了起來，笑聲瘋狂，令人有毛骨悚然之感。

魯伐耳巳不能站着，只能坐下來。

只見他的左腿，巳比平時腫脹了差不多一倍，嘴角也沁出了瘀藍的血液來。

焦四四忽然道：「毒藥是你自己塗上去的，爲甚麽不服解藥？」

魯伐耳微微一笑，道：「這是用三十八種毒物泡製而成的奇毒，天下間根本無藥可解，而且也絕無任何人的內力，可以把這種劇毒從體內迫出來。」

焦四四吃了一驚：「眞那麽厲害？」

魯伐耳道：「要對付這個老糊塗，就必須要用天下間最厲害的手段！」

說到這裏，他的面色又變了，變得像是金紙一樣。

焦四四忽然暴跳起來，衝到軒轅震面前大聲罵道：「你是天下間最糊塗的老混蛋，是你害死了苗王，是你這個狗屁不通的老灰孫子把天下間的好人一個一個害死，你究竟還算不算是個人？竟然會認爲朱萬王是個他媽的正人君子？你瞧，連苗王也要跟你拚個同歸於盡，那是爲甚麽？爲了他自己嗎？不，他是看不過眼，所以才用這種笨法子來對付你，金面祖師啊金面祖師，俺越瞧你就越不順眼，你若不是巳經中了毒，俺馬上就要把你活活揑死，以免你這種又糊塗又混帳的老東西留在世間，把平靜的江湖，弄得烏烟瘴氣，一塌糊塗！」

焦四四在武林中只是第三四流的脚色，而且平時還是個不折不扣的渾人，但這時候氣在心頭，把心中一股不平的鬱氣全都用罵人的方式吐了出來，竟然把軒轅震這位武林上頂尖兒的絕世高手，罵得連頭也抬不起來。

本來，武林中人極注重輩份高低這種事，但這時候焦四四痛罵軒轅震，却連郝世傑也沒有加以阻止。

只見軒轅震的面上，流露出了極難過的神情來，看他這副樣子，簡直好像是快要哭出來了。

他的右手，也巳漸漸腫起。

又腫又黑！

魯伐耳的聲音忽然又响了起來，道：「老糊塗，十二個時辰後，咱們再在閻王跟前，拚個你死我活！」

這巳是他強行提聚最後一句眞氣的說話。

他居然沒有提及珠珠，只是在臨死之前，用一種充滿誠懇，充滿感激的目光，凝視着鐵鳳師。

鐵鳳師明白。

他說：「你不必担心珠珠，我們一定會好好照顧她的。」

魯伐耳笑了，含笑而逝。

司馬縱橫看着他巳僵硬的笑容，忽然長長的吐了口氣。

老實說，在不久之前，魯伐耳在他們的心目中，還是個可怕的魔王。

然而，魔王也有兒女親情，魔王也有他正義的一面。

魯伐耳死了。

雖然他用毒藥謀算軒轅震，這種手段實在有欠光明磊落，但若非如此，恐怕羣雄全都拚掉性命，也不一定能把軒轅震收拾下來。

魯伐耳也許曾經幹過不少傷天害理的事，但這一次，他却帮了羣雄一個大忙。

魯伐耳之死，可說是重於泰山。

軒轅震忽然仰面長嘆，道：「魯伐耳，你沒有白死，但我這個老糊塗却是白活了。」

焦四四瞪目道：「你現在總算肯承認自己是個老糊塗了？」

軒轅震瞧着焦四四，並沒有生氣，反而強顏一笑，道：「你罵得很對，朱萬王是個怎樣的人，老朽其實也是略知一二的，但他曾救過我這條老命，所以一直以來，我都在自己欺騙自己，硬說朱萬王並不是個壞人，唉，這眞是混帳，自欺欺人，可笑復可憐，更復可惡之又可惡。」

焦四四看着他，半晌才道：「這眞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了。」

軒轅震又嘆了口氣，道：「大丈夫講究的是恩怨分明，朱萬王曾救老朽一命，老朽現在可不能恩將仇報，把他殺了！」

突聽一人長長嘆息，道：「甚麼恩將仇報？眞是一塌糊塗之至！」

軒轅震陡地一陣顫抖：「是……是游兄嗎？」

語聲甫落，一條青色的影子，自一株大樹後飄了出來。

那是一個青衣老者，他身材不算高大，一襲青布夾袍，穿在身上就像是一盞搖擺不定的燈籠罩。

他也很老了，看來已和金面祖師軒轅震不相上下。

司馬縱橫大吃一驚，忙上前執禮道：「游老前輩……」

這老者，正是親自鑄造獵刀的老刀匠游疾舞。

游疾舞瞧了司馬縱橫半天，才道：「齊拜刀把獵刀交托在你手裏，是明智之舉，他有眼光，你也沒有讓人失望。」

司馬縱橫道：「前輩誇獎了。」

軒轅震却走了過來，問游疾舞：「游老兄，你剛才的說話，是甚麼意思？」

游疾舞冷冷一笑，道：「十年前，你害了一場大病，有兩個仇家來找你晦氣，結果朱萬王從天而降救了你這條老命，是也不是？」

軒轅震點點頭，道：「正是如此。」

游疾舞冷冷一笑，道：「那兩人可是『祁連二老』？」

軒轅震心頭一震，點點頭道：「你怎會知道得這樣清楚？」

游疾舞又再冷笑，道：「老夫知道的事還多着啦，當年你可曾想到，『祁連二老』爲甚麼會找你算帳？」

軒轅震道：「我曾經在洛陽城內，殺了他們的一個弟子，所以……」

游疾舞皺皺眉道：「就是憑着這一點，你就認爲『祁連二老』要找你報仇。」

軒轅震呆了一呆，道：「難道這還不算是深仇大恨嗎？」

游疾舞嘿嘿一笑，道：「門下弟子被人殺掉，在一般人來說，也許會恨之切骨，但『祁連二老』收羅弟子，完全是爲了銀子，這兩個老匹夫的徒兒，全是紈袴子弟，他們能拜二老爲師，只是金銀作祟，而二老對門下弟子，從來也沒有甚麼師徒之情，說句不中聽的說話，『祁連二老』是見錢開眼，六親不認的，又怎會爲了弟子被殺，而甘冒危險去找你算帳？」

軒轅震聽得楞住了。

「游兄，你這樣說，莫非是懷疑朱總舵主暗中指使二老來找老朽報復？」

「不是懷疑，而是肯定！」游疾舞沉聲道：「老夫有證據！」

「拿來給我瞧！」

游疾舞拿出了一封信箋，交給軒轅震：「這是『祁連二老』臨找你前預先寫下的一封信，他們把這封信交給了一個最可靠的老朋友，那是『黃山一劍』柳天環，二老死後，柳天環才拆閱此信，方才知道，他們是爲了十萬兩銀子的誘惑，才去找你『報仇』，而指使他們幹此事的，就是朱萬王，信上說，他們已接收了五萬兩，但還有五萬兩尚未到手，倘若他們跟你拚個同歸於盡，而朱萬王又不把餘下來的五萬兩銀子送給他們的遺孀，那麽就請柳天環去找武林盟主揭發此事！」

軒轅震接過這封信，面色難看極了。

只聽得游疾舞又緩緩地接道：「但柳天環忌憚朱萬王，雖然朱萬王最後並未履行諾言，把其餘五萬兩銀子送到二老遺孀手上，柳天環仍然不敢把這封信公開，直到兩個月前，他派人找我，說有很重要的事情，無論如何一定要我到黃山一行。

「結果，我到黃山找到了他，原來他練功走火入魔，性命已危在旦夕，總算我早到一步，還能見到他最後一面。

「原來柳天環知道我跟你有過一段淵源，所以把這封信親手交給我，並且要我告訴你，朱萬王並不是你的甚麼救命恩人，是他叫『祁連二老』趁你大病初癒，把你逼得險象環生，而他却『及時出現』，把你的『仇家』雙雙解決，好讓你這一輩子都感激他，甘心被他所利用！」

游疾舞說到最後兩句，字字鏗鏘有聲，軒轅震却險些連站也站不穩了。

「游兄……我上當了！」軒轅震的身子不斷發抖。

「你是上當了，『祁連二老』也同樣上當了，他們在十年前已死在朱萬王手下，而你却一直在想盡辦法報答朱萬王！」游疾舞說。

軒轅震慘笑着，忽然「哇」的一聲，咯出了一口鮮血來。

游疾舞嘆了口氣道：「朱萬王城府深沉，受他利用，被他迫害的人不知凡幾，你給他氣得吐血，那是無可奈何之事。」

軒轅震狂笑着，忽然展開身形，瞬即遠離衆人十餘丈開外。

游疾舞瞧着他的背影，嘆道：「他現在才去找朱萬王拚命，是不是太吃虧了一點？」

（三）

又下雨了，雨點打濕了司馬縱橫的衣衫，但他却只是木然地站在甘家門外，瞧着一個蹣跚而來的老人。

這人眞的很老了，不但老，而且還受了重傷。

他身上最少有十幾道血槽，一隻左手甚至已斷了半截，似是搖搖欲墜。

但他還能走動。

甘家門外也並不是只有司馬縱橫一個人，還有甘老太爺、鐵鳳師、游疾舞、焦四四、高六六、舒鐵戈兄妹、魚吃蝦……

他們都用沉痛的眼光，瞧着這個已垂死的老人。

他是威震江湖已六七十年的金面祖師軒轅震。

（以下轉入第一〇六頁）

奇招絕技

老教頭絕技傍身

麥海雲

中國功夫雖分做南北兩派，但係有一部份特別出色的招式，却係南北兩派都具有的，「鐵門閂」就係其中的一種。所謂鐵門閂，暗指這種功夫能够令到對方的手臂折斷，有如把鐵門關起來，無所逃避。

假如對方右手以直拳的姿勢向你當胸打來，你的左右兩手一齊出擊，右手拍到左邊去，左手拍向右邊把他的一拳夾在當中，由於你一齊發力，他的手係直拳，無法屈曲，如果你的氣力沉重，他支持不來，手踭就會脫臼，等於折斷，便要認輸。

如果眞正搏鬥，折斷了一隻手臂，當然慘敗，故此，識打功夫的人，多數不肯將一拳打到盡，免得遭了對方的辣手，不過，鐵門閂這種功夫，並非一朝一夕能够施展出來，先要自己的一雙手強大有勁，而且能够看得準動作快，剛剛把對方的右臂夾在當中，才發生作用，否則，虛有其表，那就等於白費氣力。

舊日周泰係廣東十虎之一，他的一招鐵門閂，折斷對方手臂，施展過許多次，享了盛名，凡係在他門下學習武藝的徒弟都懂得這一招，其中有個徒弟係叫做周乃榮的，此人非常奸狡，他覺得打出去的直拳如果橋手够硬，苦練多時，對方無法折斷，自己乘機用左手出擊，包管一招打贏，憑着這種想法他就苦練橋手，特別係將一隻手伸直之後，左右兩邊分別施展壓力，務求手踭的一部份堅實如鐵，練好這一招之後當衆向周泰挑戰，說：「師傅，你年紀老了，這一間武館應該由我教授拳脚，如果你不服氣，不妨跟我較量高下。」

周泰怒道：「好，就讓我教訓你幾招吧，不過，你打輸了，立刻滾蛋，不要認做周泰的徒弟，反過來說，你把我打輸，我就飄然而去，這間武館交給你主持。」

周乃榮認爲自己必操勝券，聽了喜形於色，頻說：「師傅眞是大量！」

周泰不管他說些甚麼，講好了交手，便即落場擺好架式，等候對方撲攻。

周乃榮所料不差，打了幾個回合，他的右拳當胸打出，周泰果然接招，用鐵門閂這一招應戰，左右兩手夾住他的右臂，使勁一拍，殊不料對方的右手堅如鐵石，無法折斷，就在那時，周乃榮的左拳向他右邊胸腹之間出擊，各人看了都感到不妙，認爲周泰必輸，沒有人發覺到周泰如何應戰，只是看見周乃榮的左拳剛剛打出，還沒有接觸周泰的身體，便即倒下，臉色泛白，周泰把他扶起來說：「乃榮，你還要好好的學習，然後有希望把我擊倒。」

周乃榮滿臉羞慚，抱頭鼠竄而去，事後徒弟圍着周泰問個明白，然後知道周泰的鐵門閂施展之際，另有一招，假如他覺得對方的手臂太硬，立刻起脚，由於周泰苦練多時，能够上邊一雙手發力之後，整個身體企穩，下邊踢起一條腿，上邊仍然保持原有的姿勢，絲毫沒有改變，故此對方看不出來。這一脚並非由下邊去撥對方的小腿，而係暗縮高左脚，向前撐出，那一脚撐中對方的右邊肋骨，對方剛剛發左拳，更加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故此打輸。

周泰說：「從這場交手你們可看得出來，功夫的高低深淺確有分別，如果我撐出去的一脚較他打出來的左拳慢了一綫，我無法撐中他，先已中拳倒地，打輸的當然是我了。」經此一戰，所有徒弟不敢再有任何妄想，希望奪取周泰的武林地位，因爲他們懷疑周泰除了這一招還有其他絕招沒有教授出來，故此不敢輕舉妄動。

另外一個教頭叫做「周望」，他全盛時期，周泰還沒有出世，可以說是周家的老前輩，他在廣東附近各鄉教授武藝，後來在一個相當繁盛的鄉間停步，一住十年，他把渾身武藝傳授給該鄉村的子弟，到了五十五歲，慨然說：「我的功夫全部教給你們，留着沒用，等於老廢物，我想退休，希望你們的鄉紳父老允准。」

姓林的鄉紳父老除了允准之外，還擺酒餞行，另外贈他一些銀両，他拒而不受，只是挽着藍布袋，另外一把銅骨的雨傘，就此離去，那時夜色漸深，他喝了點酒，有些醉意，各人把他送到村口，便即沿着原路走回去，單係有一名三十二歲的徒弟，化名叫做林大蛇，一向練精學懶，不過，功夫却特別出色，他暗中跟隨周望，到了荒山的前面，突然在背後高聲呼喊，說：「周師傅，你說過已經把渾身武藝教授給我們，這句話有些不對，看來你仍然有其他絕技沒有教授，我想以大徒弟的身份走來送行，兼且向你提出一個請求，希望你把沒有教完的功夫傳授給我。」

周望暗呼不妙，仍勉強發笑：「賢徒，我半句沒有說謊，眞的把全部武藝教給你們，兼且我年紀已老，就算有甚麼絕招，也無法施展出來，希望你饒恕一命！」

他已經說得這樣下氣，對方仍不滿足，突然臉色一變，抽出雙刀來，說：「周師傅，你的確有些絕招傍身，我暗中覺察得到，今日你如果不允教授，我就雙刀齊出，請你恕我無禮。」說完這句話，他就地一滾，滾到眼前來，跟着雙刀斬下。

他做夢也料不到，周望早有準備，那個藍布袋裏面包裹着的並非全是衣裳，還有一盆沙，至於包紥的繩結，非常鬆動，對方既然發動攻勢，周望不再客氣，把藍布袋解開，跟着向前推送，由於那盆沙迎面潑來，夜間月色並非澄朗，林大蛇看不清楚，突然覺察有些東西封住一雙眼，非常痛楚，不覺窒了一窒，儘管如此，他的雙刀仍然向對方砍劈，但已失效，因爲他的視覺模糊，看不清楚周望所站的位置，只是糊亂砍劈而已，至於周望，却剛剛相反，他把鋼骨遮打開，轉動如輪，擋住雙刀，跟着突然把它收斂，變成一條長劍的模樣，向前刺出，原來他的鋼骨遮頂端暗藏尖刀，這一刀就將林大蛇刺傷，倒地亂滾，口鼻出血，眼見無法再活下去，周望然後把藍布袋包紥起來，仍然用鋼骨遮挑着那個布袋，斯斯然的走開。

這兩場龍虎鬥，證明了身爲一個老教頭確實需要一些絕技傍身。（完）

雪女情仇

翟天星傳奇故事

南宮宇·文
可飛·圖

天理循環 報應不爽

死約

八月的黃山，已是秋意盎然，尤其是這禿崖，早已瀰漫着一股肅然的味道。

禿崖地如其名，一片百丈見方的崖頂，寸草不生，黑色的岩石，被風侵雨蝕，平滑如鏡。

這的確是一個決鬥絕佳的地點。

巳時剛過，一條雪白的身影便從崖畔飄起，看不清這人用的是什麼身法，有若仙鶴穿雲，轉眼已到了崖上。

卻原來這禿崖之上，早已站着一位清癯老者，身披淡藍長袍，在萬里無雲的晴空下，藍天與藍袍，飄逸清奇。

白衣人也是一位老者，白衣如雪，站在黑色岩石之上，有如擁雪，一股神聖不可侵犯的氣概。

藍衣人一拱手，嘆道：「十年生死兩茫茫！」

白衣人也拱手為禮，也接道：「你我果是塵滿面，鬢如霜。」

兩人都引用蘇東坡的著名長短句，就像兩位久別重逢的騷人墨客，此情此景，有點格格不入！

藍衣人仔細打量着白衣人，半晌才道：「白兄果是守信之人，十年死約，劍已無瑕！」

白衣人接口道：「風兄亦是一言九鼎，十年死約，刀仍無忌！」

兩人相視大笑，劃破了禿崖的寂靜。

這兩位老者，都是當世高人。

白衣人外號「劍無瑕」白完璧，一生愛劍，早年練成了自創的無瑕劍法，據江湖人說，沒有人可以接他三招，可是，這種傳言，卻沒有人證實，因為有資格與他過招的人，都已成為他的劍祭！

藍衣人外號「刀無忌」風嵐，視刀如命，隨身的一柄金刀，在陽光之下，使人眩目，他也自創了一套刀法，繁複廣博，據說是集天下刀法之大成！

四十年前，兩人同拜「刀劍雙絕」天一道長門下，天一道人與翟天星的方外摯友無思僧是同輩高人，一僧一道，常常研刀論劍，可惜天一道人早歸道山，據無思僧道，天一老道外號「刀劍雙絕」，名不虛傳，他的刀劍造詣，已臻絕境，可惜天妒奇才，否則他的刀劍絕學，定會在江湖武學，放一異彩！

翟天星一向明白無思僧並不輕易讚人，但他卻對這位天一道人，推崇備至，因此他也十分嚮往這位武學高人，可惜無緣一見。

天一道人只收了兩個徒弟，便是白完璧與風嵐，本來他希望二徒能繼承衣缽，可是，這兩徒弟，個性奇異，白完璧事事追求完美，一絲不苟；而風嵐卻是生性隨和，順天應命！

在武學方面，兩人也是不同。

白完璧愛劍，風嵐愛刀，天一道人知道，這兩個徒弟都不能發揚他的刀劍共冶一爐的絕學理想，因此，把劍術盡傳白完璧，刀術也盡傳風嵐，兩人勤奮力學，未出師門，已是大有成就！

天一道人去世之後，白完璧與風嵐，常常因刀劍孰佳而發生齟齬，兩人有緣成為天一道人門下，卻無緣長聚，無思僧視兩人為親侄，常加勸諫，風嵐倒也十分隨和，可是，白完璧卻口服而心不服，在言語之間，有意無意，貶刀揚劍，使風嵐非常難堪！雖知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何況兩人都是年少氣盛，長此以往，定有不快之事發生。

無思僧知道這兩人都是武學奇材，將來在武學之上，定有一番成就，於是提議二人，各自獨處，發揚刀劍之學，造福武林，豈不為佳？

風嵐自然首肯，白完璧也同意，無思僧的原意，是讓他們各自發展，在江湖之上，各展所長，看將來兩人之成就，便可分辨出刀絕還是劍絕！

可是，白完璧卻誤會無思僧的意思，以為他要二人苦練之後，決一死戰！

當他拜別無思僧與師弟風嵐時，竟然衝口而出道：「十年今日，禿崖死約！」

無思僧聽了此言，心中錯愕。

風嵐隨口應道：「禿崖死約，不見不散！」

無思僧到此，才知鑄成了大錯，可惜白完璧已飄身遠離，無從解釋，而事實上，以白完璧的性格，解釋也是無用，訓誨風嵐之外，也讓他去！這個誤會，便是禿崖上兩人死約的因由。

往後的十年，白完璧與風嵐果然各有成就，因為兩人性格不同，成就也因人而異。

白完璧一心追求勝利，隱居四川劍閣，自創一套無瑕劍法，日夕練劍，以童子功配合無瑕劍，劍法已臻絕境。三年之前，突現江湖，挑戰十大劍手，這些劍手之中，有正有邪，卻無一倖免，於是，「劍無瑕」白完璧名震江湖，無論是黑白兩道中人，聞名而喪膽！

風嵐對這個死約，也是耿耿於懷，但他生性隨和，一面練刀，創了一套「無忌刀法」之外，廣收門徒，發揚刀學，而且娶妻生子，倒也十分逍遙！假若江湖中有事，他也挺身而出，排難解紛，得到江湖人敬重！

無思僧後來居於絕崖，不問世事，卻也知道二人在江湖之事，也曾對翟天星提及此事，翟天星好言安慰一番，料想二人未必會為此而意氣用事。

而今，在禿崖之上，二人已經應約而至。

「劍無瑕」白完璧飄身上前，說道：「師弟，今日之後，劍絕刀絕，便可分曉了！」

「刀無忌」風嵐微微一笑，道：「師兄，這又何必？往日之言，請勿介懷！」

白完璧臉上似罩嚴霜，道：「介懷？我十年苦練，便是為了今日！」

風嵐立時臉上變色：「師兄，我以為大家久別重逢，暢聚一番，何必再為年少意氣之事當真？」

白完璧置若罔聞，道：「亮刀吧！」

風嵐眉心緊鎖，移步向前。

白完璧已拔出了「無瑕劍」，突然「咦」的一聲，注視着風嵐，半晌才道：「風兄，你似乎有什麼不對！」

風嵐道：「也不是什麼——為弟已有一子，日前偶染風寒……」

白完璧道：「憂能傷人！你的刀法雖日無忌，但依我看來，仍有禁忌，你今日既有憂傷，可以擇日再決一死戰，否則，我勝了你，仍不能劍絕江湖！」

風嵐聽了此言，已知道這位師兄，一定要分辨出刀絕還是劍絕，才會甘心，自己雖有掛慮，拖延下去，江湖向來是是非之地，不但無法解開這死結，反而會纏着另一番閒言！

風嵐道：「既然師兄一再言戰，我亦無需擇日！」

白完璧道：「我身心無掛慮，已勝了你一籌！既然你願意，亮刀吧！」

風嵐已把金刀迎風抽出。

那時已近午牌時份，金刀映日，耀眼生輝。

白完璧歎道：「好一柄無忌金刀！」

風嵐道：「師兄，金刀反映日色，對你似乎不大便宜——待日至正中……」

白完璧接口道：「不，我本已勝你一籌，而今有刀光刺我目，總算各不佔便宜了！」

忽然，一陣狂風翻起，黑雲驟聚。

八月本是秋高氣爽之日，為何竟會風雲變色？

難道這一戰果是驚天地，泣鬼神？

刀絕還是劍絕？

飛鴿

一雙雪白的飛鴿，在萬里無雲的天空下，如箭在弦，直飛「天星小築」。

翟天星正臥在樹蔭之下，翻閱「山海經」，綠蔭樹下，足不出戶，却可以遨遊萬里，正响往山川奇勝，詭聞異物，忽地，「啪」的一聲。

翟安正整理剛剛茁壯的菊圃，兩點雪白的東西，已墮下菊苗之上，他不禁怒吼一聲，自言自語道：「是什麽鬼東西？」

翟天星回過頭來，可是，翟安却恰巧擋着他的視綫，只能看見兩點白影。

翟安「咦」的一聲：「是雙白鴿！」

翟天星道：「讓我看看！」

翟安小心把那雙鴿子捧出，恐怕傷害其他菊苗，一邊道：「牠們受了箭傷！」

翟天星一看，果然是一雙白鴿，其中一只，左翼似乎曾經中箭，仍在汩汩流血，雪白的羽毛，已染成了紅色，另一只却在咕咕而鳴。

翟天星道：「這並不是普通的鴿！」

翟安把鴿子平放在地上，道：「是雪鴿！」

翟天星笑道：「你見識倒不少 這雪鴿又名戰鴿，在戰爭之時，携帶密令——什麽人會送來雪鴿？」

那只完好的雪鴿，仍在咕咕不停，似乎爲伴侶受傷而哀鳴，精靈的雙眸，流露出驚慌的目光。

翟天星走近一看：「無思僧！」

他急忙打開那受傷雪鴿脚下所纏的竹筒，只見無思僧龍飛鳳舞的幾十個小字：

「天星兄：立赴禿崖，挽救雙絕：十年之約，便在旦夕，兩虎相爭，叫我如何見天一？

無思字」

翟安也把雪鴿另一脚下所纏的竹筒解開，内裏也有一紙條，却是一幅簡圖，指往禿崖之路。

翟天星忙道：「安伯，你還是設法照顧這傷鴿！」

翟安道：「這一隻也有兩個竹筒！」

翟天星道：「不用解了，裏面也是藏着一模一樣的紙條！」

翟安道：「我不信，既然一模一樣，何必要用兩隻鴿子同時護送！」

翟天星道：「這種戰鴿，極愛惜伴侶，放鴿之人，爲了促其力飛之心，雌雄同放，可以早達目的地，而且就算其中一隻受傷，另一隻也可以到達——不要再囉嗦了，快備馬匹！」

翟安仍是不信，解下那兩個竹筒，內裏果然是同樣的兩張紙條！

依着無思僧簡圖所指，翟天星馬不停蹄，直向黃山，時維八月，江南仍然十分酷熱，翟天星知道無思僧既然用雪鴿傳書，定然十分迫切，但黃山路遙，也不是一兩日之內可到，過了長江，逕入金陵。

金陵是繁華之地，他打算過了一宵，再作南下，也許可以在金陵內，聽到一些有關雙絕之事！

最佳去處莫如龍虎居。龍虎居雖不是第一流飯店，但酒香餚美，招呼妥當，市井商賈，江湖行旅，都愛在居内流連。

翟天星到達龍虎居之時，已是華燈初上，居內已有人滿之患，幾經辛苦，才可找得座位，却並不是單獨而坐，座上早有一公子模樣之人，面露哀愁，單飲獨酌。

翟天星微笑坐下，那年青公子也淡然一笑。

酒菜未至，翟天星環顧四周，只見諸色人等俱備，有據案大嚼，有猜枚灌酒，有喁喁細語……

當中一桌，看來是江湖中人。

其中一個大塊頭，舉杯朗聲道：「李兄，看你是輸定了，何必再逞強？」

姓李的是個中年人，桌上放着一柄長劍，也舉起杯來，應道：「這不是逞強，而是據理論事，劍乃兵器之神……」

大塊頭未待他說完，插口道：「若說劍乃兵器之神，刀豈不是兵器中之仙之聖？」他邊說邊看着身畔的一柄大刀，有意無意地碰着。

姓李的說：「張兄太過誇言，你看江湖成名俠士，那個不是用劍？」

張姓的大塊頭索性把刀擱在桌上，道：「古今以來，那個將軍不用大刀，有道是大刀一揮，所向……」他似乎肚內墨水有限，無法說完。

姓李的見他詞窮意絕，便用言語諷刺，大塊頭更是着急，滿臉通紅！可是得勢不饒人，又一番風言風語，氣得大塊頭暴跳如雷，有拔刀猛撲之勢！

本來，翟天星也不在意，這些口舌之爭，逞強鬥勇之事，在茶樓酒館，無日無之，但說到刀劍弩張，却是有點過份。

面對翟天星的青年公子，却對二人之爭極有興趣，頻頻回首看着那二人爭吵。

那時，兩人已站了起來，有些怕事的人，已紛紛走避，看來一場刀劍之爭，快要開始。

忽然，一個身穿員外服飾，滿臉笑意的生意人，排衆而出，柔聲道：「兩位可是爲禿崖之約而爭？」

兩人同時回首，看看這位腦滿腸肥的生意人。張大塊頭正是無處洩憤，見這員外，竟負氣地道：「你也說是刀絕？」

生意人拱手道：「二位息怒，究竟是刀絕還是劍絕，自有分曉，咱們又何必作意氣之爭？這次黃山禿崖之約，早已震動天下，可惜的是，禿崖遠在黃山，無路可上，我輩凡人，未能一睹當世高人刀劍之爭，實是憾事！」

龍虎居內，本是熱鬧無比，而今却被這生意人的說話吸引，凝神傾聽。

翟天星也不例外，想不到一來龍虎居，便聽到這禿崖之約的爭論，對面那青年，更是聚精凝神，看來他臉容更爲悲戚，似有切膚之痛！

那生意人續道：「各位，這禿崖之約，是當今刀劍兩大高手——『劍無瑕』白完璧與『刀無忌』風嵐二人刀劍之爭，絕世高手，自然是各有一番本領，刀絕還是劍絕？劍絕還是刀絕？」

居內立時有了反應，紛紛低語。

半晌，有人喊道：「當然是刀絕！」

接着又有人喊道：「當然是劍絕！」

於是，刀絕劍絕之聲，不絕於耳。

生意人作了一個手勢，但聲音仍未平定下來。

翟天星對面那青年公子，彷彿是自言

自語，也好像是對翟天星道：「當然是刀絕！」

生意人向四方拱手，朗聲道：「各位，咱們何妨來一個賭局？」

說到賭局，居內又立時靜了下來。

生意人續道：「在下是金陵坊的生意人，各位可隨便下注，因爲兩代都是絕世高手，各擅勝場，是個五五之局，機會均等！」

有人喊道：「如何賭法？」

這位生意人，正是金陵最大賭坊的主人曾必勝，相信在座的人，十個倒也有九個光顧過他的賭坊，他信用昭著，財雄勢大，早已名滿金陵。

居內的人大都感到興趣，只有翟天星面前的年青公子，却是滿臉怒火。

曾必勝笑道：「這位朋友問得好，假若你下注一百兩，無論是賭刀勝還是劍勝，都可獲賠八十兩，連老本便是一百八十兩！」

「兩敗俱傷又如何？」

曾必勝狂笑道：「那倒可以收回八十兩！」

「那麽另外那二十兩？」

曾必勝笑道：「那二十兩當然是敝坊的……」

居內的人起了一陣哄笑，但大多數仍認爲大致公平，翟天星心想，這人改名倒是不錯，這場龍虎之鬥，無論是刀勝還是劍勝，他倒是必勝！

居內已有人開始下注，曾必勝身畔已多了幾位寫票據的文士，那兩個最先爭執的人，也同時下注。

下注的人越來越多。

忽然，翟天星面前那位年青公子，撲身上前，怒道：「這神聖一戰，又豈可成爲你們的賭局？」

衆人正是興高采烈的下注，並沒有人注意青年公子的舉動，曾必勝正應酬幾個下注巨大的豪客。

年青公子見無人理會，怒火更熾，高聲叫道：「你們這班無賴……」

話未說完，怒氣攻心，竟搖搖欲墜。

翟天星立即上前，一手托着。

只見那年青公子，滿臉通紅，雙目緊閉，已是暈厥，沒有一人上來帮忙，因爲每個人都忙於下注，有誰會理會到這年青公子。

翟天星對這瘋狂局面，搖頭苦笑，若是白完璧與風嵐在場，他們又豈會爲這班瘋人而戰。

人生如賭局，沒有下注的，何嘗沒有賭？

翟天星放下了銀兩，抱着那年青公子回店，這青年公子只不過是氣盛攻心，一會便甦醒過來。

可是，却是嗆咳不停！

好一會兒，年青公子才止住了咳嗽，道：「多謝壯士相助！」

翟天星道：「公子何必如此衝動？」

年青公子道：「假若壯士是局中之人又如何？」

翟天星愕然，道：「公子高姓？」

年青公子拱手道：「未請教壯士！」

翟天星道：「姓翟，上天下星！」

年青公子聽了，忽而撲地跪下，道：「翟大俠救我！」

這突而其來的舉動使翟天星嚇了一跳，忙扶起他道：「公子何必行此大禮？」

年青公子仍跪道：「在下風旋！」

「風旋？」翟天星沉吟半晌，道：「刀無忌風嵐是令尊？」

風旋道：「正是家父！」

翟天星至此才恍然大悟，道：「怪不得你會如此！風世兄爲何僕僕風塵？」

風旋說道：「咱們刀門門人，都趕赴黃山，剩下我一人，身爲子嗣，又豈可坐視？」

翟天星問道：「刀門門人爲看禿崖之鬥？」

風旋道：「不，他們都爲家父安危而赴！」說完之後，又開始嗆咳。

翟天星道：「風世兄你似有隱疾！」

風旋幾經辛苦，止住咳嗽，道：「這也是同門師兄不願帶我前往之因，但我隻身前去，也是無望——除非翟大俠你與我同去，否則……」話未說完，淚如雨下。

翟天星心軟道：「你一片孝心……」

風旋接口道：「多謝翟大俠承全！」

翟天星苦笑，禿崖之戰，不知是否開始，帶着這個年青人，會不會碍了行程，誤了大事？

死戰

午時已到，日在當中，烏雲已退，禿崖上的岩石，開始發熱。

「劍無瑕」白完璧一劍刺出，這招「白蛇吐信」本是平平無奇，但在白完璧手中使出，却是有如快如閃電，無與倫比。

「刀無忌」風嵐凝神吸氣，以一招「撩雲撥霧」，化解了這殺着。

「轟」的一聲，火星四濺，雖在烈日之下，仍是可清晰見到點點飛花。

「刀無忌」風嵐想不到這位師兄，一出手便是一劍殺着，苦笑道：「師兄，這又何必？」

「劍無瑕」白完璧却不言語，劍花又綻，劍影飛洒！

風嵐欺身橫閃，金刀微偏，呼嘯而响，這招「批風抹月」，倒也使白完璧精神抖擻，不禁歎道：「金刀無忌，確是實而不華！」

風嵐笑道：「師兄過奬！」

白完璧手下並沒有慢下來，輕劍急展，有如浪層片片，瀰合捲迎。

風嵐刀下更勁，勁風如嘯，空氣立時成渦。

劍本是輕盈兵器，刀却是重兵器，而今兩種兵器，已化爲了一片光影，只見忽而成點，忽而成綫！

絕世高手，果是不同凡响！

「劍無瑕」白完璧是劍如奔雷駭電，但身若閒鶴，氣如青松，白衣捲影，眞似神仙中人。

「刀無忌」風嵐也不失爲刀中高手，刀鋒急轉，勁力橫溢，眞有移山拔鼎，山倒嶽傾之勢，金光裹着藍袍，也是靈氣迫人！兩人不知戰了多少回合，過了不知多少招數。

劍氣與刀氣，已織成了一巨網，假若天下眞有劍人合一，刀人合一的境界，這場惡鬥，無疑是一次典範。

白完璧尤是不斷的刺、扎、戳、削，利劍如練！

風嵐一柄金刀，金鋒若霜，青氣濛濛，展、抹、鈎、剁、砍、劈，源源不絕，光華流閃，若真似假。

忽地，兩人同時大喝一聲，聲如流星飛渡，餘音嬝嬝，山谷同聲，震耳欲聾。

兩人同時躍開，仗劍倚刀，各自喘氣。此時已是烏金西墜，玉兔東升，這場惡鬥，仍是勝負未分。

白完璧揩了額上汗水，道：「師弟，暫歇一會，可有異議？」

風嵐已是汗濕藍袍，苦笑道：「師兄，這一戰我已敗了七成，算是我輸！」

白完璧道：「不——勝了七成，又豈可稱爲劍絕？」

風嵐已抽刀入鞘，道：「自此之後，我封刀歸隱，絕跡江湖！」

白完璧道：「劍絕豈可是憑你退隱而成？今日之戰，定然要實至名歸。」

風嵐有點氣惱，怒道：「師兄可謂咄咄迫人！」

白完璧並沒有理會，只是運氣，盡快恢復體力，風嵐本來也想一走了之，可是，全身疲憊，那再有氣力飄落此崖，看來這困獸之鬥，已無可避免！

退無可退，風嵐也只好屏息運氣，希望剩餘的氣力，還可以以刀藝挫他氣燄。

轉眼已是半個時辰。

暮色四合，夜幕低垂，秋意本已濃，而今却似初冬，寒氣漸侵！

這役一戰，端的是一場體力與意志的競賽，兩人之中，只要誰先恢復元氣，便可穩操勝券！他們年紀相若，體格，天質皆是相同，但「劍無瑕」一生愛劍，配合了童子之功，一生不近女色，如果以這點看來，白完璧的機會應該在風嵐之上。

雖知高手決戰，無論在武藝、戰略、體力、意志，都是無一可缺，只要有一方面露出破綻，便會被對方所乘因而落敗。

風嵐却也有長處，他雖然已娶妻生子，但爲人十分隨和，勝敗之道，並沒有白完璧那麼看重，成敗往往相差一綫，此時他已豁開一切，氣力漸復！

白完璧臉上也露出了紅光。

突然，一聲夜梟慘叫，劃破了沉默的夜空。

白完璧已高擧長劍，道：「風嵐，接招吧！」

風嵐把金刀護體，道：「白完璧，爲弟便成全你的心願，不過……」他並沒有說下去。

白完璧已欺身騰劍，一招「長虹經天」，直取風嵐心窩，風嵐早已有備，一招「金螢散影」，刀劍相碰，火花四射，兩人同時感到掌心發熱，虎口欲裂！

兩人俱是心頭一凜，因爲兩人仍是體力相若！

白完璧劍招連綿不絕，風嵐却以守爲攻，漸漸兩人頂上都冒出了白烟，而今之戰，不單以武藝取勝，而是內力的試練。

忽然，白完璧猛喝，劍如靈蛇出洞，風嵐連退五步，心中忽然感到一陣悲苦！

離家十日，風旋的病可有起色？

這一分心，刀法已露破綻，白完璧心下大喜，使出生平絕學，一連七招，劍光縈繞，只見風嵐的藍袍，已紛紛碎裂，隨着劍風，有如羣蝶亂舞！

風嵐收懾心神，可是已經太遲！

「一劍無瑕」已直取他的咽喉。

白完璧收劍呆立，風嵐睜着眼睛，露出了一陣悲苦目光，半晌，哽咽道：「師兄，你成了……還望你看上天好生之德……我的兒子……」

話未說完，已倒在地上。

白完璧感到一陣無比的興奮，仰天長嘯，仿似向諸天神示威：「我成功了！」

一陣寒風使他回復了清醒，他低頭看看自己，却原來他的雙袖已無踪影，再摸頭頂，髻髮凌亂，他感到一陣寒意，雙手扶着腰脅之處，却是一片濡濕！

鮮血從他指間溢出。

「刀無忌」雖敗猶榮，假若這脅下兩刀，多用半分力度，白完璧豈是完璧？他敗在心腸太軟，也敗在他掛慮家眷，掛念孩兒！

血仍然淌着，白色的袍子，下半身已成鮮紅，白完璧感到一陣心寒，一絲歉意，全然的疲憊……

劍絕？

白完璧終於也倒了下來。

古宅

翟天星到達黃山脚下，已是晨曦時份。風旋不慣逆旅，加上本身已染上風寒，病况一直在加深，翟天星雖然心急，但也無法把他拋下。

沿着無思僧簡圖，已來到禿崖之下。

風旋知道快要見到父親，精神也好起來。

禿崖之下，並不寂寞，只見已有幾十人，正圍繞崖下，商量上去之法。

風旋一見了那些人，大叫道：「各位師兄師姐！」

原來這些都是刀門門人，他們愛師情切，都趕來禿崖。風旋介紹了翟天星與衆人，他們早已聽過翟天星江湖傳聞，紛紛表示仰慕。

翟天星道：「各位，時間無多，請你們稍候，待我上崖，看看能否解開這死結！」轉身又道：「風世兄，你也在這處等着！」

衆人答應，翟天星看看四周，那裏有路上崖頭？這個禿崖高聳入雲，下半截仍有雜草野藤，高處却黑色連連寸草不生。

翟天星看了一會，屏息凝氣，一個縱身，抓着野藤，再向上一攀，身未落定，又再氣貫全身，身如大鵬展翼，向着亂石竄上。

經過七次以凸石借力終於到了崖頂。

那時旭日已升，東方一片金黃，刺眼耀目。

崖頂之上，只見躺着兩人。

翟天星不禁失聲叫道：「來遲了！」

近處是個白袍人，下半身却是鮮紅一遍，一柄長劍，插在石上，迎風微顫。

這個當然是「劍無瑕」白完璧。

遠處一人，藍袍稀爛，一柄金刀在旁，映着朝陽，流燐生輝，這個當然是「刀無忌」風嵐！

兩人直直的躺着不動。

翟天星環視四週，不禁讚歎：「好激烈的一戰！」只見本是光滑的崖面，處處

可見劍戮刀削的斑痕！

忽然，白袍人似在幌動。

翟天星連忙上前，白完璧喉間嗡嗡作響：「水……」翟天星趕忙解下革囊，灌了他一口水。

白完璧喝水之後，已然甦醒，說：「我不理會你是什麽人，我要告訴你，我成了劍絕！」

翟天星扶着他，身體似乎十分衰弱，便道：「白大俠，你還是好好休息一下才說！」

可是，本是興奮的臉孔，立刻又變成衰頹，白完璧聲音苦澀道：「這是一次慘痛的勝利！」

翟天星放下了他，問道：「你覺得怎樣？」

白完璧道：「寂寞，非常寂寞！」

翟天星明白，白完璧一生追求這「劍絕」稱號，而今得償，却失去了對手，也失去了目標，這種寂寞，天下之大，又有幾人可以了解？

翟天星走到風嵐身畔，一摸鼻息，已知他返魂無術。一代豪俠，却屍橫崖頂！

他歎了口氣，抱起屍身，拿着金刀，回到白完璧身旁。

白完璧喝了很多水，正在打坐運氣，一會才睜開眼睛，道：「你是誰？」

翟天星直告。

白完璧道：「久仰大名！」

翟天星詫異道：「你怎知道有我？」

白完璧道：「三年前我出江湖，挑戰黑白道上成名劍手，可惜你並不用劍！」

翟天星心下有點苦惱，因爲他辜負了無思僧，不能阻止這場死戰，便道：「劍絕，你如今又如何？」

白完璧滿眼茫然道：「我不知道！」

翟天星沒有心情再說什麽，只抱着風嵐的屍身，向崖邊走去。

白完璧已回復了一些體力，站起追上前來：「我應該去那裏？」

翟天星道：「至少也要到絕想崖，一見無思僧！」

白完璧並沒有什麽異議，提劍隨着。

翟天星用布帶縛着風嵐屍體在自己腰間，便往崖下縱躍，白完璧默默的跟着。

下崖本比上崖容易，但翟天星身纏一個死人，也費了一大把勁，才來到崖下。

刀門門人見有人影幌下，便已聚在一起。

風旋第一個上前哭道：「爹爹……」

刀門門人也見了風嵐的屍體，不禁齊聲痛哭。

白完璧看着衆人，仍是滿臉茫然。

忽然，一個刀門門人，挺刀而出，喝道：「今日咱們拚死，也要殺了這人！」

衆人止住哭聲，一擁而上。

白完璧却是無動於衷。

翟天星道：「各位，殺師之痛，在下也十分明白，不過，决戰之事，是令師與這位大俠私約，與人無猶，况且，你們師傅之事，也應早作打點！」

刀門門人仍是十分洶湧，羣情激昂。

一個四十出頭的門人，看來是這些刀門門人中爲首的，他回身道：「我們料理師傅身後之事，再作打算！」

衆人緩緩地散去。

白完璧突然拉着翟天星，問道：「劍絕，我成了劍絕，我又怎樣？」

翟天星看看他，不知如何作答。

忽然，哭聲夾着咳聲傳來，原來風旋一直跪在父親的屍身旁邊，他已沒有淚水，只不停地咳嗽，而哭聲却是來自刀門門人。

翟天星正想上前慰解。

白完璧却問：「那孩兒是誰？」

翟天星道：「是風嵐的兒子。」

白完璧道：「我記得風嵐臨去之前，曾提及他受風寒的兒子……」他陷入了回憶，半晌又道：「他非敗於我的劍，而是敗於掛慮……我一定要好好照顧他……以彌補我這大錯！」

翟天星見他沉吟，並沒有理會，緩緩地到走近風旋，可是，人影一閃，白完璧已越過了刀門門人，一手便把風旋摟入懷中，轉身便走。

刀門門人大爲詫異。

翟天星也是愕然，但白完璧已把風旋帶走。

這位一生愛劍的劍絕，不通世務，只是想到便做，那會有一般世俗人的想法。

刀門門人喊道：「這趕盡殺絕的狂徒，竟連師傅的後嗣也要搶去！」

翟天星轉身追去。

刀門門人也拚命攔路。

翟天星急道：「各位，風旋是我帶來，我自有保護他的責任，各位請勿阻攔，假若任他走遠，那時我也無法找他……」

可是，刀門門人那會讓他平白而去？

有人已拔出兵刄，向翟天星攻來。

刀門門人至少也有三十來衆，武功差，但這樣瞎纏，如何可以脫身？

翟天星向空一躍，横身飛翻，已從人叢之中走出，回首道：「我自會把風世兄送回刀門！」

話未說完，又已竄了十丈之外。

刀門門人拚命追上，有些還放出了暗器。

翟天星踩着天星步，片刻之間，已無踪影。

「劍無瑕」白完璧抱着風旋，盲目地向東北而去，他的劍藝已臻化境，輕功自是不弱，一鼓作氣，已離黃山三十里餘，幸好這一帶俱是樹木亂石，沒有人倫村舍，翟天星半個時辰之內已追及他。

翟天星叫道：「白完璧，你要往那裏去？」

白完璧停了脚步，茫然回首：「我要到那裏？」

風旋已掙扎下來，奔向翟天星。

翟天星安慰道：「風世兄，不用驚怕，白完璧也不是大惡人，他只想補償他殺你父親的罪孽！」

風旋滿臉驚慌，面無半點血色。

白完璧走近，問：「我應到那裏？」

翟天星好氣又好笑：「而今你是劍絕，天下之大任縱横，何處不可去？」

白完璧道：「我要好好照顧侄兒！」

翟天星道：「我奉無思僧之托，本是阻止你與風兄之戰，如今我無法完成，白兄，倒不如你先往見無思僧，我也總算有個交待！」

白完璧無可無不可。

秃崖在黃山，無思僧的絕想崖也在黃山，不過，一處在北，一處在南，相差三百餘里，脚程若快，三五日內也可到達。

那時日已過午，正是爭秋奪暑之時，三人選了處地方，吃了一些乾糧，休歇一會。翟天星恐怕刀門門人追來，那時麻煩更大，便欲起程，那時，四野靜寂，熱氣騰昇。

忽地，一聲旱雷，震耳欲聾。

翟天星自言自語地道：「這時候竟有雷聲？」話未說完，平靜的四週，突然胡胡作响，接着，一陣不知從何而來的狂風捲起，三人竟是站立不穩！

翟天星剛想發力穩身，狂風更勁，風旋已被捲起，翟天星再無考慮，伸手一拉，這狂風竟是一個急旋，直把兩人向半空捲去！

白完璧任是一代劍絕，竟也無法在風中穩立，也同時被捲起！

風沙如濤，三人在空中翻滾……

翟天星拚命抓着風旋，墜地之時，風旋仍在身畔。

可是，四下的景色却是大大不同了！

翟天星記掛着風旋，柔聲問：「世兄，你怎麽了？」

風旋道：「沒有什麽！這究竟是什麽地方？」

翟天星環視四週，只見草叢遍地，高及人身，附近並無一株樹木，這陣龍捲風，究竟把他們捲到那裏？

忽然，遠處草叢，一人直立而起。

這人正是白完璧！

翟天星拖着風旋上前道：「白兄！」

白完璧道：「沒有什麽！天呀，這個季節，竟有如此狂風？」

這時，天又突然暗了下來。

翟天星仰首，道：「不只有風，而且還有大雨！」

白完璧臉上掠過一陣驚恐，沉吟道：「風風雨雨，難道我與師弟一戰，竟是觸怒了天地鬼神？」

翟天星翹首遠望，道：「那處有一大宅，看來這場雨來勢兇猛，走吧！」

三人朝着大宅而去。

剛到宅門，大雨已是傾盆而下，三人僥倖沒有濕身，翟天星看看大門，只見四處都是蛛網塵封，門楣之上，有一大牌匾，匾上字蹟被風雨侵蝕，已不復見，但觀其剝落之痕，這大宅倒也有過一番風光！

本是朱赤的大門，亦已褪色，兩隻靈獸，仍銜着門環，翟天星推了門環一下，道：「有人在嗎？」

半晌仍沒有回音。

白完璧道：「看來這裏早已荒廢！」

風旋無意一推大門，竟是虛掩。

三人分別叫了幾聲，仍無人應，外面的雨勢越來越大，他們看看地上，竟已積了數寸水，只好推門而入。

內裏是陰森一遍，翟天星拿出了火摺，燃着一根餘燭，只見這大廳之內，擺設講究，雖是塵埃高叠，仍然有一種氣派！

魔笛

穿過大廳，外面是個花園，已是雜草叢生，到處都是頹垣敗瓦，荒廢異常。

白完璧邊走邊道：「這大宅似乎有點熟悉。」

三人沿着屋簷，穿過三處月洞門，四處都是門房，全無人跡，一直過了曲廊，來到了大宅的後門。

白完璧又自言自語道：「這曲廊，這曲廊……」他眼中流露出一絲精光，似是若有所憶。

到了廚房，却意外地發現這裏收拾整齊，並有一些醃肉乾魚，並有柴薪，看來這裏還有人居，不過，看那些粗糙筷碗，也舖滿了塵埃，大宅內的人，可能已離開一段時間，外面傳來雷聲，而他們也是腹鳴如雷。

在滿佈穀牛的白米瓦甕，他們幾經辛苦，還可找出幾撮白米，三人胡亂地生火煮飯，也吃了個飽！

雷聲未停，雨仍滂沱。

近廚之處，有兩個小房，看來是廚僕停居之處，其中一間，收拾整齊，稍加打掃，便可入住。

白完璧似是十分疲累。

翟天星道：「白兄，你先在這裏歇了，我與風世兄過另外一間，待雨停了，再作打算！」

白完璧也沒推辭，逕自上床，作蓮花坐，閉目凝神，翟天星知他是運功打坐，也不打擾。

翟天星與風旋到了另一間小室，室內十分簡陋，也十分污穢，費了半天功夫，才可勉強入睡。室中有一大床一小床，兩人分床而睡。

外面雨勢一直未有稍歇，反而越下越大，雨點打在窗櫺之上，淅淅瀝瀝，在這情形之下，非但沒有詩意，反而嚇人！

翟天星也打坐運功，幾日來趕路，又上秃崖，身心極爲疲乏，他屏息運氣，意守丹田，一個時辰之後，已是血脈暢通，元氣恢復。

他看了風旋一會，見他已熟睡，臉仍有悲戚，一個十多歲的孩子，一日之變，也夠他嚐，何況他本已有風寒之疾，人生處處是苦，孩子也免不了！

翟天星爲他蓋上自己的風衣，也同床安睡。

矇矓之間，一聲尖叫，翟天星霍然而起，窗外透入一陣電光，接着又是一聲轟雷。

翟天星還以爲自己發惡夢，可是，白完璧所處之室，却有燈光掩映，他忍不住下床，風旋仍在熟睡，翟天星輕步離室，向白完璧房間而去。

只見白完璧坐在床上，呆呆看着手中的東西。

翟天星入房，問道：「白兄無恙？」

白完璧如夢初醒，見了翟天星，驚恐道：「翟兄，你看這笛——」

翟天星接過他手中的東西，原來是一支短笛，笛子只有一掌長，通體黝黑，上面刻有花紋，近吹氣之處，却有一顆光潤的紅寶石。

翟天星道：「這笛子是白兄所有？」

白完璧道：「不，是我在枕下發現……這是一支魔笛，一吹之下，是女人尖叫之聲。」

翟天星笑道：「笛子豈能吹出女人尖叫之聲？」

「你可試試。」

翟天星依言，輕吹一下，却無聲响，再鼓氣一吹，却是尖銳異常，十分刺耳。

翟天星放下笛子，道：「這可能是宅中人留下，白兄不用理會，好好安歇。」

白完璧看着笛子，呆呆不語。

翟天星於是回房，只聽見風旋在夢中苦叫：「爹爹，爹爹……」聲音苦澀，令人鼻酸。

剛要入夢，又傳來一聲尖叫，翟天星也不理會，以爲白完璧又再玩弄那笛。

可是，一陣怱忙步履，白完璧竟已衝來，滿臉驚惶叫道：「魔笛，魔笛……」

他雙手抖動，有如着魔，臉色蒼白，仿如中邪。

翟天星驚怕他吵醒風旋，便與他回房，安慰道：「白兄，你好好安歇，事已至此，你自責也是枉然！」

白完璧聲音顫抖：「這魔笛召來一只白色的鬼魅！」

「鬼魅？」翟天星覺得可笑，道：「白兄，日來辛苦，你還是收懾心神……」

「不——我看得清楚，當笛子一响，那個雪白的女人——是一個女人，除了一頭長髮之外，全身雪白，連眉毛也是白色，她那眸子也像封了冰雪……可怕，實在可怕極了……」

白完璧聲音已變，哽咽不已，充滿恐懼。

翟天星走近窗椽，外面風雨已靖，漆黑一片，那裏有人？於是，他又好言安慰一番。

翌晨，風雨又起，無法動身。

翟天星見風旋仍有劇烈咳嗽，而白完璧却不斷喃喃自語，便打算多躭一天，然後再起程。

午後，風雷大作，過了午時，天地已昏黑，他們胡亂吃了一些東西，風旋有點發熱，回房安睡。

白完璧也回到自己的房間。

翟天星百無聊賴，想與白完璧談話，剛入門檻，便見他在玩弄那短笛，口中喃喃，似在自言自語，也似在向那黑笛說話，只好退出，返回自己房內。

翟天星正在沉思，如何向無思僧交待，也盤算着無思僧將會如何處置此事之際，突然，他感到窗外雷光一閃之際，似有人影。

可是定神再看，却一無所見！心下暗笑，自己也如白完璧一樣，疑心生暗鬼。

同時，白完璧房間又尖叫一聲。

翟天星連忙趕出，只見白完璧房中無人！他心中一凉還以爲發生了什麽事故。

「那雪女……雪女……」聲音來自房角。

翟天星一看，却原來是白完璧，縮身在那黑暗的角落，有如一隻耗子見了惡貓般瑟縮着。

那日在秃崖，白完璧雖然經過一番劇鬥，仍然是傲然屹立，一派高手風範，但如今看來，那裏有半點一代劍絕的氣度？

「那雪女……雪女又現……」

翟天星扶他起來道：「什麽雪女？」

白完璧全身癱軟，翟天星費了把勁才把他扶上床，他仍然顫抖道：「那通體透明的雪女，她那冰封的眼睛，死盯着我，彷彿要把我……」

翟天星再走近窗櫺，外面下雨如注，那裏有人影？

白完璧睡在床上，全身發抖。

翟天星道：「白兄，事已至此，你也無需內疚……」

白完璧說道：「內疚？我說的是那個雪女，她穿着雪白的衣裳，在風雨中飄浮着……」

翟天星道：「假若附近有人，相信可以瞞過在下，也不能瞞過白兄！」

白完璧道：「因此我相信這雪女，定是鬼魅，否則，她如何能在風中飄浮？」

翟天星覺得好笑，一時之間，也找不着安慰的言詞，只有虛應了幾句。

白完璧又拿出那短笛，在掌中玩弄。

忽然，風旋又劇烈地咳嗽，翟天星只好離房，回到自己的房間，看看風旋。

風旋咳嗽已完，呆呆坐在床上，一見了翟天星，便緊張地道：「這屋內還有其他人？」

翟天星道：「看來沒有！」

風旋道：「我却看見一個！」

翟天星開玩笑地道：「一個通體雪白的女人？」

風旋接口道：「正是，你也見到？」

翟天星心中一凉，他本以爲是開玩笑，却原來風旋也看到這個雪女！翟天星忙道：「你再說一遍！」

風旋道：「那女人全身白色，長髮披肩，她身上的輕紗，通體透明，好像在風中飄浮着！」

翟天星道：「你咳嗽咳昏了頭？」

風旋道：「不，那時我咳嗽已止，電光一閃，我清晰地看見她！還有，身旁似還有兩隻黑毛的東西！」

翟天星知道，風旋並沒有任何理由撒謊，換句話說，白完璧也並非幻想一個雪女出來！

一個通體雪白的女人，在風雨中飄浮，在電光之下乍現，翟天星也感到一股寒意！

這古老大宅，渺無人跡，難道眞有鬼魅作祟？

翟天星一生光明磊落，見過無數兇險場面，當然不會害怕鬼魅，反而刺激起他好奇之心！

假若眞有這麽一個雪女，她一定是個人！

但她是一個什麽人？

翟天星道：「世兄，你好好休息，我四處看看！」

風旋並沒有害怕，依言躺下，可是，剛才白完璧却完全不同，他是極度驚怕。

翟天星沉思着，忽然，他想到那支短短的，鑲有寶石的笛子，難道這笛子與這雪女有關係？

他再入白完璧的房間，只見他睡在床上，手中拿着短笛，仍是喃喃自語。

翟天星以爲他醒着，叫了兩聲，却無反應，原來他已入睡，在夢中說話。

翟天星傾聽着。

「我後悔……我實在對不起你……也對不起自己……我不想離開……但我不能……我要擺脫一切思慮……潛心向劍……我要成爲天下第一劍絕……」白完璧斷斷

續續的夢囈，似乎在訴述着一件往事。

之後仍是一連串的說話，翟天星却無法聽得清楚，他輕輕地拿起白完璧手中的笛子，突然，白完璧從床中躍起，右指倏地指向翟天星的咽喉！

翟天星昂首一閃，「嗤」的一聲，指氣直透，竟然把屋樑之下一條橫木切斷。

好厲害的指法，白完璧不愧爲一代劍絕，他已能以指代劍，假若翟天星不够機警，早已命送於他指下。

翟天星道：「白兄，是我！」

白完璧一額汗水，半晌才道：「我還以爲……」就在此時，大宅前面傳來一陣尖叫之聲。

惡鬥

白完璧怵然而驚。

翟天星道：「我們去看看！」

白完璧却瑟縮道：「翟兄，我……」

翟天星道：「那讓我自己去看！」

他忽忙的點了一個火把，向着尖叫之處而去。

前夜來此宅時，其實已忽忙看過，宅中門房甚多，並沒有人的痕跡，他穿過幾度月洞門，來到了曲廊。

翟天星記起，白完璧穿過這曲廊之時，曾經說過一些話，似乎是曾來此地！

這曲廊彎彎曲曲，看不見前面，翟天星一路小心翼翼，恐防有人突襲！

當他來到曲廊盡處，突然眼前一閃！

可是，他却不能眞切看到什麽。

翟天星凝神屏息，走盡曲廊，他已可以肯定，前面定然有人，但此人輕身功夫異常高超，加上雨聲淅瀝，幾乎連翟天星也不能察覺！

翟天星站在曲廊，朗聲道：「前輩高人，何必閃縮，在下翟天星！」

等了半晌，却無任何回語，只有曲廊迴聲，隆隆作响，火光搖曳，實在有點恐怖！

翟天星心下大奇，穿過了荒蕪的花園，大廳已是在目，假若那雪女的確存在，這大廳無疑是一個絕好的陷阱！自己對宅中形勢，不大熟悉，貿然入內，定會中計，可是，回心一想，那雪女又怎會加害自己？

於是，他舉起火把，朝着大廳而去。

大廳之內，仍然是原來的樣子，翟天看了一遍，毫無發現，地上除了他們前天留下的脚印之外，並沒有其他痕跡，難道那雪女果然是飄浮半空？

翟天星感到一陣寒意，同時，身後的小門，突然關上，帶來一陣狂風，火把立時熄滅！

翟天星待要轉身，「砰砰」幾聲，在黑漆之中，他不知道是什麽聲音，他只好全身戒備。

當他習慣了黑暗之後，才發覺大廳四周，所有窗門，已同時關上，剛才聲响，便是關閉窗門之聲。

翟天星心中納悶，這雪女在弄些什麽技倆？他再想開言，一個白色身影突然出現。

他正想抱拳，那白色身影果眞飄浮而來！

突然，那身影一縮，一股巨大的力量撲面，翟天星閃身，那股飄浮力量又至，幾番閃身，然而，那白色的一團却似有吸力，瞧着向翟天星而來！

翟天星踩着「天星步」，那白色身影仍然纒着！翟天星出道以來，從不用兵器，以「指掌步」縱橫江湖，輕功之高，幾無人能及！可是，這白色的身影，假若不是鬼魅，那麽，她的輕功，定然不在翟天星之下！

翟天星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他倒要見識一下這雪女，索性立身不走。

那白色身影，同時縮作一團，那股巨力又撲面而來，翟天星決定硬接！

他雙掌鼓起了六成眞力，「砰」的一聲，翟天星竟然接着的是一雙脚！雪女襲人，竟然是用雙脚，那究竟是什麽武功？或是什麽妖邪之術？

那白色身影似乎被翟天星掌力所退，可是，那雙腿却又攻來！雙腿同時掠出，力度剛猛，異常靈活！

一連五脚，都是殺着，黑暗之中，竟然與雙手襲人一樣靈活，實在使翟天星愕然！

那身影越舞越是剛勁，一挑一揚，一戳一踢，都向着翟天星身上死穴而來，這人在黑暗之中，竟能認穴，實在是出人意表！

翟天星好奇之心大熾，雙掌同出，配合天星步，想以快刀斬亂麻，擒下這個不知是人還是鬼魅的白影！

那身影似乎知道並不能取勝，突然一退，翟天星猛然向前，雙手到處，眼看便要拿着那人！

可是，觸手之處却似無物，他心中一凜，明明是攫着的是手臂部位，爲何竟會無物？再右手一抓，一聲裂帛，他手中只有一片輕紗。翟天星道：「在下得罪！」

那身影並沒答話，一直向屋角而退。

翟天星道：「前輩高人，何必這樣閃縮？」

突然，一聲機括之聲，翟天星正想閃身，已感覺到是無數的暗器，他猛然轉身，袖袍狂湧，把那一陣有如狂風暴雨的暗器擋下！翟天星剛穩身，機括又响。他連忙屏息凝神，又是一陣密如風沙的暗器！

翟天星雙袖如屏障，把暗器一一擋下，黑暗之中，不易察看暗器來路，幸好那發射暗器的機括，可能是日久未用，發出沙沙聲响，翟天星才可聞聲而立時躲開。

忽然，翟天星嗅到一陣異香，香氣之中，夾雜着一種冰冷之氣，他久歷江湖，知道異香便是劇毒，於是收心凝氣，暫閉心上大穴。過了半盞茶功夫，大廳正門却悠然而開，幸好外面仍是霆雨潺潺，並沒有強光射入，可是，黝暗之中，突然有四顆磷光閃耀。

翟天星全力戒備，不知道這雪女又弄些什麽玄虛？四顆磷光透着陰森的光芒，大門又自動地關上，黑暗之中，四顆光芒，更是可怕！

「呼——」是低沉的獸嗥！

翟天星心中一驚，四顆磷光已同時撲動。

翟天星仍以雙袖爲武器。

磷光忽而橫身分開，轉瞬之間却從左右向着翟天星竄來，翟天星雙袖如漲滿的風帆。

四顆磷光一竄即至。

接着便是「嘶」「嘶」兩聲，翟天星雙袖竟然同時被撕下，觸手所及，竟是兩團毛茸茸的東西！

「胡——胡——」

翟天星雖然看不清楚，但已經可以感覺到那是兩隻像貓一般的動物，這兩隻當然不是貓，貓那會有如此犀利的雙爪，連翟天星充滿勁力的雙袖也可以撕裂！

說時遲，那時快，兩隻狂獸又再度竄來。

翟天星不敢怠慢，連忙運掌，看準來勢，雙掌呼的使出，「砰」「砰」二聲，兩隻狂獸應聲彈開！

可是，那兩隻狂獸却是下地無聲！

接着又是呼呼低吼，聲音鬱沉，使人心寒，也掩不住二獸的憤怒！

翟天星屏息以待。

二獸的目光在迴旋着，翟天星向着磷光移動之處，全然戒備，然後，四目向着翟天星烱烱而視。

突然，二獸向着翟天星竄來，這次來勢，極爲猛烈，却並無一個方向！

有時左竄，有時右竄，胡亂之中，似乎又有一定規律，直在翟天星的雙脅、袴下、雙肩擦過。

翟天星踩着天星步，每次雙獸過處，都被那毛茸茸觸着，直使翟天星全身起了鷄皮疙瘩！

狂竄之間，更連連發出低吼，黑暗之間，灰塵飛盪，翟天星急忙運勁，雙掌倏忽揚起！

接着是猛烈而刺耳的吼叫！

四顆磷光透着光芒，暴射而來。

翟天星知道二獸拚死而來！他立刻縮身向上，雙掌從下而上，足足用了八成眞力！

兩團毛茸茸的東西，已被雙掌打個正着，「砰」的一聲，竟是穿過屋頂而出！

屋頂已破，滴下雨水，在暗光之下，竟是一片鮮紅！翟天星看看自己，外衣竟然已是片片破碎，暗叫一聲：「好險！」

翟天星仍不敢動，趁着屋頂透下光綫，小心察看，待了一會，別無其他動靜，才移近大門！

大門已是上鎖，而其他窗戶，也已被封閉了，好狠心的雪女，竟然把翟天星困在這大廳之內，作困獸之鬥！翟天星凝神傾聽，那兩獸已無聲息！

他一躍上樑，再躍已是穿屋頂而出。外面仍是雨點打下，近屋簷處，伏着兩隻貓一般的動物，翟天星慢慢移前，只見兩貓已是死直！

翟天星細看，才知那是極其罕見的「豹貍」，這種動物極其靈敏，體積雖不大，雙爪却鋒利異常，可以把幾百斤的水牛，猛抓至死！而且，這豹貍非常殘忍，兼具了豹的兇殘，與貓的機靈，怪不得翟天星身上衣衫也在牠們左右竄躍之間撕碎。

翟天星暗自沉吟，自己與這雪女並無仇恨，她爲何要置自己於死地？沉吟間，他猛然想起，這可是一個調虎離山之計。

他正要躍下，只見前面遠處，似有人聲馬聲！他也不顧來者是何人，急忙趕回後宅。

他首先看看風旋，只見他躺在床上，呼吸十分平穩，臉上已有血色，似乎比來之時，已大爲好轉！他心中正在納悶不解，隔壁却傳來一陣呻吟之聲！

翟天星暗叫一聲不妙！

他連忙奔至白完璧房間，只見白完璧也是躺在床上，口中却是呻吟不已！

翟天星叫道：「白兄！」

白完璧滿臉痛苦之色，雙目低垂，看着自己雙手。

翟天星撲近床邊，也看着他雙手，只見白完璧雙手的大拇指彎曲，却並無傷痕！翟天星輕輕一按，却不禁脫口叫道：「好狠毒！」

原來白完璧左右兩隻大拇指，已全被挑去筋絡！

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拇指殘廢，只換來生活上之不便，但對白完璧來說，這無疑是一次死亡的宣判！因爲他是愛劍成痴的人，沒有了拇指，他如何再能握劍？劍絕而不能握劍，豈不是比死亡還要痛苦？

翟天星一時之間，也找不到可用的言詞，來安慰白完璧，只好問道：「究竟發生了什麽事？」

白完璧略爲低頭，雙目精光已歛，道：「自你轉身出去，我又見到那雪女！」

翟天星自言自語道：「果眞是調虎離山之計！」

白完璧道：「那通體雪白的雪女，輕身貼在窗前，向你獰笑，我正想撲起，却嗅到一陣異香！我立即屏息，可是已經太

遲，只覺全身酥軟，不能動彈，但我仍有知覺，那雪女飄然進來，那本是雪女的臉龐，竟出現了莫名的怨毒，只見她雙袖一拂，我這雙手……」

翟天星道：「你認識這雪女？這雪女與你有仇？」

白完璧搖了搖頭。

翟天星又問道：「她下手之時，可有說話？」

白完璧有點猶豫，道：「她……她並沒有說話！」

翟天星觀人于微，已發覺這話不盡不實，可見，這個廢他雙指的雪女，定然說過一些話，但白完璧又何必爲她隱瞞？但翟天星並沒有追問。

忽然，前宅傳來喧吵的聲音。

眞相

翟天星道：「待我去看看！」

轉身出門，却見風旋站在門前。

翟天星道：「你怎麽了？」

風旋道：「翟大俠，我沒有什麽了，只覺全身舒暢，以前的病已一掃而空！」

前宅傳來之聲，更爲鼎沸。

翟天星道：「你守着白伯伯，千萬不要離開！」

風旋依言，並且握着白完璧所用之劍，翟天星覺得十分奇怪，爲什麽他出去了半個時辰，白完璧受了人生最大的痛苦，而風旋却完全康復？他再沒有時間推敲，向着人聲之處奔去。

古宅大門已敞開，雨亦停了。

只見一排足有三十人之多，撲到門前，原來全是「刀無忌」門下門人。

翟天月抱拳道：「諸位——」

人叢之中，有人喊道：「是他擄走師傅的兒子，維護白完璧逃走之人！」

翟天星道：「諸位，寃家宜解不宜結，令師與劍無瑕之事，是上一代的私約，你們何必再牽入這混水？」

一人排衆而出道：「白完璧心狠手辣，殺了師傅不算還要擄走風旋，翟大俠，咱們仰慕你爲人，你又何必維護此人？」

翟天星道：「在下並無維護任何人，令師與白完璧均是無思僧世侄輩，這一場決戰，大錯已成，相信你我也無法善後，只好交由無思僧處理，至於風旋世侄，是令師傅臨終之時，交託白完璧照顧，我只是個……」

人叢中一人插口：「不要聽他花言，師傅那裏會把兒子交與仇人……」

接着是你一言，我一語。

翟天星正想解釋，可是，衆人已如箭在弦，按捺不住，紛紛撲上。

又有一人道：「那道上女子，已說得清清楚楚，白完璧要趕盡殺絕，翟天星助紂爲虐……」

翟天星知道再無轉圜餘地，只好運勁凝身。

刀門人早已亮出各式各樣的刀，如潮般湧至。

翟天星不慌不忙，雙袖齊拂。

一陣勁風湧起，刀門門人揮刀迎上，只見白光與金光齊閃，破空之聲，砭人肌膚。

翟天星不想濫傷無辜，再用雙袖橫掃，刀門人中，武功略遜者均被這股勁風迫退，只餘下八人。

這八人手中持的刀，都是不同，包括一柄金刀、一柄鬼頭大刀、一柄大砍刀、雁翎刀、柳葉雙刀、屠刀、斬馬刀與及細刀，他們均是氣定神閒，屏息以待。

一聲喊殺，八人撲上。

翟天星急踩天星步，在八柄鋒利非常的刀口中曳過，雙袖又拂，八人並無退下，反而迫上 虎虎刀風，向着翟天星八處要害攻去。

翟天星雙掌遞出，一招「朝登紫陽」，再是一招「暮踏紅塵」，一虛一實，把四人迫退。

另外四人，尤其是那使細刀的，一招「電走飛雲」，已迫近翟天星門面，再接着是兩招刀門絕技「崩華嶽」與「折泰山」，似乎要置翟天星於死地！

翟天星臨危不亂，迎着細刀，雙袖聚勁，硬接這兩式，突然，雙袖雲捲！

使細刀的人，善用陰柔之力，翟天星雙袖一陰一柔，配合得天衣無縫，立時把這細刀捲下，而且雲捲之力，有餘未盡，直扯他上半空！

翟天星手急眼快，左手在半空攫刀，右手使個半圓，右袖有如一片橫撒之網，剛好拂着那快將墮下之人！

還有那三人，趁此良機，同時迫進。

翟天星知道，如此瞎纏下去，定會傷人，而且還給予那雪女更多機會殘害白完璧，說不定風旋也會因此而受害，他決定以快打慢，降服刀門之人！

那持細刀之人，身形剛穩，未及細看，臉前却是一股寒氣，原來本是自己使用的細刀，却被翟天星握着，架在胸前。

原來翟天星趁着半空攫刀之際，半空發力，借勁旋身，已閃至那人身後，並以細刀橫架此人前胸。

刀門門人見自己有人被制立時退後。

翟天星道：「你們憑什麽說我助紂爲虐？」

那七人之中，一人道：「我們在道上遇到一位白衣女子，一臉善良，那有欺騙咱們之理？」

翟天星道：「你信白衣女子，爲何不信我翟天星？至少我與令師也有過一番情誼！」

一時之間，衆人啞口無言。

翟天星突然想到，那白衣女子？忙道：「你們所遇之白衣女子，是何模樣？」

其中一人道：「她身穿白衣，甚爲神秘？」

翟天星道：「我被龍捲風捲至此宅，你們如何跟踪至此？」

那人道：「我們北上，本來無法來此處，也是那白衣女子引來。」

翟天星突然心有所悟，道：「咱們可能中計。」

「什麽中計？」

翟天星放下那人，並交回細刀，道：「諸位，白完璧可能已遭那白衣女子所害，風旋不知……你們快跟我來！」說罷便轉身入宅。

此時，屋簷之上，傳來一陣笑聲。

衆人抬首，只見一個白衣女子，迎風而立，看似弱不禁風，却是佇立獰笑。

翟天星知道整件事情，均由此白衣女子引起，只有抓着她，才能知悉事情眞相，便不再多言，雙腿一蹬，已上了屋簷！

那白衣女子也是十分機靈，只待翟天星身影一動，便已飄離屋簷，向北飄去。

翟天星向下道：「諸位，你們先到後宅，保護風旋，待我回來再說。」

話猶未畢，已向北飛身！

那白衣女子輕功非凡，轉眼已是人影渺小，翟天星提氣前竄，尾隨不捨。

前面是一片崎嶇岩石，再過便是叢林，假若不在岩石之處抓着她，入了叢林，定然再難抓她！

此女輕功之佳，實在出乎翟天星意料之外，當今之世，翟天星的天星步，已可列入輕功的登峯之作，但這白衣女郎却似乎在他伯仲之間！

一個以輕功自負的人，假若能以輕功折他，自然可以使他心服口服。

翟天星提氣，使出八成以上功力，巧步連環縱身前竄，轉眼已在那女子身後。

那白衣女子似乎有點吃驚。

翟天星再度提氣，雙腿一縮，向左面一塊突出奇石一蹬，身如疾矢離弓，向那女子頭上縱過。

那白衣女子身體一縮，向橫飄去！

當她剛穩身，面前竟然是翟天星，離她面前不到半尺，她心中一凜又再飄身。

當她再度落下，翟天星仍然在她臉前半尺！

如是者五次，無論那白衣女郎如何巧蹬輕縱，也不能脫離翟天星半尺之內！

原來翟天星已使出「天星步」之中的「如影附形」的生平絕學，白衣女子又豈能逃脫？

當最後一次落下之時，白衣女子已是滿臉通紅，本是雪白的臉龐，映着一片血色，嬌艷不可方物！她頹然道：「我實在太輕敵了！」

翟天星知她已承認失敗，道：「姑娘，你與白完璧有深仇大恨？」

白衣女子坐在地上，臉孔回復平常，道：「他是我的仇人，也是我的父親！」

翟天星有點愕然，道：「姑娘眞懂得開玩笑！」

白衣女子道：「我天性自負，何必與你開玩笑？」

翟天星道：「天下有誰不知，劍無瑕白完璧以童子之功，配合劍法，他又豈會有個女兒？」

白衣女子道：「個中奧妙，我不知道，但我不會無端認他作父。」

翟天星道：「你如何知他是令尊？」

白衣女子道：「那一夜你們來到古宅，佔去我的房間，本來我想嚇你們一下，可是我在白完璧窗外却看到一幕奇景！」

「什麽奇景？」

「白完璧半夜起來，挑燈舞劍，舞的是我母親心愛的笛子，這劍式好生熟稔，却原來我母親曾舞過！」

「劍式相似，也不能作準！」

「白完璧舞劍完畢，坐在地上，雙目發光，自言自語，我看他臉無顏色，像在夢囈，我再看下去，他一邊玩弄笛子，一邊竟說出一段駭人之話，可惜其中斷斷續續，無法弄清楚他話中前根後底，我只大

概知道，他姦殺了一人……」

翟天星道：「這與你何關？」

白女子憤然道：「他大聲喚着一個女子之名……這名字竟是我母親的閨名！」

翟天星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個以童子功入劍，愛劍成痴的人，竟是一個兇徒！

白衣女子道：「我這次下山，目的也是爲母報仇，本來天下之大，何處覓仇人？幸好皇天有眼，我先回這大宅，這大宅便是我母娘家？而白完璧也無端闖入，這是上天給我復仇之機！」

翟天星嘆了口氣，天網恢恢，一陣龍捲風，竟然把白完璧送到女兒的跟前。

白衣女子續道：「這禽獸汚我母身，不知悔改，害怕被人知道，一劍便要了却我母，幸好我母吉人天相，那劍只傷肋骨，後來母親被路過的飄梅散人救起！」

翟天星道：「飄梅散人？怪不得你輕功那麼好？」

這位飄梅散人，據無思僧說過，能以梅花花瓣浮水，飄梅散人踏瓣過江，是輕功絕世的高人！

翟天星又問：「既然你見了仇人，爲不立刻把他置死？」

白衣女子道：「我母親恨之刺骨，臨終時吩咐我不要讓他一劍而死，那太便宜了他，因此我貼身窺前，嚇了他兩日！」

翟天星道：「然後你又爲何挑斷他姆指經脈？」

白衣女子道：「我本想殺他，無奈心中不忍，他如何無良，也是我的父親，他既以劍絕而自命天下，沒有兩隻姆指，豈不是更使他終身痛苦……不過……」

翟天星道：「你後悔？」

白衣女子望着翟天星，驚異他看穿自己的心思，道：「你如何知道？」

翟天星道：「你引那些刀門門人來此，目的是借刀門門人之手殺了白完璧！」

白衣女子臉上充滿佩服的神色。

翟天星道：「風旋的病突然轉好—」

白衣女子道：「這公子可苦—我餵了他一顆祖師給我的『天山雪梅子』他那天生的風寒病，應該可以治好！他沒了父親，而我也沒了……」說話之時，淚水簌簌而下，翟天星明白，這是同病相憐！

翟天星道：「白完璧無良，而你也爲母親報了仇，死者已矣，我們何必再糾纏下去？」

白衣女子無言低首。

翟天星道：「我們回到古宅，看看你父親，我會把他送上絕想崖，讓無思僧好好訓誨他！」

白衣女子並沒有異議。

回到宅中，後宅仍是一片鼎沸之聲。只見風旋握劍，護在白完璧床前。

風旋喝道：「各位師兄，我爹與白完璧之約，是他們年輕意氣之爭，而今他已沒有能力使劍，他與我爹爹之仇怨，亦應一筆勾銷！」

有人道：「不殺此人，我們刀門門人，豈能在天下立足！」

風旋凜然道：「我爹爹生前，常對我訓誨，謂禿崖一約，只是他倆個人之事，並沒有影响我們，而且，他力言我不用爲他報仇，上一代之事，我們不必插手，否則，假若他又有兒子，我殺他之後，他又來尋仇，這樣生生世世，永無了結？」

白衣女郎聽得此言，心下感動。

刀門門人笑道：「這劍絕無後人，何來再會尋仇，倒不如一刀把他了斷，挖他心肝祭咱們師傅！」

白衣女子閃身一現，道：「我正是他的女兒！」

衆人吃了一驚，紛紛讓開。

翟天星也躍下，向刀門門人述說了前因。

白完璧躺在床上，一邊聽一邊淌汗。

翟天星：「白兄，這事如何？」

白完璧道：「我一生人之中，做錯了三件事，第一是學劍，第二是作了禽獸，第三是禿崖之約，而這三件事我都做了，你們要把我如何處置，我也欣然受之！」

翟天星道：「那麼你承認了此事，爲何你半生苦練童子之功，竟會……」

白完璧道：「我愛劍——其實我也是常人，見美色而動心……我不想再說下去了。」

翟天星向衆人道：「諸位，事情至此也該來個了結，白姑娘已弄斷白完璧雙姆指經脈，他從此不能用劍，風旋世兄依照他先父之言不願仇殺下去，而我與你們與白完璧均無任何恩怨，我打算帶他上絕想崖，讓無思僧前輩，訓誨他下半生！」

衆人也並沒有什麼異議。

翟天星又轉向風旋：「世兄，你的風寒病，是白姑娘爲你治好！」

風旋道：「原來是白姑娘所賜，在下感激！」

白衣女子道：「世兄多禮，世兄年紀輕輕，洞悉世情，小女子實在佩服。」

兩人又客氣了一番，翟天星看在眼裏，知道兩人意氣相投，心下好生歡喜。

這時一直閉目不言的白完璧突然挺身道：「翟兄，我也打算在絕想崖終生懺悔，不過在我離去之前，我有一個要求！」

翟天星道：「白兄意下如何？」

白完璧看着白衣姑娘，遲疑了一會，才道：「我一生愛劍，想不到有個女兒，我只想抱抱我的女兒……」他說話之時，已熱淚盈眶。

翟天星以目光徵求白姑娘的意思。

白姑娘上前道：「我想你會後悔！」

白完璧並不明白這話，也不理會，雙手伸出，白姑娘輕移蓮步，接近白完璧。

白完璧雙手發抖，便把白姑娘擁着。

忽然，他狂叫了一聲，口吐鮮血。

在場的人，包括翟天星在內，都以爲白姑娘竟在這時下殺手。

可是，白姑娘却一直沒有動過。

衆人口呆目瞪，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白姑娘突然敞開了白色的外衣。

她竟是一個無臂的女子。

翟天星也忍不住「呀」的叫了一聲，默然一會，才道：「人生冥冥自有主宰，一個使劍的劍絕，竟然有一個無臂的女兒，也許是應了他的外號——劍絕！」

衆人在歎息聲中離去，風旋與白姑娘並肩而行，兩人年紀相若，實在是一雙璧人。

翟天星收拾了白完璧的屍體，別了衆人，向着絕想崖而去！

（全文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萬里飛虹

高皋·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姜雲岫和彭小娟找不到父兄等人，從青島乘船往高麗，同船的有三人，船駛至一座孤島上岸，船家說這是高麗地方，乘船的共五人上岸後才知被騙，而岸上已有一個黑衣老者迎上來，原來同船的三人以及這個黑衣老者是江湖上有名的四魔天諸葛欣、雙忌、毋鎬、北宮婉，因拒絕朝廷的老太監王振利用被騙來此荒島，並身中劇毒，自問必死，也同情姜彭二人亦是被害者，希望將絕學傳授他們，以免失傳，更希望他們能爲自己報仇，姜雲岫彭小娟巧遇奇師，悉心學藝，而姜雲岫的飛虹手功力，也爲四魔天解除致死之毒，然後同彭小娟準備離去。

拜辭宗師 路過京畿

姜雲岫想不到他們的心事，早已被幾位師父瞧透了，不由面色一紅道：「大師父，咱們爲甚麼不一起離開孤島？」

諸葛欣道：「除了你二師父已經將劇毒完全迫出體外，咱們幾個只怕還得一年，在功力沒有全復之前，離開此地倒有些不便。」

姜雲岫道：「不要顧慮，大師父，弟子與師妹會侍候幾位老人家的。」

諸葛欣道：「我不是担心生活上的不便，是說王振不會放過咱們，再說功力沒有全復，就不能快意恩仇，這樣回去豈不蹩扭？不要替咱們難過，咱們會照顧自己的。」

四大魔天雖是有些孤僻，其實都是性情中人，一年相聚，師徒情深，想到明早就要分離，姜雲岫難免有些難過，彭小娟更是眼眶一熱，淚水忍不住已流了出來。

四師父北宮婉微微一笑道：「瞧你們這兩個孩子，一年之後咱們會返回中原，不就可以見面了麼？」

彭小娟道：「一年之後是咱們去找師父，還是師父去找咱們？」

三師父毋鎬道：「妳家被燒，令尊只怕不會再住在泰山，咱們到鐵馬莊見面比較可靠一點。」

這幾位師徒定了一年後會晤的概略時間及地點，然後將話題扯到江湖見聞上去了，四大魔天生怕他們的弟子會吃虧，因而不斷的告誡和叮囑，直到夜色深沉才分別就寢。

× × ×

一葉風帆在波濤中起伏着，它向着北方航行，好像是駛往高麗。

其實它只是一個木排不能算是船隻。

它所掛的風帆也是用堅韌的樹皮製造的，由於面積不大，吃風不多，因而木排前進的速度也就不能太快。

好在他們帶來的食物很多，在海上多待幾天倒也算不了甚麼。

但天有不測風雲，日間還是艷陽高照，海平如鏡的天候，一到夜晚竟然狂風挾

着寒雨，向他們大張撻伐。

木排上沒有躲避風雨的地方，就算有也沒用，這股狂暴的威勢好像天都要塌下來，只要在船上就沒有個地方是安全的。

風雨無情的向這葉小小的木排衝擊着，天地昏暗得像一團潑墨，這等景象不僅震撼着姜彭二人的身體，也震撼着他們的內心。

人類如果與大自然相比，實在太渺小了，他們雖然並不畏懼死亡，却爲生命的脆弱而感到悲哀。

不過他們不想就這樣無聲無闃的被風雨吞噬，不管前途如何杳茫，仍然不願放棄任何一點求生之機。

其實他們目前求生的依據只有一點，那就是抓緊這個木排。

姜雲岫緊緊抓着短桅的根部，使身體不至於摔下木排，彭小娟也用一隻手抓着短桅，另一隻手却抱着姜雲岫的脖子。

他們是在死亡綫上掙扎，彭小娟却不願離開姜雲岫，要死就死在一起，黃泉路上才有個伴兒。

不知經過多少時辰，天亮了再黑，天黑了再亮，但風雨依舊好像跟定了他們。

姜彭二人自暴風雨來襲之時開始，他們就緊緊的抱在一起，但四片嘴唇是什麽時候接在一起的就不知道了。

他們的飲水及食物早已被狂風捲到海中去了，在飢渴交擊之中，吮吸對方的嘴唇，似乎也有療飢止渴的作用。

兩天沒有飲食，他們的嘴唇也兩天沒有分開，他們沒有感到不耐，而且樂此不疲。

在這天的深夜，他們的木排被海浪拋上一個沙灘，他們得救了，却依然擁着吻着，並未爲得救而份外喜悅。

其實他們是太過疲勞了，幾乎無力起身就昏昏沉沉的睡了過去。

直待陽光刺眼，他們終於醒了過來。

彭小娟離開了姜雲岫的懷抱，低着頭，輕輕道：「師哥，咱們好像得救了。」

姜雲岫道：「這兒是陸地，咱們當然得救了。」

彭小娟抓起包裹，拉着姜雲岫的手道：「我快要餓昏了，咱們找吃的去。」

姜雲岫道：「好的。」

他們找到一個漁村，才知道此地是安東省的孤山縣境，距離他們要去的松江省延吉市並不太遠，這陣暴風倒帮了他們一個小忙。

漁民十分熱情，除了免費供給他們食物，還帮他們清洗衣物，最後指點赴縣城的道路，他們才離開漁村。

在縣城歇息一天，待精神完全恢復，他們才買了兩匹駿馬，及一些換洗的衣物，逕向松江奔去。

此後他們聯騎東進，彭小娟雖是柔情似水，姜雲岫却避免與她發生任何親密的舉動，小姑娘恨得牙癢癢的，却也無可奈何。

這天傍晚時分，他們趕到了延吉以西的銅佛寺，此處也有一個鎭集，他們先落店，待晚餐之後才聯袂赴銅佛寺尋訪。

上過香，拜過佛，姜雲岫雙拳一抱，向一名中年僧侶道：「請問大師父，華公子是否已經平安到達？」

中年僧侶神色一呆道：「施主在說些甚麽？貧僧不懂。」

彭小娟道：「師哥，此事他也許眞不知道，咱們還是求見他們的方丈吧。」

姜雲岫點點頭道：「在下姓姜，這位姑娘姓彭，咱們求見貴寺的方丈，請大師代爲傳報一下。」

中年僧侶道：「方丈現在是不是在寺內，貧僧還不知道，兩位請稍待，貧僧問問就來。」

姜雲岫道：「大師請便。」

片刻之後，中年僧侶回來道：「敝方丈在禪房相候，兩位施主請。」

他將姜彭二人帶到一個花木扶疎的院落，在一間黑漆房門之前停下脚步，然後推開房門道：「請進。」

姜彭二人剛剛跨進房間，身後忽然傳來一聲巨响，那扇黑漆房門竟然關起來。

姜雲岫大吃一驚，彈身一躍，想拉開那扇房門，雖是使盡全力，房門竟然紋風不動。

敢情這扇房門是生鐵所鑄，而且是以機關控制，他自然拉它不動了。

他呆了一呆道：「糟了，師妹，咱們落入陷阱之中了！」

彭小娟道：「爲甚麽？師哥，咱們跟他們無怨無仇……」

姜雲岫道：「我想是一項誤會，由於我問得太過突然，因而引起他們懷疑。」

彭小娟道：「不要自責，師哥，這間破房子未必關得住咱們。」

她說話之間，已經伸手向四壁摸索，結果失望的一嘆道：「當眞糟了，這間牢房的四壁竟然全是鐵的。」

姜雲岫道：「要是我八姊在就好了，唉……」

彭小娟撇撇嘴道：「哼，念念不忘的就是你的八姊，以後有機會我倒要看看她是怎樣一個美法！」

姜雲岫道：「師妹不要誤會，我是說八姊有一隻可以切金斷玉的蟠龍環，有她在此，這個房子就困不住咱們了。」

彭小娟輕輕偎到他的身前道：「不必担心，師哥，那麽險惡的大海都淹不死咱們，此時咱們也會脫困的。」

姜雲岫嘆息一聲，沒有再說甚麽。

其實他想說也說不出來了，娟姑娘丁香乍吐，小巧的櫻唇已經送了上來。

他不忍再予拒絕，以免傷了她自尊心，只得伸手環抱，來了一記漫長的熱吻。

時間在他們熱吻中慢慢溜走，最後他們相擁着睡了下去。

一個懷春少女，當她投進心愛男人懷抱之中的時候，她會意亂情迷而毫無顧忌的。

彭小娟就是一個懷春少女，而且正在意亂情迷，如果姜雲岫提出某種要求，她必然不會拒絕。

但姜雲岫是一個君子，當他感到無法忍受之時，他竟能懸崖勒馬，推開彭小娟挺身躍了起來。

他握着彭小娟的玉手，道：「對不起，小娟，我……眞該死……」

彭小娟低着頭幽幽道：「不，大哥，我沒有怪你，不過……」

姜雲岫道：「不過怎樣？小娟。」

彭小娟道：「我已經是你的人了，今生今世……」

姜雲岫道：「啊，小娟，在家鄉我是有妻子的……」

彭小娟道：「我知道，在鐵馬莊，你還有一個八姊，唉，誰叫我這麽死心眼愛着你的，只好不計較甚麽名位了。」

姜雲岫道：「這個……」

彭小娟道：「別這個那個了，待我瞧瞧外面……」

瞧外面？更深夜靜，外面有甚麽好瞧的？她只是想撇開話題，避免彼此的尷尬而已。

牆壁上有窗子，淡淡的婆娑樹影，會從那面小窗抛入，不過那面窗子距離地面足有兩個人高，如非縱身躍起，就不可能瞧到窗外的景色。

再說它是一面鐵窗，全是一根根粗如兒臂的鐵條，無論他們內功多麽高深，絕對無法破壞這個窗子。

彭小娟並未存着破窗而出的打算，她躍起抓着窗上的鐵條，只是想吸一口新鮮的空氣而已。

待她抓住鐵條之後，她忽然歡呼一聲道：「大哥，快上來……」

姜雲岫心知彭小娟必有甚麽發現，因而點足彈身，也抓住兩根鐵條。

現在他明白彭小娟歡呼的原因了，敢情這些鐵條由於年代久遠，已經腐蝕鬆動，他們身負絕頂內功，合兩人之力，不難將鐵條一根根折下。

於是他們默運「九重天」神功，果然折下鐵條，先後穿窗而出。

他們立身之處是後院，有一個通往廟內的月洞門却關閉着。

此時他們立身在靜悄悄的草木之間，如果想走，只要越過一道院牆就可以了。

因而彭小娟輕聲道：「大哥，現在怎麽辦？」

姜雲岫道：「找那些和尚去，咱們必須弄個明白。」

彭小娟道：「那好，他們來了。」

他們的確來了，月洞門已經打開，湧出來十幾名手執兵刄的和尚。

領頭的是一名鬢髮斑白的老和尚，他向姜彭二人打量一眼道：「兩位能够逃出本寺的鐵牢，看來老衲是低估你們了。」

彭小娟道：「你不只是低估了咱們，而且錯得離了譜！」

老和尚道：「哦，老衲怎樣錯了？」

彭小娟指着姜雲岫道：「我大哥化裝爲華公子，李代桃僵，讓他平安的抵達高麗，咱們却九死一生，遭到王太監派人一路追殺，總算咱們命不該絕，終於脫險來到這裏，想不到你們却恩將仇報，將咱們關進鐵牢，哼，不是你錯，難道是咱們錯了。」

老和尚呆了一呆道：「公子可是姓姜的？」

姜雲岫道：「不錯，晚輩姜雲岫。」

老和尚道：「那麽這位女施主必然是彭小娟姑娘了，老衲曇宗是敝寺的方丈，由於門下傳話不明，才發生這次誤會，希望兩位施主多多原諒。」

姜雲岫道：「方丈好說，我大哥他們呢？」

曇宗方丈道：「第一批送華公子前來的是鐵馬莊大莊主賈化等五人，他們只待了一晚，翌晨就返回中原去了，第二批是彭大俠主僕，及鐵馬莊的三位莊主，他們一晚都沒有待，當天下午就回去了。」

姜雲岫道：「既然如此咱們告辭。」

曇宗方丈道：「夜色已深，兩位施主何不在敝寺屈留一夜？」

姜雲岫道：「咱們在客棧定有房間，不打擾了，告辭。」

回到客棧，彭小娟跟進姜雲岫的房間，倒了一杯茶送到他的手中，然後依着他坐下，道：「怎麽辦？大哥，咱們又撲了一個空，今後到那兒去找他們？」

姜雲岫道：「去鐵馬莊，說不定妳爹也會在那裏。」

彭小娟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姜雲岫道：「去睡吧，咱們明天還得趕路。」

彭小娟道：「不要攆我嘛，大哥……」

姜雲岫面色一正道：「別孩子氣，快去，我要睡了。」

彭小娟並不是淫娃蕩婦，她的確只是孩子氣以及依賴之心太重而已，她原該叫姜雲岫爲師哥的，後來覺得不如叫大哥來得親切，所以他們的稱呼又改回來了。

現在姜雲岫不假詞色，她總不能賴在這裏，只得恨恨的瞪他一眼，然後回到自己的客房。

翌晨他們由延吉出發，經吉林，遼源，赤峯，承德，由古北口入關。

這一路之上他們聯騎千里，風塵僕僕，所幸沒有發生甚麽意外。

這天到達京師，姜雲岫原想打個尖便穿城而過的，但天子脚下，當得是物華天寶，人傑地靈，那等繁榮的景象，竟將彭小娟吸引住了。

在打尖時她忍不住提出要求道：「大哥，咱們在這兒玩幾天再走，好嗎？」

姜雲岫道：「京師是人人响往的地方，我何嘗不想在這兒玩個痛快，可是京師也是一個龍潭虎穴，王公大臣，豪門巨擘，以及那般如狼似虎的錦衣衛，沒有一個是咱們惹得起的。」

彭小娟噘着嘴道：「照你這麽一說，這兒就沒有平常百姓了，他們還不是平平安安的活下去了，何况我也住過京師，從小在這兒長大……」

姜雲岫拗她不過，只得答允道：「好吧，不過咱們只能玩，可不准惹事。」

彭小娟道：「好嘛，不惹事就是。」

他們住在興隆寺街的「煦輝客棧」，當年彭小娟父女就住在這條街上，所以她對附近的環境頗爲熟習。

定好房間，兩人清洗了一下，彭小娟就邀約姜雲岫上街去逛。

京師人文薈萃，商業繁榮，居民數百年來受古都文化政治的薰淘，氣質上與其他城鎭的居民迥然有異，這種氣質又因各人的感受不同，而有極端不同的評價，別人不去說他，姜雲岫就有點瞧不順眼。

彭小娟自然想不到這些，她一路指指點點，像個百靈鳥兒，一直說個不停。

待走到前門大街，時間已近薄暮，肚子也有點餓，彭小娟指着斜對面的「太白居」酒樓道：「大哥，咱們去喝兩杯。」

姜雲岫道：「妳會喝酒？」

彭小娟道：「會喝一點，我爹是酒仙，做女兒的怎能不會？」

姜雲岫道：「好吧，咱們走。」

他們進入太白居，選了一張臨窗的桌子坐了下來，待店少二前來侍候，姜雲岫連點菜都不會，名符其實的成爲鄉下土包子了。

彭小娟知道姜雲岫不太會喝，就要了一壺蓮花白，點的煮鹹栗肉，乾落花生，山查鴨蛋，酥魚，兎脯等。

酒菜送來之後，姜雲岫嚐嚐覺得十分可口，不由微微一笑道：「在這種地方我當眞成爲土包子了。」

彭小娟道：「京師的酒肆有三種，稱爲南酒店，京酒店，及藥酒店，各酒店的酒類不同，菜餚亦有異，太白居這三種酒店的酒菜都有，咱們要的蓮花白是屬於藥酒店的，菜餚是京酒店的。」

姜雲岫道：「妳怎麽如此清楚？」

彭小娟道：「我跟爹來過太白居，這些都是爹告訴我的。」

他們在笑談之際，一名身穿長衫，留着一撮山羊鬚的老者走過來道：「姑娘，咱們公子有請。」

彭小娟聞言一怔，道：「你們公子是誰？」

長衫老者道：「敝公子白津，是長沙將軍的哲嗣，當年白彭兩家緊隣而居，莫非姑娘竟忘了咱們公子？」

彭小娟呆了一呆道：「你認錯人了，我不姓彭。」

長衫老者哈哈一笑道：「你說笑話了，彭姑娘，老朽看着妳長大，怎麽會認錯人呢？再說咱們公子並無惡意，只不過故舊重逢，請姑娘過去敍敍罷了。」

彭小娟面色一沉道：「我的確不姓彭，請你不要掃咱們的酒興。」

此時一名年近三旬，穿着一身紫色錦袍的公子走了過來，他身後跟着四名眼神如電的勁裝武士，可能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

雙拳一抱，紫袍公子陰森森一陣奸笑道：「彭家妹子，咱們好幾年不見了，怎麽，有了新人忘舊人，他是誰？」

此人眞箇狂妄，對一個只是住過隣居的少女，居然以「有了新人忘舊人」的話來質詢，怎能不引起彭小娟的怒火。

她面色一變，本想發作，但在目光一掠姜雲岫之後，竟然硬生生的將怒火壓了下去。

因爲姜雲岫神色不動，大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之勢，那是告訴他，她對紫袍公子白津這種無賴之徒，又何必跟他一般見識。

於是她淡淡道：「咱們素不相識，我不知道你在說些甚麽，大哥，咱們走。」

她掏出一塊銀子丢在桌子，與姜雲岫起身準備離開，但白津却面色一沉道：「想走？嘿嘿，那有這麽便宜，給我拿下！」

他身後的勁裝大漢應聲奔上來兩個，伸出蒲扇般手掌，分別向姜彭二人抓去。

也許他們出手太急，用力過猛，以至岔了氣，人沒有抓住，竟然捧着肚子蹲下去哀嚎起來。

沒有人見到姜彭二人出手，他們站在原地紋風未動，這兩人蹲下去哀嚎，似乎跟他們絲毫無關。

白津自然不會這麽想，他知道今天遇到了高人，雙眉一挑，冷冷的道：「很好，彭姑娘今日之賜，白某必有一報，咱們走。」

由另兩名大漢架起哀嚎者，主僕六人匆匆奔了出去。

這是姜彭二人第一次逛京師，竟然碰到這麽一件不太愉快的事，他們當然不想再逛了，只得離開太白樓逕自返回客棧！

彭小娟不安的道：「大哥，不是我要惹事……」

姜雲岫道：「我知道，沒有怪妳。」

彭小娟一嘆道：「我的運氣爲甚麽這樣不好？想在京師玩幾天都不行！」

姜雲岫道：「怎麽不行？他能將咱們怎樣？」

彭小娟道：「你不知道，他爹是長沙將軍……」

姜雲岫道：「長沙將軍又怎樣？在京師，長沙將軍只是一個小人物，姓白的決不敢公然作出不法之事，再說咱們也不怕他。」

彭小娟道：「咱們不在乎長沙將軍，却不能不顧慮郡王高煦……」

「白津與郡王高煦有關？」

彭小娟道：「是的，高郡王的側王妃是白津的同胞姊姊。」

姜雲岫沉吟半晌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如果高郡王以官方的力量來向咱們找碴，咱們只怕不易應付。」

彭小娟道：「咱們明天一早就走，只要離開京師就不怕了。」

姜雲岫道：「也只好如此了，咱們明天還要起個早，妳去睡吧。」

彭小娟噘着嘴道：「不要撵我嘛，大哥，時間還早，咱們再聊聊。」

她語音未落，門上忽然傳來剝啄之聲，彭小娟一怔道：「誰？」

外面有人應聲道：「小的是店小二，有人來找彭姑娘。」

彭小娟暗凝功力，冷冷道：「門沒有門，請進。」

房門跟着被人推開，進來的是一名衣着華貴，年約五旬的婦人。

彭小娟啊了一聲道：「袁大娘，是妳？快請坐。」

袁大娘是郡王府的奶娘，王府的銀霞郡主是她一手帶大的。

當年彭小娟居住京師之時，與銀霞郡主是閨中密友，時相過從，自然與袁大娘十分熟識了。

袁大娘沒有坐，先向彭小娟問好，然後目光一瞥姜雲岫，說道：「郡主知道小姐來了京師，高興的不得了，立逼着老婆子來接，轎子在外面等，小姐如果沒有別的事，咱們就走吧。」

彭小娟微微一笑道：「郡主當眞神通廣大，我今天才到京師她就知道了。」

袁大娘道：「這不是郡主的神通廣大，是小姐太白居露了一手，被府裏人瞧到，郡主自然也知道了。」

彭小娟道：「郡主既然知道，必然會體諒我的處境，我想明天一早就離開京師，請上覆郡主，他日如果有暇，我一定會

去拜望她。」

袁大娘嘆息一聲道：「這般人實在鬧得太不像話了，不過小姐請放心，咱們王府可以替小姐担當一切。」

成王是當今皇上的胞弟，皇太后的愛子，只要他願意担當，不要說長沙將軍，就是郡王高煦又算得了甚麽？

現在彭小娟心頭高興起來了，今後舊地重遊，隨興所之，只要她不惹事，誰也不敢動她一根汗毛。

不過她却不敢做主，扭頭向姜雲岫詢問道：「大哥，咱們住到成王府裏去，你看可好？」

袁大娘原先瞧到姜彭二人相處一室，就料到他們之間必有深厚的關係，及見彭小娟稱姜雲岫爲大哥，並對移居王府之事向他徵求意見，更證實他們的關係不平凡了。

於是她立即向姜雲岫襝衽一禮道：「小婦人見過公子。」

姜雲岫啊了一聲道：「不敢當，大娘請坐。」

袁大娘道：「不必坐了，小婦人奉郡主之命來接兩位進王府聚聚，轎子在店外等候，希望公子移玉一行。」

她乾脆連姜雲岫也一起請，這位袁大娘的辦事能力實在高明。

但姜雲岫却不願高攀，淡淡一笑道：「在下還有要事待辦，大娘的盛情只好心領了。」

袁大娘見姜雲岫辭謝之時，彭小娟不做聲，就知道只要姜雲岫不去，彭小娟也不會進入王府，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得長長一嘆道：「王府遭遇危難，郡主因而日夜思念彭小姐，現在天從人願讓小婦人見到了兩位，尚望小姐念在與郡主往日的交情，相助咱們一臂之力。」

彭小娟愕然道：「王府會有危難？大娘快說，究竟是怎麽回事？」

袁大娘道：「近半月來，每當夜深人靜之際，時常會有夜行人闖進王府……」

彭小娟啊了一聲道：「會有這種事，王府的侍衞呢？他們就讓人來來去去？」

袁大娘道：「小姐是知道的，王府侍衞雖是不少，論武功，全都平常得很。」

彭小娟道：「郡主的武功不錯啊，她不願意親自出手？」

袁大娘一嘆道：「郡主出過手，但如非小婦人拚命搶救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彭小娟面色一變道：「好大胆的賊人，他們如此騷擾王府，究竟爲了甚麽？」

袁大娘道：「要是知道就好了，而且來人身手太高，咱們連人家是什麽長像，甚至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彭小娟道：「此事王爺知道麽？」

袁大娘道：「知道，但王爺也束手無策。」

彭小娟道：「爲甚麽不稟報皇上，大內高人很多，錦衣衞也有不少高手，調幾個來不就解決了麽？」

袁大娘道：「王爺向皇上提過，想不到竟然受到一頓申斥，郡主在無可奈何之中，才派人物色武林高人，因爲京師藏龍臥虎，市井中不乏身具奇材異能之士，郡主這一招使對了，否則，怎能發現你們兩位？」

聽完袁大娘的敍述，彭小娟覺得不能袖手旁觀，因而以祈求的目光瞧着姜雲岫道：「大哥……」

姜雲岫略作沉吟道：「妳先回去，大娘，爲了掩人耳目，咱們在二更之後再到王府。」

袁大娘大喜道：「多謝公子，小婦人告退。」

彭小娟道：「大娘好走，咱們就不送了。」

袁大娘走後，姜雲岫就到櫃上結清店錢，然後將包裹收拾好了，再與彭小娟打坐調息。

二更剛起，他們便穿窗而出，由彭小娟領頭，逕向成王府奔去。

成王府位於北皇城根附近的「担杖胡同」，皇城是禁地，一般百姓是不容涉足的。

禁地可以禁止一般百姓，對於能够高來高去的江湖豪客就失去它的功能了。

但九重天子所居，自有它的威儀，而且大內高人頗多，一般江湖豪客多不願無故犯案！

姜雲岫是擧子，彭小娟是民女，他們擅闖皇城，都有遭受重罪的可能，雖然是受到郡主的邀請，他們的行動依然不敢絲毫大意。

好在彭小娟來過成王府，雖然事隔數年，成王府的景物並沒有什麽改變。

他們越過皇城，像飄絮一般輕輕掠入王府的後花園中。

此時彤雲佈滿長空，夜色頗爲混暗，但姜彭二人依然察覺在那林蔭樹隙之間，有不少目光在向他們注視，不過這般人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他們必然在事先受過郡主的囑咐。

姜彭二人投入花園之後，只是併肩而立，他們在等待郡主派人引導，這樣可以避免因亂闖而發生誤會。

果然，兩支紗燈由後門出現，袁大娘帶着兩名婢女迎了過來。

「公子小姐請。」

「大娘請。」

他們跟着袁大娘穿過無數房廊，在一間紅樓深閨之中，見到了成王的掌珠銀霞郡主。

這位一身宮裝的郡主，約莫二十上下，生得杏眼瑤鼻，眉目如畫，當得是一個十分迷人的美人兒。

最值得令人稱道的是她雖是王府郡主，却沒有一般皇室的優越感，嬌艷的粉頰上經常掛着微笑，予人一種親切的感受。

她握着彭小娟的雙手，笑意盈盈的道：「小娟，到了京師不來看我，妳說我該怎麽罰妳？」

彭小娟笑笑道：「咱們惹上了痲煩，不敢牽連郡主，如非袁大娘傳話，咱們怎敢擅闖皇城！」

銀霞郡主微微一笑道：「這麽說我不能罰妳了，快坐下咱們慢慢的聊。」

彭小娟當即介紹姜雲岫道：「郡主，他叫姜雲岫，是我的師哥。」

銀霞郡主道：「姜公子請坐，我跟小娟是多年姊妹，故舊重逢，難免話多了一點，希望你不要見怪。」

姜雲岫道：「郡主好說在下怎敢。」

銀霞郡主待婢女獻茶之後，便揮手叫她們退出，然後嘆息一聲道：「小娟，我眞是羨慕妳。」

彭小娟道：「羨慕我？浪跡江湖，四海為家也值得羨慕？看來郡主較往日更為風趣了。」

銀霞郡主道：「妳以為穿金戴玉，困守深閨才值得羨慕？這比金絲籠的鳥兒又有什麼分別？」

身在宮庭，雖是尊榮無比，但那些違反人性的限制，却也不易忍受，彭小娟自幼就與銀霞郡主交往密切，她當然知道這些。

不過沒有人能够改變皇室的生活方式，說來也不過徒增煩惱而巳，因而彭小娟語氣一變道：「郡主，聽說王府近日有夜行人騷擾，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銀霞郡主幽幽道：「我行細考慮過，京師雖是冠蓋雲集，貴胄滿街，但眞敢不利於咱們的倒也不多……」

彭小娟道：「不錯，王爺是當今皇上的胞弟，一般人的確沒有這份胆量，再說王爺跟江湖素無交往，也不會是江湖道上的人物。」

銀霞郡主道：「我也是這般想法，所以只列出了兩個可疑的對象。」

彭小娟道：「哦！是那兩個？」

銀霞郡主道：「內史監王振，及郡王高煦。」

彭小娟道：「王振權傾朝野，一般王公大臣都以翁父相稱，只有王爺不賣他的賬，他派人前來作示威性的騷擾的確可能，但郡王高煦又是為了甚麼？」

銀霞郡主嘆息一聲道：「不久前高煦為他的兒子向咱們王府提親，被父王一口拒絕……」

彭小娟道：「我明白了，郡主有什麼對策？」

銀霞郡主道：「我那有什麼對策，希望妳能替我出個主意。」

彭小娟道：「花點錢聘請幾個武林高手，或是由錦衣衞調幾個前來。」

銀霞郡主道：「咱們不在乎花錢，却不知道到那兒去請，而且來歷不明之人，咱們不敢僱用，一旦引狼入室豈不更糟！至於錦衣衞那就更不必提了，那般人全被王振所收買，縱使他們肯來，咱們也不敢收用。」

彭小娟道：「這我就沒有辦法了，妳問他吧。」

「問他」自然是問姜雲岫了，銀霞郡主落落大方的詢問道：「姜大俠……」

姜雲岫道：「不敢當，郡主叫在下的名字好了。」

銀霞郡主道：「這樣好啦，小娟妹子叫你大哥，我也叫你大哥吧，你說，姜大哥，咱們應該怎麼辦？」

姜雲岫道：「在下認為能够請到可靠的高手固然很好，請不到也沒有關係，目前咱們要做的是如何加强王府的防衞。」

銀霞郡主道：「王府侍衞只會一點粗淺的工夫，要他們加强防衞，只怕不太容易。」

姜雲岫道：「在下有一個想法，提出來供郡主參考。」

銀霞郡主道：「姜大哥請說。」

姜雲岫道：「加强王府防衞，不一定必須武林高人，只要在設備上予以改善，就可以使王府固若金湯。」

接着他說出如何加强設備，如何訓練王府的侍衞，策劃詳盡，條理分明，銀霞郡主不由衷心的稱讚道：「這當眞是同君一席語，勝讀十年書，姜大哥的胸羅玄機，果然不是常人。」

姜雲岫淡淡一笑道：「一得之愚罷了，不敢當郡主謬讚。」

銀霞郡主道：「以姜大哥的才華，如果置之廟堂，取青紫當如拾芥，留下來好麼？」

姜雲岫搖搖頭道：「在下無意功名，郡主的好意只能心領了。」

銀霞郡主道：「好吧，這件事咱們改天再談，今晚我要將小娟留在這裏作長夜之談，你不會反對吧？」

她最後這一問，使得姜彭二人面色一紅，姜雲岫還沒有甚麼，彭小娟却羞得連脖子都紅了。

姜雲岫知道銀霞郡主誤會了他們之間的關係，但又不便分辯，只得淡淡道：「在下當然不會反對，郡主如果別無他事，在下就此告辭。」

銀霞郡主道：「好，咱們明天再談，小菁……」

小菁是她的貼身丫頭，應聲奔入房中道：「小婢在，郡主有什麼吩咐？」

銀霞郡主道：「姜公子的住處準備好了麼？」

小菁道：「準備好了。」

銀霞郡主道：「姜大哥，明天見。」

姜雲岫雙拳一抱道：「明天見。」

待姜雲岫跟着小菁離去，彭小娟忽然櫻唇一噘，纖足一跺道：「郡主，妳混說些甚麼？」

銀霞郡主道：「噫，我那一句話說錯了？」

彭小娟道：「妳要留我，為甚麼問他反不反對？」

銀霞郡主啊了一聲道：「怎麼，莫非你們不是小倆口子？」

彭小娟道．「甚麼小倆口子，咱們只不過師兄妹罷了。」

銀霞郡主道：「這妳不能怪我，誰叫妳大哥大哥叫得那麼親熱的。」

彭小娟道：「好，妳欺負我，我非治治妳不可。」

這一對從小就鬧在一起的女孩子，也不管什麼郡主民女的，立即滾在一起，嘻嘻哈哈的鬧了起來，直到銀霞郡主笑得喘不過氣來，兩人才停止了打鬧。

銀霞郡主整理了一下衣衫，面色一正道：「說眞格的，小娟，妳這位大哥可是人間奇男子，打着燈籠也找不到的，妳可不能輕輕放棄！」

彭小娟神色一黯道：「不放棄又能怎樣？他家中巳經有了妻子……」

銀霞郡主一怔道：「這太可惜了，那妳只好委屈一點。」

彭小娟道：「咱們不談這些，郡主，妳想留下他？」

銀霞郡主道：「大千世界之中，眞正具有才華的並不多見，只要他願意留下，我保證他能够平步青雲。」

彭小娟搖搖頭道：「很難，據我所知，他被老父逼着參加鄉試，曾經高中第二名舉人，他認為可以告慰家人了，從此徜徉於山水之間，不再理會功利二字，終於經過數度奇遇，而習得一身天下無雙的武功，不是我說放肆的話，就算給他一個王位，他也不會接納的。」

銀霞郡主嘆口氣道：「好淸高的品格，我絕不能放過他……」

彭小娟噗哧一笑道：「這麼說郡主是愛上他了，好吧，只要妳說幾句好聽的，我就跟妳當一次紅娘。」

銀霞郡主嬌靨一紅，道：「好哇，娟丫頭，妳居然敢調侃老姐姐，看我可會饒妳！」

她呵了一下雙手，就去搔彭小娟的癢，彭小娟連聲告饒道：「好郡主，好姐姐，饒了我這遭吧，以後我再也不敢了。」

銀霞郡主握着彭小娟的雙手長長一吁道：「小娟，我好羨慕妳……」

彭小娟撇撇嘴道：「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了，其實淸高與富貴，同是品格的極緻，只不過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罷了。」

銀霞郡主道：「如果要我我選擇，我寧願選擇前者，天地如此之大，河山是何等的壯濶，我却偏促於這片小天地之中，唉……」

彭小娟道：「這有甚麼不好，享盡人間榮華，身份尊崇無比，別人想都想不到呢，好啦，時間不早了，咱們歇息吧。」

銀霞郡主道：「別忙嘛，小娟，我還有些要緊的事跟妳商議呢？」

彭小娟道：「哦，要我給妳作媒！」

銀霞郡主道：「人家都要急死了，妳還要調侃我！」

彭小娟道：「好啦，咱們不鬧了，妳說有有甚麼要緊的事？」

銀霞郡主道：「姜大哥提出的三點，訓練王府侍衞，設置孔明燈，配備連珠弩，王府固然可保無慮，但咱們總不能不出王府一步……」

彭小娟道：「郡主太過小心了，京畿重地，難道當眞有人敢公然行兇不成？」

銀霞郡主道：「妳這麼說就錯了，王府人家既然敢來，還有甚麼不敢做的！」

彭小娟道：「這倒也是，那……」

銀霞郡主道：「我想請妳帮個忙！」

彭小娟道：「說吧，要我怎麼做？」

銀霞郡主道：「勸姜大哥留下來。」

彭小娟搖搖頭道：「這個忙我只怕帮不上，我跟妳說過他的性格了。」

銀霞郡主道：「這樣吧，小娟，我提出兩條路由他選擇，一是永遠留在王府，我跟父王說立刻將他實授王府長史，二是暫留王府，以客卿的身份帮咱們三年。」

彭小娟道：「好，我明天跟他說，不過……」

銀霞郡主道：「小娟，咱們從一塊長大，就像親姊妹一樣，我有困難妳不應該帮我？」

彭小娟道：「我自然應該帮妳，不過姜大哥的性格，有時候會令人恨得牙癢癢的，我會盡我的所能去勸他，能不能成功我可不敢跟妳寫包票。」

銀霞郡主道：「好吧。」

翌晨早餐之後，彭小娟到客舍來見姜雲岫，她先向房間打量一陣道：「昨晚睡得還好麼，大哥？」

姜雲岫道：「不好。」

彭小娟一怔：「你有擇床的毛病。」

姜雲岫道：「沒有，浪跡江湖，隨遇而安，怎麼會擇床？」

彭小娟道：「那為甚麼睡得不好？」

姜雲岫道：「太豪華了我不習慣。」

彭小娟噗哧一聲輕笑道：「前言不符後語，自相矛盾。」

姜雲岫道：「哦，我那裏矛盾了。」

彭小娟道：「浪跡江湖，隨遇而安，是不是你說的，既然隨遇而安，怎麼又會不習慣。」

姜雲岫呆了一呆道：「好厲害，幾句話就被妳抓住小辮子了。」

彭小娟微微一笑道：「所以今後跟我說話，要多加一份小心，哦，大哥，咱們去看看郡主，好麼？」

姜雲岫道：「現在去太早了，待會去吧。」

彭小娟道：「郡主這個人好可憐，我在替她難過。」

姜雲岫一怔道：「妳說她可憐？朱門酒肉香，野外有餓殍，她如果可憐，那些衣食不周的窮人該怎麼辦？」

彭小娟道：「話不能這麼說，我打個譬喻吧，關在金絲籠裏的鳥兒，不怕找不到食物，不怕風雨侵襲，如果用牠跟野外，那些整天為食物而忙碌的鳥兒相比，你那個可憐？」

姜雲岫道：「就算她可憐吧，咱們也愛莫能助。」

彭小娟道：「這話要看怎麼說，咱們如果願意帮她，這個忙一定帮得上，如是不想帮她，那就只好說愛莫能助了。」

姜雲岫道：「咳，小娟，照妳這麼一說，好像我故意不肯帮她，那妳就說說看，要我如何帮她，只要我能够辦到决不推辭。」

彭小娟道：「大哥這話可是你自己說的，大丈夫言出如山，你可不能反悔。」

姜雲岫道：「瞧妳這麼熱心，那銀霞郡主給了妳甚麼好處！」

彭小娟一嘆道：「咱們是從小一塊長大的好姐妹，她有了危險，我怎能袖手旁觀？」

姜雲岫道：「她有危險？妳是說王府發現夜行人是了為要刺殺郡主……」

彭小娟道：「不是刺殺，是擄刦。」

姜雲岫愕然道：「是郡主說的？」

彭小娟道：「郡主沒有這麼說，是我猜想的。」

姜雲岫搖搖頭道：「妳根據甚麼如此假設？這可不是鬧着玩的。」

彭小娟道：「我當然有根據，王府出現夜行人，是在她拒絕郡王高煦提親後的第三天，高煦勾結王振，跋扈專橫，府中蓄養不少死士，橫行京畿為所欲為……」

姜雲岫道：「這也不能證明高煦要擄刦郡主？」

彭小娟道：「以高煦那麼狂妄的性格，為子求親被拒，他必然丢不起這個臉，擄刦郡主，造成事實，未嘗沒有可能。」

姜雲岫道：「好吧，妳說，要我如何帮她？」

（未完・十）

前文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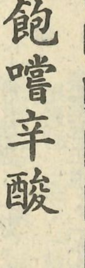
前文書至楚峻窮途落魄走投無路之際，幸遇丐帮歐陽虹收留，跟着歐陽虹去參加汴州丐帮大會，路上他們又和中州大俠石九斗的兒子石中玉一齊上道，石中玉是富家子弟，和兩個小乞丐同住同食，沒有門第之分，楚峻看見心情也開朗得多，原來江湖上重義氣，而且三人也結義爲弟兄，這天來到百樹村，見著名獨行大盜「魔爪蝙蝠」楊柏强行迎娶村長的女兒，三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結果仍被楊柏將人搶去，三人只好離去，來到鞏縣，石中玉見楚峻不想參加丐帮，叫他換過衣服不像一個小乞丐，晚上客棧被賊刦將三人沖散，楚峻又和他們分開了。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磨劍江湖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屈身為奴 飽嚐辛酸





新春在即，客棧的生意大不如前，一般客商都趕在歲末回家與家人團聚迎春，是以梁掌櫃的那幾個遠房侄兒也紛紛回家過年了，店內只剩下梁掌櫃夫婦及楚峻。眨眼已是大年初一，梁掌櫃封了一塊碎銀子與楚峻，並囑他到外面遊玩看看熱鬧。

楚峻十分感激，心想反正客棧無生意，自己在南陽城已十餘天，却還不知它是什麽模樣，便束裝出門。

只見街道上行人如鯽，人們穿着新衣衫，掛着笑容，攜老扶幼去串門拜年，街頭有幾羣街童圍在一起燃放鞭炮，不時發出歡悅的叫聲。

楚峻瑟縮地走着，街上的店舖除了兼買糖菓的雜貨店之外，大都已歇業，家家戶戶都貼着揮春，一片新春的景象。

楚峻緬懷身世，想起去歲在青雲莊的情景，眼簾浮上一層水光，他忽然害怕熱鬧及歡樂的日子來，只想一個人躲在陰暗的地方，最好沒人來打擾他。

走了兩條街，他已興趣索然，快步回店。梁掌櫃見狀，甚覺奇怪，却也不敢多問。

過了幾天，城內逐漸恢復平日的景象，梁掌櫃見他衣衫單薄，便勸他去買一套厚一點的。楚峻道：「老丈，小可不冷，小可想把錢攢下來，希望能買幾本書來讀讀！」

梁掌櫃嘆了一口氣，便叫他吃飯。

不久，梁掌櫃那幾個遠房子侄都回來了，他們見梁掌櫃對楚峻態度親切，都是心生妒忌。這裏面數梁城的年紀最大，歪主意也最多。

晚飯過後，梁城便把兩個堂弟叫入房內。

一個喚梁小七的問道：「城哥，你找咱有什麽事？」

「喂，你們看那姓齊的小子如何？」梁城問道：「老鬼把他當作兒子般！」

另一個喚梁收的青年道：「小弟一見到他便生氣了！他奶奶的！那老鬼就像餓狗見着屎般！」

梁小七接道：「不錯，小弟恨不得一拳把他打扁！」

梁城嘿嘿一笑：「這小子如何我可不在乎，怕只怕老鬼一死，要把這爿客棧交給他！咱們哥兒豈不是空手入寶山！」

梁收點點頭。「不錯，這個倒有可能！那老鬼平日一直嫌東嫌西，說咱們做得又慢又不好，但那小子做什麽他都喜歡得像拾到一塊大元寶似的，就怕他會收那小子做義子！」

梁小七道：「這樣一來，咱們可便是寡婦死了兒子——沒了指望！城哥，你有什麽辦法，好歹別讓那小子這般得意！」

梁城道：「這還不容易？不過這件事要你們配合才可以！」

梁小七忙問道：「如何配合？只要能趕走他，咱們都聽你的！」

梁城道：「咱們只需如此如此，便有那小子好看的了！不過，這件事無論如何都不得洩露出去！」

梁收及梁小七二人齊聲道：「這個自然！」

× × ×

正月初九，客棧的房間已住了七七八八，夥計們都非常忙碌。這天早上有一個客人忽然大聲叫了起來：「掌櫃掌櫃！」

梁掌櫃連忙親自跑去問候：「客官早！不知客官有何吩咐？」

那客人是個賤肉橫生的壯漢，忽然一把揪住梁掌櫃的衣襟，怒道：「原來你們這店是黑店！可惜你碰上了老子！你信不信，老子一拳便可把你打扁？」

梁掌櫃猛吃一驚，忙不迭地連聲道：

「小號不是黑店，不是黑店，客官千萬勿誤會！」

那漢子哼了一聲，揮着拳頭道：「若不是黑店爲何我裝銀子的銀帶不見了？」

「也許是被外來的賊偷去的，與小號無關？」

「眞的如此？大爺可不是三歲小孩，全給你一句話推掉！」

梁掌櫃苦着臉道：「客官若是不信，老朽也沒辦法……」

「要老子相信也不難，」壯漢道：「讓大爺搜搜你的房間！」

梁掌櫃心想自己沒有偷他的銀帶，又何懼讓他搜查，登時放下心來，道：「老朽歡迎！」

「俺那個銀帶是用藍色印花布做的，要是讓大爺搜出來有你好看！快帶路！」

梁掌櫃見他凶神惡煞，忍不住打了個冷顫，急忙在前引路：「請客官跟着老朽來！」

到了梁掌櫃寢室，那壯漢胡亂地把被褥揭了一下，喃喃地道：「果然不是你偷的！」

梁掌櫃舒了一口氣，陪笑道：「老朽早說這是個誤會了，大概客官是在來路上丟失了！」

「不對，昨夜投店後，大爺記得明明是把它放在床頭的，怎會不見？」壯漢忽大聲道：「你雖沒偷，但可能是你的夥計偷的！快再帶我去搜一搜！」

梁掌櫃那敢反對？便帶他到後廂。後廂有三間房子，一間是放置舊傢俱，一間大的是梁城三兄弟的寢室，另一間小的却只住着楚峻一個人，那是因爲梁掌櫃見他喜愛讀書，所以特別讓他單獨居住，比較方便。

剛走到後廂，便見到楚峻正好走過，他見到梁掌櫃帶着一個惡漢走進來，不由詫異地問道：「老丈，這位是誰？」

那惡漢未待掌櫃開口，便道：「咱是來找東西的！快讓開！」

梁掌櫃道：「這兩個房子是小號夥計的居所，你要搜，請便吧！」

惡漢忽然指一指楚峻道：「小子，你住那一間？帶大爺去！」

楚峻臉色一變，吭聲道：「小可雖然寒傖，但幼受庭訓，決計不會做出這種事來，請客官客氣一點，不要汚辱斯文！」

那惡漢臉色也是一變，嘿嘿笑道：「你越是不讓大爺搜查，越是有嫌疑！」

梁掌櫃忙道：「齊小哥，咱們自問清白，又何怕人家搜查？」

楚峻瞪了惡漢一眼，推開房門道：「你要搜，請便吧！」

惡漢施施然走入寢室，四處看了一下，撿下床上的被褥，却不見有什麽銀帶，楚峻冷冷地道：「找到了沒有？」

惡漢冷哼一聲，忽然拉出床底下的一個籐篋，把蓋打開，歡呼一聲：「這不就是！」說着抓出一個銀帶來，正是藍布印花！

梁掌櫃及楚峻臉上同時變色，惡漢把銀帶拋在桌子上，道：「老頭，現在你還有何話好說？爲了證明這個銀帶是老子的，請你把裏面的銀子倒出來數數，看看一共是不是二十三兩？」

梁掌櫃額上汗珠點點，望了楚峻一眼，呻吟似的道：「齊小哥，你……」

楚峻欲哭無淚，半晌才叫道：「小可絕對沒有拿過任何人的東西！這個銀帶不是小可偷的！」

惡漢把銀子倒了出來，數了一下，道：「不錯，剛好二十三兩！」隨即走至楚峻臉前，道：「小子，你說這銀帶不是你偷的，難道是它長了翅膀自己飛來的？還是這老頭偷的，却寄在你處！」

梁掌櫃忙道：「老朽是正當生意人，豈會做出這種事？客官您……」

惡漢把桌上的銀子收了起來，揪看梁掌櫃道：「你跟大爺到衙門裏理論！」

梁掌櫃哀求道：「請客官高抬貴手……老朽的確沒做出這種事來！」

惡漢想了一下，道：「大爺要趕路，無暇跟你們磨菇，而且銀子又絲毫未失，今日便且放過你們吧！不過大爺心頭這股火却得消一消！」說着飛快地摑了梁掌櫃一巴掌。

梁掌櫃給他打得一個踉蹌幾乎跌倒，楚峻連忙扶住他，喝道：「你爲何恃勢行兇？這可非君子之風！」

「君子之風？你偷大爺的銀子反是君子之風？」

楚峻叫道：「你含血噴人？」

惡漢忽然哈哈大笑起來：「大爺含血噴人？我還要打得你噴血哩！操你娘的蛋！」他又一巴掌摑了過去。

「拍！」楚峻因爲要扶梁掌櫃，這一掌閃避不開，右頰登時現出幾道紅痕！

惡漢哈哈大笑，又一掌摑了過去，楚峻輕輕把梁掌櫃推開，頭一低，標前一步，揑拳反擊惡漢小腹！

那惡漢慮不及此，竟給擊中，幸而他皮厚肉多，加上楚峻氣力不足，並沒多大的痛苦，但這一下却激起他的凶性，陡然踢出一脚，正中楚峻的胸膛！

楚峻被踢飛一丈，一口氣喘不過來，登時暈死過去。

梁掌櫃大聲叫道：「哎呀，弄出人命來啦，救命呀！救命呀！」

惡漢吃了一驚，不及細看，連忙跑了出去，只見梁城在牆後探出頭來，悄悄問道：「如何？」

惡漢道：「那小子死了！快拿銀子來，老子要遠走高飛！」

梁城立即遞了一錠銀子給他，惡漢去後，他才與兄弟快步奔入後廂，問道：「叔叔，發生了什麽事？」

梁掌櫃正在手足無措，忽見楚峻吐了一口氣，喜道：「快拿一碗薑湯來！小哥，你覺得如何？」

楚峻爬了起來，道：「小可沒事，老丈不必担心，不必煮薑湯了，老丈你去照料店務吧！小可休息了一會便去帮你！」

梁掌櫃道：「你自個小心一點！城兒，咱們出去！」順手把門帶上。

楚峻忽然哭了起來，但只哭了一陣，便止住哭聲，咬牙道：「這到底是誰陷害我的？」忽然想起剛才梁城臉上露出一絲狡獪的笑容，登時怔住了。

「他爲什麽要陷害我？」楚峻暗問一聲：「我跟他可沒仇怨！」

回心一想，不由恍然：「原來是因爲老丈對我好，惹他們妒忌，才想出這種惡毒的計謀來害我，唉！天下雖大，豈眞無我楚峻容身之處？」

話雖如此，隨又興起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的念頭，他決定離開這爿客棧，因爲只要梁掌櫃仍對自己存有好感，像今日這樣的事情一定會接二連三出現。

這一天，楚峻在渾渾噩噩中渡過，晚上他敲開了梁掌櫃的房門，把自己的决定告訴了他。梁掌櫃憐惜地望了他一眼：「齊小哥，那麽你打算去那裏？」

楚峻低着頭道：「我也不知道……天無絕人之路，總會找到一個棲身之所！」

梁掌櫃嘆了一口氣：「像你這種人想做粗賤的工作旣沒興趣亦做不來，又高不成低不就的，想找一份差事可不容易……」

楚峻咬着牙道：「小可相信慢慢學，可以改變一切！做什麽事都不在乎，只希望生活能安定下來，又有時間讓小可多讀點書便已心滿意足！」

梁掌櫃目光倏地一麼，道：「前日老朽打聽福盛酒樓的洪掌櫃說，諸葛老爺要找個書僮，不知你有沒有興趣？」

楚峻大喜，心想做書僮陪主人讀書，可是個好差事，便道：「好極了！請老丈帶小可去找那個洪掌櫃！只不知那個諸葛老爺是個什麽樣的人？」

「諸葛家是南陽一帶的富豪，家內旣有田地，在城內也有生意，聽說他以前還中過鄉試哩！」

楚峻又問：「不知他爲人如何？」

「有錢人還不是那副德性？」梁掌櫃道：「不過諸葛老爺對待佃戶及下人總算比較別人好一點，大概他是個讀書人吧，老朽明天便帶你去找洪掌櫃，查詢一下，也許人家已請了人！」

楚峻大喜，回房之後，躺在床上，久久都闔不上眼。

次日一早，楚峻便去找梁掌櫃，梁掌櫃着他換過一套乾淨的衣服，又跟他說了一番話，携了十二隻鷄蛋，才帶楚峻去福盛酒樓。

福盛酒樓離梁掌櫃那爿小客棧，只有三四丈之遙。天色雖早，但因福盛酒樓兼營早點，是以洪掌櫃一早便巳坐在櫃後了，他抬頭一望，詫異地道：「梁老哥，今日是什麽風把你吹來的？你已兩年沒來咱這裏吃早點了！」說着忙吩咐小二張羅！

梁掌櫃忙道：「洪老哥你又不是不知道，小弟那裏人手少，走不開……嗯，前日小弟聽說過，諸葛老爺要找個書僮，不知找到了沒有？」

洪掌櫃望了楚峻一眼，問道：「這是貴親？」

梁掌櫃忙道：「他是拙荊外家的一個遠親，因家境欠佳，來投小弟，但小弟的生意也是……咳咳……」把鷄蛋放在櫃上，「請老哥你帮帮忙！」

「那來的這許多客氣！這鷄蛋你拿同去吧！」洪掌櫃略一沉吟：「老朽巳介紹了幾個去了，但諸葛老爺都不滿意！梁老哥，你這親戚可曾讀過書？聽說諸葛老爺不是爲自己找書僮，而是替他兒子找的！諸葛少爺的爲人……咳咳，是以希望找個勤奮而又讀過書的書僮給他使喚，希望諸葛少爺的好玩脾性會有所改變！」

梁掌櫃道：「這個你老哥放心好了，我這個親戚可讀過不少聖賢書，包諸葛老爺一見便滿意！」

洪掌櫃心想窮苦人家的子弟，如何有辦法讀很多書？不覺又用疑惑的眼光望了楚峻一下。

楚峻忙道：「四書五經，千字文，三字經等等，小可都巳讀過，以前先父未曾過世時，寒舍家境還過得去，先父請了個西席回家敎小可……」

洪掌櫃點點頭，暗道難怪，當下道：「好吧，反正現在不太忙，老朽便帶你去一趟諸葛莊吧！」

梁掌櫃滿口感謝，洪掌櫃交代了一些店務，便帶着楚峻去諸葛莊了。

諸葛莊在南陽城郊，洪掌櫃及楚峻走了一柱香功夫，便到了。楚峻一至莊外，便怔住了，他實在料不到諸葛莊竟然如此龐大，靑雲莊若與它相比，簡直相形見拙，單那圍牆便高逾二丈五六，隔遠望去，看不到盡處，莊外綠樹成蔭，正面還有一個不小的廣場，氣派極大。

大門的石階寬及兩丈，兩旁的石獅子高逾人頭，即使是楚峻，踏上石階也有點戰戰兢兢。

洪掌櫃大概與諸葛莊的人十分熟悉，一個守門的壯漢看了他一眼，笑問道：「洪掌櫃今早又來，莫非替老爺找到了適合的書僮？」

洪掌櫃陪笑道：「正是，勞煩您通知老爺一聲。」

四個守門的壯漢立時有一個跑進去通報，過了一陣，那守門的出來道：「請稍候一下。」

又過了幾盞茶功夫，一個管家模樣的漢子出來道：「老爺剛下床，請掌櫃跟我進去！」洪掌櫃謝了一聲，携着楚峻的手走了進去。入門是個大院子，院子中種着幾棵棗樹，還有幾株梅花及桃花，此時梅花凋零！桃花則含苞待放。

這座院子長及五六十丈，地上舖上了青石板。院子盡頭是座高大的廳堂，白石台階，朱漆圓柱，飛簷棟樑，極盡奢華。

那管家不帶他倆入大廳却自廳側的一條甬道走向內堂。甬道收拾得極爲乾凈，兩旁放着不少盆栽，幾個家丁正在打掃。

楚峻抬頭望去，但見裏面房舍櫛次鱗比，也不知有多少進，有多少座院子，只覺穿過了不少道垣牆，越過無數道月洞門，才來到一座清雅的獨立小院，管家肅手道：「兩位請進！」

楚峻抬頭一瞥，見小院門頂掛着一塊牌匾，上書「養心軒」三個字，他心頭一動，忖道：「聽說皇上在大內讀書的地方叫養心殿，這裏叫養心軒，莫非是諸葛老爺的書房？唔，好大的口氣！」

養心軒的確是諸葛莊的書房，它只是西廂小小的一個部份。

軒外有個長相頗爲斯文的家丁，管家對他道：「這兩位要見老爺，你先帶他進去，我去請老爺！」

那家丁應了一聲在前引路，院子內種了幾叢竹樹，修葺得十分整齊，竹樹上還掛了幾籠鳥兒，楚峻精神一振，忖道：「在這個地方讀書，眞可事半功倍！」心念電轉間，家丁已把他倆引入一座小廳內。

廳內放着兩排酸枝椅子，兩張茶几，角几上放着一盆老榆盆景，古意盎然，壁上掛着一幅中堂畫，却是江南才子唐寅的仕女圖。

洪掌櫃趁那家丁去張羅茶水時，悄聲對楚峻道：「莊內共有八個管事，一個總管，兩個副總管，這些人在莊內都是炙手可熱的紅人，你今後對他們的態度可得恭謹一點！還有，諸葛老爺最注重禮節，這尊卑上下之分，你都謹記，不可出錯。」

楚峻唯唯喏喏應之，洪掌櫃仍不厭其詳地介紹，楚峻這才知道他兒子洪湘是八個管事之一，負責管理東廂的事務，而莊內的男女婢僕竟有四百餘人，另外諸葛老爺還請了一批武功高強的護院，護院領班在莊內的地位更加崇高。

說着，洪掌櫃聽到外面傳來一陣脚步聲，連忙住口，並拉着楚峻站了起來。

一忽，只見一個年在五十，身裁略胖，蓄着三綹長髯的錦袍男人走了進來，後面還跟着兩個丫環，楚峻見他氣概有異常人，料想必是此間主人諸葛錦暉，忍不住暗中再打量了一下。

諸葛錦暉雙眼如電掃了洪掌櫃及楚峻一眼，隨即示意那兩個丫環站在廳外。

洪掌櫃哈腰道：「老爺早！」

諸葛錦暉臉上露出幾分笑意，在正中那張高背椅坐下，道：「兩位也坐下吧！」說着抓起几上的茶盅呷了一口。

洪掌櫃恭聲道：「多謝老爺！」拉着楚峻在旁坐下。

諸葛錦暉放下茶盅，道：「辛苦你了掌櫃！這孩子是你推薦來作書僮的麽？」

「正是！老爺，他是安記客棧梁掌櫃妻子外家的一個遠親……」

諸葛錦暉揮揮手，示意他住口，問道：「你讀過書沒有？」

楚峻長身道：「小可讀過不少，自信還算得是個讀書人！」說着依先前編好的台詞，把「身世」介紹了一下。

諸葛錦暉沉吟了一下，問道：「千字文第五十三句你可記得？」

楚峻畧一沉吟答道：「德建名立。」

諸葛錦暉又道：「三字經之養不敎，父之過，接下去的是那幾句？」

楚峻不假思索地道：「敎不嚴，師之惰。子不學，非所宜；幼不學，老何爲。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爲人子，方少時，親師友，習禮義……」

諸葛錦暉臉露笑容，又問：「你可讀過四書？子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作何解？」

「此句出自論語雍也篇。孔子認爲對於中等以下的人，不可告訴他高深的道理。其義並無輕視此等人，而是認爲該針對不同程度的人而施敎。」

諸葛錦暉大喜，再問：「孟子曰：『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何解？」

「首句小者指口腹及日常生活，次句大者指道與德。全句意：即只注意生活是爲尋常人，能修養大心志及道德的是爲君子。」

諸葛錦暉連問數句，楚峻都能對答如流，不由大喜，問道：「老夫决定用你，除衣食由老夫供給之外，每年外加五両銀

子，你可願意？」

洪掌櫃及楚峻均大喜，須知尋常百姓，每年辛勞也未必能攢下三兩銀子，做書童能有五兩，還能不喜乎？

洪掌櫃及楚峻連聲多謝，諸葛錦暉吩咐家丁取二兩銀子與楚峻，道：「餘下三兩滿一年後再發，明早你在此刻，仍在此處等老夫！」說着帶着丫環離開養心軒。

楚峻返同安記客棧把那二兩銀子交給梁掌櫃，梁掌櫃道：「給洪老哥的佣金只需一兩，這一兩你帶去吧！」

「不，老丈過年給我的碎銀小可還未用，這一兩銀子便當作小可清還去年欠下的房錢及這些日來老丈對小可的照顧！」

梁掌櫃起初不肯收，但經不起楚峻的盛意，只好勉強收下。次日，楚峻帶了幾本書，提着梁掌櫃送與他的籐篋入諸葛莊。經過一番手續，費了不少時間，看守的壯漢才讓他入莊。到了養心軒那座小廳，剛坐下，諸葛錦暉便來了。

楚峻想起洪掌櫃的吩咐，恭敬地道：「老爺早！」

諸葛錦暉點點頭，道：「你跟老夫到書房來！」

穿過一條走廊，到了諸葛錦暉的書房，楚峻偷眼一瞧，見書房內的幾具書櫥，都堆滿了書冊，書桌上文房四寶俱全，牆上還掛了幾幅前朝的書畫。

諸葛錦暉在書桌後坐下，道：「凡入我諸葛莊的，不管是否賣身，老夫都另替他起個名，由今日起，你不叫齊高，叫侍書。每日早上除打掃、收拾老夫及少爺的書房之外，便是陪同少爺讀書習字以及復習功課。餘下的時間，你可任意使用，但不可隨便走出西廂！」

「是！小的知道！」

「老夫給你的年餉特別高，那是疼惜你是個人材，希望你能帮我管管少爺，所以若少爺要你代筆或要你陪他玩耍，你絕不能答應他！」諸葛錦暉臉色一沉，聲音轉厲：「你聽到沒有，若違反了，老夫便要家規處罰了！」

楚峻唯唯喏喏，諸葛錦暉臉色稍霽。

「老夫不買你，是看得起你，希望你將來也能跟少爺一齊考取功名！但，老夫要與你立下一張契約，五年之內，若未經老夫同意，你不得離府，否則老夫便要找梁掌櫃賠償！」

楚峻一聽起碼要在諸葛莊五年，不由一怔，心頭忐忑，猶疑難決。

諸葛錦暉臉色一沉。「你若不答應，現在還來得及，只要同老夫那二兩銀子便行！」

那二兩銀子早已用去，楚峻一咬牙，道：「侍書沒有異議。」

諸葛錦暉吩咐他磨墨，隨即揮筆寫了一張契文，雙方各自簽了名。

「侍書，老夫對你的確另具青眼，你好自為之，若少爺有不循規蹈矩的事，可來稟報！下午你便開始陪少爺讀書吧！侍茶！」

那家丁忙走了進來，恭聲道：「不知老爺有何吩咐？」

「你帶侍書同去安頓一下，順便告訴他莊內及軒內的規矩！」

侍茶應了一聲，領着楚峻離開。這養心軒原來不小，兩間書房，一間小廳之外，尚有兩間臥室，供諸葛錦暉父子看書累了假寐的。

穿過一道月洞門，那邊又是一座雅緻的小院，稱聽竹軒，小院四周植了不少碧翠的青竹，難怪以此為名。

聽竹軒住了幾個西席，另外便是兩間給書童住的小房，其中一間住着一個叫侍硯的書童，此人專侍候諸葛錦暉，另一間便給楚峻居住的。侍茶則住在養心軒內。

聽了侍茶的介紹，楚峻才知道書童在眾下人之中的待遇是最好的，而諸葛莊內的規矩既多且嚴。侍茶對楚峻有好感，還提醒他小心服侍少爺。

諸葛莊內共有四位西席，一位專教少爺諸葛浩，一個專教兩位小姐，另外兩位則教諸葛家的其他子弟！

西席上書童在聽竹軒的飯廳一齊用膳，席間侍茶把楚峻介紹與諸西席認識，那四位西席有老有少，有胖有瘦，對楚峻都十分冷淡，楚峻只記得那個教諸葛浩的叫章文虹，是個四十多歲身裁修長的文士。

午飯之後，楚峻返回寢室，正想拿書閱讀，房門忽被人敲響。

楚峻連忙把門拉開，只見門外站着一個公子爺及一個年輕的家丁，楚峻一怔，那公子爺問道：「你便是侍書麽？我便是你的少爺！」

楚峻神態一斂，恭聲道：「侍書拜見少爺。」

諸葛浩身裁肥胖，一張臉圓溜溜的，一管蒜頭鼻把眼睛擠得又扁又長，楚峻忖道：「老爺長得如此挺拔清秀，少爺這相怎地這般凶煞難看？」

諸葛浩哈哈一笑道：「侍書免禮。」

「多謝公子。」

諸葛浩笑容一斂，問道：「我爹把規矩告訴你沒有？」

「老爺已經說了，侍書自會努力伺候公子！」

「好，有你這句話，我便放心了！」諸葛浩笑嘻嘻地道：「你不要以為做奴才的，便不會飛黃騰達，只要少爺高興什麽時候都可以重賞你，福昌，替我賞一錠銀子給他！」

諸葛浩背後立即閃出那個家丁，自懷中揣出一錠銀子。楚峻忙道：「奴才無功不敢領受！」

諸葛浩臉色一變，道：「你頭一天便敢抗令了麽？可是嫌少？」

「奴才不是這個意思！」

「那就快收下，否則公子要生氣了！」福昌道：「只要你聽話，更好的寶貝都有！」他見楚峻收下了銀子，語氣一變，厲聲道：「但假如你惹惱了少爺，活罪可有的你受！」

諸葛浩哈哈一笑，道：「別嚇壞了他！嗯，侍書，你見到了章夫子，可別告訴他我來找過你，聽到沒有？」

楚峻心中詫異，嘴上却不得不恭維地道：「奴才知道！」

諸葛浩轉身出去。「未時你來書房侍候我！」

楚峻恭恭敬敬送他出去，望着那錠銀子發起怔來，不知諸葛浩有何含意。

一忽，房門又被人敲響，楚峻一怔，

拉起門閂，侍茶迅速地閃了進來：「少爺找你什麽事？」

楚峻忙把經過告訴侍茶，侍茶悄聲道：「侍書，我看你年紀還小，特地再來提醒你一次，少爺雖只十六歲，但胆子比天還大，你道為何至今才找你同來？」

楚峻道：「莫非以前那個書童受不住他的氣，而請辭了？」

侍茶道：「不是請辭，而是讓少爺叫人打死了！」

「什麽？」楚峻吃了一驚：「這還有王法麽？」

「王法？」侍茶冷笑一聲：「老爺有錢有勢，連州台大人都忌他幾分，他的話就是王法，你得小心，寧願得罪老爺，也不能得罪少爺，你明白麽？」

楚峻一顆心怦怦亂跳，以為找到一處安樂窩，却不料是處狼窩虎窟，半晌才問：「莫非老爺也怕了少爺？」

「老爺不怕少爺，但却有季常之癖，你明白了吧？」侍書拉開房門，道：「等一下你便得到書房去，準備硯墨清水，我也要去準備烹茶了！」

「多謝大哥關照，小弟感激不盡，請哥哥有空多來坐談！」

侍茶伸頭到外面看了一同，道：「我與你交談，不可讓老爺及少爺知道！」說着快步走了。

楚峻出了一陣神，忖道：「眞正呆不下去，我有手有脚不會一走了之麽？」想到此，心頭稍安，換過諸葛莊僕人的衣服，便開門出去了。

到了養心軒，侍茶大聲道：「侍書，少爺的書房在這邊！」向他打了個眼色。

侍書料想大概諸葛錦暉必已在他書房，應了一聲：「多謝大哥指點，小弟新來，一切生疏，今後還請哥哥多多指敎！」

侍茶帶他到書房，又指導他去那裏取清水，弄好一切，諸葛浩便帶着福昌來了，不過福昌只能在軒外等候，不能進來。

「公子請坐！」楚峻替諸葛浩拉開椅子，諸葛浩向他打了個眼色，楚峻不明所以，微笑相對。

一忽，章文虹便入來了，楚峻忙道：「章夫子你好！」

章文虹唔了一聲，坐了下來，道：「今日上論語。」

諸葛浩拿出本論語，章文虹朗聲讀了起來，他却無精打采，章文虹讀畢又仔細解釋了一遍，然後叫諸葛浩讀一次給他聽。那諸葛浩讀得像孝子哭喪般，碰到懂得的字便大聲唸出來，不懂得的便胡亂混了過去，楚峻暗中搖頭。

章文虹喝道：「你一字一字給我讀清楚，否則留堂！」

諸葛浩似乎有幾分忌他，只好老老實實朗讀起來，章文虹倒也十分負責，慢慢解說，楚峻見章文虹見解頗為精闢，對他的印象大改。

「抄書一遍！」章文虹抓起茶盅呷了一口。

諸葛浩最怕這個老師，心中雖不服氣，却也不敢抗命，便把脾氣發在楚峻身上：「侍書聽見沒有？還不磨墨洗筆？」

楚峻弄好一切，諸葛浩便抄寫起來。

章文虹道：「公子，你年紀漸大，應該開始專心讀書了，令尊對你寄望甚殷，希望你能榮宗耀祖，由今日起你每天均要在此抄書，以後每日的上課時間增加半個時辰，若非如此你又會叫書童代你抄寫了！你莫以為你以前的所作所為我不知道，我只是念你年紀尚小，但你却越來越胡鬧，傳將出去，連為師的臉也要給你丟光了。」

諸葛浩囁嚅道：「學生怎敢胡鬧？」

章文虹臉色一沉，道：「侍筆的事你道我不知道？哼，令尊給權為師，要我嚴厲管敎你，你若沒有進步，我可不客氣了！」他臉上忽然現出凜然之色，雙眼精光閃閃，一反剛才厭厭欲眠之態。

諸葛浩表面上唯唯諾諾，心中却把章文虹祖宗十八代都罵遍了。「酸夫子，你少爺年紀再大一點，第一個要對付的便是你！」

章文虹見他抄畢，收書道：「明早交一篇作文給我！」說罷走了出去。

諸葛浩對楚峻眨眨眼，道：「侍書，你去看看那酸夫子去遠了沒有？」

楚峻到外面望了一下，見章文虹經已走向聽竹軒，便告訴了諸葛浩，諸葛浩忙把書收了起來，道：「侍書，剛才酸夫子的話你聽見了沒有？」

「聽見了，公子。」

「你替我作好文，我先去玩耍一下，等下便同來，」諸葛浩道：「不准你告知那酸夫子！」

楚峻一驚：「但夫子剛才說……」

諸葛浩勃然變色，「你聽他的話還是聽少爺的話，你是諸葛家請來的，還是章家請來的。」

「但夫子這樣做可是為了公子您好，將來鄉試小的可帮不了您。」

「將來的事，將來再說，我爹爹富甲連雲，我考不到功名難道便會餓死，莫非剛才少爺送你銀子的用意你還不明白？」

楚峻忙道：「那銀子小的可以退同給你！」

「放屁！」諸葛浩摺扇在楚峻頭上敲了一下，「這種事還得了麽？小子，告訴你，就算少爺不給銀子你，你也得乖乖為少爺効勞，否則明早便叫爹調你去灶堂劈柴，由清晨做到半夜。」

楚峻心想諸葛錦暉要他改變諸葛浩的脾性，而諸葛浩又要自己替他作弊，不由作起難來，輕聲道：「公子，老爺今日吩咐小的……」

「別管他說什麽，以前的那幾個書童何嘗不是如此？我爹只有我這個兒子，他敢罵你，我告訴娘去，總之你不可把這事告訴他就是！」諸葛浩說罷大搖大擺地離開。

楚峻左思右想，忖道：「他自願作賤，我又何必管他？還是為自己的飯碗打算一下吧！」想到此，心神稍定，提起毛筆，醮了墨汁，下筆如飛，不一刻，一篇文采斐然的文章便已完成，楚峻對自己這篇文章也是極為滿意。

正在自我欣賞之際，只見侍茶溜了進來，楚峻忙把情況告訴他，侍茶道：「以前的書童人人俱如此，老爺怎樣說是一同事，他對這個兒子大覺頭痛，你若要為自己着想的，我勸你還是聽少爺的才是上策。」侍茶說罷轉頭望了一下，又道：「我

出去了，否則若讓那煞星看見我跟你說話便有一頓好罵。」說罷一溜烟跑了出去。

過了一陣，諸葛浩額頭沁汗地跑回來了，哈哈笑道：「福昌那小子的蹴毬功夫是越來越不濟了，喂，作好了沒有?」

「請公子過眼。」

「先拿毛巾給您少爺擦一把汗!」

楚峻服侍了諸葛浩，諸葛浩也把那篇文章看畢，拍案讚道：「好小子，那五兩銀子使得不寃，寫得比侍筆那小子好多了，嘻嘻!明早那酸夫子還不讚不絕口。」說着提筆騰寫了一次。

楚峻見自己寫的文章得到讚賞，也是心花怒放，但見諸葛浩下筆寫字如同拇指般大，二百餘字的一篇文章，抄了三四張紙，才算抄滿。諸葛浩抄好之後，又走了，臨行道：「侍書，你洗好了筆硯，便去休息吧!好好地幹，少爺不會虧待你!」哈哈大笑揚長而去。

次日章文虹看了那篇文章後，果然大讚諸葛浩進步神速，諸葛浩喜得一張大咀合不攏來，生似是他自己作的般，楚峻自然不敢說破。

諸葛浩每日上課兩次，上午一個時辰，下午一個時辰，現在加了半個時辰，共是兩個半時辰。

一個時辰很快便過去了，章文虹忽道：「公子，這篇文章你再寫一次，寫好才下課!」說着把剛才那篇收了起來。

這是從未發生過的事，諸葛浩不由傻了眼，巴巴地說不出話來。半晌才道：「夫子，你另出一道題目吧?這題目昨日已作過，再寫又有什麼意思?」

章文虹臉色一變，喝道：「你作是不是?昨夜已作過，現在只不過是重寫一次，又有何困難?」

須知諸葛浩只是見字搬字，昨夜抄的，如今早已忘了九成半，那管毛筆醮了墨汁一遍又一遍，就是下不了筆。他索性把筆一拋，叫道：「你別神氣，我告訴爹去!」轉頭瞪了楚峻一眼，惡狠狠地道：「侍書，你小心一點。」原來他以爲是楚峻把事情告訴章文虹。

只聽章文虹左手忽然一探，抓住諸葛浩的手臂，把其拉至身前，諸葛浩痛得哇哇亂叫。章文虹沉聲道：「老實告訴你，你肚子內有多少墨汁，我一清二楚，以前你作的文是什麼樣子，我還不知道?爲何相差兩日便截然不同，還不是請人代筆的，這件事跟侍書完全沒有關係，你要找你爹說我什麼壞話，都可隨便你，但不可扯上侍書，去吧!」章文虹說罷把諸葛浩一推，諸葛浩狼狽地跑了出去。

楚峻忙道：「多謝夫子多謝老師。」

章文虹臉色一霽，道：「有什麼事你來找我!」長身而起，又回頭道：「今夜沒人在時，你來我房間。」

楚峻滿口答允，心中又怕諸葛浩會生他的氣，而暗中報復，担憂不已。

下午上課時，楚峻更是忐忑不安，不過過了一陣諸葛浩來到書房時，一副垂頭喪氣的模樣，只瞪了他一眼，並無其他行動，楚峻才稍爲安心。

× × ×

聽竹軒的人很快便上床就寢了，楚峻卻等到二更時分才悄悄去找章文虹。

到了房外，只見房內點着燈，他不由有點猶豫，却聽章文虹問道：「是侍書麼?進來吧!」

楚峻推門進去，只見章文虹坐在書桌前看書，他見楚峻進來立即把書回起，放入懷內。「把門關好!」

楚峻把門關好，輕輕走前，章文虹含笑道：「侍書，你坐下吧，不叫你侍書，你叫什麼名字?」

楚峻略一猶豫道：「學生齊高。」拉了張椅子坐在書桌旁，章文虹眼光在他身上看了一回，目光異采一現，楚峻忙把頭低下：「夫子叫學生來不知有何指敎?」

「齊高，我見你文采甚佳，出身必非寒傖，爲何會來此作奴?」

楚峻把說慣了的台詞背了一遍，章文虹目光又是一閃，似不太相信，半晌才輕笑一聲，道：「原來你竟有此悲慘的身世，五年時間眨眼即過，若能好好把握，也許五年之後已能出人頭地。」

「多謝老師鼓勵，學生感激不盡，」楚峻囁嚅地道：「學生聽說少爺生性兇惡，今早他誤會……」

章文虹笑道：「你不用怕，凡事有我，他若敢找你的麻煩，你來找我!」

「說也奇怪，那煞星對老師似乎甚爲忌憚，不知是何原故?」

章文虹眉頭一掀，臉上再無笑意，輕輕地道：「也許是一物治一物吧，你不必多問，吸，我這裏有不少書，你若喜愛的盡管拿去看，看不懂的，可來問我。」

楚峻大喜，又謝了一番，心頭忽然一動，忍不住問道：「老師，你學識淵博，又爲何會屈身於此。」

章文虹哈哈一笑，道：「章某無意他途，更加淡泊功名，但書中雖有黃金屋，却無白米飯，我不課徒爲生，又靠什麼糊口?何況東翁待我又不薄!」

他雖說得言之成理，但楚峻不知如何覺得他似乎不是肺腑之言，但一則自己身份低微，二則交淺不敢言深，也不敢多問，借了一本春秋便告辭回房。

楚峻回房後立即點燈閱讀起來，直至四更的梆子聲傳來後，他才熄燈。當他去茅厠解手時，無意中發現章文虹房內的燈仍亮着，忽然之間，他覺得章文虹似乎不是個尋常人，他身上似帶着幾分神秘感。

楚峻在諸葛莊，眨眼已過了兩個月，如今已是暮春時節。他每日要陪伴諸葛浩讀書，空閒的時間，却不斷向章文虹請敎書中的疑難，章文虹總盡他所能敎他。

他倆一個學得勤，一個敎得仔細，接觸自然頻密，兩人間的師徒感情，也一日比一日深厚，楚峻覺得章文虹心中好像有個解不開的死結般，時常無端端嘆息起來，楚峻問之，章文虹又極力掩飾。

這兩個月中，有一件事使諸葛錦暉高興的便是自從楚峻來了之後，諸葛浩學業比以前進步了，也比較勤奮。諸葛浩功課若有不明之處，便經常請敎楚峻，對楚峻的態度也似乎有了改變。

楚峻在諸葛莊雖爲奴已兩月，但從未踏出西廂一步，諸葛莊到底有多大有些什麼人，他都不知道，亦無興趣過問。只隱隱聽到侍茶提及諸葛錦暉有三房妻妾，每房妻妾都只生育一胎，諸葛浩是諸葛錦暉

髮妻所生的，但諸葛錦暉近年來與髮妻的感情並不很好，但他髮妻若發起脾氣來，諸葛錦暉又往往不敢違抗，情況頗爲異常，楚峻聽後亦沒將之放在心上。

日月如梭，春去夏來，院子內已不時飄盪着知了的叫聲，這天早上，諸葛錦暉忽然叫侍茶來找楚峻。

楚峻懷着一顆忐忑的心來至養心軒諸葛錦暉的書房。只見書桌上放着一錠二兩重的銀子，諸葛錦暉臉上掛着笑容，楚峻稍覺寬心，問道：「老爺有何吩咐?」

諸葛錦暉放下手上的書卷，道：「侍書，你果然沒令老夫失望，這錠銀子賞與你，你取去吧!」

楚峻推辭了一下，見諸葛錦暉確是誠意賞給他，才謝了一番取過銀子。

「侍書，少爺說你對他帮助極大，他很感激你，老夫聞後亦極爲放心，今後若在閒暇時，少爺若要你陪他玩耍，你不妨陪陪他，老夫自不會虧待你。」

楚峻連聲答應，他料不到這天下課之後，諸葛浩便對他道：「侍書，你今日陪我去蹴毬吧!」

楚峻大感詫異，囁嚅地道：「公子，小的對蹴毬遊戲可是一竅不通……」

「哈，這還不簡單，你敎我讀書，我敎你蹴毬，大家扯平，福昌請假回鄉探親，要兩個月後才回來，其他人又都是些飯桶，看見就令人生氣!你不陪我，我可要告訴爹爹了!」

楚峻心頭一動，忖道：「原來這煞星已一早打通他爹爹那一關了!」只得硬着頭皮道：「小的若蹴得不好，請公子原諒一二!」

「走吧走吧，別再廢話!」諸葛浩拉起楚浩往外便跑，還傲然地道：「若非少爺看得起你，你在西廂住了一生，也不知咱家有多大!」

出了養心軒，又穿過好幾座小院，諸葛浩仍未住脚，一路上但見婢僕如雲，或緊張地走着，或悠閑地在樹下採花鋤草。

楚峻如劉姥姥初進大觀園，目不暇給，迷迷糊糊地跟着諸葛浩來至一座花園處，只見那裏有塊曠地，綠草如茵，青翠如玉。諸葛浩叫下人拿毬過來，在楚峻臉前表演了一下，然後道：「開始了，快接住反蹴過來!」說着把毬蹴向楚峻。

楚峻連忙標前，眼看毬兒即將落地，他急忙一脚掃出，「撲」的一聲，那毬自側向遠處飛去。

諸葛浩見他一副狼狽相，樂得哈哈大笑，忙叫下人把毬拾回來，道：「侍書，這次你先蹴!」

「是!」楚峻拾起毬一蹴，落點雖不好，但別看諸葛浩身裁肥鈍，只見他輕跳兩步，伸出右脚一彈，那毬便畢直飛起三丈，再落下時，他左脚連環踢出，毬兒自他頭頂飛過，奔向楚峻!

把它蹴得左右亂飛，氣得諸葛浩暴跳如雷：「你奶奶的小王八蛋，再踢不好，少爺要你好看!」

偏生諸葛浩一毬蹴去，楚峻又踢了個空，諸葛浩奔前抽出摺扇在楚峻頭上敲打了幾下。「飯桶!少爺的興緻都給你淋熄了!明天再來，再踢不好少爺還要打!」

楚峻雖然極力忍讓，他雙眼仍不由自主露出憤怒之色，諸葛浩見了，罵得更凶：「死奴!你敢瞪少爺?你是什麼東西敢對我無禮?少爺要你死，你也活不成!」霍地又打了楚峻一扇!這下用力極猛，楚峻只覺頭頂一陣疼痛，幾乎暈厥，怒火在他胸中燃燒，胸膛不斷起伏着，恨不得打回諸葛浩一拳，但他生性沉弱，知道一出手，自己便可能活不出諸葛莊，是以最後還是忍了下來，兩滴淚水在眼眶中來回滾動着，硬是不讓他淌下來。

諸葛浩哈哈大笑：「哭鼻子啦?死奴!你今年多大啦?找你娘撒嬌去吧!延壽，帶他回去吩咐侍茶今晚不准他吃飯!」

這一夜楚峻雖然粒米不進，但他却絲毫沒有飢餓之感。他躺在床上，心潮澎湃，感想聯翩，深覺天下雖大，竟沒一處安樂窩。江湖雖然險惡，難道其他地方便沒風險?楚峻忽然開始懷疑讀書的功用，讀書除了明理之外，能否以此糊口，又能否防身?他不由後悔當日不用功學武，假如自己練成武功，又怎會受人欺凌?

他越想越遠，又憶起往昔在家內的情景，母親慈祥的臉龐首先在他腦海中浮現，接着是少拘言笑的嚴父，倔強的哥哥，老當益壯的外祖父，見義勇爲的吳敬德…

這些臉龐一張張浮現，又一張張隱去，眼前一片黑暗，楚峻忍不住輕聲哭泣起來，也不知過了多久，才迷迷糊糊睡去。

次日，諸葛浩又要楚峻陪他蹴毬，結果仍然吃了十多扇才放他回去。

楚峻怒火越積越多，忍受得越來越辛苦，他不敢把這件事告訴章文虹，但章文虹見他近來少來借書，心中也有了奇怪。

這樣過了半個月，情況終於有了改變，楚峻蹴毬的技術漸漸提高，已能來回應付諸葛浩十餘回合，頭頂才免再吃打。

過了幾天，因爲天氣極熱，章文虹下令放假三天，諸葛浩大喜，一早約楚峻明日陪他出莊踏青，楚峻心中雖不願意，但却不敢不去。

次日吃過早點，諸葛浩的兩個心腹家丁延壽，鶴壽便來催促了。四人牽馬出莊，諸葛浩讀書雖然蠢鈍，但對玩樂諸途却甚爲熟悉，右脚在馬蹬上一踏，便輕輕巧巧翻坐在馬鞍上；延壽及鶴壽兩兄弟也騎得甚穩，只有楚峻從未曾騎過馬，跌倒了兩次才騎上去，那馬兒一洒蹄急馳，又幾乎把他掀下來，惹得諸葛浩吃吃大笑，「飯桶」，「死奴」地罵個不絕。

諸葛浩在前，延壽兄弟落後一個馬位，楚峻却遠遠在後。馳了一程，漸至郊野，兩旁都是樹木，偶爾一陣風吹過，樹木婆娑，頗爲涼快。

諸葛浩見楚峻追不上，便勒馬稍候，一俟楚峻來到，便一馬鞭抽了過去。「混帳的東西，你平時在養心軒的威風到那裏去了?只會敗你家大少爺的興!」

楚峻在馬上甚是不穩，只顧着馬，那

顧得及其他？「刷」的一聲，那馬鞭抽在肩膊上，一陣火辣辣地疼痛，他忍不住道：「請少爺放小的同去吧！」

「哈！你敢再敗少爺的興！」諸葛浩又抽出一鞭。這次楚峻有了準備，伸手一格，鞭梢只抽在臂上。

不料諸葛浩更怒，喝道：「死奴！你再擋一鞭看看！」提起臂來，猛力抽出第三鞭……楚峻本想抓住鞭梢，忽然暗嘆一聲，放棄抵抗。

「拍！」馬鞭結結實實抽在楚峻的脖子上。立時現出一道血痕來，痛得楚峻身子一震！那馬吃驚，忽地一跳，陡然把楚峻掀下馬背！

「砰」的一聲，楚峻後背着地，痛得他幾乎爬不上來！諸葛浩及延壽兩兄弟哈哈大笑，諸葛浩見狀怒氣似乎稍減，喝道：「死奴，還不上馬，要再討打麽？」

楚峻幾乎氣炸了胸膛，但仍咬牙忍着，蹣跚地爬上馬背。

諸葛浩「呀」的叫了一聲，催馬前進。馳了一陣，眼看日頭逐漸移中，天氣更熱，諸葛浩勒馬道：「延壽，找個地方吃點東西吧！」四人找了座樹林，驅馬入去，延壽兄弟自馬上取下一張蓆子，把其鋪在地上，再把食物拿了出來。諸葛浩抓起一隻肥鷄，撕下一隻鷄腿，張口大吃。

楚峻吃得甚爲緩慢，那些烤肉鷄鴨，吞落肚中全然不知其味。

諸葛浩三扒兩撥巳把那隻肥鷄吃得乾乾淨淨，抛掉鷄骨，把手指放在嘴中啜了一下，甚爲惡相。「你奶奶的，延壽，吃了東西可有什麼好消遣的遊戲？」

延壽道：「公子，咱們來蹴毬吧？」說着拿眼瞟了楚峻一眼。

諸葛浩搖着那顆斗大的頭顱，道：「沒的又來敗我的興！再想想，想不出來，要你好看！」

延壽及鶴壽知道公子的脾性，深知他說得出做得到，連忙搔頭抓腮地尋思起來。正在苦於無計之際，外面忽然奔進一個年輕的村姑來，那村姑雖非絕色美人，但五官端正，雙頰被陽光晒得紅彤彤的，甚是好看。延壽心道：「有了！」

那村姑見林內坐着四個漢子，急忙退了出去。鶴壽道：「公子，這不是上佳的消遣遊戲？」

諸葛浩哈哈一笑，道：「不錯不錯，快把她抓來，少爺重重有賞！」延壽及鶴壽立即奔出林去。

不久，林外便傳來一個女子的驚叫聲：「你們，你們要幹什麼？」

只聽延壽道：「姑娘，咱們少爺請你入林吃東西！」

那女子道：「誰要吃他的東西？快讓開！」

「讓開？」鶴壽聲音一沉：「你知道我們少爺是誰麼？」

「管他是誰！就算是皇帝也不能公然調戲良家婦女！」那女子脾氣頗硬，喝道：「再不讓開，姑娘可要大聲叫喊了！」

「臭婊子！敬酒不吃吃罰酒，等下你便知道厲害！」

楚峻隨即聽見那女子尖聲叫了起來：「禽獸！快放手！救命呀……」

聲音未落，只見延壽及鶴壽架着那個村姑入林，臉上掛着一抹淫邪的笑意。

諸葛浩把摺扇往後衣領一插，伸手在村姑娘臉上摸了一把，邪笑道：「姑娘你別叫，少爺不想辣手摧花！」

不料那村姑性子極爲倔強，「嘿」的一聲，往諸葛浩臉上吐了一口唾沫。「衣冠禽獸！」

諸葛浩大怒，叫道：「延壽，把她縛在樹上，少爺要她嚐嚐我的手段！」

楚峻心有不忍囁嚅地道：「公子你是讀過聖賢書的，豈可……放過她吧……」

諸葛浩雙眼望着延壽兄弟綑縛村姑，頭也不回地罵道：「死奴！你給我閉咀，再不識相，少爺連你也縛了！」罵畢又叫鶴壽用手絹塞住村姑的嘴。

延壽涎着臉道：「少爺，遊戲可以開始了！」

諸葛浩哈哈大笑，道：「你先替少爺把她的上衣撕下來，讓少爺看看裏面是圓的還是扁的！」

那村姑目光忽然移向楚峻，露出乞求之色。楚峻熱血倏地向上一湧，顧不得自己的安危，決意救她。目光一掠，見地上有柄切肉的利刀，忙俯腰檢起，悄悄退後幾步，再兜了一圈，向樹後奔去。

諸葛浩等三隻禽獸，見村姑上衣敞開，露出兩團粉琢玉砌的嫩肉，樂得哈哈大笑，魂遊太虛，竟然沒有發覺楚峻的行動！說時遲，那時快！楚峻利刀連揮，把繩子斬斷，叫道：「姑娘快跑！」

諸葛浩等人一呆，村姑立即自另一端向林外奔去。

延壽喝道：「你吃內扒外，竟敢破壞少爺的好事！可是嫌命長麽！」

諸葛浩更是暴跳如雷，叫道：「反了反了！延壽，你去追那雌兒，鶴壽，你替我把這死奴活活打死！」

楚峻此刻巳把生死置之度外，橫跨兩步，伸手一攔，幌着手中的利刀，道：「不准過來，否則我不客氣了！」

鶴壽冷笑一聲：「小子，你這把破刀要來切豬肉還可以，要想切人肉還差一點點！」話音未落，上身忽然向前一幌！

楚峻把刀一揮，鶴壽暗叫一聲：「你奶奶的，眞的是吃了豹子胆！」連忙向後一仰。

楚峻立時轉身向側奔去，一刀望延壽的後背刺去。「再跑，便殺死你！」

延壽上身向側一偏，忽然一個後脚掃出，楚峻站立不穩，立即向後蹬退幾步。

延壽大叫一聲，霍地一個風車大轉身，飛快地再踢一脚，脚尖奇準地踹在楚峻腕上，楚峻手上那柄刀便應聲跌落地上！

楚峻喝道：「我跟你拚了！」右拳直擊過去！不料延壽兩兄弟本是諸葛莊的護院，後來因與諸葛浩臭味相投，才被收在身邊聽使喚。武功自然不會差到那裏去，只見他身子一蹲，右拳在楚峻的肘底透入，結結實實地擊在對方的小腹上。

緊接着，鶴壽自後趕至，把其手臂反屈，再用繩子把楚峻吊在樹上。三人輪同用馬鞭抽打。只打得楚峻肉綻血流！眼看巳活不成，諸葛浩忽聽遠處似有人聲傳來，忙道：「快上馬回莊，不要像上次那樣讓人發現！」三人躍上馬背，揮鞭催馬，頃刻間便巳去遠。（未完・三）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隆中客・文
可飛・圖

神弓・寶斧・歸元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無事忙」吳世邦從公孫大娘手裏救出甘仲池，帶回自己居住的洞穴，而他也被公孫大娘的玄天九轉神功擊傷，由甘仲池揹住走，路上又得「南天一奇」柏文彬協助，才走回洞穴，吃了療傷藥很快便康復，公孫大娘和淳于威也跟踪而至，洞穴在峭壁之上，很難攻打，只好用火攻，她叫手下「火靈神」西門沁趕來，準備火器攻打，洞穴吳世邦等三人，自料都不是公孫大娘敵手，如果他們用火攻，只有束手待斃，大家正在無計可施，也準備和他們拚死，而此時發覺洞後涼風習習，三人連忙從洞後走去，希望找到一條逃生之路……

神秘文士

無事忙等三人雖然是全力向洞內前進，但由於能見度太差，這當口最多只深入了十五六丈。所以，對峭壁下的語聲還聽得很清楚。

同時，由於洞道曲折，即使對方立即扔進火箭來，也無虞殺傷，兼以「好奇心」的驅使之下，他們三人又在原地停了下來。

只聽公孫大娘沉聲喝問道：「妳們是誰？」

「柳如眉……」

「白娟娟……」

柳、白二人是同時報出姓名，石洞內三人的心房也同時往下一沉，而暗道一聲：「糟了。」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柏文彬等人不知柳如眉、白娟娟二人是有所恃而來，目前情況之下，當然會認爲是送羊入虎口，豈非是糟之又糟的事。

這，也是一個令人爲之啼笑皆非的局面。

解脫險境

柳、白二人此行，本來是爲了替甘仲池等人解危而來。

現在，柳、白二人及時趕了來，儘管甘仲池等人業已斷定這石洞另有退路而毋須有人解危，但甘仲池等人却不得不強定心神，反而籌思給柳、白二人如何解危起來。

× × ×

柳如眉、白娟娟二人都是本來面目，併肩俏立公孫大娘背後五丈處。

公孫大娘徐徐地轉過身軀，冷電似的目光凝注柳、白二人，道：「是你們兩個叫我手下留情？」

白娟娟搶先答道：「不錯。」

公孫大娘道：「妳認爲你們兩個的面子夠大？」

白娟娟道：「我們都有自知之明，都知道自己的面子不夠大……」

「那你們兩個人是壽星公上吊，活膩了？」

「也不是，方才，我們之所以高呼『

手下留情』，是借重另一個人的面子。」

「誰?」

「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公孫大娘俏臉一沉，道：「妳敢尋老娘開心！」

白娟娟平靜地一笑道：「我們兩個一共才兩顆腦袋，怎敢尋公孫夫人開心。」

柳如眉也含笑接道：「我們兩個加起來，還抵不上半個外子，連外子都被妳困住了，我們兩個又哪來的胆量，敢尋妳開心。」

公孫大娘「哼」了一聲，道：「你們兩個明白就好。」

白娟娟接道：「但，我方才所說，都是實情。」

「實情?你們借重另一個人的面子，要我手下留情，却不知道那個人是誰?」

「不錯，其實，嚴格說來，我們兩個，是替那個人傳話而來。」

柳如眉也加以補充，道：「只是，由於方才情況緊急，才不得不高呼『手下留情』。」

公孫大娘道：「那個人要你們兩個傳些什麽話?」

白娟娟道：「那個人說，請公孫夫人看他的薄面，放過甘仲池等人。」

公孫大娘道：「好！我且姑妄信之，說吧，那是一個怎樣的人?」

白娟娟道：「那是一位年約二十多歲的美艷姑娘，一身黑色勁裝，没佩任何兵刄，週身有氳氤氣體圍繞，而且……」

公孫大娘截口苦笑道：「够了！」

白娟娟笑問道：「現在，妳公孫夫人已經相信了?」

公孫大娘沉思了一下，才輕輕一嘆，道：「好！我姑且放他一馬……」

白娟娟含笑道：「多謝公孫夫人！」

公孫大娘道：「不用謝我，要謝也該去謝那位黑衣女郎。」

柳如眉插口嬌笑道：「那位黑衣女郎，我們都已經謝過了。」

「很好。」公孫大娘向西門淦、淳于威二人一揮手，道：「咱們走！」

只見三道人影騰身而起，向谷外疾射而去。

也幾乎是在這同時，甘仲池等人也由石洞中飛身而下。

這一來，免不了又是一番熱鬧。

對於無事忙，柳如眉、白娟娟二人尚未見過，經甘仲池介紹之後，柳如眉白了甘仲池一眼，道：「人家急都急壞了，你怎會跑到這兒來的?」

甘仲池洒脫地一笑道：「人家急壞了，干卿底事?」

無事忙却瞧瞧甘仲池，又瞧瞧白、柳二人，一面呵呵大笑道：「好！好！眞箇是仙露明珠，神仙眷屬。」

「這還用你說。」柏文彬似笑非笑地道：「老兒，還是說正經的吧！」

「說正經的嘛！」無事忙仍然是嘻着一張大咀笑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今後的武林，是他們年輕人的了。」

柏文彬道：「你老兒好像已經忘記方才的教訓了?」

無事忙道：「不不不……方才的教訓，銘心刻骨，沒齒難忘。」

柏文彬道：「那你幹嘛這樣高興?」

無事忙道：「我爲甚麽不能高興，方才，即使這小子的兩個媳婦兒不及時趕來支援，咱們也已經另外找到退路，不致于困死，是不是?」

「是又怎樣?」

「是嘛！就更應該高興，現在，老妖婦已經走了，我老人家是這兒的主人，理當聊盡地主之誼……」

「你老兒好像還另有高興的原因?」

「佛曰：不可說，不可說，我老人家的事，倒不是不可說，而是待會再說，現在，我去弄點兒野味來，你們幾個先回洞中去，在這兒聊聊天也可以，我老人家袋烟工夫之內一定回來。」

也不管對方的反應，說完，身形一幌，已消失于沉沉夜色之中。

柏文彬苦笑道：「這老兒瘋瘋癲癲地，好像比『北怪』朱鈺還要怪。」

一聽柏文彬提及自己的恩師，甘仲池禁不住神色一黯，默然垂首。

柏文彬好像還沒察覺甘仲池的奇異表情，仍然是一個勁地說下去，道：「我跟你師傅已經快三年沒碰頭了，對了，最近怎麽一直沒他的消息了?」

甘仲池沒接腔，他的星目中有淚珠兒在溜轉。

現在，柏文彬察覺到了，一怔之下，一把扣住甘仲池的手腕，道：「怎麽?難道說，你師傅已遭遇了甚麽不幸?」

甘仲池含淚點首，道：「是的，他老人家已于一年之前遭到三十多個黑道巨擘的圍攻……」

柏文彬截口問道：「那你爲何不早些說?」

這是他老人家的遺命，他老人家說，在元兇未伏誅之前，任何人面前，都不許洩漏他老人家中伏仙逝的消息。」

「但你現在還是洩漏出來了。」

「師伯不是外人……」

「好一個『不是外人』，說！元兇是誰?」

「存仁山莊莊主長孫尚義……」

「帮兇又是哪些人?」

「帮兇半數死于先師之手，其餘的也已于最近一年中誅殺淨盡。」

「都是你獨力誅殺的?」

「是的。」

「現在只剩下一個元兇長孫尚義?」

「是的。」

「記着，有一天，誅殺元兇長孫尚義的時候，必須算師伯我一份。」

「好的。」甘仲池輕嘆着接道：「只是，以目前情況來說，要想殺長孫尚義，眞是談何容易。」

柏文彬也長嘆一聲，道：「是的，咱們連人家的老婆都奈何不了，還憑甚麽去殺長孫尚義。」

「不！」白娟娟插口說道：「柏前輩，可否容晚輩說幾句話?」

「當然可以。」柏文彬含笑接道：「白姑娘有話，請儘管說。」

白娟娟正容說道：「不錯，目前，是道消魔長，情況對我們是很不利，自古邪不勝正，儘管目前魔焰方張，我却相信，

最後勝利必然是屬于我們的。」

柳如眉也附和着道：「對！楚雖三戸，亡秦必楚，儘管目前，我們處于逆境，却不可自己洩氣。」

柏文彬一豎大拇指，道：「好！兩個女娃兒豪邁猶勝鬚眉。」

扭頭向甘仲池苦笑道：「咱們兩個大男人，眞該愧煞了。」

甘仲池苦笑無言。

白娟娟謙笑道：「柏前輩，請別替我們戴高帽子，我們自己明白，我們說的是不過是一些理論，現實却是殘酷的，所以，如何扭轉目前的頹勢，恐怕還必須經過一段極艱險的過程才行。」

柏文彬點點頭，道：「那是當然，世間沒有不勞而獲的收獲。」

白娟娟沉思着說道：「前途雖然多艱，但目前却也有樂觀的一面，如果能善爲利用對方的矛盾，那麽，我們復仇雪恨，除魔衞道的功業，必然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柏文彬怔了一怔，道：「對方的矛盾?白姑娘此話怎講?」

白娟娟轉向甘仲池問道：「甘……甘大哥，有關翁園被困，皇甫廸奉令解圍，信箋傳書，枕底留解藥，以及此番小妹中毒又留解藥經過，你還沒有向柏前輩稟告過?」

白娟娟在這種場合，自不便叫出過于親密的「池哥」來，只好改稱「甘大哥」，但當着柏文彬面前，「甘大哥」三字還是叫得有點兒不太自然。

甘仲池點點頭道：「是的，我還沒機會向師伯稟告。」

白娟娟道：「那就由你說吧！你說完之後，再由我說明方才的遭遇經過。」

甘仲池點點頭，道：「也好……」

不遠處，傳來無事忙的語聲道：「且慢，等我老人家來了再說。」

無事忙的行動可眞够快，就這一會兒工夫，已弄回兩隻兎子，兩隻山鷄。

他扔下他的獵獲物，就發出一連串的命令：「三丈外有一道山澗，甘小子帶着兩個小媳婦兒去拾奪乾淨，柏老兒生火，我老人家上去取佐料和猴兒酒。」

說完，他已騰身上了峭壁。

白娟娟目前雖然還不算是甘仲池他的「小媳婦兒」，但此情此景之下，不便辯白，只好俏臉微酡地，懷着自己也分辨不出是甚麽滋味的心情，隨着手提野兎、山鷄的甘仲池夫婦走向山澗邊。

柏文彬也忙着收集乾柴，準備生火。

人多好辦事，不消多久，烤得香噴噴的野味，和猴兒酒的冷冽清香，已擴散開來，而話匣子也于邊吃邊喝中隨之打開。

當甘仲池他娓娓地說完所遭遇的那些連番中毒，又獲贈解藥的經過之後，柏文彬點點頭道：「不錯，這的確好像是他們內部的矛盾。」

「够邪門。」無事忙含着滿口的山鷄肉，含含糊糊地向白娟娟道：「現在，該你們兩個丫頭說了。」

白娟娟一怔，道：「我們——?」

無事忙嚥下山鷄肉，笑道：「自然是說你們找到這兒來的經過呀！」

「好的……」

當白娟娟詳細地說明古塔下的遭遇之後，無事忙禁不住促聲問道：「妳說，那黑衣女郎有氳氤氣體繞身，看起來好像似虛又似實?」

白娟娟點點頭，道：「是的。」

無事忙接問道：「她的目光，有時碧綠森寒，令人心悸?」

白娟娟道：「是的，簡直比貓頭鷹的眼睛還要恐怖。」

無事忙禁不住長嘆一聲，「喃喃」自語道：「老天爺也未免太惡作劇了，兩項曠代絕藝竟然都落入邪魔外道的手中。」

柏文彬訝問道：「吳兄此話怎講?」

白娟娟也同時問道：「吳前輩知道那種武功的來歷?」

「是的。」無事忙苦笑接道：「如果是五年之前，這問題，我也沒法回答。」

柏文彬道：「現在你可以回答了?」

「是的。」

「那就是快點說，越簡單越好。」

無事忙苦笑道：「老弟，這是急不來的事，如今，事情既已發生，急也沒用，是不是?」

柏文彬也只好苦笑道：「好！那就慢慢說吧！」

無事忙灌了一大碗猴兒酒，才沉思着道：「三百年前，有一位白日飛昇的劍仙，老弟該聽說過?」

柏文彬道：「你說的是峨嵋派的白陽眞人?」

「不錯。」無事忙顯得不勝响往地道：「道教中人能修成正果，白日飛昇的，一千年中，也難得有一二位，而白陽眞人却是最近一千年以來的唯一的一位。

「由于白陽眞人道成飛昇已是三百年以前的事，時代久遠，江湖上已很少有人提及，對于白陽眞人生平的事跡，知道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了……」

柏文彬含笑接道：「至少峨嵋派的人應該知道。」

無事忙道：「話是不錯，但，我問你，你自己對于你三百年以前的祖宗的事跡，又能知道多少?」

「這個……」柏文彬強辯道：「如果我有這麽一位出色的祖宗，別說是三百年，就算是八百年，我也會記得很清楚。」

無事忙道：「別跟我抬槓，還是言歸正傳吧！」

話鋒略爲一頓，又道：「五年之前，由于採藥，偶然發現這一個天然的石洞，想不到却是白陽眞人飛昇之前的修眞洞府之一。」

柏文彬道：「那你一定得了不少好處了?」

無事忙道：「今天，我挨了老妖婦一掌而不死，算是所獲好處之一。」

「那……好處之二呢?」

「好處之二是：目前，我是知道白陽眞人生平事跡最多的一個。」

「還有沒有好處之三?」

「沒有了。」

柏文彬道：「難道說，你所說的那般絕藝，是白陽眞人傳下來的?」

無事忙道：「那兩般絕藝，雖然不是白陽眞人所傳下來，却與白陽眞人大有淵源。」

「噢……」

「我好像巳經告訴過你，老妖婦所練的是『禹王寶斧』上的『玄天九轉』的神功……」

「唔……」

「照方才白丫頭所說的情形，那黑衣女郎顯然巳練成了『黃帝神弓』上的『太虛罡煞』。」

柏文彬苦笑道：「照字義解釋，『禹王寶斧』該是禹王治水時所用的斧頭？」

無事忙點點頭道：「不錯。」

「那麽，『黃帝神弓』就是當年黃帝所用的弓箭？」

「不錯。」

「可是，怎麽我從來不曾聽說過，武林中有這麽兩件寶物呢？」

「你忘了這不過是字義上的解釋？」

「事實不是這樣？」

「事實也是有這麽一把寶斧和神弓，不過，不是禹王和黃帝所使用過的，而是當年跟白陽眞人同一時代的兩位異人所用的。」

柏文彬若有所悟地點點頭，道：「我明白了。」

無事忙瞪了他一眼，道：「你明白甚麽？」

柏文彬道：「那兩位異人爲了自己的兵刄有一個响亮的名字，乃分別命名爲『禹王寶斧』、和『黃帝神弓』。」

「你很聰明。」

無事忙的話，像讚美，也像譏諷，使得柏文彬苦笑道：「我猜錯了？」

「沒錯。」

「那……那兩位異人又是甚麽人？」

「其中一個是白陽眞人的情人，後來，因愛成仇，嫁給另一個黑道魔頭，夫妻倆分別研創『玄天九轉神功』和『太虛罡煞』，並將口訣分別刻于他們的獨門兵刄上。」

「這己是『禹王寶斧』和『黃帝神弓』的由來？」

「不錯。」無事忙輕嘆一聲道：「那兩位異人之所以研創『玄天九轉神功』和『太虛罡煞』，就是爲了要對付白陽眞人，但白陽眞人技高一着，那兩位異人的心血算是白費了……不！也不能算白費，至少三百年之後的今天，又大放異彩了。」

柏文彬接問道：「當年，白陽眞人尅制那兩位異人的武功，有沒有傳下來？」

無事忙道：「傳是傳下來了的，而且，我也知道那武功的名稱……」

「是甚麽名稱？」

「名爲『萬流歸宗』，也叫『六合神功』，還有一套『歸元劍法』。」

一直靜聽着的甘仲池忍不住插口問道：「吳前輩有沒有記錯？」

無事忙道：「你小子問起話來，沒頭沒腦的，你的意思是……？」

甘仲池歉笑道：「晚輩的意思是：白陽眞人所傳下來的神功，果然也又名爲『六合神功』？」

無事忙道：「你以爲我眞的是老糊塗了。」

柏文彬也笑笑道：「你老兒沒老糊塗，那是再好不過……」

無事忙截口接道：「別打岔，我知道你們這一老一小的心意。」

話鋒微頓又起，道：「方才，柏老弟曾經問過我另有甚麽値得高興的原因，是不是？」

柏文彬道：「是啊！可是，方才你却故意吊人家的胃口。」

「現在，我馬上就要說到了。」

「要不要我洗耳恭聽？」

「不必那麽隆重，半途少些打岔就够了。」

無事忙喝了一口酒，潤潤喉嚨，道：「我知道，目前將武林鬧得一片腥風血雨的『萬流秘笈』，如果能得上、中、下三册合璧修練，那神功也名爲『六合神功』，而且，甘小子對于『六合神功』好像巳經有了相當的成就。」

甘仲池苦笑道：「很遺憾，由于時間太短，也由于還缺少最後三頁，目前，晚輩的『六合神功』，最多只能算有四成火候。」

無事忙道：「照目前情形來說，別說你的『六合神功』只有四成火候，即使巳具有十成火候，也未必是那老妖婦的對手，至於對付那黑衣女郎，更是談也不要談了。」

甘仲池苦笑無言。

無事忙又道：「現在，諸位心中該巳有了一個概念，那就是『太虛罡煞』可以尅『玄天九轉神功』，這一點，今宵巳由那老妖婦不得不聽黑衣女郎的話一事上得到了證明。」

話鋒略爲一頓，又道：「至於白陽眞人的『六合神功』可以尅制『太虛罡煞』和『玄天九轉神功』，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我懷疑甘小子所練的『六合神功』，是兩回事，也所以，想到這一點，我老人家也高興不起來了。」

無事忙高興不起來，其餘諸人也受到感染，全都默然無語。

沉寂了少頃，柏文彬也苦笑了一下，道：「吳兄所知道的這些，都是白陽眞人的遺束上所說的？」

「唔……」

「白陽眞人的遺束上，有沒有說明他那『六合神功』的下落？」

「沒有，不過，有一段隱約的暗示，那就是：當『禹王寶斧』、『黃帝神弓』的武功重現江湖時，他的『六合神功』也必然有人發揚光大來予以尅制。」

柏文彬沉思着向甘仲池道：「小子，別洩氣，如果我的猜想不錯，你所練的『六合神功』還是源出於白陽眞人的『六合神功』，只是由於年代久遠，其中菁華盡失而巳，否則，白陽眞人的遺束中，不可能有『發揚光大』的暗示。」

「對對……」無事忙連連點首，道：「而且，由於你老弟這一推想，我也發現了一個可疑的問題。」

柏文彬接問道：「甚麽問題？」

無事忙道：「就是『萬流秘笈』的問題，方才我巳說過，白陽眞人的『六合神功』又名『萬流歸宗』，那麽，『萬流秘笈』中的『萬流』二字，是巧合，還是別有原因呢？」

柏文彬也點點頭，道：「不錯，還有，到目前爲止，還沒人知道『萬流秘笈』

究竟是何人所研創。」

無事忙道：「這麽說來，『萬流秘笈』很可能就是白陽眞人所研創，甘小好，你想趕快設法將那最後三頁找回來，仔細研參，也許會有意外的收穫。」

甘仲池含笑點首，道：「晚輩當勉力以赴。」

無事忙沉思了一下，道：「還有，對於那位神秘的黑衣女郎，我們應該設法加以爭取，至少可緩和咱們目前所承受的壓力。」

不等有人接腔，又道：「根據你們所提供的情況顯示，那黑衣女郎跟咱們這邊好像沒有敵意，而她跟存仁山莊之間，縱然不是敵人，至少有某種矛盾存在，根據『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的原則，咱們必須盡一切力量來爭取她！」

白娟娟插口苦笑道：「吳前輩的構想是很好，但，瞧黑衣女郎那目空一切的神態，要想爭取她，恐怕不太可能。」

無事忙禁不住苦笑道：「不錯，憑咱們目前這點兒實力，她爲甚麽要被我們爭取。」

柏文彬接道：「那也不盡然……」

無事忙道：「柏老弟有何高見？」

「不是高見，我只是就事論事。」柏文彬正容接道：「到目前爲止，咱們幾乎巳能肯定，那暗中一再地向甘小子警告，並加以援手的，都是那位黑衣女郎。」

「唔……」

「這也就是她跟存仁山莊之間的矛盾之處。」

「唔……」

「如果咱們能够獲知她跟存仁山莊之間的矛盾的原因，妥爲運用，則爭取她就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這主意很好。」

「只要能爭取到那黑衣女郎，那麽，白陽眞人的『六合神功』能不能找到，都毋關緊要了。」

無事忙點點頭，道：「對！這也算是一個好辦法，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咱們立即分組進行，我跟柏老弟分頭行事，甘小子跟兩個丫頭一路。」

白娟娟連忙說道：「不！老前輩，晚輩決定單獨行動……」

柳如眉忙道：「娟姊，我不答應。」

腿，長在白娟娟的身上，柳如眉不答應，行嗎？何況，站在白娟娟的立塲，也的確是有她的難言之隱。

所以，儘管甘仲池，柳如眉二人都有誠意挽留，却終於拗不過白娟娟的固執，而不得不讓她單獨行動。

白娟娟不但擺脫了甘仲池、柳如眉二人的「善意糾纒」，而且也是首先離開這秘谷的一個。

白娟娟一走，其餘羣俠也都意興闌珊地準備分道離去之際，谷道口却突地冒出一位不速之客。

這位不速之客，也就是白娟娟的生身之父，狼子野心的辜若萍！

辜若萍一臉似笑非笑的神情，一幌而前，靜立羣俠前三丈處。封谷的森林中，又傳出「沙沙」的脚步聲。

這時，甘仲池正以傳音入密功夫，在分別向無事忙，柏文彬二人簡略地說明辜若萍的來歷。

無事忙點點頭，道：「唔……這個人，最近我曾經聽說過。」

封谷森林中魚貫地走出八個身着黑色勁裝的年輕人，在距辜若萍背後丈遠處，一字横排，停了下來。

那八個年輕人，都是年約二十三四歲，一律黑色勁裝，肩插長劍，一律臉色冷漠，眼神森寒，甚至連身材的高矮肥瘦，也全都不相上下。

如果說，這八個年輕人是辜若萍所暗中調敎出來的劍手，姑且撇開他們資質的好壞與身手的高低不論，見是這一副外表的整齊劃一，也必然費了不少的工夫。

× × ×

辜若萍含笑接過無事忙的話鋒道：「你老兒很榮幸，現在，又親眼見到我辜某人了，你，不但親自見到我辜某人的風采，也見到了我親手調敎出來的八個年輕高手的雄姿。」

柏文彬問道：「那是你的徒弟？」

辜若萍道：「有師徒之實，却無師徒之名。」

柏文彬注目問道：「你此行就是冲着咱們這些人來？」

「不錯。」

「你行嗎？」

「試過就知道。」

辜若萍一頓話鋒，又道：「柏文彬，你的武功來自『萬流秘笈』的中册，我則獲自下册，而甘仲池這小子，據說除了最後三頁之外，上、中、下三册的武功都巳溶於一爐，所以，由表面上看來，目前，你們兩個好像巳佔了絕對的優勢，何況，還外加一個無事忙和柳如眉。」

柏文彬冷笑道：「你明白就好。」

辜若萍道：「我是明白，但你却太糊塗。」

不等對方接口，又道：「你冷靜地想想看，我如果沒有十成十的把握，此時此地，又怎敢堵在這兒。」

甘仲池插口笑道：「就算你有十成十的把握將我們堵在這兒吧！我想先問一些問題，可以嗎？」

辜若萍笑道：「看在你小子可能成爲我的乘龍快婿的情份上，當然可以。」

甘仲池沉思着問道：「目前，你也是存仁山莊的爪牙？」

「不是。」

「這是說，你是要自己闖一番事業出來？」

「不錯。」

「你說，你有十成十的把握將我們堵在這兒，那你知不知道，方才公孫大娘在這兒的情形？」

「知道。」

「知道了還敢誇下海口，你是自信你的實力還強過公孫大娘？」

「這問題，我拒絕回答。」

「那麽，我問點別的，」甘仲池目光深注地道：「少林的慧明大師，峨嵋的百了上人，崑崙的無爲道長，都是死在你的手中？」

辜若萍含笑點首，道：「不錯。」

甘仲池道：「少林大會上，在擂台下埋火藥的也是你？」

「是的。」

「冒充慧明大師，殺死崑崙派的滌非，滌凡二人的也是你？」

「不是我，但這筆賬，你可以記在我的頭上。」

「當時的慧明大師是假的，但那老和尚應該是眞的？」

「是眞的。」

「那是誰？」

「我爲何要告訴你？」

是啊！如果那冒充慧明大師的和尚是辜若萍的死黨，辜若萍又有甚麼理由先行洩漏這個秘密哩！

甘仲池也自知這句話問得太幼稚，一笑之後，又道：「那……你那些瘋狂行動，爲的又是什麼？」

辜若萍道：「越問越幼稚，你小子實在太嫩了。」

話鋒一頓又起：「我想，如果我回答了你這個問題之後你一定又要問我，爲甚麼要將你們堵在這兒？」

甘仲池披唇一哂，沒接腔。

辜若萍道：「所以，我一併告訴你，我之所以要這麼做，只有一個目的，掃除障礙。」

甘仲池道：「是掃除你稱霸武林的障碍？」

辜若萍笑笑道：「你小子好像忽然聰明起來了。」

甘仲池冷笑道：「眞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也不自己撒泡尿照一照你的尊容……」

辜若萍截口笑道：「我的尊容像不像一個武林至尊的樣子，不關你的事，我想，你應該關心，也應該追問的是『萬流秘笈』下册中最後三頁的下落。」

甘仲池道：「這問題，我不用問，也能斷定是落在你手中。」

辜若萍道：「不錯，你小子想不想要呢？」

「我當然想要……」

甘仲池於說話之間，脚底下好像裝有滑輪似地，三丈多的距離，一幌就到，揚掌拍向辜若萍的右肩——

目前的甘仲池儘管在公孫大娘手中相形見絀，也略遜於目前的無事忙，但比起他的師伯柏文彬來，已有靑勝於藍之勢。

所以，他目前這一蓄勢已久，又是猝然發難的攻勢，其快速與凌厲，是不難想見的，而他自己，也對這猝然一擊充滿了信心。

但，事實上，甘仲池這充滿信心的一擊，竟然落了空——辜若萍沒有接招，也沒反擊，而是於危機間不容髮之間，橫移三丈之外。

甘仲池爲之暗中倒抽一口冷氣，卓立當地，沒有追擊，也好像沒有退回來的打算。其實，甘仲池就是想退回來，也沒那麼簡單了。

因爲他已受到三個黑衣劍手的包圍。

那三個黑衣劍手，成品字形將甘仲池圍在當中劍已出鞘，也都已擺出進擊的姿勢，但也不過是僅僅擺出一個姿勢而已。

甘仲池徐徐亮出長劍，冷然地問道：「你們還等甚麼？」

那三個黑衣劍手一臉的冷肅，都不吭氣，倒是辜若萍含笑接道：「他們在等老夫的命令。」

甘仲池道：「你爲何還不下令？」

辜若萍道：「老夫還有話說……」

不等對方接口，又道：「甘仲池，現在，你馬上就可以看到，老夫不用『萬流秘笈』上的武功，照樣可以稱霸武林，你信不信？」

「信又怎樣？」

「信嘛！你就平心靜氣，聽我說下去吧。」

「我正在聽。」

「老夫既然自信不用『萬流秘笈』上的武功，也可以稱霸武林，那麼，那秘笈的最後三頁對老夫也就沒甚麼價值了！」

甘仲池冷笑一聲，欲言又止。

辜若萍笑笑道：「但，對你小子，却有很大的用處。」

「所以，我必須由你手中收回來。」

「你行嗎？」

「退一步說，即使我不行，也還有吳前輩和柏師伯可以協助……」

「甘仲池，不是我瞧不起你們，憑目前你們這四個，連我手下的八個劍手都打不過，要想由我手中收回那最後三頁秘笈，更是談也不要談。」

這幾句目無餘子的話不但使甘仲池他臉色爲之一變，連那涵養功夫特佳的無事忙，也爲之目射奇光，眉梢挑得高高地。

辜若萍淡然一笑道：「我知道，我這麼說，你們都不會服氣，所謂口說無憑，等我說完該說的話之後，如果你們還必須要見過眞章，到時候，我自然會以行動敎你們口服心服。」

甘仲池蹙眉說道：「我實在想不起來，你還有一些甚麼『該說的話』？」

「現在就要說到了。」辜若萍神色一正，道：「甘仲池，首先你必須明白，摧毁太保莊，殺死你胞兄甘仲文的元兇，是存仁山莊的長孫尚義。」

「我知道。」

「現在，要殺死你的，也還是存仁山莊的人。」

「我了解。」

「至於你我之間，根本談不上有甚麼仇恨。」

「可是。」甘仲池苦笑道：「你却一再地要置我於死地。」

辜若萍也苦笑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因爲，你已成爲我稱霸武林的障碍之一。」

「所以，你必須予以掃除？」

「不錯，但現在，我想到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希望你能多加攷慮。」

「說出來試試看。」

「所謂兩全其美，就是你們可以不死，我也可以獲得一批得力助手，換一句話說，也就是化敵爲友。」

「你認爲有這種可能？」

「當然，我也了解，你們不可能自動就範，必須由老夫用點手段才行。」

「很妙，說下去。」

「也不怎麼妙，說起來是老套，那就是用藥物控制你們替我打天下……」

一直靜聽着的無事忙，忍不住截口一聲怒「呸」，道：「放你娘的臭狗屁！」

辜若萍冷笑一聲，道：「罵得好，你們是不見棺材不掉眼淚，我是不見兔子不撒鷹……」

他，一面向圍着甘仲池的那三個黑衣劍手做了一個發動攻勢的手式，一面沉聲說道：「姓吳的，放馬過來吧！」

不等他說完，無事忙已飛身進擊，並冷哼一聲，叫道：「老夫正想稱稱你的斤兩……」

「砰、砰，」兩聲巨震過處，同時也傳出一串金鐵交鳴聲——甘仲池跟外圍的三個黑衣劍手也展開了如火如荼的惡鬪。

無事忙跟辜若萍二人兔起鶻落，拳來脚往地，一時之間，難分高下。

甘仲池跟那三個黑衣劍手的戰況，也是一個開始就是難分高下的膠着狀態。

這情形對羣俠方面來說，顯然不妙。

因爲，甘仲池、無事忙二人，都不約而同地懷着以雷霆萬鈞之勢，一擧重創對方的雄心。

但，事實上對方所表現的身手之高與功力的精湛，都遠出他們的意料之外。

兩組人馬惡鬪了將近三十招，仍然都還是難分高下的膠着狀態。

辜若萍並邊打邊笑問道：「姓吳的，辜某人的斤兩，還算不賴吧？」

無事忙冷笑：「不過如此而已……」

話聲未落，「砰」地一聲，無事忙被震退三大步，並訝問道：「你……你也練成了『玄天九轉神功』？」

辜若萍乘勝追擊，一下子點了無事忙前胸的三處要穴，道：「要不然，我憑甚麼誇下方才所說的那種海口。」

反手一掌，將由左側攻上來的柏文彬迫退三尺，並冷笑道：「姓柏的，你絕對不可能強過姓吳的，目前，你最好是安份一點。」

說話之間，他又輕易地點了柳如眉的兩處要穴，然後大喝一聲：「停！」

他這一聲「停」的對象，當然是甘仲池和那三個黑衣劍手。

甘仲池和那三個黑衣劍手，都應聲各自虛幌一招，縱退丈外。

對甘仲池來說，這是他出道以來最難堪的一戰。

試想想憑他的身手和「千幻神龍」的身份，居然惡戰四十多招還不能將辜若萍所調敎出來的三個年輕劍手擺平，豈非笑話。

因此，他心中的那一份窩囊勁，是不不足爲外人道的。

但，辜若萍却毫不留情地冷笑一聲，道：「甘仲池，你該明白你自己有多少份量了。」

也不管甘仲池的反應如何，又轉向柏文彬道：「我依江湖慣例叫你一聲柏大俠，目前你們四位之中，只有你和甘仲池還是自由之身，我不說甚麼難聽的話，只希望你們二位稍安勿躁，切莫輕擧妄動。」

一頓話鋒，目光移注無事忙，淡然一笑道：「吳大俠，對我方才的建議，是否可以攷慮一下了？」

不等無事忙接口，又目光一掠柏文彬、甘仲池二人，道：「你們二位也請善加抉擇。」

柏文彬，甘仲池二人幾乎是同聲說道：「我早已有了抉擇。」

辜若萍笑問道：「不答應？」

甘仲池搶先說道：「不錯。」

辜若萍又向無事忙笑問道：「吳大俠你呢？」

無事忙冷然地道：「我怎樣？」

「願不願意跟我合作？」

「你還是殺了我吧！」

辜若萍笑笑道：「連打傷你都捨不得，我又怎能捨得殺你哩！」

接着，又自我解嘲地一笑道：「我也眞是的，雖然你們四位都是大將之才，却絕不可能心甘情願爲我效力，而我也本來就是打算以藥物控制你們的，那麼，現在這些話，豈非是太多餘了。」

柏文彬冷笑一聲：「你明白就好。」

辜若萍却向無事忙道：「吳大俠，我知道你敗得不服氣，現在，我馬上解開你跟柳如眉被制的穴道，你們四個可以聯手齊上，如果百招之內，我不能制服你們，今生今世，我不再找你們的痲煩。……」

說完，揚指凌空連點，解了無事忙，柳如眉二人被制的穴道。

無事忙一面活動着筋骨，一面問道：「可不可以先問你幾句話？」

辜若萍道：「問出來試試看。」

「你的『玄天九轉神功』，是來自何處？」

「當然來自禹王寶斧。」

「你跟『巫山魔女』公孫大娘有甚麼淵源？」

「無可奉告。」

甘仲池插口接道：「吳前輩，傳說中，他也是老妖婦的面首之一。」

無事忙意味深長地一「哦」，道：「那就怪不得啦！」

話鋒一頓，又向辜若萍問道：「辜若萍，你知不知道，方才，公孫大娘爲何自行撤走？」

辜若萍道：「知道。」

無事忙道：「知道了還要橫裏架樑，你是自信比公孫大娘還要高明？」

辜若萍道：「這不是誰比誰高明的問題，公孫大娘是公孫大娘，我是我，公孫大娘可以賣別人的賬，我可以不賣……」

無事忙截口笑道：「這還是表示，你比公孫大娘高明得多。」

辜若萍冷然接道：「別橫扯，你們四個，還是一齊上吧！」

一串沙啞語聲劃空傳來，道：「辜若萍，你太放肆了！」

一道白色人影，像天馬行空似地，一下子瀉落當場，向以無事忙爲首的四人揮手，道：「四位請退到十丈之外去。」

那是一個身材頎長，着白色長衫，面幪黑色絲巾的年輕文士，由外表忖測，可能不超過三十歲。

此人氣度高雅，英氣逼人，無形中放射着一股懾人的威嚴。

所以，儘管他的話有點兒命令式的意味，但無事忙等人却都是二話不說，默默地後退十丈。

辜若萍却注目問道：「閣下是誰？」

那白衫文士道：「你不配問！」

辜若萍不怒反笑道：「你是不是男子漢？」

那白衫文士雙手背負，仰臉漫應道：

「你說呢？」

「我說嘛！」辜若萍慢呑呑地道：「你好像不是男子漢。」

那白衫文士仰臉如故地，道：「何以見得？」

辜若萍道：「因爲，你既不敢說明來歷，更不敢以本來面目示人，藏頭露尾，還哪兒有一點男子漢大丈夫的氣概。」

那白衫文士道：「我有沒有男子漢、大丈夫的氣概，跟你不相干。」

頓住話鋒，轉向甘仲池問道：「甘仲池，方才，辜若萍想要你們合作，說你們之間無寃無仇，你相信嗎？」

甘仲池搖搖頭，道：「不信。」

「爲何不信？」

「因爲他是殺害先兄的幕後主兇。」

那白衫文士的幃面絲巾波動了一下，又向辜若萍問道：「辜若萍，你聽清楚沒有？」

辜若萍冷笑道：「我又沒聾，怎會聽不清楚！」

那白衫文士道：「那麽，你方才說跟甘仲池之間無寃無仇，豈非是睜着眼睛說瞎話。」

辜若萍道：「睜着眼睛說瞎話的人不是我，到目前爲止，很多人都知道，長孫尚義才是當年太保莊血案的主兇。」

甘仲池插口冷笑道：「我說的是幕後主兇，當年太保莊的血案，是你一手在幕後促成的。」

辜若萍道：「這是血口噴人，有何證據？」

甘仲池道：「我有人證。……」

「誰？」

「白夫人，是『蓋世太堡』白羽的夫人。」

「這臭婊子……」

那白衫文士一聲怒叱：「閉咀！」

緊接着又沉聲叱道：「辜若萍，有些人是可以罵白夫人，唯獨你不能罵她。」

辜若萍冷笑道：「老子罵了她，你又能怎樣？」

那白衫文士道：「我本來只是將你趕走，並不打算對你怎麽樣的，現在嘛！嘿嘿嘿……」

「現在又如何？」

「我要教訓，教訓你……」

「憑你也配！」辜若萍冷笑：「你一開口就連名帶姓的呼叫，你以爲你是老幾！像你這種夜郎自大、又見不得人的東西，老子可非要先行教訓你一頓不可……」

說完，像鬼魅似地一幌而前，「砰、砰、砰、」接連三掌硬拚之後又退回原地，注目冷笑道：「怪不得你狂，原來你已練成『黃帝神弓』上的『太虛罡煞』。」

方才那三掌硬拚，看不出是誰佔了上風。

但由辜若萍這幾句話中忖測，顯然是那白衫文士技高一着。

那白衫文士漫應道：「現在，你該已明白，我是夠資格敎訓你的了。」

辜若萍「鏘」然拔出他那淬毒的藍色寶劍，又是一聲冷笑：「老子絕不相信，『黃帝神弓』眞能尅制『禹王寶斧』。」

那白衫文士冷笑道：「很好，馬上就可以用事實來證明。」

辜若萍道：「那就少廢話亮兵双！」

那白衫文士道：「不忙，我決不希望有第三者在場。」

接着，扭頭向甘仲池沉聲說道：「你們四位，必須馬上離開……」

以下却是以傳音入密功夫接道：「甘仲池，明天傍晚，在登封縣城的四方客棧等我，不見不散。……」

緊接着，又以平常語聲問道：「聽到沒有？」

甘仲池微微一楞，道：「聽到了。」

那白衫文士擧手一揮，道：「那就快點走！」

說來也很玄妙，那白衫文士好像對誰都是呼名道姓，頤指氣使，一副唯我獨尊的氣勢。

但，目前的甘仲池等人，却都是默然接受，甚至沒有反問一聲就相偕離去。

對甘仲池來說，這位白衫文士又是一個謎一樣的神秘人物。

他，爲甚麽及時替甘仲池等人解圍？

他，眞有能力「敎訓」辜若萍嗎？

還有，他跟甘仲池訂下登封縣四方客棧之約，又有甚麽作用？

× × ×

甘仲池等人是下了嵩山之後，才分手的。

當然，分手之前，他們曾對當前武林動態，今後行動方針，作過一番檢討、計劃。

最先分手的是柏文彬、無事忙二人，其次才是柳如眉。

柳如眉本來是不放心夫婿單獨行動，但經不住甘仲池費了太多的唇舌，才勉強接受的。

甘仲池說服柳如眉離去的最大理由，是柳如眉的母親需人照顧。

至于柳如眉的母親爲甚麽需人照應，到目前爲止，還是一個秘密，這一個秘密，目前也還只有他們小兩口知道。

× × ×

晨光曦微中，通往登封城的官道上，有人踽踽獨行。

那是甘仲池，是本來面目的甘仲池。

由于最近這一段時間的磨煉，甘仲池好像更成熟了。說得不好聽一點，他好像蒼老了十歲。

現在，他顯得那麽孤獨，那麽蒼凉，連脚步也顯得那麽沉重。

最近這一年以來，叱咤風雲的雄風，好像已完全消逝無踪。

說實在的，他的心理負担太沉重了，沉重得使他幾乎喘不過氣來。

他的腦子裏一片混沌，在想些甚麽，是甚麽滋味，他自己也不知道。

就當他心不在焉地，有如夢遊者一樣向前行進時，忽地脚脛骨一陣劇痛，人也一個踉蹌，跌了個狗爬。

像他這樣的高手，儘管他是經過一連串的橫逆之後，心神不屬，也不可能被絆倒。

即使是有人存心要絆倒他，放眼當代武林，也不會多。

何況，官道上一片平坦，沒有甚麽可以絆倒的東西，更沒看到有甚麽人。

（未完・七）

現代游俠傳奇故事

龍驥・文
可飛・圖

冷槍追魂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高橋太郎是「神田組」的首腦，也是愛之歌夜總會的老闆，他知道呂奇插手干涉詐賭之事，用重金買「追魂槍」殺手的情婦美枝請呂奇不要插手干涉，希望他馬上離開日本，呂奇不答應，親自到夜總會找高橋太郎說理，將他制服，高橋太郎被迫說出詐賭局的人還有中村錦次，呂奇暫將他放過，想不到自己老朋友會做出這種事，爲了追查此事，呂奇離開夜總會，美枝早已在門口接應，呂奇很感謝她掩護，請她將車子駛到「銀河」去，豈料她是來接送他離開日本，並親自送他去星加坡，呂奇無可奈何任她擺佈……

變幻之局　出人意表

高橋太郎道：「自由！你在這兒還不自由嗎？要來就來，要去就去。如果沒有我在後面撐腰，憑你就哼哼唱唱還能在東京混嗎？」

「老闆！我很感謝你的照顧，尤其是一個賭局下來贏的錢，你分給我特別多。我的生活很自在，在『神田組』內除了老闆之外，任何人也不能够支使我，更不敢輕視我。可是，我的良心却經常被一種看不見的桎梏所束縛着，我要求我的良心得到自由。」中村錦次說。

高橋太郎問道：「你敎我怎麽辦？」

「讓我退出『神田組』。」

「你眞的要退出嗎？」

「是的。即使老闆勉強我留下，那也沒有用，因爲我心中一旦有了這種感覺之後，在賭場上我的雙手就不會自然。不但無法順利地玩弄手法贏得對方的錢，說不定，還會把老闆可貴的本錢輸出去呢！」

高橋太郎沉吟了許久，又冷冷地問道：「中村！你仔細考慮過了嗎？」

「我考慮過了。我幾乎一天都不能再在『神田組』躭下去了。每一分鐘都使我非常痛苦。」

「好吧！我開籠放鳥，歸你自由。」

說到這兒，高橋太郎的語氣突然一沉。「不過，還有一個條件。」

「請老闆指示。」

「如果呂奇眞的已經乘船離開了日本，前往新加坡，我就讓你自由，否則…」

中村錦次搶着說：「老闆，請放心，這個消息是絕對正確的。」

「當然，我也希望這個消息，是絕對正確的。否則，你就是在向我玩弄詭計的了。」

中村錦次看看錶說：「再過五分鐘，呂奇乘坐的那艘船就要開航了。」

× × ×

汽笛長鳴，這表示五分鐘之後，這一艘豪華郵輪就要離港啓航。

這最後的五分鐘對呂奇來說，應該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

美枝坐在他的對面，手裏拿着一支小號的勃朗寧，槍管上套着滅音器。只要美枝一勾食指，一粒彈丸就會穿過他的軀體，使他離開這個世界。

但是，眼前這個美艷而似乎又很善良的女人，眞會下狠心殺他嗎？

「美枝！」呂奇心頭雖急，但他臉上的表情却非常平靜，以漫不經心的語氣搭訕着說：「我心頭有一個結，看看妳是否能爲我解開。」

「什麽結？」美枝的目光凝視着他。

「我在想妳有沒有殺死我的決心？」

「你說呢？」美枝以模稜兩可的語氣反問。

呂奇語氣緩慢地說：「按照常情來說，一個善良的人不應該去殺死另一個善良的人。」

「你以爲我善良嗎？」

「當然，否則，妳何必担心我的死活呢？」

「呂奇！你也許說對了。但是你却沒有想到另外一點。」

「我知道，妳的意思是說——妳不但關心我，也更關心『追魂槍』，對嗎？」

「不錯。」美枝緩緩地點了點頭，以極沉靜的聲音說：「我不願意你被殺，可是我又不忍心眼見我多年的情人被你所殺。如果在不能兩全的情況之下，我一定會狠下心腸殺死你。」

「美枝！這個結也許永遠打不開了，因爲我沒有勇氣試驗一下，妳是否眞有那種決心，現在讓我們談另外一個問題吧！」說到這裏，呂奇的語氣頓一頓才接着說：「妳那位情人的槍法眞是很厲害嗎？」

「是日本黑道中第一流的職業槍手，他從來沒有遇上過尅星，敢說無人能夠敢與他爲敵。」

「美枝，我懷疑妳稍微虛誇了一點。」

「這是事實。」

「那麽妳就不必怕他被我所殺了。」

「你是例外。」

「爲什麽？」

這個問題顯然有些使美枝難以回答，她想了一想，才慢呑呑地說：「我和一個職業槍手在一起生活了好幾年，使我認識了一個傑出槍手的特性。他們不但有一雙穩定的手，而且還有一雙有神，有力的眼光，我發覺你正具有那種特性，你的槍法，即使不比『追魂槍』高明，最低限度也和他不相上下。」

「美枝！爲什他麽不讓我和他一分高下呢？」

「我不想這樣作，不管是你被殺，還是他被殺，都會使我感到難過，所以我竭力使你們避免衝突，這也是我強迫你離境的原因。」

呂奇道：「美枝！請妳別見笑，我心中又有了一個結。」

「噢？什麽結？」

「我懷疑妳的說法。」

「我也不勉強你相信。」

「美枝！妳不能閃避。妳逼我走，顯然是別有因素，只不過加上了一件冠冕堂皇的外衣，使我覺得妳的作爲令人欽佩和感激。我雖然掉進妳的陷阱，但在事後我却要謝謝妳。」

「呂奇！你想得太多了。」

說到這兒，汽笛又鳴叫了兩聲。現在離開船還有三分鐘了。

呂奇心頭不禁焦急起來。這條船出港啓航以後，他即使有機會制服美枝，也無法泅泳上岸，那麽他在小雪姐妹的心目中，將變成一個背信之徒，在高橋太郎和「追魂槍」的眼裏，也成了一個鼠輩。

背信！鼠輩！這都還是小事，最重要的還是他的壯志難酬，因爲他已打定了主意，要以他的有生之年，去打擊人間的罪惡，因此，他絕不甘心就這樣被美枝套住脖子，牽着走的，可是，不甘心又有什麽辦法呢？有一支可以置他於死地的槍正對着他啊！

在他心念轉動的時候，自然會不由自主地流露出異樣的目光，精明的美枝也就覺察到了。她站起來緩緩地向後倒退了幾步，抬動了一下手中的槍，冷冷地說：「呂奇！你在動腦筋吧！」

「我的頭腦是經常在運轉的。」

「我的意思是說，你在動歪念頭。」美枝機警的說。

「噢！什麽歪念頭？妳很漂亮，也很性感，可是，妳手裏有一支槍，無形中，會減低了我對妳的興趣。」

「呂奇！你是一個很可怕的人物，雖然我手裏有槍，你手中沒有任何武器，我仍然感到你可怕，因爲你有無比的勇氣，隨時會爆發出來令人震驚的力量。不過，奉勸你還是安份一點，只要你稍微一動，我就毫不顧忌地自動扳機殺死你。」

「哦——」呂奇淡淡地笑着說：「原來妳是怕我動腦筋脫逃，是嗎？」

「你一定有這種想法。」

「雖然妳是一個女人，但我却沒有低估妳，因爲妳和一個日本黑道中最有名的職業槍手在一起生活了好多年，自然會學了不少，我敢打賭我的日本之旅，再過兩分鐘就要結束了。」

「但願你說的是眞話。」

「我這個人不喜歡講假話。如果還能讓我在日本國土上留戀幾天，那應該是奇蹟。」說着，呂奇向這間豪華艙房內所設置的酒櫃走去，神態安詳地倒了兩杯酒，走到美枝的面前，將右手的酒杯伸出去，微笑着說：「來！祝妳的計劃成功吧！」

美枝却機警地向後一閃，冷聲說：「呂奇，在這一郵輪尚未離開海岸十哩之前，你最好不要妄動，萬一引起我的誤會就不妙了。」

「美枝！你未免太胆小。我是在舉杯向妳慶功啊！」呂奇左手中的酒杯湊到唇邊，喝了一大口。

美枝將槍口一擺沉着說：「奇呂！退回去。」

就在她手中的槍口向右一擺的一瞬間，呂奇身子突然向右一旋，兩隻手中的一杯半酒潑向了美枝的臉上，辣辣的酒汁滴進了她的眼裏，使她張不開眼睛，同時，呂奇的左脚飛起，踢向美枝手中槍。

這是一瞬間即逝的大好良機，美枝槍口正偏離了他的軀體，即使她勾動扳機，子彈也打不到他了。

美枝雙眼雖然因爲酒汁滲進而睜不開來，但是她動作却非常地矯捷，身子靈巧

往後一閃，竟然使呂奇踢出的左脚落空。

自然，那枝小號的勃朗寧手槍還在她的手上，她低叱道：「呂奇！要命就不要動。」

呂奇想不到對方的身手竟如此俐落，但是眼前他已經無法考慮到那枝槍對他所發生的威脅。身子一弓，就向門口縱去。

當他伸手旋動門鈕時，心頭不禁一涼，彷彿墜進了一個冰窖，因爲房門竟然上了鎖。

突然，美枝吁嘆了一聲說：「呂奇！你贏了。」

「我贏了嗎？」呂奇連連冷笑，「嘿嘿！妳分明在諷刺我。」

「你的確贏了。」說着，美枝退下了槍上的彈匣。「你看吧！我彈匣裏裝的只是彈殼。」

呂奇大感意外，振聲問道：「妳這又是什麽用意？」

「我怕我會一時衝動殺了你。事實上，我早已預料到你是絕不甘心被我強制押解離開日本的。」

「美枝！」呂奇激動地說：「我感謝妳。」

美枝抬起手來，將眼睛擦拭了一番，勉強地睜開，又從衣裳中取出了鑰匙，打開艙房的門，擺了擺手，說：「呂奇，走吧！現在還來得及。」

呂奇搖搖頭說：「不！讓我離開日本吧！」

「怎麽？你突然又變卦了？」

「是的。因爲妳的眞誠打動了我。」

美枝冷冷地說：「呂奇！這可是你自己的意思。既然如此，我也就沒有必要陪你到新加坡去了。再說，小雪姐妹那邊也要有人去打一聲招呼，經你這樣一鬧，高橋太郎可能更不會放過她們了。」

說完之後，就揚長地走出艙房。

呂奇突然發現自己很傻。對方用槍沒有使他就範，然而，那麽一絲看不見的感情却將他綰住了。如果這又是圈套呢，女人不是經常以情感的絲絡去設下圈套讓男人鑽進去的嗎？

想到這裏，他立即快步奔出艙房，上了甲板。

美枝已經下船登岸，這時扶梯正緩緩地收起來。呂奇走到船舷一看，離開碼頭約莫有五、六公尺高，他毫不考慮地翻過欄杆，躍了下去。

美枝在前面走，他在後面追，船上那些忙碌着的水手，一定會以爲這對情侶可能是突然吵架而終止了他們原訂的旅行計劃吧？

呂奇追上了美枝，一手勾上了她的臂膀將她拉住，喘吁着說：「美枝！妳對我的關心和善意，我一定會找機會報答。」

美枝回過頭來凝視着他，良久，才語氣冷冷地問道：「如何報答？」

「當我和妳戀人比槍時，我會手下留情。」

「如果你眞要這樣作，我奉勸你還是跳海爲妙。你也是玩槍的人，自然明白這個道理。對敵人留下餘地，就等於是將槍口對準自己的心臟勾動了扳機，那不是自殺嗎？」

呂奇楞了許久，才聳了聳肩頭說：「美枝！妳是一個很奇特的女人。」

「如果我不奇特，就不可能和『追魂槍』那種奇特的男人同居四年了。」

呂奇緊抓住機會問道：「妳的情人是一個很奇特的男人嗎？」

「是的。」

「奇特到什麽程度？」

「他很有才氣，却自甘墮落；他很善良，也很冷酷；在一個小時之前，他可能隱名到一個慈善機構去捐出一千萬日幣，然而在一小時之後，他可能會爲了一百萬元日幣的酬金去殺死一個人。他根本不愛我，却需要我；我已不愛他，却又捨不得離開他。呂奇！你說，他是不是一個很奇特的人？」

「美枝！」呂奇雙手扶着她的肩頭，輕輕地搖着頭道：「我突然發現了一個秘密。」

「噢？是關於我的嗎？」

「是的。」

「你說說看。」

「妳很崇拜『追魂槍』，也許妳也很愛他。但是，妳和他在一起，他並不能夠使妳得到快樂。」

美枝目光跳動了一下，然後沉着臉說：「呂奇！我們的友誼到此終了。也許你說對了，但不可否認的，他仍是我的情人，也是我的情夫。在午夜之前你們兩人一定有場生死之鬥。如果我還和你保持着一種矛盾友誼，那簡直是莫大的諷刺呢。」

呂奇緩緩地點着頭說：「我同意妳的說法。但是，不管在任何情況之下，我都感謝妳，即使在中槍斃命的那一瞬間。」

他默然地看着美枝穩定地走出航海大樓。心中若有所思。不過，這個女人給她帶來的困擾以及心情上的紊亂，並沒有使他茫然。他看了看錶，發覺自己已經將可貴的時光耽擱了許多。現在，他得立刻趕回東京去了。

下午三點鐘，呂奇又來到了「銀河夜總會」。

呂奇一見到松本千代就劈頭問道：「千代，妳對中村錦次這個人了解多少？」

松本千代神情不禁一楞，以疑惑的目光望着他，喃喃地說：「呂奇！你和他不是老朋友嗎？」

呂奇神情凝重地說：「我了解的只是他的過去，我們分開已經許多年了。一個人由於環境所使然，經常會有意想不到的轉變。」

「呂奇！我認識他並不太久。不過，當我在J・A・S・服務的時候，就已經知道他是一個擅唱拉丁情歌的男歌手。除此之外……」

呂奇很快地接口說道：「千代！妳永遠也想不到他是一個卑鄙手法詐賭的『郎中』。」

「他？怎可能？」松本千代似乎不信。「他到我這裏來，不到兩週的時間已經借過兩次薪水了。看起來，他的經濟很拮据。如果他能夠輕易地從賭枱上騙錢，他就不會缺錢用了。」

「這就是他墮落的原因。」

「呂奇！我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

「他好虛榮，貪圖享受，揮霍無度，所以才步上邪途。我已見過『神田組』的

老闆高橋太郎，他親口告訴我，中村錦次是他手下的一員大將，專門在賭枱上爲『神田組』詐財。」

「呂奇！你當心中了高橋太郎的離間計。」

「離間之計？」呂奇挑起了眉毛，冷冷地一笑說。「千代！妳也許還不明白內情。我是用槍緊緊地抵在高橋太郎的後腦上，逼着他說出來的。這是一種傷天害理的勾當，不但逼得一個姓小雪的武師自殺，現在還要逼着他所留下的兩個女兒自動地獻上肉體，讓高橋太郎那個惡魔去享受。因爲她們的父親欠下一筆不大不小的賭債，妳明白嗎？」

松本千代顯然非常地吃驚，她緩緩地搖着頭說：「呂奇！人性眞是太可怕的了，這眞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不管從那一方面看，中村錦次像是一個受過良好敎養的人，想不到他的內心，竟是那麽卑鄙齷齪。」

「千代！人性是非常可怕的，別去輕信一個人的外表。妳知道他住在什麽地方嗎？」

松本千代搖搖頭說：「不知道。因爲他一向都是按時上班，我也沒有必要去查問他的住址了。怎麽？你要找他？」

「我要問問他，是否眞的有這樣一囘事。」

「呂奇！你似乎已經面對一個很大的難題了。」

呂奇點點頭說：「的確。中村錦次曾經救我一命，在我們中國人的觀念來說，那是最大的恩典。可是……」

「那麽，你打算怎麽辦呢？」

「一個人的墮落，有許多遠因近果，我當然也不忍心去責備他，只希望他出面作證，指出是受高橋太郎的指使才這樣作的。那麽，小雪姐妹和高橋太郎之間的這筆債務糾紛就算了結了。如此一來，我所攬過來的一樁閑事，也算告一段落。他能够幡然悔悟，改過自新，那當然最好。否則，讓他自生自滅去吧！」

松本千代想了一想，才說：「這樣吧！他不僅是在我家夜總會獻唱，他另外還有兩家夜總會的演唱合同。我替你設法打聽一下，看看是否能儘快地找到他。但願他不至於躲避你。」

「千代！拜託妳了。越快越好。」

「好！你等一等。」說着，松本千代就拿起了話筒，準備打電話到另外兩家夜總會去查問中村錦次的下落。

「千代！」呂奇站了起來。「我還要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查問一條綫索，半個小時以後我再打電話和妳連絡好了。」

「好吧！不管能否找到中村錦次的住址，半個小時以後都會有結果的。其實你也用不着這麽心急，他在六點半鐘就會到我這裏來上班了。」

「不！妳一定要儘快找到他。」

「爲什麽那麽急呢？」

「暫時不告訴妳，我走了。」

呂奇匆匆地離開了「銀河夜總會」，立刻召喚了一輛出租汽車，要司機載他到西銀座的「愛琴海酒廊」去，顯然他是要去會見趙其君。

此刻他的心情多少有點緊張，並非他不够鎮靜，而是他覺得已慢慢地逼近他和死神約會的時刻了。當「追魂槍」露面，要求殺害他之前，只有短短的幾個小時，他一定要在那場生死之門開始之前，將小雪姐妹的這事料理清楚。

當他在「愛琴海酒廊」門口下車之後，定了一定神，將臉上的表情盡量保持着平靜的樣子，這才緩緩走了進去。

坐上吧台前的高脚櫈上，隨便要了一杯酒，端在手中，淺淺地喝着，而他的目光却在四下瀏覽，但沒有看到趙其君的影子。

呂奇的心中不禁暗暗納悶，趙其君是這裏的老闆，也是「神田祖」的小頭目之一，此刻酒客非常地多，趙其君怎麽也不在店堂裏露面呢？

他心中立時昇浮起一個警號，下意識地摸了一摸西裝袋。他這才想起向松本千代借來的那支「航空曲尺」，已經被美枝押他上船之前繳走了，而他方才却忘記向對方要囘來。

手無寸鐵，倒使他產生了一些顧忌，因爲他現在正置身於一座魔窟之中。不過，他仍然鼓足了勇氣，向櫃台裏面調酒的酒保搭訕地問道：「你們的老闆小趙怎麽沒有見到？」

他說的是流利日語，想必那個酒保不會在三言兩語之間就會聽出他是一個外國人。

那個酒保翻起眼睛，掃了他一眼，走到他的面前壓低了聲音問道：「先生！你有事要找他嗎？」

「倒沒有什麽重要的事。我只是喜歡喝一杯由他親自調出來的『雪梨酒』。」

「哦！」那酒保漫應着，臉上流露出一絲不易覺察的笑容。「那就請你過兩天再來嘗他調理的美酒滋味吧！他有事到別的地方去了。」

「噢！旅行嗎？」

「我不知道。」酒保說完之後又去忙他的事。

呂奇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他從事了將近十年的諜報工作，具有超乎一般常人的敏感，趙其君的未曾露面，不是一個好的預兆，說不定他和自己連絡的情況已經被高橋太郎所發覺了。

想到這裏，他匆匆地付了酒賬，將剩餘的酒汁一口喝進了肚內，走出了「愛琴海酒廊」。

剛一出門，就聽見了叭叭兩聲汽車喇叭聲，抬頭看，一輛紅色的跑車停在門口，駕駛座上坐着一個年輕的女郎，她雖然戴着寬大的太陽眼鏡，但是呂奇一眼就認出了她是美枝。於是，他很快地跑過去，拉開車門，坐到她的旁邊。

車門還沒有關上，美枝就已經鬆開了汽車掣，一踩油門，汽車立刻駛動。

呂奇偏過頭去問：「美枝，妳怎麽知道我在這兒？」

「你又大驚小怪了。」她一面說，一面拉動駕駛旁的一塊活板，指了指裏面說：「呂奇！這是你的槍。」

「感謝你爲我送囘來。」呂奇寬心不少。他將那支「航空曲尺」拿出來檢查一下，子彈仍在，於是插進了上衣的內袋，又接着說：「妳總是以爲我是一個容易受

驚的人，實際上，妳接二連三地作出使我吃驚的事。」

美枝語氣平淡地說：「我即使不將這支槍送囘給你，你仍然可以找到另一支，那樣將會落你的口實，以爲我怕你用一支槍去殺死我的情夫，呂奇！你想我會作那種傻事嗎？」

「美枝！我們別說這些門口的話，妳是專程爲我送這支槍來的嗎？」

「我問你！」美枝囘過頭來盯了他一眼，那是一個非常凌厲的眼色，「你到『愛琴海酒廊』來幹什麽？」

呂奇楞了一下才說：「想必妳已經知道了。」

「是找趙其君嗎？」

「是的。」

「你害了他。」

「噢？這是什麽話？」

「你昨天晚上在河邊曾經打倒了兩個高橋太郎的手下，其中一個發現你和趙其君二人在酒廊內談話。當你離去之後，趙其君就被他們擄走了，想必挨了一頓毒打，否則，他們怎麽會知道你住在『江丸飯店』？」

「妳是說高橋太郎昨天晚上就已經知道我住在『江丸飯店』了？」

「應該說是凌晨。」

「那麽，他爲甚麽不派人來找我？」

「他爲甚麽要找你？他花錢找了『追魂槍』不就行了嗎？請問你，如果高橋太郎不知道你的住址，我又怎麽能够趕到那兒去通知你呢？」

「哦！原來是這樣的。」呂奇喃喃地點着頭，然後問道：「美枝！趙其君現在的情況怎麽樣？」

美枝搖搖頭說：「不大清楚，也許已經被丟到『隅田川』裏去了，或者遍體鱗傷地躺在『愛之歌夜總會』的地下室裏，在承受痛苦的煎熬。」

「妳的消息正確嗎？」

「呂奇！你好像又在動腦筋了。」

呂奇神情沉重地說：「美枝！說一句抱歉的話，對貴國同胞作人處事的態度，我不大欣賞，我們中國人講究的是恩怨分明，趙其君算得上是一個血性漢子，他只是因爲眼看着高橋太郎欺負孤寡弱女太過分了，所以才生出了反叛之心，我怎麽能够置他於不顧呢？」

「怎麽？你想單身匹馬地再闖一次『愛之歌夜總會』，到地下室將趙其君救出來嗎？」

呂奇聲音鏘鏘地說：「有此打算。」

「你在作夢。」

「也許。」

「別指望你的運氣一直像中午那樣好，現在的『愛之歌夜總會』已經是戒備森嚴，遍佈槍手，你隨時有被打黑槍的危機。而且我也不可能再度出馬去帮你一次，你可要想清楚。」

呂奇聳聳肩頭說：「那樣倒也不錯，如果我不幸身中高橋太郎爪牙所發出的冷槍，那麽妳的情夫『追魂槍』今天晚上就不會遭受威脅了。」

「噢！你是在用激將法嗎？」

呂奇搖搖頭說：「美枝！妳應該相信，我還不至於有那種卑鄙的念頭，即使妳肯去帮我，也不過是多一支槍而已，並沒有太大的用處。」

「你認爲救趙其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嗎？」

「在目前的情況來說，救他比解救小雪姐妹的困難還重要，否則，當我面對那位厲害的『追魂槍』時，精力一定難以集中。」

「呂奇！你又贏了。」

呂奇偏過頭去望着她。「是嗎？不過我否認我是因激將法而得勝的，可能是我的好運又來了。」

「別說廢話，我去帮你救趙其君就是了。」

「妳一個人去？」

「呂奇！」美枝冷冷地笑着說：「你別忽視一個女人的力量，我不用帶槍，也不用帶刀，我却有把握可以將趙其君弄出來，你不相信的話，三十五分鐘以後你就可以見到他的人了。」

「美枝！別太對妳自己的魅力自信，十個男人九個好色，高橋太郎可能不會例外，否則，他也不會設下圈套，害死了小雪姐妹的父親，再來動她們的腦筋，不過，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妳的美色，也許還打動不了他，因爲他此刻正遭受着我的威脅。」

「呂奇！我幾乎想用最髒最下流的話罵你。」

「我說錯了什麽話嗎？」

「你以爲我要靠我的美色去解救趙其君？」

「那麽，妳又有什麽高明的辦法？」

美枝沒有再接他的話，突然將車子停在路邊，揮了揮手說：「你下車吧！」

呂奇看了看車外，對這個地方好像有熟悉的感覺，但他却又不明白美枝爲甚麽突然停車趕他下去。因此，他問道：「我必須要在這兒下車嗎？」

美枝點點頭說：「必須的，路邊就是小雪姐妹的家，等會我將趙其君救出來後，就將他送到這裏來。在我沒有來之前，希望你不要離開。」

「美枝！妳的言行太令人高深莫測了。妳口口聲聲說妳輸給了我，其實我的心智行動似乎已經完全被妳控制了。」

「那是妳自己的想法，男人總有自以爲是的一套。」美枝冷冷地說完之後，冷眼等着呂奇下車，然後加足了馬力，疾駛而去。

×　×　×

從早上起床到現在，高橋太郎的心情一直沒有寧靜過，呂奇找上門來，弄得他灰頭土臉的，接着，又是中村錦次毅然求去，以高橋太郎一向趾高氣昂的性情來說，這簡直是兩項嚴重的打擊。

他在他那間辦公室裏，來囘走動，時而嘆息，時而發出低沉的冷笑，從這些行動中可以看出，他的內心必然是充滿了憤怒和怨懟。

突然，寫字桌的對講機傳來了一個洪亮的聲音：「老闆！有一個年輕的女人要見你。」

「你們認識她嗎？」他低吼問道。

「從來沒有見過，不過，她說有重要的事一定要和老闆碰頭。」

「就她一個人嗎？」高橋太郎目下對陌生的訪客已是非常愼重。

「是的。」

「要她將手提包留在會客室裏，然後才帶她來見我。」高橋太郎採取了安全防範的措施。

「老闆！她什麽東西都沒有帶，而且身上的衣服也穿得很薄，我們已經留心觀察過，不可能暗藏着武器。」

「那麽，就帶她到我辦公室來吧！」

很快地，那個要來拜訪高橋太郎的年輕女人就進入了這間高橋太郎的辦公室。原來，她是剛才和呂奇分手的美枝。

高橋太郎向她打量了一眼，有些似曾相識的感覺，不過，他却沒有去注意這個印象，大凡年輕美貌的女人，在男人的眼中，幾乎都是似曾相識的。

他揮退了帶領美枝前來的大漢，然後擺了擺手說：「小姐！請坐吧！」

美枝神色很平靜地坐下去，然後開口說：「高橋老闆，對你的大名早已久仰，今天很幸運地能見到你，眞使我高興。」

高橋太郎語氣冷冷地說：「小姐！這不是社交場合，用不着來這套外交辭令，我的時間很寶貴，請問妳到這兒來有何貴幹？」

美枝故意慢吞吞地說：「高橋老闆！在我未說出來此目的之前，我先有一個要求。」

「說吧。」

「請你無論如何要相信我。」

高橋太郎不禁流露出一絲冷笑：「小姐！這種要求未免太勉強了。」

「的確有點，但是對你却是有莫大的好處。」

高橋太郎似乎感到興趣了。他那種傲然的氣色一掃而空，在陰沉的臉孔上浮現了一絲難能可貴的笑容，點了點頭說：「好吧，我信任妳就是。」

「據我所知，高橋老闆今天發生了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

「嗯！怎麽樣？」

「一個胆大的中國人要找你的麻煩，對嗎？」

「小姐！我不是一個很容易受驚的人，所以我也不想查問妳這個消息是從那裏得來的，現在繼續說出妳來的目的吧！」

「那個中國人在日本有一個女朋友，本來在他的女朋友力勸之下，已打算乘坐一艘豪華郵輪，於下午二時離開橫濱，前往新加坡。可是，在這艘郵輪啓舵航行之前的一分鐘，他突然改變了計劃，離開了那艘船，重新回到東京來了。」

高橋太郎的心中暗暗一動，而他表面上却不動聲色地，問道：「妳的消息正確嗎？」

「非常正確。」

「小姐！妳是專程爲我送這一個消息來嗎？」

美枝似笑非笑地說：「這個消息大概最多只有一萬日幣的價値。」

「小姐，妳將我看得太小氣了，如果妳眞是爲了出賣消息，索取代價而來，就憑這個消息我至少也要給十萬元日幣。」

美枝搖搖頭說：「那個數目離我心目中的目標太遠了。」

「嘿嘿，」高橋太郎乾笑了一聲。「小姐，妳的野心好像很大嘛！我雖然不小氣，却也不是一個亂花錢的人哩。」

「野心不大，怎麽能够和黑社會中最出名的高橋老闆打交道呢？」美枝談笑自如，充份顯示出她是一個曾經見過世面的女人。

「小姐，我應該告訴妳，那個消息値不了太大的價錢。」

美枝突然沉下了臉色，一本正經地說：「如果我能够將呂奇生擒活捉，把他送到這裏來，高橋老闆能够出多少代價？」

高橋太郎幾乎吃了一驚，他目光烱烱地對她凝視良久，才緩緩地問道：「妳眞有這種本事嗎？」

「高橋老闆！我可不是吃飽飯沒有事作跑來這裏開玩笑。我很年輕，也不算太醜，利用這個閒工夫去約幾個男人，收入也不錯啊！」

高橋太郎突然陷入了沉思之中，良久，他才抬起頭來說：「小姐！如果妳眞能够將呂奇生擒活捉送到我這裏來，我給你兩百萬。」

「不錯，那正是我理想的數目。」

「那麽，我們就成交了。」

「沒有問題，我立刻就可以動手要那個中國人掉進我的圈套之中，不過，我却要向你借用一樣『東西』作爲引誘他的工具。」

「什麽東西？」高橋太郎問得很快。

「說起來那也算是一個人，只不過我不了解他目前是否還有知覺，所以我只能把他當『東西』看待了。高橋老闆，那個人對我所要作的生擒活捉呂奇的計劃而言，却有很大的作用。」

「是誰？」

「那是你的得力幹部之一，他名叫趙其君。」

高橋太郎楞了許久，才流露了一絲勉強的笑容說：「小姐！雖然我是一個很鎭定的人，妳的一番話也難免令我吃驚了，妳對我的動態似乎一目了然，妳能够將妳的身份告訴我嗎？」

美枝毫不猶疑地點點頭說：「當然可以，不過，那需要更大的代價。」

「小姐！像妳這種好手眞是太難找了。如果你願意加入本組合與我合作一番，我高橋太郎絕不虧待你。賺一塊錢你有五角。」

「條件眞是太優厚了，我會考慮考慮，不過，在我加入貴組合之前，最少讓我有一個機會表現一番。怎麽樣？高橋老闆！是否可以將趙其君借我用一用。」她很技巧地進行着援救趙其君的計劃。

「趙其君那個混蛋和呂奇暗中連絡，被我痛打了一頓，雖然沒有死去，行動却已非常不便，那對妳會有什麽用處呢？」

「高橋老闆！有什麽妙用你就不要管了，問題是，你答不答應將他交給我。」

高橋太郎又考慮了一下，才點點頭說：「好吧，我答應妳將趙其君帶走，不過我要先問一問，妳什麽時候可以將呂奇送到這裏來？」

「高橋老闆！聽說你已經花了五百萬的日幣代價，找到職業槍手追魂槍去幹掉呂奇，是嗎？」

「小姐！妳知道的眞不少，的確有這回事。」

「你對他的期限是多久？」

「午夜以前。」

「那麽，我會在他動手之前，將呂奇送到你這兒來，這樣不但可以使你出一口怨氣，也可煞煞『追魂槍』的威風。再說，那五百萬元的日幣也可以要回來。除了你付給我兩百萬日幣之外，你還淨賺三百萬元呢！」

「小姐，妳的算盤打得太精了。好！我等妳的消息。我會派人將趙其君送到妳的車上。如果他眞對妳的計劃有所作用的話，奉勸妳最好先送他到外科醫生那裏去敷一點藥。」

美枝站了起來，冷冷地說：「高橋老闆！還有一句話我不曾交待。」

「請說吧！」

「據我猜想，當我離開之後，你一定會派人跟踪，這是我最討厭事情。」美枝的語氣非常森冷。

高橋太郎不禁又楞住了，他也許從來沒有碰過如此精明厲害的女人。良久，他才點了點頭說：「小姐，妳非常高明，我服了妳，絕不派人跟踪，行了嗎？」

「那我就多謝了。」

「小姐！慢走一步。妳向我提出了這麽多的請求，我總該也可以提出一個請求吧！」

「請說！」

「我想請問芳名。」

「我叫美枝。」她說完之後，就揚長地走了出去。神態自若，步履穩定。

呂奇說得不錯，她不但是一個神秘的女人，也是一個奇特的女人。但是，她爲什麽要如此熱心帮助呂奇呢？眞是太令人難以捉摸了。

× × ×

美枝離去之後，高橋太郎立刻撥了一個電話。他顯得很神秘地對着電話聽筒輕聲說：「莫西！莫西！我這裏是『愛之歌夜總會』，有很重要的事，請你們老闆立刻到這裏來一趟。」

說完之後，他也不等待對方的回應，就很快地將電話切斷了。

這個電話是打給誰的呢？

他所稱的老闆又是什麽人呢？

從他的神色看來，對方顯然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不過，二十分鐘以後，這一團迷霧也就解開了。

他所要邀請的人正是他在凌晨已經會過一面的日本黑道中最有名的職業槍手「追魂槍」。

「追魂槍」仍是那種打扮，高爾富球帽，寬大的太陽眼鏡，手上戴着一雙薄皮手套，神情間顯得詭譎而又神秘。大概除了高橋太郎這種黑社會人物之外，誰也不敢和他去打交道的。

高橋太郎親自去關上了房門，然後擺了擺手說：「請坐。」

「高橋老闆！有什麽緊急的事情？」

「據我知道，呂奇並沒有走。」

「嗯！怎麽樣？」

「那麽，你就應該趕快地執行你的任務。」

「這一點就用不着你操心。我凌晨的時候已經將情況告訴過你了，如果在午夜之前他不離開日本的話，我一定會要他的命。」

「如果呂奇走了，或者他被我的手下幹掉了，那時又該怎麽辦？」

「高橋老闆用不着說外行話，這有一定的規矩。他如果一走了之，我自然退錢。要是他被你的手下先一步幹掉的話，我加倍奉還。」

「嘿嘿！」高橋太郎乾笑了一聲。「這些都是小事，我想另外和你談談一樁買賣。」

「噢！又想幹掉誰？」

「一個歌手，他名字叫中村錦次。」

「追魂槍」身子一動也沒動，但是在寬大的太陽眼鏡所遮蓋的兩道濃毛，却在暗中挑了起來。沉靜了一陣，他才問道：「高橋老闆！那個歌手冒犯你了嗎？」

「老實告訴你，他是本組合許多高級幹部之一，現在他正要背叛我。」

「噢！如何反叛你？」

「他要求脫離本組合。」

「這就算反叛你嗎？」

高橋太郎突然沉下了臉，語氣不遜地說：「『追魂槍』！你問我這些話，已經違犯規定了。如果你有興趣接下這筆買賣，你就開價，價錢不合適，我們可以不談。你不應該追根究底，問我爲什麽要幹掉他！」

「抱歉！」「追魂槍」低低地說了一聲。

「怎麽樣？打算接這筆買賣嗎？不過，我要先告訴你。如果你要接下的話，一定要在晚上六點鐘之前將他幹掉，價錢隨你開好了。」

「追魂槍」沉思了良久，才站起來點了點頭說：「好吧！我答應了。不過，我暫時還不能收你的錢。」

「爲什麽？是準備隨時反悔嗎？」

「也許。不過，在六點鐘以前，我會和你再碰一次頭，請高橋老闆等待我的電話。你別把中村錦次這個歌手看得太簡單。他的機智和那個名叫呂奇的中國人可以說是不相上下，所以我需要仔細地考慮一下，倒不是我怕事，而是怕誤了你高橋老闆的大計。」

「嘿嘿！」高橋太郎冷笑了一聲。「想不到鼎鼎大名的『追魂槍』如今辦事也謹愼起來了。好吧！你如此小心翼翼，我倒非常高興。那麽，在六點鐘之前，我等你的電話。」

「好！」「追魂槍」站了起來，同時舉起他的右手，向高橋太郎揮動了一下。那隻戴着黑色手套的手在搖動之間，活像一具招魂幡，使高橋太郎有觸目心驚的感覺。

下午四時，美枝回到了她所居住的「富士女子公寓」。幾乎可以說是從凌晨到現在，她都沒有好好地休息過，尤其駕車奔馳於京濱公路之上，使她汗流浹背。她目前迫切需要洗一個澡。

當她取得鑰匙，打開房門，走進房中之後，不禁微微吃了一驚。原來，她的床上躺了一個男人。那個男人正是呂奇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中村錦次。

（未完・三）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

亡命雙龍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秦吉揹着狄飛鵬冲入樹林將高天祿的侍衞殺退，闖入平安侯府，自我介紹是大理王朝太子，平安侯爺和萬方出來迎接，眞假太子擺在眼前，二人心裏明白，萬方親自爲狄飛鵬裹傷，發現他有龍形的胎痣，知是眞正太子，只不見了當年的玉珮，原來這玉珮被胭脂扒竊，落在高天祿手裏，高天祿審問胭脂也知道太子是誰了，因此訂下計謀先誘秦吉到百丈坪，另派人截殺平安侯爺萬方護送的眞太子狄飛鵬，準備一網殺絕，而平安侯爺和萬方也訂下誘敵之計，計劃之後另有計劃。狄飛鵬秦吉按照計劃行事……

奸父有忠兒　報訊被炸死

高天祿千手如來與一羣侍衞，還有五行敎若干弟子這時候正走在一個樹林中。

高天祿也知道，這一次必定有一場大廝殺，可是，不親自去看着他實在放心不下。

這絕無疑問是最後的一戰，若是他的判斷錯誤，又或者失敗，不會再有機會的了，萬方平安侯固然不會放過他，狄飛鵬也一樣。

他雖然不放心，對千手如來仍然滿懷信心，以千手如來的本領，要對付狄飛鵬應該易如反掌，平安侯與萬方的人，他們也應該解決得來，若是出漏子，便是他的判斷錯誤，萬方平安侯不走這條路。

那除非萬方平安侯已知道秘密已被揭破，否則一定會乘他在百丈坪對付秦吉的時候動身，走的也一定是這條路。

消息一路上迅速傳來，有五行敎訓練的信鴿相助，當然會迅速得多。

——秦吉已經上路，一個人前往百丈坪。

——平安侯萬方的人亦上路，向這邊繞來，狄飛鵬在其中。

跟着傳來的都是這兩方面的消息，都沒有改變路綫，到第四次消息傳來，高天祿已完全放下心，也完全肯定秦吉與狄飛鵬所走的是兩條路，只看狄飛鵬方面在過了岔路之後會不會突然回頭走的了。

到了鬼號灘，最後的一次消息亦送到來。

——平安侯萬方正向鬼號灘走來，狄飛鵬仍然在其中。

接到這消息，高天祿才眞的完全放下心，仰天打了一個「哈哈」，道：「果然不出我所料。」

千手如來這才問：「他們打的到底是什麽主意？」

高天祿詫異的看了他一眼，道：「不就是送太子回大理皇城？」

千手如來沉吟道：「可是那個秦吉還有胭脂……」

「胭脂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村女，那個秦吉大概也不是什麽好出身，否則也不會被萬方拿來頂替太子，交給秦魯直那個笨蛋撫養。」高天祿大笑接道：「連秦魯直一家老少萬方也不在乎，又怎會在乎秦吉。」

千手如來道：「看來這個秦吉一直就是個替死鬼，到現在也才眞正發揮替死鬼的作用。」

「太可怕了。」高天祿突然嘆了一口氣。

「萬方的耐性？」千手如來接問。

「不錯。」高天祿搖頭。「據說太監的耐性一向是最好的，之前我一直還懷疑，到現在却不能不相信。」

千手如來點頭道：「我就沒有這個耐性了，二十年，不簡單。」

高天祿道：「最可怕的是二十年前他將太子換出來的時候，便已經擬好了一切計劃，將太子換出來只是第一步，又有誰想到他一換再換，交到秦魯直手上的還是一個假太子？」

「秦魯直看來到死也仍然不知道他一直苦心栽培保護的只是一個普通人。」

「也只有秦魯直這樣傻瓜才會不惜拋棄功名，甘心在農村裏苦候二十年。」高天祿歎了一口氣。「老實說，這個人雖然愚蠢，對他的忠心我仍然很佩服。」

千手如來道：「也的確値得佩服，可是這件事是不會有人知道的了。」

高天祿笑笑。「我們當然也不會說出來的，奇怪之前我一直沒有在意這個人，也許就因爲我們是兩種人。」

秦魯直對大理一直忠心耿耿，好像他那種人當然不會向高天祿低頭，奉承接近，高天祿當然也一樣，所以當年對秦魯直的離職也沒有太在意，反而正好趁機會將一個自己手上舉薦去接掌秦魯直的職位。

千手如來道：「萬方是找對了人。」

「老實說，我也很佩服這個太監的眼光，非獨找到了秦魯直這樣的一個老實人，還找到了一個杜西川，替他照顧眞正的太子。」

「杜西川應該是秦魯直那種人，當然本質上有一定的分別，否則絕不會那麽忍心瞞着秦魯直。」

高天祿又笑了。「人之不同，各如其面，從杜西川的環境看來，萬方想必已給了他不少的好處，這個太監一向都表現得很貪財，却不見他在外面有什麽產業，想必都送到杜西川那兒去了。這個人其實才是萬方眞正的心腹。」

「當然還有其他的好處的，說不定，國師一職亦是準備給他的了。」

高天祿又打了一個「哈哈」。「現在當然沒有人再跟我主競爭的了。」

千手如來道：「還要國舅爺成全。」

他連折了水天嬌、金剛、土龍、木猿四個心愛弟子，實在有些心痛，但想到將來的功名利祿，便處之泰然。在中原他沒有立足的餘地，在這邊陲實在沒有太大的作爲，大理雖然是一個小國，但也算強盛，能夠貴爲大理王國的國師也算不枉此生，況也，說不定還可以利用大理的武士，再往中原打出一個轟轟烈烈的名堂來。

這個五行敎主的野心其實也不少，高天祿當然看得出來，笑接道：「我這個國舅爺的地位也要一個你這樣的國師扶助才能夠穩固，再更進一步。」

千手如來連聲「那裏那裏」，才接道：「現在想來，國舅爺一向的處境其實也很危險，只要一找到機會萬方便可能將太子送到皇帝面前……」

高天祿搖頭笑道：「這想來也的確令人揑一把冷汗，這個老滑頭一直是倚附我才能夠扶搖直上，到現在這個地位，之前他人微言輕，當然是不敢怎樣的，但近這三兩年以來，只要有機會，的確可以那樣做。」

「這一次他做得其實並不好。」

「也許你還不知道，太監耐性雖然好，却是最怕事，沒有萬二分把握，是不敢採取行動的，不知道有時太謹愼，反而誤事。」

「他其實可以做得更好的。」

「那若非他太固執，就是他太自信，再不就是他老了，腦筋也沒有以前那麽靈活，想不到更好的辦法。」高天祿沉吟接道：「但嚴格說來，他已經做得很不錯的了，所以弄到目前這地步，大概是運氣問題，我們的運氣若是不好，現在想必還在百丈坪等待那個假太子秦吉。」

「運氣？」千手如來忽然一笑，他不能不承認高天祿的運氣實在不錯，這種好運氣若是繼續下去，國師的職位他是坐定了。

「幸好我們的運氣眞還不錯，眼看便要上當了，一個玉珮又讓我們看破這個秘密。」

千手如來奉諛道：「萬方應早就瞧出國舅爺洪福齊天，不該跟國舅爺作對。」

高天祿搖頭道：「他一直跟着我，錢從不會缺少，還有諸般好處，以他一個小太監，能夠有今天的地位應該非常心滿意足才是。」

「據說做太監的人都有一種強烈的自卑感。」

「這是事實，大概也就是這個原因，做太監的總喜歡往上爬，希望有一天上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高天祿笑了。「這次的事若是成功，萬方的功勞實在不少，我這個他本來惟命是從的國舅爺，將再無立足的餘地，他當然是吐氣揚眉的了。」

千手如來說道：「這個太監實在不簡單。」

高天祿道：「也許這才是老謀深算，二十年後的事情他早在二十年前便已安排定了。」

千手如來想想，道：「看來他一直就在等機會。」

「他是算準了不會這麽容易將太子帶回去，萬一消息走漏，我一定會派人攔途將太子殺掉，所以先弄了一個假太子給秦魯直撫養，到時已派人到秦魯直那兒通知將假太子帶回大理。」

「那個秦魯直的武功很不錯。」

「而且是大理禁宮的侍衞統領，忠心耿耿，無論怎樣看也是一個理想的託管太子對象。」

「難怪國舅爺也爲他瞞過去。」

「最絕的是他連秦魯直也瞞起來，害得秦魯直將那個秦吉當做眞正的太子，一家老少拚了命也要保護他，這在我們看來，秦吉這個太子是絕不會假的了。」

「這個太監心計如此惡毒，相信也不會是一個好人。」

「可是他一直以來，都裝得很像，否則也不會得到秦魯直的信任。」

「最可怕的看來還是這種人。」

高天祿歎了一口氣，道：「我不錯開始的時候有些慌亂，但即使怎樣鎭定，還是不免要上當，幸好運氣好，否則去了截擊秦魯直，一心以爲解決了，回到皇城，發覺眞正的太子已然給送到去，也不知是怎樣的結果。」

千手如來道：「他的目的當然也就是引開國舅爺，好得將眞正的太子平安送進皇城。」

高天祿搖頭道：「人人都說我心狠手辣，但比起這個太監却是大大的不如。」

千手如來笑笑道：「除了太監，相信任何人也沒有這個耐性，一等候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可不是一個短日子，人生又有幾多個二十年？等得到結果倒還罷了。」高天祿搖頭。「我也替這個太監難過。」然後他放聲大笑起來。

他笑着接說道：「一切都倚仗國師你了。」

千手如來聽着心裏一陣說不出的舒服，笑應道：「國舅爺儘管放心。」

高天祿現在當然還不能夠完全放心。

× × ×

正午，百丈坪風很急，野草波濤般一層又一層隨風湧到遠處。

這並非完全平坦，到處怪石嶙峋，也是一個埋伏襲擊的好地方，高天祿要在這個地方處決胭脂，之前也是經過一番仔細的研究選擇，現在當然是白費一番心思，再也用不着的了。

胭脂現在就給縛在坪當中一條柱子上，嘴巴仍然給縛着，憔悴的垂着頭，急風吹起了她的秀髮，使她看起來是那麽的凄涼。

急風也吹來了馬蹄聲，胭脂似是未覺，突然發覺，抬起頭來便看見秦吉一騎向這邊奔來，她眼中立即露出了驚懼之色。

秦吉亦看到了胭脂，遠處便高呼：「胭脂——」

胭脂不能夠回答，將頭亂擺，她是希望秦吉能夠明白她搖頭的意思，不要再接近。

秦吉却只當她是在掙扎，接呼道：「不要怕，我來救你了。」

胭脂眼睜得更大，驚懼之色更強烈，頭搖得更急。

秦吉有時却沒有她想像的那麽聰明，繼續接近，胭脂目眦迸烈，心裏也彷彿要滴血，她給縛在這裏，當然將這裏的設置看在眼內，知道這裏的凶險，知道秦吉闖進來會有什麽後果。

正當此際，一騎快馬從另一面越過山坡，也向這邊奔來。是飛鳳，到底趕到了，她老遠便揮手振吭大呼：「秦吉——！」

秦吉往那邊看一眼，不由將坐騎勒慢，一面的詫異之色，嘟喃道：「這個小三八，跑來這裏幹什麽？」

飛鳳接呼道：「你別走進去，那兒埋了火藥，是一個陷阱！」

「騙那一個？火藥？」秦吉就是這種人，什麽都不放在心上，坐騎雖然放緩了，還是繼續往前進。

飛鳳看見心一急，坐騎又快了一些，不覺已闖進了坪內草地，馬蹄過處，撞上了一條繩子。

繩子牽着的火石立時互擊，撞出了火花，燃着了火藥，霹靂一聲，跟着又一聲，接連兩處的火藥爆炸開來，那匹馬受驚人立，一對後蹄隨即被火藥炸斷，疾倒了下去，飛鳳亦被掀下了坐騎，落在草地上，撞上了另一條繩子，火光一閃，又是一聲霹靂，她纖細的嬌軀凌空飛起來，悲呼聲中再摔回草地上。

胭脂那邊看呆了眼睛，秦吉當然亦大吃一驚，不由自主勒轉馬頭，向飛鳳那邊奔去，才奔到便滾鞍下馬躍落飛鳳身旁。

飛鳳已有如一個血人也似，掙扎着才爬起半身，又倒了下去，秦吉急忙一把扶住，呼道：「飛鳳！」

「阿吉——」飛鳳睜開眼，搖頭，笑了笑。「我是不會騙你的。」

「可是爲什麽，你是高天祿的女兒。」秦吉另一隻手抓着那一頭亂髮。

「我可是不喜歡這種作爲。」

秦吉搖着頭，道：「高天祿平日是怎樣教你的，你難道做一個壞人也不成。」

飛鳳道：「之前我也不知道爹爹是這種人，我是眞的不知道，否則一定會好好的勸服他。」

秦吉歎息道：「你不知道好多了。」

飛鳳道：「你也別怪我爹爹，他只是爲了自己的利益，爲了我哥哥的將來。」

秦吉道：「當然也爲了他自己的榮華富貴，我就是不明白，他現在什麽享受都已經有了，還不心滿意足，要鬧出這許多事來。」

飛鳳悽然道：「不管怎樣，我都已還你一條命，你就看在我面上，不要難爲我爹爹。」

秦吉深注着她，道：「你就是不說我也知道怎樣做，現在是我欠你一條命，你要我怎樣償還，我都會答應。」

飛鳳苦笑道：「這變了是我挾恩求報了。」

秦吉揮手道：「你不說我也明白你是個好女孩，是眞的不想你爹爹多作孽，眞心眞意的到來救我，就是這一點，我已經夠感動的了，你放心，我阿吉答應得你，絕不會反悔，誰要跟我作對，不同意我的決定，我便以大理皇帝的身份將之革職查

辦，若是連這一點也做不到，我這個大理皇帝做來幹什麽。」

飛鳳安慰的笑笑。「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話未說完，頭一側，死在秦吉懷中。

秦吉搖了搖她，再拍拍她的面頰，也沒有反應，看着她唇邊殘留的笑容，不由歎息道：「這個世界到底是怎樣的，好人沒好報，好人不長命，做什麽好人？」

語聲甫落，四騎快馬已左右從兩邊的林子裏衝出來，鞍上的都是手持長矛的侍衞。

秦吉聽到蹄聲，左右看了一眼，緩緩將飛鳳放下，拔出了那兩柄刀，車輪般掌中一轉，躍上坐騎。

那四個侍衞在草地外會合，一直綫排開，呼喝聲中一齊向秦吉衝來，手中長矛向着秦吉，看樣子，分明是要合四人之力，將秦吉迫進埋上火藥的草地內。

秦吉看着他們，沒有動，一直到他們衝近來，長矛刺出，才突然在鞍上拔起身子，凌空在那四個侍衞頭上翻過，四個侍衞不防他有此一着，長矛要截，已來不及，不約而同，一齊回轉身子！

秦吉已然在一個侍衞身後落下，從後面抱住了那個侍衞，看來親熱，那兩柄刀已扎進了那個侍衞的脅下，這樣的一刀已足以致命，何況是兩刀。

也就在那個侍衞慘叫聲中，他抱着那個侍衞一齊離開馬鞍，往一側翻出，一個侍衞正從那邊揮矛刺來，刺得又快又狠。

這一矛看似要刺在秦吉身上，但秦吉的那刹那身子一轉，長矛便刺進手抱那個侍衞的屍體，他的身子同時凌空一個風車大轉，從那個侍衞頭上滾過。

那個侍衞正要將長矛拔出來，腦袋已然給劈開，秦吉在一旁落下。

另一個侍衞長矛接刺到，秦吉眼快手急，雙刀一拍，將矛擋開，接貼着矛桿削上。

那個侍衞要撤矛經已來不及，待要鬆手，秦吉的一柄刀已經刺進了他的脅下，他慘叫墮馬，秦吉再加一刀，將他的腦袋劈開。

剩下那個侍衞看見這種情形．知道秦吉武功高強，四個人倒下了三個，他這一個當然更不是對手，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勒轉馬頭，便要逃走。

秦吉只是將旁邊的一支長矛抓起來，擲出，擲得旣勁且準。

長矛飛進了那個侍衞的後心，他慘叫，帶着長矛飛騎仍奔出了數丈才從鞍上倒下，空馬繼續奔前去，眨眼間，奔進了林子不見。

秦吉這才抓起了一個侍衞的屍體，大喝一聲，拋進草地內。

屍體落下，觸發了一處火藥，爆炸開來，那個侍衞大概跟着高天祿，也做了不少孽，所以雖然死了，屍體仍然要遭此一刦。

秦吉跟着拋出了第二具第三具屍體，每一具落下的位置都不同，引發了另兩處火藥。

草地中冒起了幾處火苗，從距離看來，草地上這附近的埋藏的火藥都已經給引發。

秦吉細看了一會，才手執雙刀走進去，步步爲營，也果然不出他所料，一路走來都再沒有火藥，出了草地，秦吉才鬆過一口氣，正當此際，一蓬烈火突然落在他面前，迅速冒起了一道火牆。

第二道第三道火牆跟着落下，在第四道火牆冒起來之前，秦吉却已滾出去。

火霹靂同時在那邊一堆怪石後冒起，手一揚，一股烈火射向秦吉胸膛，跟着三顆黑色的圓球從另一隻手飛出，亦向秦吉擲到。

秦吉偏身閃開了那股烈火，却迎上一顆黑球，他刀快，立即迎去，但迎到一半突然又縮回，勉強一個鐵板橋，滾過一旁，那顆黑球幾乎貼着刀鋒飛過，落在地上，霹靂一聲，爆開了一團火焰，差不多同時，另外兩顆黑球亦撞在地上爆炸開來。

這其實是火霹靂的火藥暗器霹靂子，秦吉若不是及時將刀縮回，霹靂子在刀上爆炸，就是不將刀震脫，那一陣閃光對眼睛亦不無影响，火霹靂一定會乘機再偷襲，而火焰將刀裹着，秦吉就是閃過偷襲，最後還是非將刀丟掉不可。

火霹靂一見落空，十多顆霹靂子又擲出，半空中相撞，化成一團奇大的火球，當頭罩下來，秦吉身形一倒，着地再一個翻滾，閃開去。

火霹靂身形接展，一股股火焰接從手中射出，交織成一張火網，當頭再網下。

這張火網覆蓋的範圍頗大，秦吉仰首一眼瞥見，倒滾而回，火霹靂手再揚，一道火牆截住了秦吉的去路，秦吉意料之中，貼着火牆滾向另一個方向。

火霹靂又已擲下了另兩道火牆，他的用意很明顯，是要將秦吉迫進埋了火藥的草地去，也因此，他沒有在草地那邊的方向也築上一道火牆。

頭上火網落下，三面都是火牆，秦吉當然非走進草地不可，火霹靂也已準備好隨即以掌力將火牆迫前，在秦吉被火牆迫進去草地同時，火牆是他將火藥燃着，那裏一共埋了三處火藥，一齊爆炸，秦吉那邊不粉身碎骨，就是重傷，要解決他當然比現在容易得多了。

在他的意念中，秦吉被火牆一阻，當然會向草地相反的方向滾出去，沒有理由滾向已知道埋藏了火藥的草地那邊，事實却是在他意料之外，秦吉竟然是滾向草地。才到草地邊緣，秦吉便彈起身來，一隻猴子也似，迅速翻過火牆的末端，翻出了火牆外。

末端的一截火燄並不高，在秦吉來說要翻過去當然是輕而易舉的事。

三面火牆隨即與那張才落下的火網一齊往前湧去，火霹靂的動作不能說慢了。

草地的兩處火藥立即給引發，霹靂連聲，秦吉看在眼內，不由打了一個寒噤，若是他的反應稍慢，或者判斷錯誤，都不難給迫進草地去，後果當然不堪設想。

烟硝很快被風吹散，秦吉雙刀旋轉，動作多多，火霹靂反而變成了一條木柱也似，眼睛却仍然靈活，彷彿有火焰在內燃。秦吉看着他，笑了笑。「看不出你這個人火氣這樣大。」

火霹靂悶哼道：「我也看不出你這個小子有這麽靈活的身手。」

秦吉道：「還有頭腦一樣很靈活。」

火霹靂冷笑：「這我可是看不出。」

「所以你花了那麽多火藥暗器還是不能够將我迫進草地去。」秦吉仰天大笑道：「看你方才那樣子，以爲十拿九穩的，少爺險些兒笑破肚皮。」

火霹靂淡然道：「那你笑好了。」

秦吉道：「你放心，我就是這樣笑也不會笑破肚子的。」

火霹靂道：「能够笑的時候不妨笑，你笑的時候也沒有多少的了。」

秦吉道：「少爺有備而來，可不是你們想像中那麽笨。」

「你的確不笨。」火霹靂冷笑。「好像你這樣聰明的人也的確不多。」他說的當然是反話。

秦吉聽不出來，接問道：「這裏除了那四個毛頭小子，就只得你這條火麒麟的了？」

火霹靂道：「對付你一個已足够。」

秦吉打了一個「哈哈」道：「這你死定了，少爺一個已可以殺你一個落花流水，何況……」他突然發覺說漏了咀，連忙將話吞回去。

火霹靂「哦」的一聲。「你還有很多援兵，只等你一聲暗號，便殺奔出來。」

秦吉瞇着眼睛四顧。「正如你一樣，哈哈——」

火霹靂又「哦」了一聲，反問：「我怎樣了？」

秦吉道：「這裏除了火藥之外，當然還有高天祿的伏兵，只是看見我一個人到來，他們不知道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藥才按兵不動。」

「你葫蘆裏賣的到底是什麽藥？」

「告訴你知道，便一文錢也不值了。」秦吉想到得意處，忍不住又打了一個哈哈。

火霹靂笑笑道：「你是另有準備，才單身赴會，若是我這邊的人一齊殺出來，你那邊的人當然亦會立即殺到，殺我們一個措手不及的了。」

秦吉道：「你這些火藥暗器難不了我，難道你的人，等我將你幹倒了才現身不成？」

火霹靂道：「等你幹倒了我才說。」

秦吉打着哈哈道：「這還不簡單，你的火藥暗器雖然厲害，總會用完的。」

火霹靂笑笑道：「到用完了，你也完了。」

秦吉道：「難道你要跟我拚一個同歸於盡？」

火霹靂搖頭。「我這條命何等寶貴，怎會跟你拚？我不是這種笨蛋。」

秦吉「哈哈」大笑。「這寶貴兩字也虧你說得出去，少爺身爲大理太子，即將成爲大理皇帝，這條命才叫寶貴，你這個五行敎的蝦兵蟹將，少爺可看不出有何寶貴之處。」

火霹靂微笑。「你當然看不出，否則你也根本不會跑來這地方送死。」

秦吉完全聽不出火霹靂說話中另有意思，大笑着接道：「送死的是那一個可憐你也看不出來。」

火霹靂歎息道：「這說來實在可憐得很，對閣下的無知，本人甚爲同情。」

秦吉心不在焉的左看看右看看，火霹靂的說話也不知有沒有聽進耳，忽然道：「現在少爺明白了。」

火霹靂一笑道：「你就是明白，要離開這裏可也不是一件容易事，除非你不要那個女娃子的命。」

秦吉自顧道：「這個火藥陣原就不是同用來對付我一個人的，我們若是自以爲人強馬壯，連羣結隊的衝殺過來，勢必傷亡慘重，那時候伏兵四出，我們便只有挨打的份兒，現在却只見我一個人到來，你們當然不知道如何是好，一齊來，又想反被我們的人包圍，而且這附近旣然安排了火藥，不難誤觸，那只好由得一個人應付了。」

火霹靂笑道：「你總算看出是由我一個人來應付。」

秦吉道：「也是說，只要我不將草地的火藥全部引發，就只須對付你一個人，而這麽辛苦才安排好的火藥彈，你當然不會自己去全部引發掉的。」

火霹靂道：「當然，這麽辛苦安排，怎能够一些收穫也沒有？」

秦吉笑問：「不知道你的耐性好還是我的？」

火霹靂道：「沒有分別。」

秦吉笑接道：「憑你的本領，絕不是我的對手，倒要看我將你弄翻了，高天祿又會如何。」

火霹靂道：「你若是有這個本領，一定會知道的。」

秦吉雙刀一揚。「動手！」

火霹靂笑笑。「你要動手沒有人會阻止你的。」接將手一招。

秦吉搖頭道：「看你這樣子，一派有恃無恐的，你以爲就憑那些火藥，便可以將少爺弄翻？」

火霹靂道：「你不妨站在那裏不動，挨我一顆霹靂子看看翻不翻？」

秦吉大笑。「少爺又不是呆子，怎會呆着不動，你有多少霹靂子，却不妨施展出來。」

火霹靂忽然說道：「你倒是有自知之明。」

秦吉怔了怔道：「你又在說什麽？」

「你自稱少爺這件事。」火霹靂又笑了起來。「可惜你連做少爺，也未必有資格。」

「還不是咒本太子短命？」秦吉連隨改口。「本太子洪福齊天，又豈是你咒得來的。」

火霹靂大大的歎了一口氣。「人蠢就是沒辦法，秦魯直是個蠢蛋，敎出來的也都是蠢蛋。」

秦吉冷笑道：「我們這等俠義中人的作爲又豈是你們那等卑鄙小人想像得到的。」他是想到了胭脂，以爲火霹靂指他到來救胭脂這件事。

火霹靂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他奉命在這裏侍候秦吉，能够殺掉固然好，不能够便將秦吉留在這裏，以免秦吉去那邊破壞他們伏擊狄飛鵬萬方平安侯爺等的大計，這當然，火霹靂不會將秘密完全透露出來，他看着有趣，仍然不禁有意無意間透露幾句。

秦吉却是到現在仍然一無所覺，仍然以太子自居，火霹靂那能不笑。

秦吉只以爲火霹靂是笑他這種俠義所爲，接說道：「你要笑儘管笑，否則沒有機會的了，本太子大可以等你笑完了才動手。」

火霹靂繼續笑，笑得就像個傻瓜，秦吉等了好一會，看見火霹靂仍然在笑，不由怔怔的望着，最後到底忍不住，道：「你腦袋沒問題吧？」

火霹靂笑道：「可是你要我笑的。」

秦吉道：「你笑得却像個瘋子，我不以爲有什麽值得你這樣笑。」

火霹靂道：「你不是我，又怎知道我的感受？」

秦吉突然搖頭。「不對——」接顧四周一眼。「這地方有問題，到現在仍然不見高天祿其他的人，現在看來看去，也不像有什麽埋伏。」

火霹靂搖頭道：「好像你這種笨蛋又能够瞧出什麽？」

秦吉沉吟道：「高天祿一定是安排了什麽詭計陰謀，只等我上當。」

火霹靂脫口道：「你已經上當了。」

「什麽當？」秦吉立即追問：「高天祿到底安排了什麽陰謀陷阱？」

火霹靂仰首向天，只是笑，秦吉看着心頭一陣不舒服，冷笑道：「你沒聽到我問你什麽？快快跟我說清楚。」

火霹靂笑道：「我雖然如骨在喉，不吐不快，但現在還不是說的時候。」

秦吉揮刀道：「由不得你。」脚步同時向前移動，一面道：「刀架在脖子上，看你說不說。」

火霹靂大笑。「刀架在脖子上再說。」雙臂猛一振，一隻大蝙蝠也似倒掠上一方岩石上。

秦吉雙刀左右一分，疾追了過去，一顆霹靂子同時在火霹靂手中飛出，向他飛來，他身形才起，那顆霹靂子便在他脚下炸開，第二第三顆霹靂子緊至飛至，他閃得很險，但到底還是閃開，直追火霹靂。

相距不過那三丈，火霹靂雙手交揮，又是霹靂子又是火焰連連襲向秦吉，一面向那邊縛着的胭脂移去，秦吉當然看出他的意圖，是要拿胭脂來要脅。

胭脂若是落在他手中，絕無疑問會非常麻煩，秦吉雖然並不怕麻煩，但也很明白，少一事總好過多一事，何況看情形高天祿的確像另有陰謀，他必須速戰速决，就是不能迫火霹靂說出來，也要盡快將火霹靂幹掉，看如何弄清楚。

他心急之下，身形簡直箭一樣，石塊上一蹴即起，三個起落，搶在火霹靂之前，雙刀急落，削去縛着胭脂的繩子，接將胭脂撲倒在一塊岩石後面。

十數顆霹靂子，幾乎同時落在那條木柱下，震得那條木柱，一斷爲二，凌空飛起來。

秦吉隨即在岩石後拔起身子，凌空一脚，踢在斷飛的木柱上，那截斷柱立時轉向火霹靂撞去，火霹靂來不及施放火藥暗器，身形倒翻，斷柱撞在岩石上，片片碎裂，秦吉一個身子緊接落下貼地滾到。

火霹靂才落在另一塊岩石上，秦吉便已從地上一陣而起，揮刀斬至。

刀很快，火霹靂的身形也不慢，從岩石上倒翻下去，秦吉一脚落在那塊岩石上，正要追擊，一蓬火焰突然從岩石下冒起來，迎面噴至。

好一個秦吉，及時偏身避開，滾倒在石旁地上，火霹靂同時在石旁閃出，雙手開處，一股火焰貼地燒去。

秦吉身形翻滾，驟起，倒躍上旁邊的石上，霹靂子緊追着射來，秦吉緊接再倒躍，連聲霹靂中，換了三塊石，再翻落石後。

火霹靂沒有追，高立在一塊大石上放目四顧，却看不到胭脂，他仍然是一心想將胭脂抓起來，要脅秦吉，就是不能够藉此機會撲殺秦吉，也可以確保自己的安全，而拖延時間的目的，更就絕無疑問，一定可以達到的了。

他本來也是一個心高氣傲的人，尤其是一身火藥暗器，擋者披靡，可是先後有金剛、木猿、土龍、水天嬌死在秦吉等人的手上，五行追命只剩下他一個，雖然有死於大意，但仍然不由他不對秦吉等人的實力重新估計。

秦吉方才的表現也實在很不錯，若是沒有這一身火藥暗器，火霹靂不以爲能够將秦吉擊倒，也是說，火藥暗器用盡了，便只有挨揍的份兒，要開溜，沒有火藥暗器掩護，也一樣甚成問題。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榮華富貴眼看就到手了，他當然不想死在這裏。

胭脂本來在這塊岩石後面的，現在却不知跑到了那裏去，火霹靂看見秦吉只顧閃避他的火藥暗器，完全忘記了這回事，本來滿懷高興，現在撲了一個空，當然很失望。

秦吉也這才省起，大吃一驚，急急從石後竄出來，準備搶救，看見火霹靂那樣子，才鬆過一口氣，然後他看見胭脂從遠遠的一方岩石下探頭出來。

火霹靂沒有看見，秦吉連忙轉移他的注意，哈哈大笑道：「用火藥的，你以爲個個都是你這樣笨？」

火霹靂目光落在秦吉面上，冷笑道：「我本該守在那個女娃子身旁的。」

秦吉大笑道：「你却是想不到少爺這般本領，連你認爲十拿九穩的火藥陣也闖過了。」

火霹靂搖頭。「我只是想不到高天祿那個寶貝女兒竟然親疏不分跑來送死，否則你現在那還有命在，早已粉身碎骨。」

秦吉不能不承認這是事實，當然再也笑不出來，悶哼道：「這就是正義，好像你們這種人，當然不會做，也當然想也想不到。」

火霹靂看看周圍，才又道：「你這個小子的運氣也實在不錯。」

「當然了，否則少爺二十年前便已死去，那活得到現在。」秦吉接一聲冷笑：「你的運氣却是糟極了。」

火霹靂道：「應該比你好的。」又看看周圍，一派心不在焉的樣子。

秦吉看在眼內，忍不住又大笑道：「還找什麽，乾脆過來跟少爺一較高下。」

火霹靂道：「你懂什麽？」

秦吉心頭一凜。「你不過來我過去也是一樣。」

（未完・八）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烈百里映紅在鬼風港遇到司徒皓等三人，一齊趕到岳陽，深夜趕抵金龍堡，看見全堡巳化成灰燼，找到地窖見徧見賢等八人暈倒，連忙將他們救醒，再看金龍堡被火焚毀，不見有打鬥痕跡，更不覺有人死亡，王烈等人估計是金龍堡主仇元凱縱火燒堡，不知爲何竟棄堡他去；一行衆人離開金龍堡，找到一座佛寺，王烈入寺與知客僧接洽，並查詢金龍堡被毀一事，知客僧只說仇堡主是寺裏的大施主，他們趕去救火時發覺不見一個人，估計是自己縱火焚堡的，王烈等人還問不出什麼原因……

一莊二堡　人去室空

王烈不願多作解釋，接着換了個話題道：「大師父，我們十三人想在貴寺打擾一夜，明日一早便行，不知貴寺方便否？」

知客僧合什道：「施主不用客氣，只是本寺客房僅有三間，諸位要擠一擠了。」

王烈道：「不妨，我們隨便蹲一蹲也就是了。」

知客僧當即帶他們去殿旁的客房，百里映紅因是姑娘，讓她獨佔一間，其餘十二人分睡兩間客房，好在是統舖，大家擠一擠馬馬虎虎過了一宵。

次日一早，寺中備齋招待，王烈奉獻幾兩銀子，一行十三人即動身離寺。來到寺外，百里映紅問道：「現在哪裏去？」

王烈道：「去莊一鵬的家問問如何？」

大家都不反對，於是繞路轉到寺後，果見山坡上有一戶人家，屋外四周盡是茶園，衆人來到屋前，只見一對老夫婦和一個中年漢子正在空地上包裝茶葉，王烈趨前施禮道：「老丈請了，請問老丈可是莊一鵬的父親？」

那老人起身還禮，帶着驚訝的表情答道：「是的，老漢正是一鵬的父親，請問諸位是……」

王烈道：「小可姓王，後面這些都是小可的明友，昨日小可等有事去拜訪金龍堡，竟發現金龍堡巳被大火燒平，仇堡主及其門下全體不知所終，聽說令郞是金龍堡的二代弟子，是以冒昧前來問問，老丈可知仇堡主及其全堡門下去了何處？」

老人見他態度和善，才消去疑懼之心，長嘆一聲道：「這件事老漢也還弄不明白，老漢還是聽佛光寺的主持通知才知道的……」

他說到這裏，似又勾起怒氣，開罵道：「那個不肖子，當年他吵着要進入金龍堡習武，老漢本不同意，我說我們是善良人家，不好好幹活去習武幹麽！他就是不聽，如今可好了，偌大一座金龍堡轉眼成灰，他也不知是生是死，他媽的我算是白養了一個兒子！」

說着，氣喘吁吁，看樣子有病在身。

那中年漢子連忙過去扶他坐下，說道：「爹，您不要生氣了，那位仇堡主必是遷往別處定居，弟弟遲早會捎信囘來的。」

老人怒冲冲道：「他最好不要囘來，爲父一見他就有氣，我遲早會被他氣死的！」

王烈轉對那中年漢子問道：「請問老兄可是莊一鵬的兄長？」

中年漢子答道：「是的，我弟弟小我三歲，我們就只兄弟二人，本來茶園够忙的，可是我弟弟不愛耕作，從小就喜歡舞棍弄棒，眞是拿他沒辦法。」

王烈問道：「此處距金龍堡不遠，令弟應該常囘來吧？」

中年漢子道：「起初還常囘來，因爲我爹見面就罵，後來就少囘家來了。」

王烈道：「最近囘來沒有？」

中年漢子道：「上個月囘來一次。」

王烈道：「有沒有說甚麽？」

中年漢子道：「沒有，我爹要他留下來，他年紀也不小了，早該討個媳婦，可是他左耳聽右耳出，後來我爹罵他，他向我爹娘下跪，要我爹娘只當沒有他這個兒子，我爹氣得拿棍要揍他，他一溜烟就跑掉了，從此就沒有再囘家。」

王烈道：「沒有任何暗示？」

中年漢子道：「他要我爹娘只當沒有他這個兒子，我猜這可能就是暗示。」

王烈道：「依老兄的看法，他們金龍堡會遷去何處？」

中年漢子搖頭道：「這個我就不知道，我從來不過問他在金龍堡的情形，他也從未說起在金龍堡習武的情形，不過據說仇堡主還相當器重他。」

王烈道：「這附近還有沒有那家青年是金龍堡的門下？」

中年漢子道：「我不清楚。」

王烈見問不出甚麽來，便向他們父子道別，一行十三人離開了莊家，在路上十三人商量之下，決定轉赴百劍堡了解詳細情況，同時也好帶百里映紅囘家與其母慧圓女修士團聚。

於是，衆人取道北上，他們本來各有一匹坐騎，却在陷身金龍堡時遺失了，好在司徒皓等均是富貴人家的子弟，少年多金，他們變賣身上的名貴飾物，各人又買了一匹健馬代步，故未受長途跋涉之苦。

曉行夜宿，走了二十天才來到北嶽，距離百劍堡僅僅只有半天路程了。

在這二十天的行程中，過得最有意義的要算王烈和百里映紅，因爲他們每於夜宿客棧時，便在客房中一起研究「密宗精神劍」，雖然還不能完全領悟，但對這門深奧的劍法多少巳有一些認識了。

十三騎馳臨北嶽時，才是未牌時分，此處距離師抱眞的歸來山莊不遠，王烈提議順道前往歸來山莊看看。

大家自然不反對，於是便轉道進入恒山，往歸來山莊馳去。

半個時辰後，已抵達歸來山莊的所在地。

但是，當十三騎來到歸來山莊的大門口時，他們又被眼前所見到的情景驚得呆住了。

因爲，歸來山莊僅剩大門和圍牆，圍牆裏面的莊舍也已被大火夷爲平地，看不見一幢房子。

百里映紅睜大了眼睛，不勝駭異的大叫道：「天哪，這是怎麽回事？」

王烈當先下馬衝了進去。

司徒皓等十一人亦紛紛下馬跟入，他們踩過一堆一堆已燒成焦炭的灰燼，發現歸來山莊毀於大火似已數十日之久，因爲灰燼中已無一點餘溫。

這座名滿天下的歸來山莊佔地並不如金龍堡之廣，所以他們很快就踏遍了整個山莊，結果沒有找到一具屍體，也沒有發現曾經搏鬥的跡象，情況顯示與金龍堡完全相同——似乎是師抱眞自己縱火焚莊，然後遁去無踪。

但爲甚麽呢？

仇元凱的金龍堡和師抱眞的歸來山莊，在武林人的心目中已是執武林牛耳的兩大主流，放眼天下實在找不出足以威脅他們的人物或帮派，他們爲甚麽要毀掉數十年的心血所建，讓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消失呢？

十三人深深的陷入困惑中，百思不得其解。

王烈以一聲長嘆打破了沉寂，說道：「小弟有一種預感，可能在渾源縣的百劍堡此刻也已不存在了。」

司徒皓吃驚道：「是麽？」

王烈點頭道：「種種情況顯示他們三人之中隱藏着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而這段不可告人的秘密現在已隱藏不住了，因此他們不得不放棄一切……」

司徒皓道：「王兄認爲所謂不可告人秘密是什麽？」

王烈苦笑道：「我不知道，只知他們三人都與棋王有某種程度的關係，有一次我問棋王：『你和棋后是何關係？你們爲何拿活人來當作棋子，那些青年男女怎肯爲你們的棋戰而死？』棋王的回答是：『這個問題你可以去問趙池。』」

康從義接口問道：「王兄後來問趙堡主，他怎麽回答？」

王烈道：「他三緘其口。」

康從義道：「他的兩個兒子被人殺害，而他却不肯說明與棋后的關係，足見他以前曾經幹下某種傷天害理之事。」

王烈道：「小弟也是這樣想，但師莊主和仇堡主的棄堡遁去又是怎麽回事呢？師素貞姑娘之殺死仇香，並非出自他人的安排，也就是說仇香之死與上一代的那一段秘密無關，他們爲何要走呢？」

百里映紅道：「我看這是兩回事，師姑娘殺仇香是一回事，師、仇二人棄堡遁去是一回事。」

王烈點頭道：「不錯，這是不相干的兩回事，我的意思是說，師、仇二人並未遭受到像趙堡主那樣的不幸事件，他們爲何要逃呢？」

百里映紅道：「你說有個可怕的人物在進行某種陰謀或報復，既然師、仇、趙三人中隱藏着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那麽趙池已受到懲罰，說不定接下來就要輪到他們二人，因此他們才棄堡逃遁。」

王烈道：「妳的推測也許沒錯，但是在所有武林人的心目中，師莊主是一位正直無私，俠譽滿天下的人，像這樣一位人物，妳相信他以前曾經幹下甚麽傷天害理的事麽？」

百里映紅道：「我娘常說這世上的人頗多僞善之士，人面獸心則有之，外貌忠厚內藏奸詐則有之，所以光看外表……」

說到這裏，發現王烈皺眉頭，心知他不同意把這些字眼加在師抱眞身上，故住口不敢再說下去。

王烈沉容道：「金龍堡和歸來山莊已付之一炬，我看百劍堡很可能也有變故，咱們這就趕去百劍堡瞧瞧如何？」

司徒皓道：「對，咱們快去看看！」

× × ×

這天薄暮時分，十三人趕到了百劍堡，遠遠望去，出乎意料之外，百劍堡還在，並未毀於大火。

但是，當他們馳至百劍堡大門口下馬時，却立刻感覺出有異。

大門口沒有人守着。

視綫從敞開的大門望進去，堡中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

大家快步走入堡中，舉目四望，立刻肯定百劍堡已人去堡空，沒人居住了。

爲了徹底了解情況，十三人分頭搜索全堡各處房屋，果然找不到一個人，也沒發現有過打鬥的跡象。

不過，大家發現了一個現象，那就是每間房內只留下一些粗重並沒有價值的傢具，珍貴的物品已一件不剩，證明百劍堡的人席捲細軟而逃，不是受到襲擊才棄堡逃去的。

司徒皓嘆息道：「沒錯了，一莊二堡同時遁去無踪，其動機必然相同。」

衛見賢道：「怕報復？」

司徒皓點頭道：「正是！」

康從義道：「一莊二堡雄踞武林數十年，師、仇、趙三人的武功造詣，除去棋王棋后不算，還有誰能使他們怕得要棄堡而逃呢？」

司徒皓道：「沒有。」

康從義道：「不錯，武林中能人異士固然不少，要找出能與師、仇、趙三位一爭長短的人並非沒有，但一莊二堡勢力之大，門下之多，是任何門派所不能望其項背的。」

司徒皓笑了笑道：「那麽，咱們可以下個結論了，一莊二堡的逃散，必與棋王棋后有關！」

百里映紅道：「如果有關，那必是棋后，絕非棋王。」

司徒皓轉對王烈問道：「王兄，你的看法呢？」

王烈聳聳肩道：「我不知道，此事不能單憑猜測來下結論，最好是找到師、仇、趙三人來問問，或者是他們的門下。」

司徒皓道：「能找到麽？」

王烈道：「要找他們三位只怕不容易，但他們三人中，仇堡主和趙堡主的門下衆多，我想應該可以找出一兩個來。」

百里映紅問道：「到那裏去尋找他們的門下？」

王烈道：「此事慢慢來想，現在天快黑了，咱們十三人不如就在這堡中過一夜如何？」

衆人均表贊成，一起去厨房尋找食物，見厨房中還堆放着幾袋白米，另又從一個缸中發現半缸醃肉，乃由百里映紅淘米下鍋，燒飯煮肉，大家吃了個飽。

堡中房間很多，還有現成的床被，這天深夜，十三人各踞一間臥房，熄燈就寢。王烈却睡不着，他腦中塞滿了許許多多解不開的疑問，故輾轉反側無法成眠。

約莫二更時分，他忽然聽到屋頂上有一聲輕響，經驗告訴他有夜行人從屋上飛過，他立即抓劍下床，輕輕推開房窗，一躍而出，縱身上屋。

舉目一望，正見一條黑影在十幾丈的屋上，次瞬間只見黑影撲向左方一幢樓房，隨即沒入二樓房中。

王烈正要跟踪上去看個究竟，又聽身後一聲輕響，他心中一驚，來不及拔出長劍，便以帶鞘的長劍反手掃打出去。

「是我！」

是百里映紅的聲音。

王烈聽出是百里映紅，想收勢已來不及，但百里映紅並未被他打中，嬌軀輕輕一躍，躲過了他的招式，輕巧的落到他身前。

王烈輕聲道：「妳也聽見了？」

百里映紅點點頭。

王烈便向她附耳道：「來人已潛入前面那幢樓房，這個人不論是誰，咱們一定不能讓他逃掉，妳先繞到樓房後邊，截住他的逃路，我則由前面過去。」

百里映紅輕嗯一聲，立即飛身下屋，提輕脚步潛行過去。

王烈等她到了樓房後面，才從屋上輕縱落地，躡手躡足掩近樓房下。

他凝神諦聽，聽出二樓房中有翻動傢具的輕響，以爲是小偷，不禁暗笑道：「這個小偷消息眞靈通，居然知道百劍堡已沒有人，只是堡中已無珍貴東西，他還能偷到甚麽呢？」

當下，輕輕一縱身，悄無聲息的坐上二樓陽台，在已被打開的一扉窗口邊蹲下來。

這時，房中翻動傢具的聲音更爲清晰，來人顯然未料到今夜的百劍堡住宿了十三個外人，故行動頗爲大意，沒有刻意的掩飾翻箱倒櫃的聲音。

王烈沒有立刻採取行動，因爲他雖然判斷來人是個小偷，却覺得先觀望一下，看他要偷竊何物再下手擒捕不遲。

這時候，司徒皓等十一人也已驚醒，紛紛仗劍出房，悄悄的欺近樓房，將整個樓房包圍起來。

王烈向他們打手勢，示意暫勿驚動來人，司徒皓等明白其意，乃在附近隱伏未動。

不多久，來人似乎沒有找到滿意的東西，不禁輕輕詛罵道：「他個婊子養的，竟然沒留下一件值錢的東西！」

這句話說完不久，便聽他的步聲响近窗口，似是要走了。

王烈這才現身擋住窗口，含笑說道：「閣下入寶山豈可空手返，再仔細找一找啊！」

來人正要跨窗而出，一眼瞥見窗外突然冒起一人，這一驚非同小可，慌忙頓足縱退，繼聞砰然一响，敢情身手相當不錯，從另一邊的房間破窗飛出去了。

可是，他沒想到另一邊的窗外也有人，剛剛破窗飛出，便覺軟痲穴被人一指點中，於是飛出窗外的身子便控制不住，從二樓直摔落地。

出手襲擊他的正是百里映紅，她點中他的軟痲穴後，緊張地飛瀉而下，一脚踩上來人的背脊。

來人悶哼一聲，匍匐在地無法動彈。

他是個二十來歲的青年，穿着一身黑色勁衣，背上斜插着一柄長劍，手上原提着一只包袱，但在摔落地上時，包袱已滾離他身邊。

王烈和司徒皓等十一人很快就團聚過來，嚇得他面如土色，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百里映紅解開那只包袱，見是一些不太值錢的女人首飾，不覺失笑道：「敢情是個小偷。」

小偷聽了這話，立刻就求饒道：「是，我是小偷，我是小毛賊，諸位大人不記小人過，請網開一面，饒了小的這一回，小的下次再也不敢了。」

王烈扳下臉孔問道：「你叫甚麽？」

小偷道：「小的叫李小三，只因家中老母生病，無錢就醫，因此一時生起貪心，想偷一些東西去變賣，求諸位念在小的一片孝心，饒了小的這一回吧？」

王烈又問道：「你家在何處？」

小偷道：「就在渾源縣城中。」

王烈道：「百劍堡是何等所在，你好大的狗胆，竟敢來此行竊？」

小偷戰戰兢兢道：「是，小的該死，只因聽說百劍堡的人棄堡而逃，堡中已無一人，所以小的才敢前來行竊……」

王烈道：「你聽誰說百劍堡的人棄堡而逃？」

小偷道：「聽江湖朋友說的。」

王烈道：「他們怎麽說？」

小偷道：「他們只說趙堡主和他的門下全體棄堡而逃，至於爲何棄堡而逃，他們也不明白。」

王烈道：「趙堡主棄堡而逃已有幾天了？」

小偷面呈驚疑道：「你們……諸位莫非不是百劍堡的門下？」

王烈道：「我們不是。」

小偷忙道：「這就好了，既然諸位不是百劍堡的門下，那就請高抬貴手，反正小的偷的不是諸位的財物——」

王烈冷冷截口道：「我們雖非百劍堡的人，但我却是衙門捕頭。」

小偷顫慄道：「請……請高抬貴手，小的這是初犯，以後再也不敢了。」

王烈伸手拔出他背上的劍，一面說道：「你帶着這把劍，足見你是練過劍術的

人，劍乃兵器之王，凡是練過劍術的人，都不是凡夫俗子……」

一邊說一邊就月光下察看他的長劍。

小偷面色大變。

王烈發現劍板下方有「百劍堡鑄」四個小小的篆字，心中已明白他的身份，微微一笑道：「你當眞是小偷麼？」

小偷的臉色一陣紅一陣白，顫聲道：「是！我是小偷！這把長劍是小的在堡中找到的，不是小的原有之物！」

王烈笑道：「我還沒問你這把劍的來源，你急甚麼呀？」

小偷啞口無言。

王烈道：「好了，我不想爲難你，但是你若不說實話，我只好把你交給衙門處置——你是百劍堡的門下是吧？」

小偷閉口不言。

王烈道：「說實話，我立刻放你。」

小偷又沉默了半晌，才帶着慚愧的樣子道：「是的，我是……我是百劍堡的門下……」

「第幾代弟子？」

「第三代。」

「姓名是？」

「請你……請你不要問我的姓名好不好？要我報出姓名，不如殺了我。」

「好吧，我不問你的姓名，但你得據實回答我的問題——你爲何要回堡偷竊東西？」

「我……我欠了人家一筆賭債，對方逼我還債，否則就要抖出我賭博的事，我們堡主最恨人賭博，他若知道我賭博，一定會將我逐出百劍堡的門牆，所以爲了還清賭債，只好回堡偷些東西變賣。」

「你們何時棄堡的？」

「七天之前。」

「爲何棄堡？」

「我不知道，那天我們堡主深夜召集全堡之人，宣佈暫時解散百劍堡，囑大家各奔前程，沒有說明棄堡的原因，但我猜此事與趙北星被殺有關……」

「趙北星確實被人殺害於懸空寺附近嗎？」

「是的，死亡情形與趙南星完全相同，顯係同一人所爲。」

「沒有查出兇手是誰？」

「沒有。」

「趙堡主的另外兩個兒子呢？」

「趙東星和趙西星沒事，跟着他父親走了。」

「去了何處？」

「不知道。」

王烈推斷他確實不知趙池的去向，故未繼續逼問，只問道：「在你們堡主宣佈解散百劍堡之前，此處可曾發生過其他事件？」

「沒有，除了趙北星遇害一事之外，沒有發生任何事情。」

「有沒有人來拜訪？」

「對了，在我們堡主宣佈解散百劍堡的前一天，有個人來拜訪我們堡主。」

「他是誰？」

「我不認識，那人臉上戴着人皮面具，看身材大約是個六十歲以上的老人。」

「說詳細一點。」

「那人來到我們百劍堡，看守堡門的兄弟見他戴着人皮面具，就不讓他進入堡中，他倒也沒有硬闖，只是站在堡門外沒動，站了一會，看守堡門的兄弟發現他的雙脚竟沉入地下半尺，心中大驚，知是可怕人物，連忙入堡禀告我們堡主，我們堡主便出堡和他相見，兩人只交談數語，那人隨即離去，第二天深夜，我們堡主就宣佈解散百劍堡了。」

「知不知道他們談了些甚麼？」

「不知道。」

「你們堡主只宣佈解散百劍堡，沒有別的交代麼？」

「他說暫時解散，叫我們各奔前程，但在江湖上行走時，不許表露身份，也不准返回百劍堡，要等聽到他重返百劍堡的消息時，才可回堡。」

「你們離開百劍堡是怎麼個情形？」

「我們堡主發給每人二十兩銀子，就在當天半夜，大家一個個離開了。」

「你認爲堡中還留下不少値錢的東西，因此回來竊取？」

「是的，我欠了人家四百多兩銀子，對方逼得我很緊，不還不行。」

「你是百劍堡的門下，還怕誰呢？」

「對方是鏢局裏的人，不好得罪，但是我最怕的是他們抖出我賭博的事，這件事若讓我們堡主知道，那麼我的前途就完了。」

「你知道我是誰麼？」

「知道。」

王烈問到這裏，便轉對百里映紅說道：「百里姑娘，請妳解開他的穴道吧。」

百里映紅道：「你要放他走？」

王烈道：「是的，這個人只是百劍堡一個不肖弟子，沒出息的東西，就放他去吧。」

百里映紅立刻爲他解開軟痲穴，並將包袱丟還給他，喝道：「快滾！」

來人穴道一解，不敢再要那包袱，爬起來拔步便跑，飛也似的逃去了。

不料剛見他身形沒入黑暗的夜色中，估計奔出不過幾十步遠，忽聽他「哎呀」一聲慘叫，繼聞蓬然一响，似是摔倒在地，頓時就沒了聲息！

王烈等吃了一驚，立刻循聲飛撲過去，趕到一處院地上，赫然發現他已直挺挺的仰躺在地上，兩眼暴瞪，眉心出現一點血，竟似已氣絕了。

衆人趨前細加察看，才發現他眉心上中了一支細小的暗器，而上面那一點血其實並不是血，而是暗器末端上的一朵小紅花。

那是用紅布製成的一朵小紅花，遠看就如一點血跡！

王烈立刻發出警告道：「諸位小心戒備，殺人兇手可能尚在附近。」

大家立即散開，仗劍戒備。

百里映紅道：「大家分頭搜一搜！」

喝聲中，人已撲向近處的屋頂。

司徒皓等十一人隨亦向三個方向撲去，分頭搜索殺人兇手去了。

但搜索了將近半個時辰，踏遍院地附近的每一處角落和搜過每一間房子，却無任何發現，看情形兇手在打出暗器殺死百劍堡這個不肖弟子後，立即遠颺遁去。

大家忖度已不可能找到那兇手，才又

回到百劍堡三代弟子陳屍之處。

王烈拔出那暗器來看，才看出是一支金針，長約三寸，形狀類似針灸用的長針，針身並不堅硬，也幾乎感覺不出它的重量，不禁吃驚道：「這樣細長的東西竟能打入眉冲達三寸之深，足見來人功力之強，毫無疑問是個頂尖高手。」

司徒皓是打暗器的高手，人稱「滿天星斗」，他接過那長針看了看，微笑道：「王兄看走了眼，這是一支吹箭。」

王烈一怔道：「吹箭？」

司徒皓說道：「不錯，這種暗器源於西域，名叫『單筒吹箭』，是從一支長箭筒中鼓氣吹出的，古時西域人以此對付猛獸，由於發射無聲，速度極快，故很難躲避。」

衛見賢道：「吹箭是很普通的暗器，好像不只西域一地獨有吧？」

司徒皓道：「對，吹箭這東西各地都有，但這一種吹箭是屬於西域的兩種吹箭之一，另一種爲『梅花筒』，可一次吹射出五支，家師收藏有這種吹箭，故小弟識得。」

衛見賢道：「這麼說，兇手是從西域來的人了。」

司徒皓道：「這却不一定，要製造這種暗器並不難，小弟也懂得製造之法，所以現在已經不能認定這是西域人獨有之物了。」

王烈見院地四周都有房屋，如果兇手尚在堡中，他若要再使用吹箭殺人，那是很難防患的一件事，立即抱起屍體道：「走，咱們到空曠的地方去。」

大家明白其意，乃一起來到百劍堡的練武場上。

這練武場十分廣闊，有五十丈見方，人在練武場中央，可不慮受到吹箭的襲擊，因爲吹箭的有效距離只有十來丈遠。

王烈將屍體放在練武場中央，這才說道：「這名百劍堡三代弟子死在吹箭之下，諸位認爲是怎麼回事？」

司徒皓道：「依我看，殺他的人毫無疑問，是百劍堡的仇家，百劍堡之所以突然解散逃去，就是在躲避這個仇家。」

王烈微微一笑道：「這當然也有可能，不過如果我是那個仇家的話，我絕不會殺死他。」

司徒皓道：「爲甚麼？」

王烈道：「因爲既然是百劍堡的仇家，他絕不以只殺死一個三代弟子爲滿足，他應該暗中跟踪這個三代弟子，藉以找出更多的百劍堡的人。」

凌玉鏡點點頭道：「這話有道理，但他結果還是殺了這個百劍堡的三代弟子，這又怎麼解釋呢？」

王烈道：「因此我的解釋是：兇手可能不是百劍堡的仇家。」

凌玉鏡詫異道：「若非百劍堡的仇家，他幹麼要殺人？」

王烈道：「目的是殺一儆百，警告所有百劍堡的門下不得私自返回百劍堡。」

凌玉鏡面色一變道：「王兄是說：兇手是百劍堡的人？」

王烈點頭道：「這是小弟的看法，小弟不敢說完全正確，但是我想百劍堡門下極多，兇手如是百劍堡的仇家，他不可能識得百劍堡的每一個人，換言之，今夜咱們十三人進入百劍堡到現在爲止，並未遭受到襲擊，這表示兇手識得咱們不是百劍堡的人。」

司徒皓聞言不禁倒抽一口氣，道：「如果王兄料斷正確，那麼趙堡主處罰門下的手段也未免太嚴厲了一點吧。」

王烈對此沒有發表意見，反說道：「小弟現在想知道的一點是：如果趙堡主的解散百劍堡是在逃避仇家，那麼這個仇家究竟是否已到過百劍堡了？」

百里映紅開口道：「我猜還沒來。」

王烈道：「理由是？」

百里映紅道：「如果剛才以吹箭殺死這個三代弟子的兇手是百劍堡的人，那麼此人躲在堡中的目的必是在等待那個仇家，如果那個仇家已經來過了，他就不必再在堡中停留。」

王烈深然其說，點了點頭，道：「有道理，這麼說咱們似乎可以在此守株待兔了。」

百里映紅笑着道：「你有此打算的話，咱們十三人就不應該暴露在這練武場上了。」

王烈道：「不錯，現在咱們快將這具屍體移去堡外掩埋，然後再回來埋伏。」

於是，他們將三代弟子的屍體抬到堡後的荒地上，挖了個坑將之草草掩埋，隨即返回堡中。

這時，約莫已是三更天，整個百劍堡看來更爲寂靜，但是他們十三人都感覺堡中殺機四伏，故不敢掉以輕心，由王烈安排每兩人一組，分別在百劍堡中院的幾間樓房上埋伏下來。

選擇在樓房上埋伏的好處是視界較廣，只要有人侵入百劍堡或在堡中活動，便很難逃過他們的耳目，而且，人在樓房中可避免遭受敵人暗器的襲擊。

這一夜，他們十三人就這樣如臨大敵的埋伏在樓房中，從窗上遙遙監視着全堡的動靜，但是一直到東方出現魚肚白，仍無任何發現。

於是當朝陽昇起之後，王烈宣佈暫停埋伏監視，請司徒皓等十一人再進行一次全堡的搜索，他則與百里映紅進入厨房燒飯。

早飯端上桌子時，司徒皓等十一人已搜索完畢，提出的報告是：沒有發現一點踪跡。

大家一起吃過早飯後，便一起討論要不要繼續留下來的問題，百里映紅因不想急着回家，力主繼續留下監視，說這是唯一有機會可以「破案」的地方，衆人深覺有理，乃決定繼續留在百劍堡監視幾天。

王烈道：「既要留下來，那麼咱們總不能日夜不眠不休的守望監視，因此我建議大家白天睡覺，夜裏埋伏監視，這樣才不會累倒。」

康從義道：「王兄認爲敵人白天不會來？」

王烈道：「是的，不過爲了安全起見，也不能不防，咱們十三人中調出二人負責保護大家的安全，入夜之後，這二人便可不參加夜間的埋伏監視。」

康從義贊成道：「好，由王兄指派便是。」

（未完）

千乘萬騎一劍香

黑店聚羣雄妙計入龍潭

秦紅・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愈立忠和紅小萍奉同心盟盟主葛懷俠之命來到火琉島，希望邀請島主聶衞公爲同心盟出力，恰巧「老山主」也派武狐左丘龍來島上要求聶衞公加入「老山主」的秘密組織，聶衞公表示不帮任何一方，忽然，聶衞公的儍孫女跑來，硬要聶衞公帮愈立忠的忙，聶衞公對儍孫女百依百順，順口便答應了，武狐左丘龍見狀忽然出手制住儍孫女穴道，攬着她急奔向海邊，乘船離去，聶衞公和愈立忠想追已來不及了，左丘龍挾持着聶衞公的孫女離去，並要聶衞公在限定時日投靠「老山主」，聶衞公無法，只好答應……九連山上，一位白髮怪人坐在岩石上，身邊擺着白骨，愈立忠以金葉向他購買兩根白骨……

幸未遭毒害

愈立忠伸手接住「九幽白骨雷」的一剎那，突覺雙腕脈門一緊，一看脈門已被白骨神君沙英扣住，不禁駭然一震，驚「啊！」一聲道：「沙老前輩，您……」

白骨神君沙英笑道：「怎麽樣？」

愈立忠渾身氣力皆失，握在手裏的兩根「九幽白骨雷」脫手掉下，驚慌失措地道：「您，……您老怎麽扣住小可的脈門呀？」

白骨神君沙英仰頭大笑道：「哈哈，老夫爲何扣住你的脈門，難道你自己不知道麽？」

愈立忠惶聲道：「小可確是不知，沙老前輩請放手，有話好說，有話好說。」

白骨神君沙英怪笑道：「嘿，老夫怎可放手，一放手，你就要逃了呀！」

愈立忠作出惶惑的苦笑道：「沙老前輩這話怎麽講？小可幹麽要逃走呢？」

白骨神君沙英笑道：「因爲，嘿嘿，因爲老夫忽然發覺你並非愈立忠。」

愈立忠神色微變，強作鎭靜地道：「沙老前輩別開玩笑，小可確是愈立忠。」

白骨神君沙英冷笑道：「老夫却有證據證明你不是愈立忠！」

愈立忠強笑道：「那是不可能的，沙老前輩的證據是甚麽？」

白骨神君沙英放開他左手脈門，駢伸二指點中他的厤穴再放開他右手脈門，順手將他推倒地上，然後舉手往自己的臉上一抹，抹掉許多易容膏，露出了本來的面目！

一點不錯，他才是眞正的愈立忠！

倒在地上的假愈立忠自然是司空英所化裝的，一見白骨神君沙英一變而爲死對頭愈立忠，這一驚非同小可，儘管他一向遇事沉着，也不禁「啊哎！」驚叫起來。

愈立忠拿掉頭上的一團白髮哈哈大笑道：「司空英，老夫這個證據够不够？」

司空英情知今番是死定了，因此驚叫了一聲之後，很快就鎭定下來，當下冷冷一笑道：「小子，今番輪到你抖了。」

愈立忠笑道：「不錯，此即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說着，上前抓住他胸襟，將他拉起來，一拳往他腹部擊去。

「蓬！」的一聲，司空英往後飛出七八尺，摔了個四脚朝天。

愈立忠又上前拉起他，又一拳擊了出去……

這是怨氣的發洩，因爲司空英曾數度以嫁禍的手段害得他差點沒命，而且又「辱汚」了他的心愛的艾菁，這不是一個人所能忍受的，所以他雖然不能將司空英打死，却必須打個痛快。

「蓬！蓬！」

司空英像一尊木偶，毫無抵抗的飛了起來，又跌了下去……

這時，紅小萍由附近的樹林中走出，她見司空英被打得慘兮兮的，心下有些不忍，開口道：「你何不索性打死他？」

愈立忠道：「不，他是同心盟通緝的兇徒，等同心盟判他死刑時，我才能打死他！」

紅小萍道：「你這樣打他，只怕也會把他打死哩。」

愈立忠見司空英已是鼻腫臉靑，奄奄一息，於是停手笑道：「妳認爲我太殘酷麽？」

紅小萍一笑說道：「有一點，但這並非表示我在同情他，我知道他是死有餘辜的。」

愈立忠道：「他殘殺五派門人，又殺害武當華山二派掌門人，害得我差點沒命，而且……」他住口搖搖頭，不願把艾菁「受辱」的事情說出來。

紅小萍問道：「你打算帶他回同心盟麽？」

愈立忠點頭道：「是的，然後再奔赴九華山與盟主等人會合，我想我們回到同心盟時，盟主他們大概已經出發了！」說到這裏，走去將司空英攬起，說道：「走吧，我們下山去買一輛馬車！」



兩人下到山麓，愈立忠將司空英藏在樹林中，然後與紅小萍走到道旁坐下等候，足足等了半個多時辰，方才等到一輛空車，愈立忠跳上道中，張臂攔車道：「老兄，請停一停！」

那是一輛載貨的馬車，駕車的是一個年紀約五旬的老頭子，他瞧見有人擋在道上，只得將馬車勒停，開口道：「小哥，老漢這輛車不是載客的。」

愈立忠走到他面前笑道：「我知道，這輛馬車是您老自己的麽？」

老車佚眼睛一瞪道：「當然是老漢自己的，你小哥問這話是甚麽意思？」

愈立忠笑道：「抱歉，小可打算買一輛馬車，所以想向您老打聽打聽價錢，現在買一輛馬車大約要多少錢？」

老車佚「哦」了一聲，笑道：「現在貴了，新車一輛恐怕要十二兩銀子，再加一匹馬，一共大約要三十兩左右。」

愈立忠問道：「您老喜歡開新車或是喜歡開舊車？」

老車佚「哈」的笑了一聲道：「有新車開，誰不想開新車啊！」

愈立忠說道：「那麽，小可拿三十兩銀子買您老的這輛舊馬車，您老肯不肯脫手？」

老車佚哈哈笑道：「小哥別開玩笑，要搭便車就快上去吧。」

愈立忠掏出三十兩白銀，道：「一點都不是開玩笑，假如你老肯脫手，這三十兩便是您老的。」

老車佚見他態度很正經，不由神色一楞，仔細打量他一番，又看他手裏三錠白銀，忽然冷笑一聲道：「朋友，別來這麽一套，眞銀假銀，老漢是看得出來的！」

愈立忠將銀子遞過去，笑道：「你老看吧。」

老車佚接過銀子，掂了掂，敲了敲，知爲眞銀不錯，心中更加吃驚，瞪大眼睛問道：「奇怪，你小哥爲甚麽要化三十兩銀子買老漢這輛舊車？」

愈立忠道：「小可有急用。」

老車佚追問道：「要載甚麽東西？」

愈立忠道：「這個你老別管。」

老車佚目注白銀沉思半晌，忽地跳落地，把白銀納入懷中，把馬鞭交給愈立忠，大聲道：「好，老漢賣了。」

愈立忠接過馬鞭，一指車廂道：「你老如有東西放在車裏，可以帶走。」

老車佚搖頭笑道：「沒有甚麽東西，只有兩隻厤袋，一併送給你小哥好了！」說罷，好像怕愈立忠後悔似的，邁開大步向前便跑，轉眼跑得沒了影子。

愈立忠便將馬車拉到道旁，再由車廂裏取出那隻厤袋，回到樹林中，把司空英袋入厤袋中，抱入車廂放好，然後向紅小萍道：「小萍，妳陪他坐在車廂，每半個時辰點他一次厤穴，好不好？」

紅小萍點首道：「好，但爲甚麽要每隔半個時辰點他一次厤穴？」

愈立忠道：「他也許有運氣衝穴的本領，所以不能不提防一下。」

紅小萍點點頭，由前門鑽入車廂。

愈立忠於是登上車座坐下，一揮馬鞭，駕車向前疾馳……

曉行夜宿，一路平安無事。

半個月之後，馬車抵達廬山牯嶺市集外。

愈立忠在一處樹林邊勒停馬車，叫道：「小萍，妳出來。」

紅小萍應聲跳出來，問道：「有甚麽事？」

愈立忠拉着她走入樹林中，四顧無人，便把她按在一株樹身上，雙手捧着她玉頰吻了起來。

紅小萍沒想到他忽然要來這一手，不由有些發窘，輕輕推開他紅臉嬌嗔道：「你發甚麽神經？」

俞立忠輕笑道：「妳知道，同心盟快到了！」

紅小萍道：「快到了又怎樣？莫不成你要離開我了！」

俞立忠道：「不，我要妳帮個忙。」

「我能做的麽？」

「是的，只要你肯做！」

「說說看。」

「把馬車開入牯嶺市集的車行，告訴他們說，那兩匹黑白馬已因故賣掉，如今換上馬車交還，那家車行是同心盟經營的，他們不敢有異議，妳交了馬車後，就將司空英帶上同心盟，交給執事者發下正心牢！」

「怎的，你不回同心盟？」

「是的，今天已是元月十五，盟主等人已出發去九華山，與各派掌門人會合，不在同心盟了。」

「這不是你不回同心盟的理由！」

「是的，還有一個理由是：老山主在同心盟四周佈有綫眼，我若回同心盟，形踪難免落入敵人眼中，我不喜歡敵人知道我的行踪。」

「好吧，我替你跑一趟，不過你要在此等候我，不准偷偷溜走。」

「好的，我就在這樹下等妳，還有一點妳必須注意，除了同心盟的執事者和那位封牢主之外，妳不能讓第三個人知道麻袋中人是司空英，這一點最重要，這關係我的生死。」

「關係你的生死？」

「不錯，我打算來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你想化裝司空英混入敵方總壇？」

「正是如此。」

「妙！」

「假如妳不小心而讓敵人知道司空英已爲同心盟所擒，那一來可就不妙了！」

「我會小心的！」

「那麽快去吧！」

紅小萍奔出樹林，跳上車座，開動馬車馳入牯嶺市集而去。

俞立忠聽得車聲去遠，便抽出長劍在那株樹身削下一大片樹皮，再取出一支炭筆，在那樹身上寫道：「九華之役，兇戰必多，妳武功不高，不宜參與，可與妳大姊二姊同住，等我回來。」

寫完，取出銅鏡和易容膏略爲化裝後，隨即閃出樹林，取道直奔九華……

第三天黃昏，俞立忠來到皖境的至德縣城。以路綫來說，至德縣城是較接近九華山的一個城池，因此俞立忠推測同心盟的人可能尚有人在城中停留，他由西城門走入，經過一個十字路口，遙見前面有一家名叫「嘉賓」的大客棧，正想去看看客棧中有無同心盟的人，忽然有個店小二打扮的漢子由一條小街匆匆跑出，正和俞立忠撞個滿懷！

「啊呀！」那店小二叫了聲，抬眼瞪向俞立忠道：「喂，你走路不帶眼睛？」

俞立忠怒道：「誰不帶眼睛？」

那店小二眼睛雪亮，識人最精，一看俞立忠不是好欺負者，便不敢再發作，鼻孔輕輕一哼，閃身便要走路。

俞立忠橫跨一步攔住他去路，冷笑道：「慢一點！」

那店小二變色道：「你待怎的？」

俞立忠一指地上，道：「你的毒藥掉了！」原來，兩人相撞之際，有一個小紙包由那店小二的懷中掉落，從那包裝的形式看，那顯然是一包藥粉！

那店小二聞言低頭一看，果見自己的東西掉在地上，不禁面色一變，急忙俯身拾起，以懷疑的眼光瞥了俞立忠一眼，隨即匆匆而去。只見他走到「嘉賓」客棧門口便折身轉入，敢情他正是「嘉賓」客棧的店小二！

俞立忠正想去投店並找找看有無同心盟的伙伴，於是移步跟上，跨入「嘉賓」客棧。一名店小二迎上來，哈腰笑道：「客官，您投店？」

俞立忠點頭道：「我要一間上房！」

店小二面露歉笑道：「對不起，上房已經客滿了。」

俞立忠一噢，微笑道：「那麽退而求其次——中房呢？」

店小二一哈腰道：「是，客官請隨小的來！」說罷，轉身走入，來到一間中等客房，店小二開了房門，笑問道：「這一間如何？」

俞立忠探頭看了看，搖頭道：「不好，太暗了！」

店小二只得再往裏走，又打開一間客房的門，問道：「這一間呢？」

俞立忠又搖頭道：「也不好，沒有通風的窗戶！」

一連看了三間都不滿意，最後來到靠近後院上房的一間客房，俞立忠點點頭道：「這一間還差不多，雖非上房，却靠近上房——今天上房都住着些甚麽人？」

店小二答道：「一帮商賈，都是有錢的大爺們！」

俞立忠笑道：「商人越是有錢越小氣，他們也敢住上房麽？」

店小二笑笑，沒有回答，哈腰問道：「客官還有沒有吩咐？」

俞立忠道：「你們這裏賣不賣飯？」

店小二道：「賣的，客官要吃飯？」

俞立忠點頭道：「正是，給我弄一份酒菜來吧！」

店小二答應一聲，躬身而退。俞立忠見店小二已去，遂即舉步出房，經過天井，走上後院的一排上房。

這時天尚未全黑，他在走廊上負手踱來踱去，見所有上房都關得緊緊的，心中不禁起疑，暗忖道：「奇怪，這些商賈們這麽早就入睡了麽？」他停止踱步，凝神諦聽片刻，聽出房中有人在低聲交談，心中更感驚奇，暗想房中人如是商賈，絕無如此鬼鬼祟祟之理，當下走近其中一間上房的房門前，舉手「篤篤篤」敲了三下。

「誰？」房中有低沉的聲音在發問。

俞立忠一聽對方中氣充沛，知是武林中人，乃開口答道：「是我來了！」房門一開，出現於眼前的是個年約四旬的虬髯客，生相威武如張飛，即使是不諳武功之人，也看得出他是個武林人物！

俞立忠迅速一瞥房中，發現裏面還坐着一位面貌粗獷的五旬老者，當下故作意外的一楞，接着連連打躬道：「抱歉抱歉，在下找錯房間了！」一邊說，一邊移步欲走。

虬髯客却不放過，眼睛一瞪，道：「你找誰？」

俞立忠陪笑道：「找一位朋友，他原說要住這一間，大概是來遲了一步……」

虬髯客目露精光打量他一番，又問道：「你那位朋友貴姓？」

俞立忠道：「他姓吳，我想他大概在隔壁房間，對不起打擾你們了。」說着，向隔壁房間走去。

虬髯客一步跨出房，沉聲道：「朋友你站住！」俞立忠情知碰到扎手貨了，無奈只得轉身笑道：「老兄有何指教？」

虬髯客面含精悍笑容道：「告訴你，這一排房沒有一個是你的朋友，你別再亂敲門了！」

俞立忠忙道：「是是，這麽說我那朋友大概住在後面一排——」

虬髯客道：「後面一排也沒有！」

俞立忠又一楞，失聲道：「哦，老兄怎麽知道呢？」

虬髯客冷然道：「今天，這家客棧的上房全被我們一班人包了，假如你眞有一位姓吳的朋友，他大概不是投宿在這家客棧！」

俞立忠面現驚惑，「哦哦」輕呼了兩聲，最後拱手一揖道：「謝謝，那麽，在下只好到中等客房去看看。」說罷，拐下天井，走回中等客房。

只聽身後「砰！」然一响，顯是那虬髯客把房門關上了！

俞立忠回到自己房間，和衣躺上床，閉目沉思起來。

前後兩排上房，一共有十四間，假如一間住一人，那麽這十四個武林人結隊而行，其目的何在？而他們似乎很怕被人發現，爲甚麽呢？還有，他們明明是武林中人，當店小二的眼力最精，一眼就可看出客人的身份，爲何剛才那個店小二竟說他們是一帮商賈？是他們關照店小二那樣說的麽？正思忖間，一名店小二推門而入，捧着一盤酒菜走了進來。巧得很，這名店小二，正是剛才在街上與他相撞的那個店小二！

他一見俞立忠躺在床上，渾身一震，捧在手裏的一盤菜差點失手掉落！

俞立忠挺身坐起，笑道：「小心，打翻了可不是我的事！」

那店小二滿臉驚異，結結巴巴道：「您……您……您客官不是剛才在街上與小的相撞的那一位麽？」

俞立忠含笑道：「可不是，咱們眞是寃家路窄！」

那店小二慢慢把酒菜擺上桌，忽然換上一副阿諛笑臉，朝俞立忠連連哈腰道：「剛才小的無禮，冒犯了您客官，您客官請原諒則個！」

俞立忠打趣道：「不妨，只要你不在我的酒菜裏下毒藥！」

那店小二面色又是一變，但很快就恢復常態，口發窘笑道：「那裏那裏，您客官眞會說笑話，哈哈……」邊笑邊往後退，退到房門，身子一轉，逃命似的溜了！

俞立忠前後兩次說的「毒藥」，都只是一時的戲言，但這時一看對方神色有異，疑竇突生，暗忖道：「嘿，看他那麽緊張，莫非他剛才掉在地上的那包藥粉當眞是毒藥？」

他不相信在城市中的客棧也有黑店，但爲了謹慎起見，他先把酒喝了一小口，等了一會兒，發覺沒有一絲反應，於是再把每樣菜餚嚐一點，結果也沒發現甚麽，心中暗笑自己多疑，當下放懷吃喝起來。

酒菜相當不錯，他正吃得津津有味，忽見房門口來了一個面貌慈和的老人，因抬頭問道：「老丈何來？」

老人手扶門柱，滿臉含笑道：「客官您好！」

俞立忠點頭答道：「好，老丈是……」

老人說：「老漢是這家嘉賓客棧的主人！」

俞立忠噢了一聲道：「幸會，有何貴幹麽？」

老人搖頭道：「沒有，老漢只是來問候問候，小二們還可以吧？」

俞立忠笑道：「好，酒菜也不錯！」

老人笑道：「客官下次重臨敝地，還請多來照顧！」

俞立忠點頭道：「這個當然……」

老人拱拱手，移步欲走，忽然注目一噢，皺眉埋怨道：「你看，小二們眞太粗心大意，那壁上的油燈已經沒油了，還不去添油來！」說着，舉步入房，走去俞立忠身後的房壁下，伸手拿下一盞油燈。

俞立忠含糊笑應着，沒有回頭去看，因爲他已看出老人有些「不簡單」了。果然，就在他暗中運氣封住背部各處穴道之際，一縷指風已由他身後發到！但俞立忠沒有移動一下身子，仍低頭吃喝着！

「拍！」一聲脆响，俞立忠的坐椅的一支後脚突然折斷了！

「啊呀！」俞立忠驚叫一聲，仰身便倒，跌了個觔斗！

老人假裝大驚失色，慌忙趨前扶他起來，急問道：「怎麽回事？怎麽回事？」

俞立忠拍拍屁股，窘笑道：「糟糕，我把你們的椅子坐壞了！」

老人忙道：「不妨，不妨，客官有沒有受了傷？」

俞立忠搖頭笑道：「沒有，這張椅子大概是有些腐朽了，所以經不起壓力。」

老人頓足道：「正是，都是小二們偷懶，老漢早就關照他們要隨時注意傢具的安全，壞了就要修理，不能修理就要換新的，哼哼，大家都把老漢的話當作耳邊風，老漢非去教訓他們一頓不可！」說完，怒氣冲冲的走了。

俞立忠心中暗發冷笑，他現在已明白老人是個武林高手，他暗發指力打斷椅脚，目的顯然在探測自己是不是武林中人，但使他深感迷惑的是：老人出手試探的「意圖」是甚麽呢？

毫無疑問，這家嘉賓客棧不是一般尋常的客棧，而客棧主人所以要出手試探自己，必是因自己前後所說的兩句「毒藥」引起的，由此也可斷定，那店小二由外携回的那包藥粉，確是毒藥無疑，所謂言者無意聽者有心，對方可能以爲自己識破了他們的陰謀，所以難怪要來探測一下了！

那麽，他們那包毒藥，將用來對付甚麽人呢？由客棧主人那一手內家指力來看，他即使是黑道人物，也不致於願意「屈就」爲一家黑店的主人，那麽他是哪條綫

上的人物呢？是不是老山主的部下？

俞立忠想到這裏，心頭陡然一震，暗叫道：「不錯！這家嘉賓客棧準是老山主的『財產』之一，只有老山主的部下，武功才會這麽高！」他越想越對，不覺移步走近面臨天井的一個窗戶，推窗向外眺望。這窗戶，正對着後院那一排上房，他現在已斷定客棧主人所將下毒的對象必是後院上房那一羣身份不明的武林人，因此他想憑窗「欣賞」一下。但他剛剛靠近窗口，一名店小二已端着一張椅子走進來，開聲道：「客官，椅子拿來了！」俞立忠只得轉身走回，笑道：「這張椅子堅固不堅固？可別再害我跌跤啊！」

那店小二把椅子放下，再拿起那張斷了後脚的椅子，陪笑道：「不會，不會，不會再斷了……」

俞立忠欣然坐下抓起筷子繼續吃着，一面吩咐道：「把房門關上，沒聽到呼喚，不要來打擾。」

那店小二唯唯而應，帶着那張斷椅出去了。俞立忠邊吃邊注意後院上房中的情況，一會之後，只見四個店小二端着一盤豐盛的菜走到後院上房，喊開當中那間上房，魚貫而入。那房中，果然坐着三個商賈打扮的老人！

但是不久之後，左邊兩間上房的房門同時開了，由房中走出四個人，也魚貫走入當中那間擺設酒席的上房，那個虬髯客便是其中之一，很顯然，他們七人要在房中喝酒了。

俞立忠等到那四名店小二退出房後，立即起身走近窗口，運氣傳音道：「房中那位虬髯客，請出來答話！」

這時天色已全黑，房中那位虬髯客並沒有注意到俞立忠正站在對面一間中等客房的窗口，他正要把房門關上，一聽有人用「傳音入密」發話過來，不禁神色一變，猛的抬起了頭！

於是，他發現俞立忠了！只見他面現驚訝瞪望俞立忠片刻之後，臉上的驚訝慢慢消失，換上了一副凜烈的冷笑，也用傳音入密答話道：「朋友果然非常人，有何指教？」

俞立忠憑窗仰望天空，傳音問道：「老兄可否先賜告尊姓大名？」

那虬髯客仍然面含冷笑，傳音答道：「素昧平生，彼此何必麻煩！」

俞立忠微微一笑，仍仰臉傳音道：「那麽，彼此交換江湖見聞總可以吧？」

那虬髯客冷聲道：「在下這裏洗耳恭聽！」

俞立忠道：「首先請問，老兄可認識這家嘉賓客棧的主人？」

那虬髯客道：「不認識！」

俞立忠道：「在下剛剛發現這家客棧的主人是一位身懷絕頂武功的高人！」

那虬髯客面色微變，注目問道：「有甚麽不對麽？」

俞立忠道：「也許這是一家黑店，老兄等在飲食方面，最好注意一下！」

那虬髯客略現疑惑道：「你我素不相識，朋友爲何要告訴我們這些？」

俞立忠道：「同是江湖流浪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那虬髯客第一次露出和氣笑容，問道：「朋友貴姓大名？」

俞立忠含笑道：「素昧平生，彼此何必麻煩！」語畢，關上窗戶，歸座繼續吃喝起來。

酒足飯飽，他喊來店小二撤去殘席，去洗澡房洗了個熱水澡，回到房中，他又走去推開窗戶，只見對面那間上房的房門緊閉着，除了看得出房中有燈光外竟聽不出一點聲响，他不由有些懷疑，心想也許自己猜錯了，那客棧主人根本不是老山主的部下，他也沒有要用「毒藥」對付任何人之意……他搖了搖頭，關上窗戶，上床躺了下來。約莫躺了個把時辰，睡虫正在向他襲擊之際，驀然聽得有人輕輕用手指彈了兩下窗戶！俞立忠一躍而起，開聲問道：「那一位？」

一個低沉的聲音答道：「我——虬髯客！」

俞立忠上前打開窗戶，見虬髯客含笑站在窗外，便拱手道：「很慚愧，我知道我弄錯了！」

虬髯客笑笑道：「移駕到房中一敍如何？」

俞立忠善觀人色，覺得對方沒有惡意，心想順便了解了解對方一羣人的身份也好，於是點頭笑道：「好，在下正想結識幾位朋友！」說着，飛步由窗口跳出。

虬髯客當即領着他走進後進的一排上房，推開當中一間的房門，側身肅客道：「請！」

俞立忠舉步跨入，一見房中坐着一位白髮老儒，而地上赫然躺着那位客棧主人，他眼睛圓瞪，身軀直挺挺不能動彈，心知他被點了穴道，不禁輕呼一聲道：「啊，你們已經幹上了？」

虬髯客隨後步入房中，手指白髮老儒向俞立忠介紹道：「他是我們老太爺！」

俞立忠頗覺好笑，只得向老人拱拱手道：「老太爺您好！」

白髮老儒起身同禮道：「壯士您好，今晚若非壯士事先暗通消息，老朽等恐已遭歹徒之毒手，壯士隆情高誼，恩同再造，老朽謹向壯士致萬分之謝忱！」語畢，拱手不已。

俞立忠覺得他的聲音頗爲熟悉，心頭一動，仔細把他打量一番，忽的脫口大叫道：「嗨！您不是葛盟主麽？」

巧扮少莊主

白髮老儒神色一震，目露精光注視俞立忠半响，臉上漸呈笑容，開口緩緩道：「也許老朽的易容術太蹩脚，所以到處露馬脚，哈哈，壯士的名號可否賜告？」

俞立忠一揖笑道：「盟主垂詢，這表示屬下的易容術較盟主高明，哈哈……」

這白髮老儒正是蓬萊仙翁葛懷俠，他聽了對方的話後，登時恍然大悟，上前一把握住俞立忠手腕，哈哈大笑道：「這叫做大水撞翻了龍王廟，哈哈哈……」

兩人大笑一陣後，蓬萊仙翁葛懷俠一指虬髯客笑問道：「俞特使可知這位虬髯客是誰？」

俞立忠一瞥虬髯客，微笑道：「從身材上看，應該是上官特使！」

虬髯客抱拳笑道：「俞特使眼力過人

，在下佩服之至！」

正說着，房門被人推開，有十四個「陌生面孔」魚貫走入房來。蓬萊仙翁葛懷俠含笑發問道：「成了麽？」

其中一個回答道：「成了，沒逃掉一個！」

蓬萊仙翁葛懷俠點點頭，回望俞立忠笑問道：「這十四位你都認得出來吧？」

俞立忠此刻自然可從各人的身材認出他們正是武翁、武傑、武俠、武英、武棍及第一、二、三、七、八、十、十一、十二等八位金衣特使，其中只有一位看不出來，原來他是第五號金衣特使南天王佟陽，自從俞立忠加入同心盟後，他一直在外辦理一件案子，最近才完成使命回到同心盟，俞立忠與他可算是頭一次見面，因此一時沒能認出來。

衆人經蓬萊仙翁「介紹」後，方知眼前這個「其貌不揚」的江湖奇客，正是奉命赴火琉島邀請火琉島主聶衛公協助同心盟的俞立忠，一時均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武翁房玄齡問道：「立忠，你的任務完成了沒有？」

俞立忠輕嘆一聲，道：「眞是一言難盡——」

武翁房玄齡忽然搖手制止他說下去，轉對蓬萊仙翁道：「葛老，老朽已拷問過一名店小二，這家嘉賓客棧果然是老山主的分店之一，剛才尉遲特使已在屋上找到一籠信鴿，已全部予以打殺，不過我們最好還是趕快離開此地，免得再生變化！」

蓬萊仙翁葛懷俠頷首道：「也好，但這位朋友及店中之小二們如何處理？」他說時，手指躺在地上的客棧主人；這的確是個難題，因爲同心盟此次的行動必須十分秘密，無論如何不能讓「老山主」得到消息，否則同心盟的行動勢必功虧一簣，而要使今夜的事故不被「老山主」知道，最好的保密方法就是把客棧主人及一干店小二全部殺掉，蓬萊仙翁生性仁慈，總覺得殺人是一件殘酷之事……

第一號金衣特使不倒翁尉遲必勝熟知盟主之心性，當下挺身而出道：「盟主，這些人由屬下來處理如何？」

蓬萊仙翁葛懷俠注目問道：「尉遲特使打算如何處理？」

不倒翁尉遲必勝含蓄一笑道：「此事盟主能否不過問？」

蓬萊仙翁葛懷俠沉忖片刻，歛目一嘆道：「好吧，我們在城外等你。」雙目一抬環望衆人笑道：「諸位，我們走吧！」

於是，一行十餘人，悄悄走出嘉賓客棧，往東城門走來。

這時，城門已關，衆人便由僻靜無人的一處城牆下縱起，一個個靈如貍貓越過了城牆，跳過護城河，進入附近一片雜樹林。衆人在樹林內席地坐下，蓬萊仙翁葛懷俠便向俞立忠問道：「俞特使，你怎知客棧主人要在酒菜裏下毒？」

俞立忠反問道：「他們眞下毒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頷首道：「不錯，下得很技巧，如非事先得知，恐怕無法覺察出來的！」

俞立忠又問道：「盟主等是怎麽被他們瞧出身份的？」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大概是我們行動神秘而引起他們的懷疑，但最大的原因是我們投錯了店，誰也沒想到那家嘉賓客棧是『老山主』的分店！」

俞立忠笑道：「屬下之發現他們的陰謀，說來十分好笑……」

當下，便將在街上與店小二相撞及投店後之經過一一說了出來。

蓬萊仙翁葛懷俠哈哈笑道：「這麽說，眞正是我們命不該絕了！」

俞立忠道：「其實那位客棧主人也太胆大妄爲，盟主等功參造化豈是區區一樣毒藥所能傷害？」

蓬萊仙翁葛懷俠笑了笑，轉話道：「好，現在談談你去火琉島的事情吧！」

俞立忠於是再將自己與紅小萍於赴火琉島途中，捉到了「老山主」的一名嘍囉，利用對方之信假傳一紙報告，而於買棹赴火琉島的海上，如何遇上暴風雨船被打沉，然後漂流到火琉島，意外的發現武狐左丘龍也奉「老山主」之命去火硫島爭取火硫島主聶衛公……如此這般，之後於九連山捕獲司空英，將之解去同心盟等等，詳詳細細說了一遍。

衆人聽得驚奇不置，蓬萊仙翁葛懷俠面呈嚴肅之色道：「如此說來，火琉島主聶衛公只怕要被『老山主』控制住了？」

俞立忠道：「聶島主對其孫女之疼愛，遠超過一般祖孫之情，所以他假如不能救出孫女，必然會乖乖接受『老山主』的指揮！」

蓬萊仙翁葛懷俠皺眉沉吟，道：「聶衛公武功高得令人頭痛，假如他歸順了老山主，敵人就等於如虎添翼，這可如何是好？」

武棍甘露民笑道：「俞特使捉到的那個司空英，也許可以利用一下！」

蓬萊仙翁葛懷俠搖頭道：「不成，老山主寧肯犧牲自己的徒孫，也絕不會放棄聶衛公的！」

武俠顏正道：「那麽，我們提前採取行動，幫助聶衛公救出他孫女！」

蓬萊仙翁葛懷俠苦笑道：「要是聶衛公救不出他的孫女，只怕此刻已向『老山主』俯首稱臣，我們攻上姥山時，他和我們便成了敵對人物，如何幫助他呢？」

武翁房玄齡目望俞立忠笑道：「立忠，你大概早已想到了辦法，說出來吧！」

俞立忠覺得自己再厲害也逃不過師祖那對眼睛，當下不敢再「藏私」，便向蓬萊仙翁恭聲道：「盟主，屬下有個打算，不知能不能成功……」

蓬萊仙翁葛懷俠大喜道：「俞特使的計策一定不錯，快說吧！」

俞立忠笑道：「那司空英老是冒充屬下爲非作歹，所以屬下捉到他時，就決定回敬他一下！」

蓬萊仙翁葛懷俠情不自禁一拍大腿叫道：「妙！只有這個辦法才有希望救出聶衛公的孫女！」

俞立忠道：「今天是元月二十日，距離發動攻擊的日子還有十天，屬下就先冒充司空英混入敵人總壇，能暗中救出聶島主的孫女自然更好，否則也可與盟主等裏應外合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蓬萊仙翁葛懷俠欣喜已極，連連點頭道：「就這麽辦，俞特使何時動身？」

兪立忠起身道：「屬下現在就走！」

蓬萊仙翁葛懷俠跟着站起，笑道：「兪特使是聰明人，大概不要老朽叮囑些甚麼吧？」

兪立忠答道：「屬下自會小心在意，盟主請放心。」

蓬萊仙翁葛懷俠笑道：「此番如能一舉消滅敵人，回同心盟時老朽首先要替兪特使辦個喜事！」

兪立忠赧然一笑，當下拜別了衆人，縱身而起，投入黑茫茫的夜色中……

× × ×

一月二十四日，司空英拖着一條傷腿，一拐一拐的回到了巢湖！

這是將近中午的時候，他走到湖邊停泊漁船之處，似已力不能支，突然一交跌倒地上。

正在船上的幾個漁人一見大驚，急忙跳上岸，趨前將他扶起，急問道：「少莊主怎麼了？」

司空英閉目歇息片刻，然後開口緩緩道：「怎麼了，你們都瞎了眼是不是？」

那幾個漁夫神色一緊，忙道：「是是，少莊主傷了腿，少莊主傷了腿……」

司空英罵道：「別嚕嗦，快快帶我回去！」

那幾個漁夫齊聲應是，合力將他抬上一艘漁船，登時開船向湖中駛去。

原來，巢湖中的漁船，沒有一艘不是老山主的，而所有的漁夫也都是老山主的嘍囉，他們的「漁船」用來打魚的時間很少，實際上只是用來掩飾身份，說得明白一點，他們是一羣負責「把風」的嘍囉！

司空英靜靜躺在船上，一會之後，忽然睜眼向守立於身邊的一名嘍囉問道：「這幾天，有沒有發生事故？」

那嘍囉躬身答道：「沒有，一切很平靜！」

司空英又問道：「左丘老前輩回來了沒有？」

那嘍囉道：「回來了，左丘老前輩還帶着一個姑娘回來，但小的不知那姑娘是誰……」

司空英輕「嗯」一聲道：「有沒有一個叫『火琉島主聶衛公』的人進入我們總壇？」

那嘍囉道：「有的，他是在武狂武毒兩位老前輩的陪同下進入我們總壇的。」

司空英道：「艾姑娘呢？」

那嘍囉一怔道：「艾姑娘怎樣？」

司空英道：「艾姑娘在不在總壇？」

那嘍囉忙道：「在！在！艾姑娘自從兩月前返回總壇後，就沒有再出去了！」

司空英又輕「嗯」一聲，閉上眼睛，沒有再發問。

頓飯工夫之後，漁船靠上了湖中的姥山！司空英在兩名嘍囉的扶持下離船上岸，登上通往山頂的一道石級。

石級曲折迂迴，錯綜雜陳，身入其中，如入迷陣！

好在兩名嘍囉都不會迷路，又過了頓飯工夫，他們終於把司空英扶上山頂！

山頂上，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座規模宏大而氣勢巍峨的石堡！

堡外是一溜石牆，高約尋丈，大門上有一座門樓，形式有若城門，一眼望去，堡中石屋林立，中央雄立着一座鐘塔，高達九丈，勢如一柱擎天！

司空英目注石堡，長嘆一聲道：「咳，終於活着回來了！」

那兩名嘍囉扶着他向堡門走去，其中一個忍不住開口問道：「少莊主是怎麼受傷的？」

司空英搖搖頭，道：「你別管，扶我到白虎堂去吧！」

兩名嘍囉不敢再發問，扶着他走過堡門，向鐘塔前的一座高大的石屋走去。

那就是白虎堂，從外表看，它只是一間巨大的石屋，而裏面的佈置，却是美侖美奐，精緻絕倫！

司空英「回來」得正是時候，因爲此刻的白虎堂，正滿滿坐了一廳的人！

那位蒙着面孔的老山主坐在一張長方桌的上位，兩旁端坐着十一位武煞星和艾家四兄弟，只不見火琉島主聶衛公在座。

他們似乎正在討論某項機密事，一見兩名嘍囉扶着司空英走進來，霎時靜了下來。

艾北村由座上站起，驚問道：「英兒，怎麼一回事？」

司空英苦然一笑，一拐一拐的走到廳邊一張檀木椅坐下，長長透了一口氣，這才開口道：「弟子中了兪立忠的詭計，那九連山根本沒有甚麼白骨神君！」

老山主聽得目光一凝，沉聲道：「沒有白骨神君？」

司空英道：「是的，那個『白骨神君』其實就是兪立忠！」

老山主詫異道：「但劉三江的飛鴿報告並不假，怎會一變而爲兪立忠呢？」

司空英顧左右問道：「劉三江有沒有回來？」

老山主轉顧艾東村道：「有沒有？」

艾東村答道：「沒有，自上次發回那封報告後，就沒有消息了！」

老山主一唔，回望司空英問道：「你認爲劉三江背叛本帮了？」

司空英搖頭道：「不，事情可能是這樣的：兩月前兪立忠奉命下山辦事，劉三江發現後即予跟踪，不幸爲兪立忠發覺而遭其捕獲，大概兪立忠見他身邊帶有信鴿，就迫他寄了那封信，兪立忠的目的在誘弟子前往九連山以便殺害弟子，還好弟子機智警覺得快，沒有遭其毒手，但在和他拚鬥時，左腿挨了他一劍……」

老山主凝目問道：「後來你是怎麼逃脫的？」

司空英答道：「弟子自知不敵，不敢戀戰，就逃入山中樹林，跟他捉了半天的迷藏，他沒找到弟子，以爲弟子已經逃下山，後來就走了，弟子又在山中躲了兩天才下來，因爲忘了帶刀傷藥，所以傷口尚未痊癒……」

老山主點點頭，轉對艾東村吩咐道：「東村，立刻派人下山，把劉三江的首級帶回來！」

艾東村恭應一聲，起身離座而去。

老山主再對司空英道：「回你房中休息吧！」

司空英應了一聲「是。」手扶椅子顫巍巍的站了起來。

艾北村問道：「走得動麼？」

司空英見那兩名嘍囉已離去，只得點頭道：「還可以……」說着，一拐一拐的走出白虎堂。

這個司空英，正是兪立忠化裝的，他走出了白虎堂，舉目四顧，暗忖道：「要命，我的房間在那裏呀？」

不過，他雖然不知道「自己」的房間在何處，却不敢在白虎堂外呆立，當下移步向右邊走去。

三個多月前，他被武怪褚一民蒙住眼睛帶上白虎堂，然後又被帶往一間很大的地下室……那時，他雖然被蒙住眼睛，却仍記得走向地下室的路徑，現在，他不由自主的向那地下室走去。向右拐，走了十幾步，再向右拐，走了八十幾步——對，差不多是這裏了！

舉目一望，兪立忠不禁爲之一楞！

原來，他走到的地方，竟是一片花園的一座涼亭之前！

乖乖，這裏那有地下室「形跡」呀？

兪立忠正感迷茫之際，忽見有一名嘍囉由花園外經過，當即向他招手道：「你過來！」

那嘍囉一見是少莊主在呼喚，那敢怠慢，連忙走過來施禮問道：「少莊主有何差遣？」

兪立忠含笑問道：「你懂不懂得開地下室的門？」

那嘍囉恭聲應道：「懂得，少莊主要入去地下室麼？」

兪立忠點了點頭。

那嘍囉立即走近涼亭，俯身雙手按上亭階，向前推去。

那座涼亭連同亭階，慢慢向前滑開。

兪立忠心中大喜，忙道：「不，拉回……」

那嘍囉神色一怔，停手問道：「拉回來？」

兪立忠點頭，道：「嗯，我不想下去了。」

他根本無意下去，因爲這是大白天，那火琉島主聶衛公的孫女即使被關禁在地下室中，他也無法在白天將她救出，既然不能將她救出，那又何必冒險下去呢？

那嘍囉聽了他的話，雖覺奇怪，却無懷疑，當下將涼亭拉回原處，躬身問道：「少莊主還有何差遣麼？」

兪立忠伸出右手，道：「扶我回房中去！」

那嘍囉連忙走到他身邊，把自己的肩頭讓他搭着，左手繞攬着他腰部，舉步往白虎堂後面的一座石屋走去。

兪立忠邊走邊問道：「你見過那位火琉島主聶衛公沒有？」

那嘍囉答道：「見過，剛來那天，他幾乎要和老山主動手，後來還是老山主威脅要殺他孫女，他才不敢再撒野。」

兪立忠道：「他武功和同心盟主葛懷俠一樣高，若不控制住他孫女，他是不肯服從的！」

那囉嘍道：「他和十二武煞星比起來，不知勝負如何？」

兪立忠道：「一對一，除了我們老山主外，其餘十一人絕非其敵！」

那嘍囉道：「好厲害！好厲害！」

兪立忠道：「你可知道他現在人在何處？」

那嘍囉道：「不知道，小的沒聽說過……」說到這裏，剛好已走到石屋門口。

那嘍囉走到石屋門口便停住脚步，不敢走進去，兪立忠正要他帶自己到「自己」房中去，見他裹足不前，不禁詫異道：「怎麼不進去？」

那嘍囉窘笑道：「小的可進去麼？」

兪立忠道：「可以，走吧！」那嘍囉神色一喜，立即扶着他走進石屋。

兪立忠發現他面有喜色，暗感奇怪，待得走進石屋一看，見是一間佈置精美的小客廳，此外並無奇特之處，心中更加不解，暗忖道：「奇了，這間石屋並無任何『可觀』之處，爲何這名嘍囉聽說可以進來，就高興得喜形於色了？」

再舉目四顧，他突然地心頭一震吃驚起來了！

原來，石屋內只這麼一間小客廳，沒有別的房間！

嘿，難道說，司空英的臥房就是這間小客廳？

不，這間小客廳一定另有天地，說不定司空英的臥房就在這間小客廳的地下！

這可糟了，這名嘍囉顯然不知道「機關」之所在，及啓開之方法，他如何能够帶自己到「房中」去呢？

反過來說，自己現在是少莊主司空英，如果不知道如何進入「自己」的房中，豈不馬上要露出尾巴來了？

想到這裏，兪立忠立刻做了決定，一指廳上一張椅子道：「扶我到椅子去！」

那嘍囉訝然道：「少莊主不下去？」

兪立忠搖搖頭說道：「不，我要等一會……」

那嘍囉扶他坐下，問道：「少莊主要等誰？」

兪立忠道：「你別管，出去吧！」

那嘍囉面露失望之色，却不敢說甚麼，施禮退出客廳而去。

兪立忠舉目打量廳壁上的幾幅書法，由於曾經見過老山主的筆跡，因此一看就知那些書法都是老山主的傑作，心中不禁暗暗稱奇，忖道：「那位已故的『五絕神魔濮陽鴻飛』以『琴、棋、書、武、色』而稱五絕，不想這位取『武魔』之位而代之的老山主，在文事方面也有如此驚人的造詣，但不知他除了武功和書法之外，還有甚麼別的玩藝兒？」

不過，兪立忠現在沒有心情欣賞老山主的傑作，他的注意力所以集中在那幾幅書法上乃是因爲他斷定「機關」的開關必是在那幾幅書法的後面！

他起身走去廳內，探頭向外面張望一眼，見沒有人走過來，當即一個箭步跳到一幅書法之前，將它掀開一看，見壁上光溜溜的，並無暗門的痕跡，於是再跳到第二幅書法之前……

出乎他意料之外，那幾幅書法後面的壁上，均無暗門或機鈕的設置！

而當他看完最後一幅書法，正要把它放落之際，驀地廳門口響起了一個嬌嫩的嗓音：「咦，少莊主回來了？」

兪立忠猛吃一驚，回頭一看，見是一個丫鬟手捧一隻花瓶走進廳來，這才暗暗透一口氣，點頭答道：「嗯，回來了！」

那丫鬟凝眸道：「少莊主翻那些東西幹麼？」

兪立忠移步一拐一拐向她走去，一面答道：「找一隻蟑螂！」

那丫鬟驚訝道：「蟑螂？」

兪立忠道：「正是，我剛剛走進來時，看見一隻蟑螂在啃吃書聯……」

那丫鬟見他不良於行，又凝眸問道：「少莊主的脚怎麼了？」

兪立忠道：「受傷，被兪立忠那小子砍了一劍——喂，妳扶我下去好麼？」

那丫鬟應了一聲是，忽然縱身跳起，伸手一拉懸掛在廳上的一盞八角琉璃燈，鬆手落地時，她站立的地面，一大塊石板已在慢慢下沉！

兪立忠想都沒想到開關設在那盞琉璃燈上，暗叫一聲慚愧，當即一脚踏落那塊下沉的石板，跟着丫鬟往地下慢慢降去。

石板下沉兩丈便告停止，那丫鬟扶着兪立忠走出石板後，石板便自動升上去。

現在，兪立忠置身於一個與地面上完全不同的世界了！

眼前，是一條寬敞而明亮的地下道，上下左右全嵌着美麗的大理石，地道壁上掛着一排整齊而精美的圓形小琉璃燈，一眼望去，煞是瑰麗壯觀！

兪立忠恍如置身於水晶宮中，心中驚奇不置，暗叫道：「天啊，原來我的房間竟是這麼漂亮！」

那丫鬟扶着他向地道內走去，嘴裏「吃吃」脆笑道：「昨天牡丹姊還在想念您，如今少莊主受傷回來，牡丹姊見了不知要多傷心呢！」

兪立忠聽得心頭一跳，忖道：「牡丹姊？誰是牡丹姊？我的天，莫非司空英已經娶了妻室？不！不！如果她是司空英的妻子，這丫鬟必不敢直呼她的名字！那麼，所謂『牡丹姊』，到底是甚麼樣的一個女人？她與司空英是什麼關係？此刻不在『我』的房中？」

他越想越焦急，他怕那個「牡丹姊」如與司空英有肌膚之親，則自己只怕很難混過去了。

那丫鬟見他一臉痴痴呆呆的，不禁又吃吃笑道：「少莊主，您在想甚麼？」

兪立忠豁然一哦，忙道：「沒甚麼，哦哦，妳說牡丹姊怎樣？」

那丫鬟笑道：「婢子是說，牡丹姊天天在想念您，眼巴巴等着您回來，如今看見您腿上受了傷，一定會很傷心！」

兪立忠假作失笑道：「哈，那怎麼會？我的腿傷其實也不大嚴重，敷藥後，過幾天就會好了。」

那丫鬟擠眼一笑道：「但牡丹姊是不可一夜無之的，她能有耐性等候麼？」

兪立忠心中暗驚，嘴裏却發笑道：「沒有耐性也只好請她等幾天，難道不成還要我負傷上陣？」

那丫鬟笑道：「少莊主不是曾向牡丹姊表示過，願為牡丹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麼？」

兪立忠笑道：「說是那麼說，可是我現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呀！」說話間，不覺已到地道盡頭。一道活動門，在他們走近時，自動向左右分開，而在他們進入之後，又自動闔閉起來。

於是，兪立忠眞正來到「水晶宮」了。視綫所及，到處銀光燦爛，如迷似幻，如臨太虛玄境！

眞的，呈現在兪立忠眼前的，是一間無法形容的大房間，它的佈置除了窮奢極侈之外，還有一種東西是兪立忠未曾見過的——

那是一種類似銅鏡的東西，但效能比銅鏡更勝百倍，照出來的景物和眞實的景物完全一樣！

整個房間，都裝置着這種東西，尤其是擺在四下的幾堵可以折摺的「鏡屏風」，更使兪立忠大感驚奇！

因為，他一脚踏入房間時，就發現有幾十個「自己」迎面走過來！

兪立忠一驚之下，不覺脫口驚「啊！」了一聲！那丫鬟愕然道：「怎麼了？」

兪立忠忙道：「沒甚麼，傷口忽然痛了一下。」一語甫畢，房中驀地傳來一片銀鈴般的嬌笑！

隨着嬌笑聲，對面的「鏡屏風」倏然映現出幾十個美女來了！

兪立忠只覺眼睛一陣發眩，定睛一瞧時，眼前已赫然玉立着兩個美人兒！一個嬌艷如花，胴體豐腴修長；一個容貌清麗，柳腰纖細，臨風欲飛，兩人身上都只穿着一襲薄如蟬翼的輕紗，妙相隱約，令人一見之下神為之飛！

這二女，兪立忠並不陌生，她們正是去年在桑苧茶莊見過的「貴、清、壽、佳、素、幽」六客中的壽客黃菊花和清客白梅花！

「天，原來我走進敵人的『萬花宮』來了？」

兪立忠心中大叫着，目覩二女的玉體風光，雙目一直，為之呆了。

壽客黃菊花嬌軀一扭，擠眉弄眼嬌笑道：「少莊主，您回來啦？」

兪立忠深吸一口氣，定了定神，點頭答道：「嗯，妳們在嬉鬧甚麼？」

壽客黃菊花「格格」笑了起來，道：「好笑！好笑！太好笑了！」

兪立忠道：「甚麼事好笑？」

壽客黃菊花笑說道：「火琉島主，他……他終於跟蘭花親熱起來啦！」

兪立忠吃了一驚，失聲道：「啊，火琉島主聶衞公在這宮中？」

壽客黃菊花一面笑一面點着螓首，但好像忽然想起了甚麼，臉上笑靨忽斂，注目問道：「少莊主不知道火琉島主在宮中嗎？」

兪立忠點點頭道：「正是，我剛剛回來！」

清客白梅花插口問道：「三莊主沒告訴您？」

兪立忠又點頭道：「沒有，我腿上受了傷，要回房去休息。」

壽客黃菊花問道：「痛不痛？」

兪立忠道：「痛得要命，快要站不住了！」

清客白梅花道：「我替您去喊牡丹姊來！」說着，扭轉嬌軀，一邊往裏面跑一邊嬌喊道：「牡丹姊！牡丹姊！妳的老相好回來啦！」

須臾，一個峨眉杏目，體態豐滿的美人跟着清客白梅花匆匆而至，她正是「貴

客紅牡丹」，她見了「司空英」，猶如餓虎見了羔羊，上前一把摟住，狂笑狂呼道：「我的心肝哥哥，我的太上皇，你想得我好苦啊！」火辣辣的，肉麻麻的使人如飲烈酒！

兪立忠原也是個風流倜儻的公子哥兒，可是他從未碰到過作風如此大胆的女人，他覺得臉在發燒，心在狂跳，還好他臉上塗着一層易容膏，否則不被瞧出破綻才怪！

這時，清壽二客和那名丫鬟一見他們緊緊擁抱在一起，都識趣的走了。紅牡丹於是更加肆無忌憚，雪白而均勻的雙臂水蛇般繞上兪立忠的脖子，將他的頭扳了下來，她的兩片紅唇便湊了上去！

兪立忠不敢拒絕，跟她親熱一番，再輕輕推開她道：「回我房裏去吧，我的腿實在撐不住了。」

紅牡丹輕笑道：「要不要我抱着你走呢？」

兪立忠搖頭道：「不必！」

紅牡丹道：「為什麼！你一向不都喜歡我抱着你走麼？」

兪立忠一聽連忙點點頭道：「好，妳抱！」

紅牡丹便輕輕將他抱起來，讓他的臉孔緊緊貼在自己的酥胸上，然後輕移蓮步，走入層層疊疊的鏡屏風中。

兪立忠覺得自己現在的「姿勢」很像嬰兒在吃母奶，因而大感吃不消，連忙把頭抬起來！

紅牡丹在他屁股上輕輕打了一下，嬌嗔道：「誰教你抬頭的！」

兪立忠吐着大氣道：「我……我……我要窒息了！」

紅牡丹又打了他一下道：「瞎說，你一向都不怕窒息，怎麼今天怕窒息了？」

兪立忠一聽又連忙把臉埋入她的胸懷中，不敢再吭氣……

拐彎抹角走了百來步，兪立忠感覺已被放落一張軟綿綿的床榻上，睜眼一瞧，原來已在一間精美絕倫的臥房中！

這間臥房，除了地面是大理石之外，頭上和四壁均裝置着那種奇怪的鏡面，因此人躺在床上，可以對自己或對旁人的身體一覽無遺……

紅牡丹將兪立忠放上床後，又擁着他狂吻起來，那對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充滿饑渴之光！

兪立忠一顆心怦怦狂跳，用力推開她道：「別這樣，妳讓我休息休息吧！」

紅牡丹菱唇微啓，露出一排雪白貝齒，像要把兪立忠一口吃下似的，格格蕩笑道：「從實招來，你在外面玩了幾次？」

兪立忠叫道：「天地良心，一次也沒有！」

紅牡丹道：「騙鬼，既未在外面尋花問柳，為何這麼不起勁？」

兪立忠嘆道：「我腿上受了傷，流了很多血，所以沒精神了。」

紅牡丹好像這才想起他腿上有傷，忙的裝出關注之色問道：「對了，現在還痛不痛？」

兪立忠道：「怎麼不痛，簡直痛得要死了！」

紅牡丹起身道：「你躺着，我給你換藥！」

（未完）

火併毒強人

（本文承自第39頁）

他來了，提着一個人的腦袋回來。

那是朱萬王的腦袋！

× × ×

軒轅震終於倒下來了。他說：「老朽給這惡賊砍了十五刀！」

焦四四湊了上去：「你呢？你是不是砍了他三千八百刀？」

軒轅震搖搖頭，道：「我沒有這麼大的本領，只是砍了他一刀，就已沒有氣力啦！」

「一刀？」焦四四瞪着眼睛道：「十五刀換一刀，你豈不是大大的吃虧了？」

軒轅震看着這個紅臉大漢，忽然笑了起來，而且笑得很愉快。

「你說得很對，我是大大的吃虧了，他砍了我十五刀，我現在全身上下都疼得要命，但這惡賊吃了我一刀，他很快就不疼了。」

焦四四嘆了口氣，道：「原來你的武功，也不比俺好得了多少。」

軒轅震咳嗽一聲，咳出了一灘血。血是瘀黑色的，又黑又藍。

「老朽現在很高興。」他凝視着焦四四說：「只可惜我快要死了，否則一定親自教你幾招不中用的刀法。」

焦四四搖搖頭：「俺不學。」

軒轅震道：「為甚麼不學？是不是怕將來會變成我這副樣子？」

焦四四又搖搖頭，道：「死活俺都不怕，但除了師父、司馬大哥和鐵大俠的武功，誰的武功俺都不想學。」

軒轅震微微一笑：「你眞是一個乖孩子。」

「孩子？哈哈，俺早就不撒尿，也不吃奶啦，怎麼還說我是孩子？哈哈！哈哈哈哈……」

他在笑，笑得很起勁。

他畢竟還是個渾人。

軒轅震看着他，忽然也笑了，但其餘的人，却沒有一個笑得出來。

漸漸地，軒轅震的笑聲微弱下來了。

焦四四忽然停止了笑聲，大聲說道：「老糊塗，你怎麼啦？」

「老糊塗」沒有回答，也不再笑了。

焦四四怔怔的瞧着軒轅震。

他曾經和這老人動刀子，也曾經痛罵過這位武林一代大宗師。

但現在，焦四四却忽然不再笑了，因為他已發現，這可惡又可愛的老人已沒有了呼吸。

雨點越來越大。

焦四四純樸的臉上已淌出了眼淚來。

仇恨和友情，往往分不開，就像是他面上的雨點和淚痕一樣，又有誰能分得清清楚楚？

（本文完）

長劍篇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著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麥玉階夫婦將黃通厚禮安葬之後，又挽留關雪羽長住下來，感謝他救命大恩，有意思將女兒麥小喬許配他，但事與願違，關雪羽婉詞拒絕，也不想留在麥家，第二天沒有向他們辭行，不聲不响就告別，麥小喬在小路截住，二人互傾心懷，依依道別，關雪羽總算擺脫了麥家的糾纏，海闊天空在江湖上闖蕩，這一天又來到皖南名城「寧國府」，在酒樓裏看見一個矮漢子叫鮑玉的將一個中年高大的漢子打至面青唇腫，血流滿面，還想將那高大漢子置諸死地，此時，現場來了一個叫花子，用繩子將鮑玉絆倒，二人扭打起來……

北帮流散丐

年輕花子「咻！」了一聲，身子一顫來了一個「大馬扒」。看上去就像是爲鮑玉手掌所中，其實根本不是這麽回事，自然這番情景也只有當事者自己心裏有數。

圍觀者只以爲那個年輕花子不濟事，鮑三爺到底非比等閑，心存討好鮑玉的人，是忍不住叫起了「好兒」來。

事實上可不是這麽回事——

鮑玉一掌切按下去，情形竟是和先前一樣，竟是擦着了對方脊邊落了下去，依然是走了個空。

年輕花子身子霍地抬起，一聲怪笑道：「矮子厲害。」

話出人轉，像是戲台上那般旋風打轉，忽地一個疾轉，巳自飄落出丈許開外——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一張半傾折足的八仙桌上。

至此才看出了這個花子的卓越身手。

一隻脚，微彎着，只是用足尖部位，那麽輕輕點向桌角，身子如風擺殘荷，擺呀擺；可就是不倒下來。

大鬧寧國府

鮑玉不是瞎子，越覺得這個花子不是好相與，衆目之下，心裏的那口氣，越加的捺不住，也不敢像先前那般的衝動。

「相好地，乾脆說明了吧！」鮑玉怒睜雙眼，打量向對方：「可是冲着姓鮑的來的？」

年輕花子嘻嘻一笑，臉上却並無油滑之氣！

「和尚吃四方，花子吃八方，那裏有飯吃，我往那裏跑，你大爺姓什麽，我還弄不清楚，幹什麽冲着你？」接着一笑道：「啊——對了，這麽說你大爺一定是這裏的大財主了，那倒要請你大老爺行行好事，週濟週濟我花子幾文了！」

鮑玉在對方說話時，全神貫注，想能由對方聲態行動，或是語意裏揣摸出些什麽，套出對方的底細，可是此刻看來，對方花子却是口緊得很。

再者，對方雖是鶉衣百結，可是絕非寒酸之人，並不像是眞的街邊乞兒——武林之中，雖有「丐帮」組織，鮑玉却從來沒有與其來往過，也不知來人這個年輕花子，是否其中之人？

那個年輕花子見鮑玉虎視着自己，不發一言，遂即笑道：「怎麽了，這個架到底還打不打了？只要你大爺有意思，說上一聲，無論如何，我花子是奉陪到底，怎麽樣，就等你老爺子一句話吧！」

鮑玉冷笑一聲，沉着臉道：「光棍眼裏揉不進砂子，這裏可不是你橫行的地方，相好地，你就報上個萬兒吧！」

「大老爺這是在跟我要飯的掉文吧，什麽萬兒八千的，我可是不知道——」抬了一下兩隻瘦手，這個年輕花子接下去道：「你倒是打不打吧？我這可是得要飯去了！」

「矮金剛」鮑玉冷森森一笑，點點頭道：「好吧，足下既非要我出醜，這裏不是地方，可否隨我去一個清靜所在，我一定奉陪就是——」

年輕花子搖搖頭道：「不好，不好，剛才你大老爺表演耍狗熊，不是也在這裏嗎？我花子一時技癢，狗熊我是不會耍，不過早年走碼頭，玩過猴子，就陪着你大爺玩玩猴子吧！」

話聲一歇，這個年輕花子兩手微伸，有似飛雪一片，極其輕飄的巳落在了鮑玉面前。

就算是再糊塗的人，也聽明白了！

年輕花子這番話，分明是把對方鮑三爺這個人，當成了猴子，正是斯可忍，孰不可忍！

「矮金剛」鮑玉只氣得臉色發靑！

「哼哼——好得很，閣下你這就賜招吧！」

說了這句話，他可是再也不多遲疑，足尖一點，揉身而上，「呼——」一拳，直向對方花子前胸搗去。

年輕花子說一聲好，笑道：「還差一點！」

身子微微向後一坐，施了一招「老子坐洞」式，「矮金剛」鮑玉的拳，可不就是差上這麽一點。眼看着那年輕花子身形前後不停的只是搖幌不巳，險固是險矣，就是沒有沾着，奈何！

鮑玉可眞是應上了「羞刀難入鞘」那句話來，心裏一惱，陡地躍身直起——衣衫蕩風「叭！」地响了這麽一聲。

鮑三爺却在此極快的一霎，施了一手他輕易難得一現的「旋風三脚」——「叭！叭！叭！」一連三脚，分向着對方腹、咽、面，三處要害上踢來。

如果說鮑玉功力果有可取，那麽這一連三式「旋風三踢」便是其功力之極限，捨此再無可觀。

年輕花子似乎一時大意，沒有想到對方竟然還有此一手，倒是吃了一驚——

只見他身子倏地向後一個倒仰，極快的打了個旋風，雖然逃開了迎面三脚却不意爲鮑玉肥大的褲脚，在臉上擠了一下！

「叭！」一聲，像是着了大嘴巴。「呼！」夾着一股勁風，鮑玉的身子自空而墜。

年輕花子一時大意，衆目之下，吃了個巴嘴，不啻奇恥大辱，心理一怒，殺機頓起——

隨着他疾如旋風般地一個轉身之勢，兩隻瘦手，陡地向前一伸，一陣骨節串响聲中，直向着甫行落地的鮑玉雙肩上搭了下來。

鮑玉還來不及回頭，只覺得背後一陣强風襲項，力道之猛，堪稱生平僅見，心中一驚，正不知如何是好——

猛可裏，一陣極其細微的尖銳風聲，响在頭上，恍惚中，似有一雙極其細小的黑點一閃而過，擦着自己頭頂直向身後的年輕花子正面飛來。

年輕花子敢情是大有來頭，這一手「追風流星手」實在猛厲無匹，江湖上簡直還不多見，以他精湛的內力，一經搭上了鮑玉雙肩，鮑三爺再想有活命的機會，可就微乎甚微。

那雙小小之物什，顯然來的正是時候，擦着鮑玉頭頂滑過去，目的却是對準了那個年輕花子的一雙眼睛。

年輕花子陡地一驚，這一霎可是險到了極點，如果說非要傷眼前的鮑玉，這雙眼睛可也就別打算要了，自然是先顧自己要緊。

無可奈何裏，只得把探出的雙手，霍地向後一收，就勢幌動雙肩，施了一招「淚打金舟」，猛可裏往側面一閃，躍出三尺開外。

「矮金剛」鮑玉肩上一鬆，陡地翻了個凌空觔斗，落身一旁。兩個人不約而同的俱都向着人羣一隅望去——自然，那個偸施小技的關雪羽，也就無能藏身。

——向着他二人微微一笑，關雪羽遂即把眼睛轉向一旁，再也不看他們或是其中任何人一眼。

除了當事者二人之外，可惜現場竟然沒有一個明眼人，居然沒有看出眼前微妙的趨勢——自然，對於年輕花子與鮑三爺的忽然住手不打了，俱都感覺到有些莫明其妙。

「矮金剛」鮑玉險中脫生，自不會再蹈覆轍，當下冷冷的朝着對方那個年輕花子抱了抱拳道：「閣下身手，鮑某拜領，佩服不盡，姓鮑的在這裏跑不了，閣下要是心存不服，請隨時來訪，姓鮑的絕不含糊！」

年輕花子鼻子裏哼了一聲，那張瘦臉上巳自失去了先時的輕鬆——

「你呀——你還不配！」

說話時，那一雙精華內蘊的眸子，狠狠地向着一隅的關雪羽盯了一眼，一言不發的轉身離開。

大家夥眼看着這花子如此厲害，誰也不敢招惹，紛紛閃身讓開空出一條路來。

年輕花子走到橋邊，彎下身，拿起了他討飯的傢伙——一只黑光油亮的七節竹杖，一只鹿皮口袋，袋內鼓膨膨的也不知裝着什麼傢伙。

揹上了袋子，拿起了竹杖，這個年輕花子又似乎恢復了笑臉，却由口袋裏摸出了一個瓢形的鐵碗，微微一笑，自己打趣道：「各位剛才看了我花子耍寶，可不能白看，這就賞幾個錢吧！」

一面說，隨即把手上鐵瓢伸向四週閒人討賞。

各人眼見他方才身手了得，雖說是心裏不甘願，却也不敢不給，說不得紛紛破囊，一時間叮噹聲响不住，眼看着他那隻

鐵瓢已滿了一半。

年輕花子嘴裏連連稱着謝，這就來到了關雪羽身邊站定，嘻嘻笑道：「這位相公，討個賞吧——」邊說，邊自把手上鐵瓢向着關雪羽面前伸來。

關雪羽點頭道：「說的也是，原該有賞——」

一隻手已由袖內探出，把一枚早已揑在手上的小小銀子，送了過去。

雖是一枚銀子，却也有一兩把重，在此荒年，打發一個要飯的，這般出手，不能不令人爲之眼紅，見者俱不禁發出了噓聲，現場起了一番小小騷動。

年輕花子大大的道了聲謝，一隻手高托鐵瓢，接住了對方的賞銀——

關雪羽却也沒有立刻把那隻銀子擲向鐵瓢，仍自用兩根手指拿着直向對方手中鐵瓢放落，兩者方一接觸的當兒，只聽見「嘩啦！」一聲大响，瓢中制錢，竟是洒落了滿地都是。

年輕花子驚呼一聲，那張白臉上微微起了一片紅潮——他先不急着檢拾地上散落的銅錢，却向着關雪羽似驚又怨的瞥了一眼，鼻子裏哼了一聲，逕自轉身而去。

好潤氣的花子，地上散落的大片銅錢，他乾脆就不要了。

× × ×

錢掌櫃的打發了閒人離開，苦着臉來到了鮑玉跟前——

「三爺，這——？」

「不要緊，都算在我的賬上，多少錢，連同破損的桌椅什物統統算我的——」

鮑三爺苦笑了一下，由身上取出了一錠官銀，交在錢掌櫃的手上，指了一下一旁躺着的那個中年大漢——

「再麻煩你，把這位朋友送到這裏的『五福』客棧去住着養傷，就說是我的話，一切吃喝連帶着大夫的錢，都算我的，一總到我『杏林坊』來收！偏勞，偏勞，掌櫃的你這就去吧！」

錢掌櫃的原本是滿腹愁雲，聽得鮑玉這麼一說，心裏這才算是一塊石頭落了地，一時眉開眼笑，連聲道謝不已，一面趕緊張羅着手下的夥計，這就抬人！

聽到了這裏，關雪羽遂即起身離開。

——匆匆走出了飯莊子，不過行了十來步，鮑三爺已自身後追了上來——

「這位朋友請慢走一步！」

關雪羽自然知道是誰，也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當下站定，回過身來。

「矮金剛」鮑玉已在眼前——抱拳長揖道：「多謝仗義援手，救了鮑玉一命，感謝之至——」

關雪羽想想終是瞞他不過，微微一笑道：「不必客氣，閣下方才處置倒也不失俠義本色，那漢子雖然莽撞些，到底不是爲惡之人，這樣處置甚是恰當，你我萍水相逢，談不到什麼情義，這就告辭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關雪羽倒是後悔插手這件閒事了。

「恩兄這麼說：倒使鮑某無地自容了……」鮑玉道：「寒舍就在眼前，敢請移玉少歇，鮑某一來要向恩兄叩謝大恩，再者還要當面討教，面請教益。」

關雪羽其實對鮑玉其人，多少也已有了個耳聞，心知他並非仗勢欺人的惡人，雖然有些小過，到底也還算是一個仗義疏財的義士，這才對他加以援手。

此刻鮑玉說得懇切，他倒不便拒人於千里之外了。

「好吧，鮑老兄既然這麼說，倒要擾你請茶一杯了！」

鮑玉見他答應，心裏大是高興，招招手喚來侍候在外的一名僕人，吩咐道：「與這位相公看馬侍候！」

那僕人答應一聲，忙卽轉身，待要前去僱馬——却爲關雪羽止住——

「既是不遠，何必痲煩，我們信步走一程，豈不是好？」

「矮金剛」鮑玉哈哈笑道：「恩兄倒是快人快語，這樣豈非是太不恭敬了？」

「不必客氣，關雪羽道：「實不瞞你，這寧國府我還是初次來到，果然富庶得很，較之皖省各縣稱得上一枝獨秀，難得老兄識途老馬，倒要請沿途指點一二，以開茅塞。」

鮑玉自是連口答應，隨即吩咐那僕人，叫他騎自己的馬回去，並吩咐準備晚筵，這才歡喜的同着關雪羽一路向前行來。

「還沒請教恩兄貴姓，大名是——」

關雪羽自報了姓名笑道：「舉手之事，何敢居功，老哥千萬不要這麼稱呼！」

鮑玉哈哈一笑，道：「那我就稱呼你一聲關先生吧，看足下翩翩風采，一表人材，莫非身上還有一份功名？」

「那倒沒有，」關雪羽道：「不過倒也唸過幾天書就是了——」

「這就難得了！」鮑玉抱了一下拳道：「這麼看來，先生敢情是文武全材，難得，難得！」

前行來至一座大廟。

紅牆碧瓦，畫棟雕樑，寶相萬千——

是時日影偏西，夕陽西落在琉璃瓦上，渲染出一片五彩斑斕，廣大的廟前空地上，栽種着許多楊柳，想當日花紅柳綠，春秋定多風采。如今大旱，柳樹半枯，雜花全萎，望之已有蕭條之感，倒是那一片繁囂的蟬鳴之聲，仍是那般熱熾的叫個不已，空曠的廟院裏，只坐着無數的乞兒在晒太陽，一片荒年蕭索景象。

關雪羽定下脚步，打量着廟前頗有感慨的輕嘆一聲道：「這裏原來就有許多乞丐麼？」

鮑玉道：「原來那有這麼多？荒年嘛，各方逃難的多了，要飯的也就多了！」

接着他又指着說道：「這是我們寧國府最大的一座廟，叫『相國寺』，每年廟會熱鬧極了，如今也不行了，荒年裏燒香進佛的人也少了。」

關雪羽似乎並沒有十分在意聽他說什麼，一雙眼睛只是留意着那羣爲數可觀的乞兒。

「鮑兄你可曾注意到，這些乞丐有些異樣麼？」

鮑玉瞧了一下，立刻注目細瞧，却似乎並沒有什麼發現——

搖搖頭，他疑惑的道：「有什麼不對麼？」

關雪羽微微一笑道：「我們走吧！」

一面說，率先向前面走下去，鮑玉忙自跟上，情知他必有所見。他既不說，定有原因，還是暫時不問的好，由是不免聯

想到，方才與自己動手過招的那個年輕乞丐，武功端是了得，不知是什麼家數，莫非與這些乞丐有什麼關聯不成？

一念觸及，由不住心裏爲之一動，正待轉身，打量一番，身旁的關雪羽却又察覺，止住他道：「不要回頭，我們被綴上了！」

鮑玉又是一愣，遂即冷笑道：「這麼說，剛才那個傢伙是他們一邊的了？」

「大概不錯吧！」

「莫非還放不過我？」鮑玉不禁有些動怒：「這就太過份了，難道我還怕了他們不成？」

關雪羽莞爾道：「這件事有些蹊蹺，我看未見得是你，倒像是放不過我——誰叫我多管閒事呢！」

鮑玉聆聽至此，忍不住倏地轉過頭來，果見一個赤足的半老乞丐，遠遠正自踏進巷口，見狀倏地一閃，隨即隱身一旁簷下。

關雪羽道：「可看見了什麼？」

鮑玉道：「一個老花子，看樣子眞的綴下來了！」

關雪羽若無其事的繼續前行，一邊道：「這花子武功雖不及方才與你動手那人，但是却也不俗——」

鮑玉怔了一下，心裏不禁有些奇怪，暗忖道：你又怎會知道？想着，由不住又回頭看了一眼——

「他走了！」

鮑玉如有所釋的像是鬆了一口氣。

「是麼？」關雪羽冷冷的道：「我倒認爲他改下而上，已經上了房了！」

鮑玉心裏一動，微微偏頭，假裝察看身後巷尾，却翻起眼皮，偷偷向房上看了一眼——這一眼果然爲他湊巧看出了「瞄頭」。

——屋簷一角，人影略閃，遂即掩飾不見。

「足下可眞是活神仙，果然不錯，這斯竟是上了房了！」

嘴裏這麼說，對於關雪羽的凡事先知，靈敏的聽視官感，佩服得五體投地，越覺得自己得能結識這個人，實在莫大福份，萬萬不可失之交臂。

既然知道房上這人在暗中跟綴，鮑玉倒是不便現出張惶神色，再看身邊的關雪羽更是一派自然，直如未覺，他也就越加的不動聲色，怕被對方看輕。

這是一條爲兩側高牆所夾峙的「胡同」，巷道既窄，冷巷無人，加以兩側房閣連結甚密，倒是有利於那暗中跟踪之人。

關雪羽道：「府上快到了麼？」

鮑玉道：「還有一程，快了！」

關雪羽點點頭道：「那麼，我們就放快一點。」

二人隨即加快了步法，眼前已來到了長巷盡頭。

關雪羽一步跨出巷口，緊跟着把身子往牆角一貼——鮑玉情知有敵，立即學樣站好。

他二人身子方站妥不久，就聽見頭頂上「呼嚕！」衣飄之聲，一條人影已高立牆上。

二人雖沒有抬頭打量，但是那人映在地面上的影子，却十分清楚的說明了，跟踪者正是那個半老乞丐。

地面上的影子，顯示着這人有一頭蓬鬆亂髮，鬍子像刺蝟般根根都倒立着，手上拿着打狗杖，背上還揹着到處爲家的行李捲兒。這個老花子一點失誤，跟丟了來人，像是有些着慌，站在牆頭上不時的左顧右盼，正當他要縱身下來的一霎，已爲關雪羽尋着了空隙，翻身一掌，直向老花子胯骨上擊來。

那個老花子簡直沒有想到，自己所跟的二人，竟然就藏身在脚下，一時大爲吃驚——

關雪羽這一掌「舉手翻天」，暗藏着精巧的「擒拿」手法，那個老花子雖說身手不凡，無奈事出倉促，一時閃避無及，嘴裏驚呼一聲，縱身就起，仍然還是慢了一步，閃過了一掌，却躲不過關雪羽那反手一抓，一下子便被抓住了足踝。

——這麼一來，頓時便失去了均勢，一頭直向牆下栽來。

總算關雪羽並無傷人之意，及時鬆開了手，對方足下一鬆，乃得一個咕嚕，由地上翻身躍起。

二人這才看清對方是個什麼長相——五十左右的年歲，朝天鼻，招風耳，加上那一張像同墨染過一般的黑臉，乍看上去眞把人嚇上一跳，好在原本是出身乞兒叢中，倒也見怪不怪。

這乞丐雖說沒有摔着，到底丟人現眼，一時大爲光火怒聲叱道：「無知小輩，竟敢戲耍你家太爺，看我不要你好看。」

嘴裏吆喝着，一雙赤脚在地上用力一頓，「嗖！」一聲已來到了二人面前——

他心忿關雪羽出手戲弄，這一撲過來，自然先向他下手，打狗杖抖處，照準了關雪羽前胸就扎。

關雪羽聲色不動，其實胸有城府，對方花子那根打狗杖方一接近，他遂即施展出一式「燕」家絕技——「分鬃扣馬」——原是對付大陣勢的奇妙高招，施之眼前，確是游刄有餘。

看在「矮金剛」鮑玉眼裏，的確怪異的很，好像關雪羽伸出的那隻手一連折曲了數次，觀諸在眼前，有如幻術一般的現出了許多隻手——

總之，不知怎麼一來，那個蓬頭花子手上的竹杖，已到了對方手上，而且肩上便着了不重不輕的一掌。

蓬頭花子身子一連後退了好幾步，噗通！摔倒地上——這一來，他算是才眞的知道了對方的厲害，奇怪復驚訝的瞪着眼，只是看着對方發呆。

他實在有點疑惑，對方這隻魔手，如何能在一擧手之間，既搶了自己竹杖，又復能擊中自己肩頭、似乎是太過微妙了。

關雪羽冷冷的一笑，向着這花子道：「誰叫你跟着我的？你老幹什麼？」

那花子原以爲關雪羽會向自己施以殺手，懾於對方身手，眞有點不知所從。這時聞見之下，才知道自己錯會了意，這麼一想，胆力復壯。

當時挺身站起，翻着一雙腫胞眼盯着關雪羽道：「足下果眞是好樣兒的，老花子有眼無珠，這是自取其辱，哼哼——咱們是不打不相識，你就報個萬兒吧！」

關雪羽點點頭道：「這倒也是兩句人

話，我姓關，老兄你呢？」

花子嘿嘿一笑道：「敗兵不敢言姓，關朋友你就不必多問了——」

一旁的「矮金剛」鮑玉却是不屑的道：「看你身手不弱，想必是武林丐帮出身，幹什麼學此鼠輩伎倆，豈不有辱貴門之風？」

花子被說得臉上有些掛不住，忽地一沉，却又嘿嘿笑了幾聲道：「我認得你，閣下想必就是這裏大名鼎鼎的『矮金剛』鮑玉鮑三爺了？」

鮑玉哼了一聲，點頭道：「不錯，我就是了，老兄有何指教？」

「不敢當——」那花子聳了一下雙肩，冷森森的道：「天逢大旱，人命比狗不如，要飯的無飯可討，眼看着這就活不成了，聞聽你鮑三爺在地面上有錢有勢，呼風喚雨，嘿嘿……這就要向你老人家求條生路——」

鮑玉冷冷一笑：「這要看鮑某人是不是能力所及了？」

「笑話——」那花子仰天打了個哈哈，道：「閣下太客氣了，你鮑三爺行行好吧！」

鮑玉哼了一聲道：「這要看姓鮑的願意不願意了，願意一句話，不願意，哼哼，誰又能勉强？」

「你還是願意的好！」那花子大刺刺的抱着一雙胳膊，不懷好意的笑着：「狗急了跳牆，人急了殺人——」

話還沒說完，鮑玉已忍不住怒聲道：「住口——」

蓬頭花子被他這一叱，着實他是住了口，只是滿臉不屑的斜着一雙腫胞眼，打量着鮑玉，一面抖着身子，連聲的冷笑不已——

鮑玉原待發作，想想以自己身份，與對方一個來路不明的花子，終無好說。勝之不武，不勝爲笑，想了想，終於把這口氣吞下肚裏。

「姓鮑的家在這裏，我走不了，你們就看着辦吧！」

那花子一笑道：「對了，有你鮑爺這麼句話，我老花子總也能回去交差了！」

一面說，遂向着二人拱了一下手，這就要轉身離開。

關雪羽道：「慢着——」

蓬頭花子雖是對鮑玉不屑一顧，格於先前的敗北，却是絲毫不敢對關雪羽略有輕視。聽見關雪羽這麼一呼，忙即停步不動，眨着眼道：「怎麼，關朋友還要插一脚麼？」

關雪羽搖搖頭道：「那倒不是——不過有兩句話，倒要敬奉貴帮帮主——」

蓬頭花子一怔，嘿嘿笑道：「這麼說關朋友見過我家主子了？」

「大概不會錯吧！」

「洗耳恭聽！」

關雪羽道：「得罷手時且罷手，能饒人時且饒人！」

「哈！」那花子道：「我以爲什麼金玉良言，敢情是兩句俗話，老花子一定把話帶到，至於敝上是不是遵辦那可就不知道了！」

關雪羽冷冷一笑：「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你也忑心急了——」

蓬頭花子微微一愕。

「告訴你家帮主！」關雪羽冷冷說道：「這裏風雲險惡，不是貴帮稱能之處，從速遷地爲良的好！」

蓬頭花子又是一怔：「關朋友的意思是……？」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回去好好琢磨去吧！」

話聲一頓，隨即把手裏竹杖，霍地向對方拋去！蓬頭花子脚下向前跨出一步，掌中聚力，總算接住，只覺得掌心如焚，虎口發痛，對方不過是隨手一拋，自己却施出全力才行接住，只此一端，已看出對方實力，簡直判若雲泥，對方顯然手下留情，再要不知趣離開，耗下去丟臉更大。

「關朋友，你這是看得起我花子！金磚不厚，玉瓦不薄，老花子我心裏有數就是了——」

一面說，乃向着二人拱了一下手，就此轉身自去。

「矮金剛」鮑玉看着他的背影，冷冷一笑道：「好一個狡黠的東西，下次再要看見他，定要給他一個厲害瞧瞧。」

關雪羽一笑道：「鮑兄可知道這人的底細如何？」

鮑玉搖搖頭道：「不知道——」

關雪羽說道：「這就是了，如果你知就不會無故招惹他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家業在此，你犯不着得罪他們，比不得我來去一人，他們無可奈何。」

鮑玉微微一驚，轉向關雪羽道：「這麼說，莫非你已知道他們的底細了？」

「我原本還有些存疑，現在却幾乎可以斷定，我們邊走邊說吧！」

二人遂即前行。

「江湖上有南北丐帮之說，老兄可曾聽過？」

「聽過，聽過！」鮑玉道：「莫非這個乞丐眞是丐帮來的？」

「哼——」關雪羽道：「眞要是正宗的丐帮來人，老兄倒是大可不必担心，因爲無論南派丐帮或是北派丐帮，帮規都極其嚴謹，絕對不容許手下帮徒爲惡地方，與百姓爭利，像剛才這個花子，那種强自勒索行爲，尤其是不被允許，可以斷定，他們絕非來自丐帮本流。」

鮑玉點點頭道：「說得極是，這一點我也知道，只是，難道江湖上除了南北二丐帮之外，還有第三個丐帮不成？」

「那倒也不是——」

說話之間，但見迎面又自走過來兩個乞丐——二丐一胖一瘦，遠遠走過來，看見二人，即行停住脚步，用着十分奇異的目光，向着二人打量不已，容得鮑玉回目望時，他二人却忙自低下頭來。

這番情景看在鮑玉眼中，不禁頓起懷疑。

關雪羽却似無所見，話題一轉，指點着附近景物，逕自閑話起來。

如此走了一程，又繞過了一條大街，才行來到了鮑玉住宅。

那是一座頗爲講究的宅子，看其門面，雖不如臨淮關麥家氣派，却相去不遠，是時朱門敞開，正有兩個僕人站立門外，想是早巳得到了通知，悉知主人結交了貴友，故此敬候。見狀雙雙上前請安問好。

鮑玉道：「家裏有什麼事麼？」

二僕之一——年近六旬的一個老蒼頭，上前一步道：「回爺的話，聽說大爺在飯店裏遇上了事，朱師傅巳帶着四名家院趕去接應大爺去了！」

鮑玉冷笑道：「這一定又是蔡七多嘴，還有什麼事，我這不是回來了麼？」

那老蒼頭嘴裏答應着「是」，却又吶吶的道：「是老老太太的意思……大爺身邊又沒有帶人……」

鮑玉道：「糊塗的東西，有什麼事只往上房回一聲就是了，幹什麼要驚動老太太！該死——」

那老僕人只是苦笑着連聲應是，却又似有些欲言又止。

「還有什麼要說的麼？」

「是——」那老僕人上前一步又道：「剛才有兩個乞丐在大爺沒回來以前，在咱們宅子四週打轉，察看了半天，我與李大雄一出來，他們倆個才走了！」

鮑玉道：「這兩個乞丐是什麼長相？可是一胖一瘦？」

二僕一齊點頭稱是。

鮑玉心裏有數，看了一旁的關雪羽一眼，道：「關先生請進去說話。」

關雪羽被帶進了前面正廳，落座之後，自有丫環僕人侍候面湯茶水，十分週到，鮑玉却暫時告辭，匆匆入內，謁見母親，報告安好，少頃換了衣服，才匆匆趕回大廳，向關雪羽致歉久等。

談起來，關雪羽這才知道，原來鮑玉府上住有一房二妾，另有高堂老母，鮑氏事母至孝，家中發生了什麼事，總要先向母親禀明爲是。

關雪羽原本對鮑玉並無好感，見他事母甚孝，多少改變了一些對他的看法。半日相處，發覺此人雖不免有些商場習氣，却也性情開朗，快人快語，不失豪邁本色，是以一談下來，對他觀念又有所改——

話題由是轉到了方才所見胖瘦二丐身上。

鮑玉道：「先生方才說到丐帮之事，中途停住，莫非這些乞丐，並不是來自丐帮不成？」

關雪羽道：「方才我正要說明，因爲看見他們人來，所以不便多說，鮑兄難道看不出來，這些乞丐，全是來自魯省，說來正是北丐帮之一支主流」。

鮑玉「啊！」了一聲，怔道：「可是我們這皖南一境，要說起來應屬南丐帮的地盤呀！」

「正是這樣！」關雪羽冷冷的道：「一年前，北丐帮帮主自罹怪疾不治之後，北丐帮名稱雖然不變，事實上却流於解體，這件事你難道不知道？」

鮑玉搖搖頭，嘆息道：「不知道——慚愧、慚愧！」

關雪羽道：「那倒不必，這件事到底還是武林中一件懸案，未經證實，不過，今天一見，我却不禁要寧可信其有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鮑玉忍不住大爲關心。

關雪羽喝了一口茶，緩緩說道：「傳說北丐帮帮主『獨臂插天』童大左死後，他身後兩個兒子爲了爭奪帮主之位，各不相讓，長子童威勢力浩大，根基甚固，坐定本帮，次子童雲勢力不敵，只帶領少許部衆，脫帮遠走，另打天下——」

微微一頓，他注視向鮑玉道：「今日在飯店與你動手的那個年輕花子，八成兒就是童雲本人！」

鮑玉由不住吃了一驚：「這就難怪了——童氏兄弟的大名我久仰了，怪不得他有這般身手——唉，早知道是他，我也不會這麼莽撞與他動手了——」

一面頻頻搖頭嘆息，追悔不巳。

關雪羽道：「當時情况，由不得你，事情既巳發生，也就不必自責過深，好在事情並非巳到了絕望境地！」

「也只有這麼想了。」

鮑玉眼巴巴的看着他道：「那人眞是童雲少帮主本人麼？」

「我想大概是他——」關雪羽回想着先前景况道：「除了他別人無此氣度，你再看看，那個年輕花子是否較別的花子有些異態？」

鮑玉連連點頭道：「這倒也是——不過你又怎麼會知道他是北丐帮的來人？」

「這一點更不會錯！」關雪羽道：「南丐托鉢，北丐負囊，這些乞丐人人皆負一具鹿皮革囊，正是其明顯標誌，一看即知。」

鮑玉因久知北丐帮童氏兄弟，武功了得，想不到自己無心結怨，平白樹此大敵，心目中是十分懊喪，只是當着關雪羽面，不便顯著罷了。

關雪羽道：「這件事，我也只憑自己猜測，如果那年輕花子眞是童雲本人，他與我只怕也巳結上了樑子，定必會來尋找，到時自知究竟。」

鮑玉重重一嘆道：「說來全是我惹的禍……連帶着也害了恩兄你……」

苦笑着，他又接下去道：「——我只當自己一身功夫很不錯，誰知今天遇見了高手，才知不行，比起恩兄你來，就更不用說了。」

說到這裏，他精神一振：「方才恩兄與那年輕花子暗較手勁兒，分明他是輸了，也許就此知難而退，果是這樣，我倒也托你的鴻福了！」

關雪羽搖搖頭道：「只怕未必如此，那年輕花子如果眞是童雲，伎倆何止如此！他功力深湛，非同小可，偶而失手，未必心服——再說，他身後尚有更厲害的帮手，却是不可不防。」

鮑玉一驚道：「啊！」

關雪羽道：「方才說到童氏兄弟內鬨，童雲被迫出走，並非他孤身一人，北丐帮最具功力的長老，也是其父當年同門師兄的『白長老』，便因不忍童威之所爲人，離帮會向童雲而去——」

「這件事，我還不大明白！」鮑玉道：「童大左帮主既死，論輩份童威居兄爲長，理應由他繼位帮主，才是正理，童雲既是兄弟，如何能與乃兄爭得？這就是他的不是了！」

關雪羽搖搖頭道：「事情是這樣——童大左因知童威爲人險惡，所以其身後遺囑，立明要童雲繼任，果然他死後童威不服，這才演變成後來的兄弟鬩牆之爭，就此事而論，童威居心險惡，早在其父死前，先巳佈置了相當實力，一場鬥爭之下，

童雲雖有白長老支持，亦寡衆懸殊，被迫遠離——」

他思忖了一下，又道：「這件事不過才發生了數月之久，江湖上知者不多，想不到他們一行踪迹，竟自來到了皖南，却不知他們又是作何打算？」

鮑玉道：「這件事確實令人不解，這樣吧——這裏衙門與我關係甚大，請他們出面——」

關雪羽冷冷一笑，搖搖頭道：「這是下下之策，此類人物，對官場上人最是厭惡，如果他們發現你有意借助官面上的人物來對付他們，那可就勢不兩立，你還是打消這個主意的好。」

「那麼，你的意思……？」

「暫時不動聲色！」關雪羽胸有成竹的道：「姓童的絕不甘心敗在我手裏，他會來找我的！」

鮑家僕人來傳酒筵備妥，在鮑玉誠摯邀請之下，關雪羽也就不再推辭，擾了他一頓。

× × ×

竟然又是月圓之夜

張望着當空明月，關雪羽今夜思潮起伏，頗是不能自已。

婉謝了鮑玉的好意，他仍願獨自居住在這所偏僻的客棧裏，對他來說，人情常常是一種困繞，接受了人家的招待，即使是出自善良的友誼，也應當思報，所謂「投桃報李」正是這個緣故，一旦無能爲報，便構成了內心的一份歉疚，關雪羽生平爲人，是絕不願對任何人形成歉疚，他所响往的是「來去無牽掛，心似皎月明！」

——就像是今夜，天上的那輪明月！

每一回，當他向天空注視着明月時，腦子裏總會情不自禁的思索許多事情……

昔日，在「青燕峯」，每逢月夜，父親總是親自督導着他習武，練劍，燕家那一套七十二手「燕子飛」劍法，便是在月下傳授他的。

——那是他們燕家當今猶敢誇耀武林的一門絕技，只可惜關雪羽只學會了一半，即使這一半，至今猶未敢論精。

雪羽之父燕追雲常常感嘆着說：「小羽天資穎悟，確是一塊練武的好料子，只可惜命中多刦，心不能寧，歷刦之後方能大成，那時成就或能在我之上，却不知道是否我還能眼看着這一天了！」

那七十二手燕子飛絕技，好不奇妙，並非僅僅口傳心授就能習會，天時、地利、人和，竟是缺一不可。

天時，應當秋月之夜，特別應在秋雨燕出之時。

地利，應當兩峯夾峙之谷，妙在時有迂迴之風。

人和，在於彼此深知，心領神會。正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

三者缺一不可，最難還在「人和」那一點，如非透剔晶瑩，心有靈犀，這套劍法是無能習會的！

如此一來，一年之中，難得有十幾天合乎情況，還要心無雜念，無塵緣牽掛，七折八扣之下，一年之中，能有七天習技就算是不錯的了。

這套劍法，關雪羽叫名是學了七年，事實上總結七年全部時間却未能超過七七四十九天。

燕追雲常誇獎他說，這麼短的時間，竟能習會了一半，設非天才橫溢，心有靈犀之人，是決計難以達到，因鑑於未竟全功，生恐此一燕家絕學，就此中斷，乃把下餘一半，運用其特具智慧，給於絹册。

——現在這本絹册就在關雪羽隨身携帶行李之中。

每一次當他仰望明月之時，總會情不自禁的想到父親傳劍神情，雖隔千里，猶似眼前。每一次，他也都由衷的感覺到慚愧，覺得有辱嚴父教誨、期盼。

舉頭望月的另一感傷，顯然正是不久前臨淮關「麥」家浴血之戰——那是他生平第一次的慘敗，在他心裏所留下的痛楚；奇恥大辱，非但至今未褪，反倒與日俱增——

每一回想到這裏，便不禁爲之熱血沸騰，從而提醒着他仇人「金鷄太歲」過龍江的凶狠猛厲，其心益悲，其志愈强。老實說，上一次與過龍江的決戰過程裏，他並未能克盡全力，很多燕門絕技，都未能施展，猝然落敗，屈居下風，直是教人難以心服，下意識裏，他甚至於渴望着與對方能有再見之機——這正是他爲什麼至今仍逗留在皖境不走的主要原因。

父母再三的告誡，出雲老和尚的諄諄開釋，都不是以打消他的內心的火焰。

人爭一口氣，佛爭一柱香！

身懷絕技的奇人俠士，是絕不輕易甘心屈居人下，認敗服輸，這一口氣如果也能吞下肚裏，則天下無事不能忍，無人不能容了。

仰望着空中明月，悲憤膺胸，關雪羽緊緊咬着牙齒，不自禁也握緊了拳，却是最終無以發洩的一腔讎仇，奈何、奈何！

明月再昇，照見了庭前那棵參天古松——

亂葉飛枝裏，逐蓋着幾許詩情畫意——這便又是一番滋味在心頭了。

月如扇——團扇，團扇，美人用來遮面——

麥小喬誠美人矣！

鳳姑娘又豈不然？

——那一夜，明月當頭，夜凉如水，雪羽持燈，小喬依附。風在林梢，落葉飄零——雖祇是短短的一程，俠士不欺暗室，淑女默默無言，多情繁星，競相奔告，彼時彼境，當是星星知我心，盡在不言中了。

說到「情」字，未免言之過早，但有此邂逅，則易生情，倒是眞的，自此而後，麥家小姐，使紮實的闖進到了他內心深處……

——母親愛子心切，此番離家前，再三囑咐，年紀不少啦，該成家啦，東挑西選，倒頭來眞想當和尚麼？

似乎天下的母親，都是這個樣，兒子大了，就想抱孫子，女兒大了，又怕沒人要！

在娘跟前，兒子是永遠長不大的——

「那可不一定——」做兒子的忝顏看着娘：「誰叫您長得這麼漂亮，拿您跟別家姑娘一比，越加的就瞧不上了！」

「小油嘴——算你會說話！」

（未完）